# 松陵舊事

Song Ling Jiu Shi

顾春荣 主编

光明日报出版社

# 编委会


**顾　　问**　李卫珍　朱建文
　　李小迟　吕　剑

**主　　任**　曹吉华

**副 主 任**　黄慧蕙

**主　　编**　顾春荣

**副 主 编**　俞　前　沈昌华　沈文荣

**责　　编**　周　耗　李阿华

**编　　委**　俞　前　沈昌华　沈文荣
　　周　耗　李阿华　马常宏
　　谈　燕　云　‘‘‘　倪昆泉

**照片提供**　马常宏　等

**书名题签**　孙悦良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松陵旧事 / 顾春荣主编. ——北京 ： 光明日报出版社， 2013.9
ISBN 978-7-5112-5412-2

Ⅰ. ①松… Ⅱ. ①顾… Ⅲ. ①乡镇—地方史—吴江区
Ⅳ. ① K295.3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26676 号

松陵旧事

主　　编：顾春荣

责任编辑：张盈秀　许　怡　　责任校对：傅泉泽

封面设计：笠泽风文学工作室　　责任印制：曹　诤

出版发行：光明日报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东城区珠市口东大街 5 号，100062

电　　话：010—67078241（咨询），67078870（发行），67078235（邮购）

传　　真：010—67078227，67078255

网　　址：http://book.gmw.cn

E-mail：gmcbs@gmw.cn　zhangyingxiu@gmw.cn

法律顾问：北京市天驰洪范律师事务所徐波律师

印　　刷：苏州市越洋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苏州市越洋印刷有限公司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开　　本：787×1092　1/16

字　　数：300 千字　　印　　张：18.125

版　　次：2013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201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112-5412-2

定　　价：60.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序



地处运河之畔、太湖东岸的松陵镇，是美丽富饶的江南鱼米之乡，这里历史悠久、人杰地灵、文脉绵长。从松陵镇梅里村邓家桥遗址发掘出的文化遗存，说明早在新石器时代，松陵的先民就在这里繁衍生息。汉高祖元年松陵置镇，后梁开平三年，设吴江县，县治设在松陵镇，此后，松陵一直是吴江县（市）府所在地。去年初，根据苏州城市发展战略和吴江市委市政府的部署，横扇镇与松陵镇合并，成立滨湖新城，滨湖新城和松陵镇实行区镇合一管理体制。今年年初，苏州市委、市政府发文，将滨湖新城更名为太湖新城，太湖新城的建设和发展迈上了新的台阶，也标志着吴江城市发展正式迈入崭新的“太湖时代”。

城市建设和发展，文化是不可或缺的元素，是支撑一个地方可持续发展的源动力，是一个地方不同于其他的地方的深刻印记，是一种最最有效和有价值的软实力。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松陵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如纯鲈文化、垂虹文化、运河文化等等，在奔流不息的历史长河中，松陵以鼎盛的文风和众多名重天下的文化大家，成为江南人文名镇。据统计，从宋至清，松陵镇有文科进士156名，武科进士9名，文科举人269名，武科举人10名。近现代则涌现出钱刚、费孝通、赵汉威、吴丰培、杨承宗、刘建康等在各个行业和领域作出卓越贡献的名人大家！

而与松陵有关的人文、风物、古迹、景点、故事、传说、轶事也都具有很深的文化内涵，是松陵作为江南名镇的另一个标签，也是外人了解松陵的一个别致的角度。这一些，都构成了松陵在江南古镇中的影响和地位。

在城市化的进程中，松陵的许多历史文化被尘世湮没，也被今天的年轻人渐渐遗忘。为了延续松陵的文化脉络，挖掘和整理松陵的历史文化遗存，保护和利用好这些文化因子，松陵的文化工作者经过近一年的努力，编著了这本《松陵旧事》。全书分地域篇、风物篇、人物篇、轶事篇四个篇章，收入文章100余篇，照片数百幅，这些文章和照片，都是松陵一个历史时期的真实写照，是松陵的珍贵财富，是松陵向外界展示历史风貌的载体，读这本书，可以比较全面地了解松陵过去的风貌，能给今天的我们以启发和深思。因此可以说，这既是一本历史文化的教科书，也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地情书。

当前，我们在大力推进太湖新城的建设过程中，也要充分考虑到传统文化和现代风貌的和谐统一，要做到历史文化保护和城市建设的有机结合，只有具有文化内涵的城市才是二十一世纪充满竞争力和自信的城市。愿我们共同努力来推进这件有意义的事，太湖新城的明天必将更加美好。

二〇一三年九月

（作者系苏州太湖新城吴江管理委员会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

# 目 录

## 第一辑：地域篇

吴江县城墙……002
甘　泉……005
美发一夜八尺长……006
三角井与孝母坟……008
金家埭……010
流虹桥……013
小园弄和桃园新村……017
紫石街……019
南厍的庙宇……020
九曲河的故事……022
电灌站和西环路……024
靶子山……027
健康弄……032
庙　弄……036

四都古村……038
四维弄……044
吴江县立医院……048
红房子……049
银行弄……053
永康路……056
中山街……059
吴同路……063
“松陵”今昔……067

## 第二辑：风物篇

华严讲寺……070
吴江县衙……072
鲈乡亭……074
三高祠……076
三忠祠……078
九里石塘……080
名宦祠……082
乡贤祠……083
江南名园——谐赏园……084
戏　馆……087
小学堂……090
银杏王……093
“太湖三白”的传说……095

白蛇与神羊……097
城隍庙……098
鸿运楼……100
老虎灶……102
理发店……105
煤炉、煤球、蛇……108
农家黄豆酱……111
补缸甏……113
生铁补镬子……115

## 第三辑：人物篇

松陵名门……118
向子韶：秉公办事……122
吴璋：千里寻母的“全孝翁”……124
金洪：廉政为民……126
吴山：饮水思源　政声卓著……128
沈啓：吴江古水利学家……130
陆德如：矢志清白　国门卫士……132
王国光：衙门前竖起廉政碑……134
真可：明代高僧……137
陈九成：掷地有声的“八字”之戒……150
沈璟：创立昆曲“吴江派”……152
陈格言：恪守祖训……154
周宗建：碧血丹心照汗青……156

计成：世界造园宗师……159
柳如是：女侠名姝……162
吴晋锡：教子成才……165
吴兆骞：传播江南文化的使者……167
徐灵胎：发愤学医……170
费兰墀：救济弘猷　清介自守……172
沈瓒：秉公办案为民申冤……175
吴燕绍：醉心边疆铸鸿篇……177
钱崇威：是非分明　不为敌诱……180
钱涤根：甘洒热血为中华……182
沈叔明：无私奉献小学教育……187
沈同：我国生物化学的开拓者……190
杨承宗：中国放射化学奠基人……193
赵安民："咸菜司令"……196

## 第四辑：轶事篇

吴越笠泽之战……200
周瑜与洗马池……202
周瑜与红壳虾……203
乌步陆氏，宰相世家……204
陈氏沙洚……207
平定苗、刘叛乱……210
林升醉题垂虹词……212
李问修建垂虹桥……214
苏东坡置酒垂虹亭……216

姜夔过垂虹……217
东太湖之战……220
吴昂义救袁杞山……222
陈尧弼扬善惩恶……223
垂虹别意图……225
松陵特有的“中秋踏灯”……227
杨芷抗倭……229
刘时俊为民做主……231
冯任酒议快风阁……233
太湖义军……235
吴易屯兵长白荡……237
贝勒博洛败走八坼……239
沈自徵造战船……241
吴廷桢献诗康熙……243
伍斯镔断案明了……245
蒋鹿潭自尽垂虹畔……247
陈去病柳亚子相识松陵镇……249
颜文梁坐班船绘水彩画……252
创办友声蚕种场……254
徐幼川退耕还湖……256
牺牲在舞台上的烈士……259



# 地域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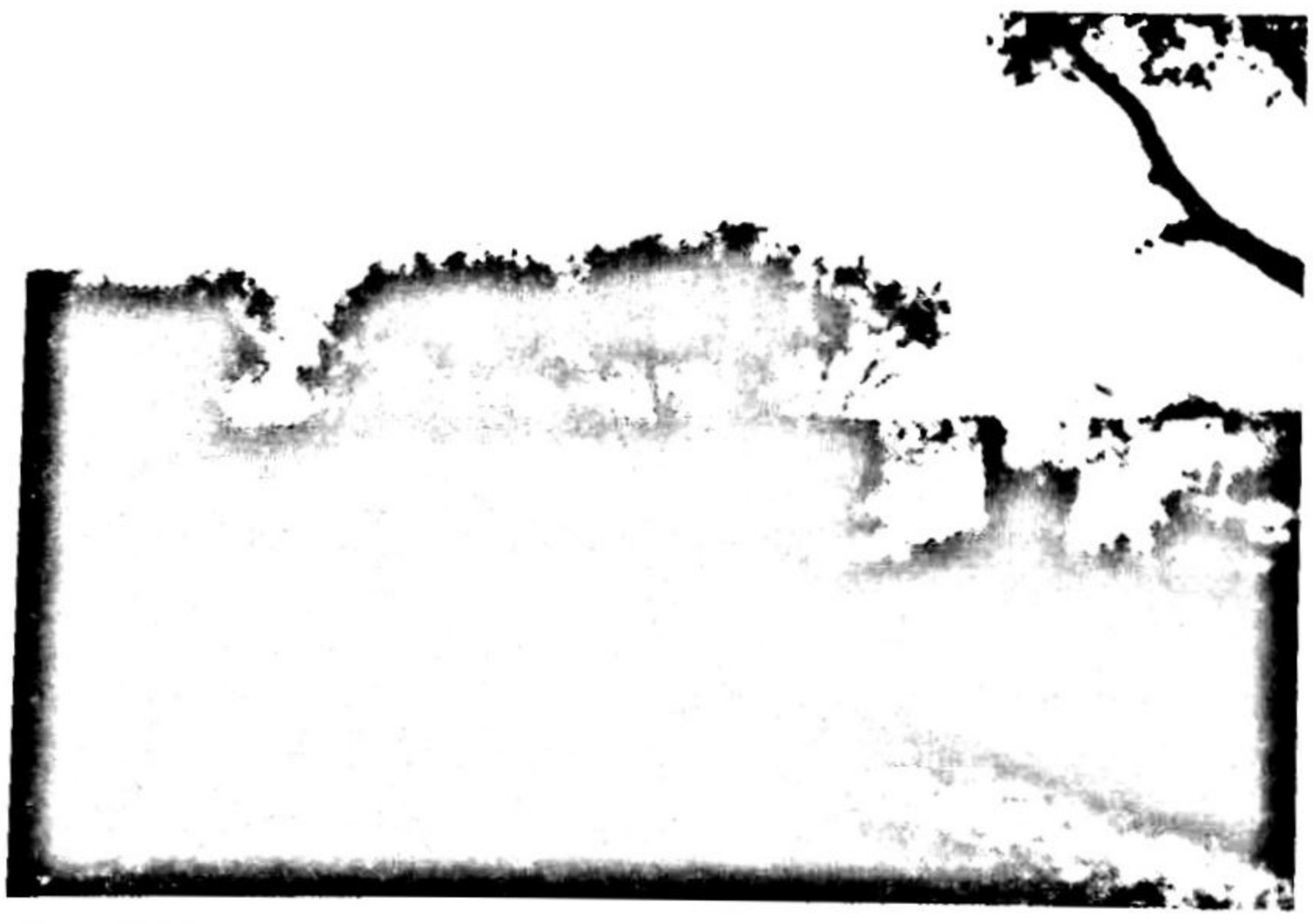
第一辑

Di Yu Pian

# 吴江县城墙

开平五年（911，该年五月改元，即乾化元年）钱镠命水军将领司马福筑吴江县城并镇守于此。司马福根据地形跨松江修了南北两城，虽然是军事城寨，但这是吴江城的肇始。

后梁开平五年（911，即乾化元年）司马福所建之南北两城，志书上是“鏁栅俱备”，也就是木栅四围并开有寨门，门可启闭上锁。志书上还说，南城的范围“江南市学宫之地仅得其半”。宋《祥符图经》说吴江县城为“三里五十步”，宋大中祥符间（1008—1016）南城已毁，这里所记的吴江县城应该是北城。按“三里五十步”推算，城的周长应在1500米左右。当时的北城也与南城一样为木栅栏的军寨，有些志书上甚至不将此当做城，说“旧无城池，宋因之”。而《祥符图经》所说的城，其北门的位置可以查考，据志书记载“北门在今济农仓西，临河建门，碑记在仓桥下北圣堂。”也就是说城墙的北沿在今庙前街南的小河的南岸，而北门在现仓桥南。城的南门位置并无记载，按当时今县府街南的河道（金带河）称为“运粮河”，推测城墙应在此河之北岸。宋嘉祐二年（1057）知县裴煜重建南北两门（可能当时只有南北两门），元至正十二年（1057）达鲁花赤扎牙进又重建北门。



吴江城墙

元至正十六年（1357）淮东张士诚攻占吴江，出

于军事需要，将吴江城的范围扩大，成为后来世人熟知的地域（即北门水关桥南，松陵公园东马路以西，松陵农贸市场以东，原南门蚕种场以北范围），志书上说，“墙高二丈八尺，厚一丈五尺，周五里二十七步。陆门四，水门五，各以方门。”城门上设鼓楼，城墙上建更铺。明初窦德远所撰的志序中说“至正丙申，张氏兵入城，始筑城障之。”吴江第一座真正的城池是至正十六年（1356）张士诚所筑。坚城屹立于吴淞江畔十一年，但没有挡住徐达率领的大军，至正二十七年张士诚任命的吴江县令杨彝开城门投降。

明一统天下后100多年，开始修建吴江城墙。成化十八年（1482）知县陈尧弼重建四门之上的城楼，将各城门取了新的名字，“东曰朝阳、西曰望山、南曰望湖、北曰望恩。”但不久城墙发生了大倾圮。

正德八年（1514）知县萧韶，奉命对吴江城墙进行大规模修筑。修城之时，对东城墙处侵据城墙所建的民房进行劝拆。大学士王鏊为此写了一篇记，记中说，“国朝承平百五十年，民不见兵革，城日就圮。君（萧韶）召匠计之，费以万计。君曰，吾其试行之。时城之西北残堞颓垅尚存十之一二，而东南已为民庐。君谕之，一旦迁去。”“始事于正德癸酉（1514）二月，至九月而成矣。城周五里有奇，四向有门，门上有鼓楼……有成舍……旁有水门……高广皆如其旧，而壮丽过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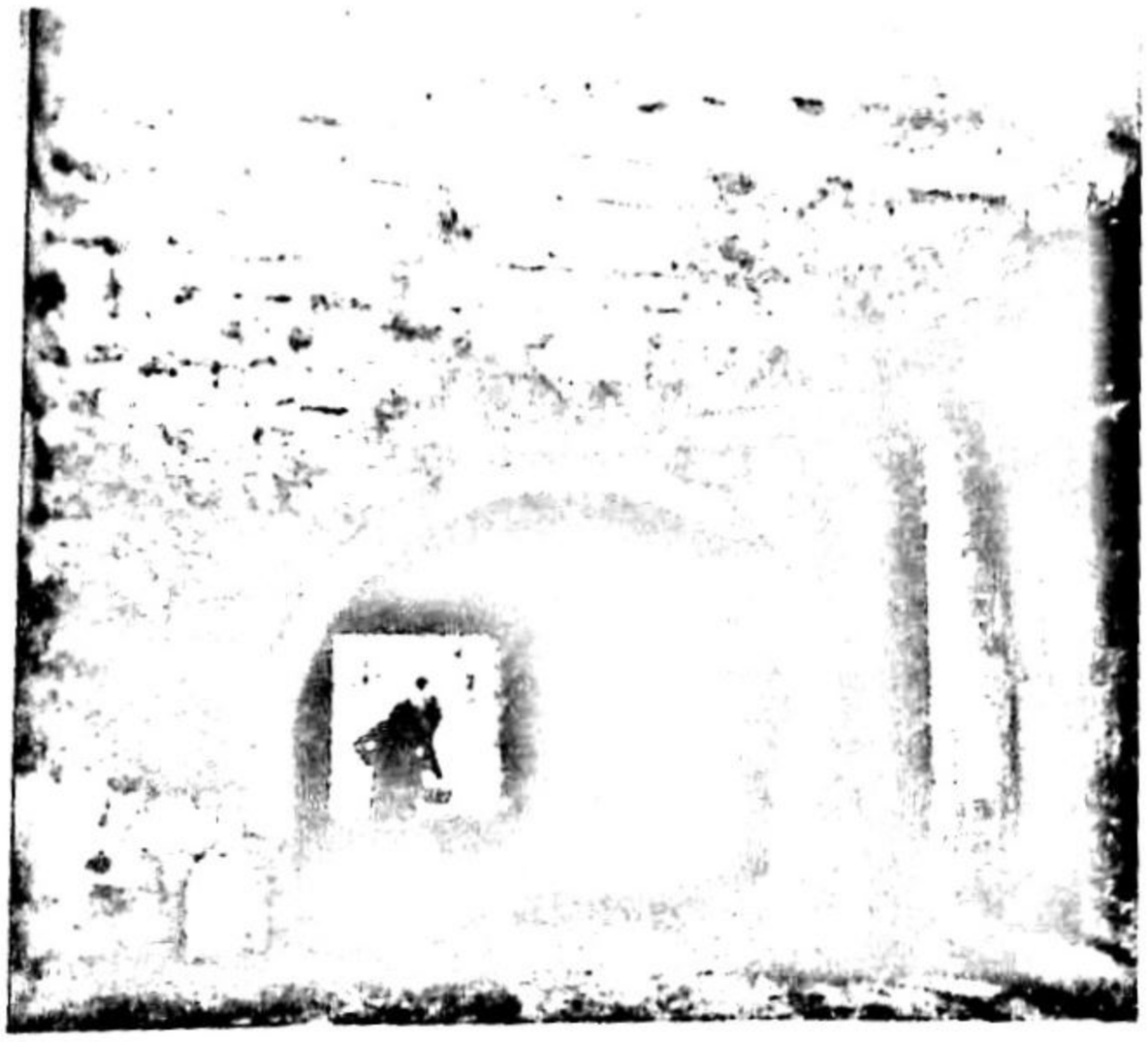
嘉靖三十三年（1555），因抗倭，县令杨芷增筑城墙，高厚各增三尺，使城高达三丈一尺，厚一丈八尺。还将各陆城门外的月城进行了修葺，共筑墙1845丈，立堞2222个，建敌楼2，敌台26，铺40。三十四年春，新城因雨而裂，正值倭寇入侵，杨芷命人抢修并率兵驱倭，以防其登岸窥城。三十六年知县曹一麟，用砖覆盖城墙顶面防雨水侵蚀。明天启三年（1624），知县晏清又修城墙。

清顺治四年（1648），县令李承尹修城墙。康熙四年（1666）知县刘定国增修，城堞增为2351个，窝铺36个，建箭台36，炮台4个。十三年，知县金国柱修，二十四年知县郭琇又修。

雍正四年（1726）吴江县分为吴江、震泽两县，城墙两县分管，吴江县管小东水门——东门——南门——西水门，共319丈6尺。震泽县管西水门——北门——小东水门，共767丈9尺。七年，吴江知县徐永祐修所管城墙并重建东门和南门城楼。

光绪《吴江县续志》记载清末对吴江城墙修葺。

同治六年（1867），“江苏布政使丁通饬，查禁城墙内外搭盖房屋。”由县稟复，“城外连官塘以夹河为护城，向无吊桥，濠河东门外二丈以内为码头，民间盖屋奉文一律饬让以重疆圉。”“同治十年，吴江署知县俞明厚和震泽知县王琬修城，计估工银九百六十七两有奇，请饬摊捐，不报，遂分垫焉。”



吴江南门（吴江县城墙）

光绪十六年（1890），吴江知县陈炳泰采用以工代赈的办法，修筑城墙。二十七年（1901）六月初二日，城墙坍塌数处，其中东北角（今吴江第一人民医院向北）一段最长。

1929年，县政府拆除了城门外四座月城，所得砖石用于整修城墙的缺口。1931年，修大东门城墙及东水关。1932年7月修西城门城墙和城堞。1935年，县长徐幼川雇用营造社修建北门城楼作为监察哨。城楼建成西式钟楼，内有盘旋而上的铁梯，顶上可以四处走动瞭望。此时，其余城楼均已不存。为建通往公路便道，又将原吴江公园东北角附近东水门（俗称小东门）处拆一缺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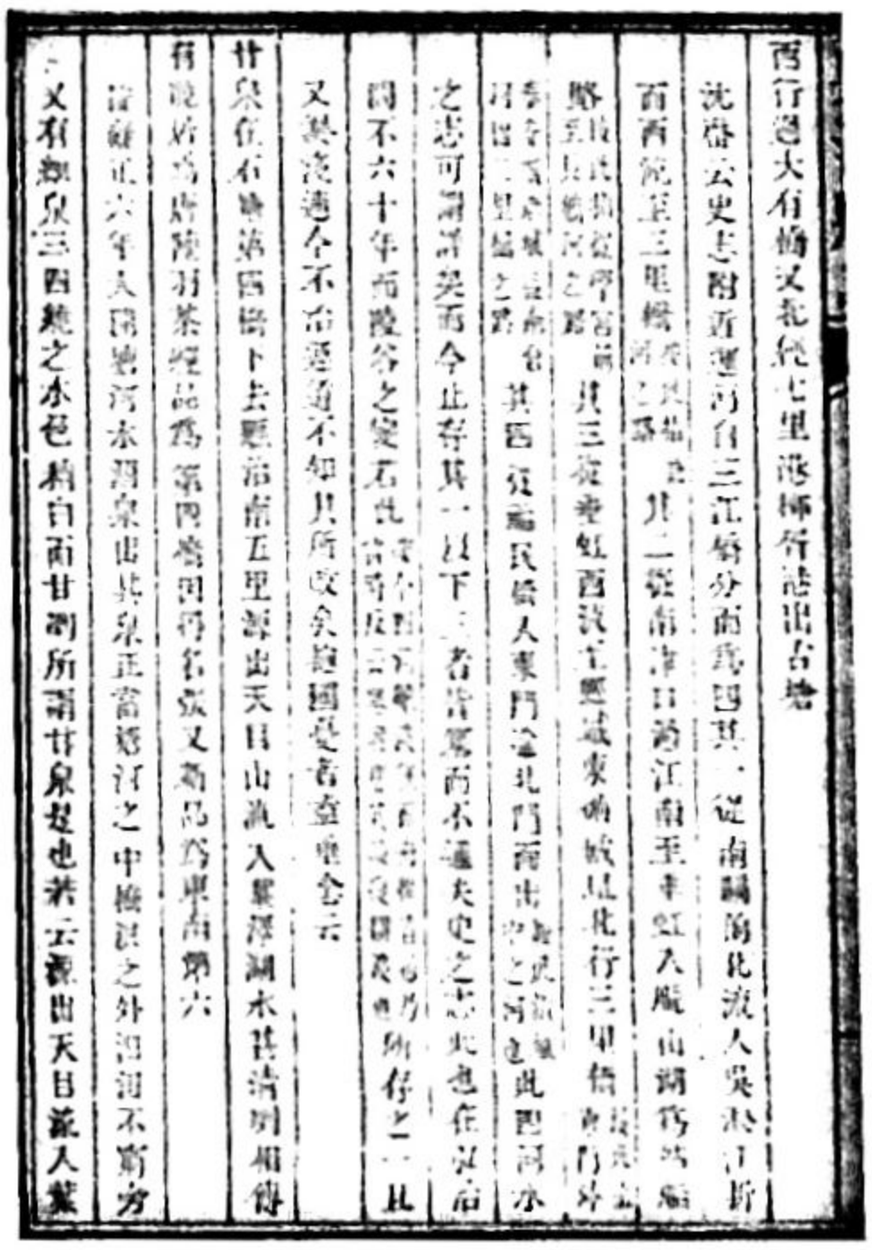
1949年吴江解放，当时城墙基本完好，东西南北四个城门门洞完好，东南北三城门还有门可启闭，东门西门北门三个水关内尚有部分木桩木栅，城墙上部分堞垛残缺，今永康路东的一段城墙坍塌，即光绪二十七年所塌处。

1958年起，将城墙全部拆除。吴江城墙从后梁算起，前后共存在有一千多年之久，不少老松陵人说如果吴江城墙保存到现在，岂不是一处旅游胜迹。

（松　华）

# 甘泉

甘泉在松陵镇南石塘第四桥下，离镇区约2.5千米。泉水清冽甘甜，唐陆羽将此泉水质品为第四，张又新品为东南第六。宋嘉泰四年(1204)吴江知县张达明有《甘泉诗》，“桥下四棋水，人间六品泉。松陵无鲁望，山茗为谁煎。”古人对甘泉甚觉神秘，以为泉下有龙居住。宋名臣李纲，曾亲临其地，写下《松江第四桥》的诗：“松江第四桥，风雨不可过。下有百尺蛟，蜿蜒枕桥卧。窟宅居要津，口腹长饥饿。每凭波涛势，能作舟楫祸。安得攸飞手，坐待神奸破。往来永无虞，时鼓清江枻。”元文人倪瓒也有一首关于甘泉的诗：“松陵第四桥前水，风急犹须贮一瓢。热火烹茶歌白纻，怒涛翻雪少停桡。”元代平江路儒学教授郑无祐，至正三年(1343)写的《甘泉祠祷雨记》中说：“州（吴江当时为州）之东行，涉江湖而为梁者相望。独第四桥之下水最深，味最甘。唐陆羽所品第四水也，世传有龙居之，州人即桥北水中之沚，置祠宇焉，谓之甘泉祠。其来久矣。”这是说在桥北的小岛上建有“甘泉祠”，当地人称它为“龙神庙”。庙所在的圩称为甘泉圩。雍正六年(1728)，大开塘河，筑坝干河，泉水汩汩不穷。泉眼正当塘河之中，桥孔之外，主眼旁又有细泉三四股。至今仍有甘泉圩和龙王庙圩的地名。


清乾隆《吴江县志》载“甘泉”

（沈昌华）

# 美发一夜八尺长

太湖新城八坼社区，原先是运河边的一个小集镇。“八坼”地名的来历有多种说法，一说：八坼集镇原先在运河西边，唐朝（公元810年前后）湖州刺史范传正治理运河，见八坼旁边的运河呈“弓”字形，于是劈河取直，斥土为二，故名八坼。还有一个说法是：在嘉兴至吴江的沿运河一带，设立十二个瞭望敌情的土堡。土堡古时候称为坼堠。八坼正巧排到第八个，八坼因而得名。

以上说法或存在史料或流传民间传说中。还有一种说法，八坼曾经称作八尺，在明代礼部尚书朱国祯所著的《涌幢小品》一书中记载着呢！

八尺的来历竟然和一位皇妃有关。

故事发生在明成化年间。1464年，18岁的朱见深登基，成了宪宗皇帝。皇帝自然要有三宫六院。宪宗皇帝知道江南出美女，于是他派遣宦官到江南一带选妃。选妃官吏来到嘉兴县，地方官吏不敢怠慢，四处寻找，不久向选妃官吏推荐了一个小女孩。她叫姚妙庄，年方15岁。姚妙庄不但生得秀丽端静，而且一头乌发如瀑，长达一尺有余。面对楚楚动人的小美人，选妃宦官如获至宝，当即录用。

姚妙庄拜别父母亲友，登上官船一路北行。船过吴江平望之北20里处，选妃官见天色已晚，下令停靠过夜。次日一早，妙庄起床，她梳妆时吃惊地发现，自己头发一夜暴长，一下子拖到船板上。她用尺一量，竟有八尺长。选妃官见了，笑道：“小姑娘，你头发这么长，越来越漂亮了。皇上肯定会喜欢你，你生了皇子不要忘了我们啊！”妙庄含羞地点点头。



八坼

消息传到吴江县衙门，知县说："伍子胥一夜白头是愁出来的，可皇妃一夜之间头发长了八尺，那是喜事啊！皇妃停船的地方就叫八尺。"

八坼从此又被称作八尺。

实际上，那时的姚妙庄还不能称为皇妃。她到京城后，和全国其他几千名年轻女子集中在一起，接受各种挑剔的检查。一批又一批的年轻女子被淘汰，含泪踏上归途。但一头长发的姚妙庄显得十分出众，经过一轮一轮的选拔和礼仪培训，她最终入宫。但妙庄一开始的时候并没有得到宪宗皇帝的垂青。说起来很简单，宪宗皇帝终日沉湎于后宫与比他大 19 岁的万贵妃享乐。但万贵妃不争气，她除了为宪宗皇帝生了一个刚出生就夭折的儿子外，肚子再无动静。万贵妃不能眼睁睁看到宪宗皇帝唯一的儿子朱佑樘成为太子。明成化十一年（1475），宠冠六宫的万贵妃为了让宪宗多生儿子，以动摇朱佑樘的尊位，她让宪宗皇帝频频召见妃子。妙庄成为其中之一。她不久被封为安妃。1481 年，妙庄为明宪宗生下了皇九子朱佑㰘（封为寿王）。妙庄的地位骤然上升，她的娘家一下子成了皇亲国戚。妙庄的弟弟姚福，原本是集市上卖菜的，在姐姐的推荐下，他后来官拜锦衣卫指挥同知。妙庄的娘家渐渐发迹，在嘉兴拥有不少产业，人们称姚家为"姚半天"。

姚妙庄死后安葬在茂陵。给她带来传奇和荣耀的一头长发也随之带进棺木。

（李阿华）

# 三角井与孝母坟

三角井是一口有历史的井，距今已将近500年。

三角井是不是松陵镇上最早的井，我没有考证过，似乎也没有考证的必要，大胆地推测一下，应该不是。但它是松陵镇上最有影响或最有名气的井，却毫无疑问，在我的印象中，还没有听说过有其他可相提并论的井。

土生土长的吴江（松陵）人，如今也没几个能说清三角井的来历，或许觉得没必要了解它的来历，历史就是这样，生活就是这样，人们更关注的是当下的现实的生活，前人栽树，为的就是后人乘凉，至于后人是不是记得栽树的前人，那不是栽树人所考虑的。

说到三角井，这必然要和吴江的名门望族吴氏家族联系起来，吴氏家族以孝闻名，以文立身，代有传人，从明代吴璋、吴洪、吴山到清代吴兆骞，近代吴燕绍。

吴江城西原有一座孝母坟，记得上小学时在哪本书上见过，但那时却无机会实地去看，可惜今已不存。向有关专家请教，孝母坟应在靶子山附近，即现在流虹路西尽头与苏州河交界处，那里如今建筑林立，无处可寻。



孝母坟

孝母坟是为吴璋所立，《明史稿》载：吴璋，幼孤，由母抚养成立。永乐二十一年（1423），诏选天下节妇，给役内廷，母陆氏名列簿册。宣德四年(1429)，淮靖王朱瞻墺出封广东韶州；正统元年(1436)，徙封江西饶州，陆氏皆随行。吴璋弃家奔走，求母二十年，上书四十次，情词恳切，终得淮靖王后嗣康王朱祁铨允许，入宫见母。当时母已病重，吴璋

割股和药，母病稍有好转。康王即赐金币于吴璋，促其负母出宫。至旅舍三日，母即去世。吴璋遗母骨归，潜置舟中。行至江，遇大风，舟将覆，一年长者搜得其母骸骨，投于江。吴璋跃入江中，抱母骸骨，浮于水。同舟者感而救之，其母骸骨遂得归故土。吴璋葬母骸骨于先祖之墓，

史书记载，吴璋的儿子吴洪，成化十一年进士，正德时官南京刑部尚书，处理案件时刚正不阿，忤得宠的太监首领刘瑾，致仕归。孙子吴山，正德三年（1508）与其弟吴岩一起考得进士，嘉靖十九年（1540）晋升南京刑部尚书，因上奏力争严惩犯法的国戚郭勋，被皇帝削职为民。吴洪、吴山父子两代尚书，都以廉明公正被人称道，深为后人敬仰，被列为吴中名贤。



三角井

三角井，由明代吴山所修，吴山，先授刑部主事，后升为郎中，因刚正不阿，9年没有得到升迁。在此期间，他认真查看记录囚徒的罪状，平反百余件有疑问的案件。三角井，是吴山以德待人的实物佐证。

松陵镇处太湖之滨，地势低洼，经常遭受太湖洪水侵扰，大灾之年，城内河中漂浮着人与动物的尸体，河水不能饮用。为此，吴山于明嘉靖十一年（1533）捐资凿井助民，让百姓喝到干净的井水。时任知县张明道题名为怀德井，俗称三角井，以整块青石凿成三穴而成。据说，三角井的上方原有四面亭，可供人休憩。明万历八年（1581）吴山之孙吴承恩重修。就在解放初期，仍有不少市民到三角井取水。

（何　笛）

# 金家埭

松陵原本是一个水多的古镇，镇内一纵三横的河流和大小不一的水塘，让松陵滋润得人杰地灵，物华天宝。随着沧桑变化、时间的推移，有些河道已逐渐填没，池塘也消失了。至目前为止，古镇上仅存的只有三横之一的宝带河（思鲈石处向东到小东门桥处）和一纵北塘河的北段（思鲈石处向北至水关桥）。在宝带河的北岸有二段街道组成，一为庙前街，另一为金家埭。

金家埭，这个带有水乡特色的地名，在老松陵人中几乎是人人知晓的。埭，字典解释为坝，与塘、堰、圩等字一样，都和水利是有密切关联的。因而，金家埭沿河而筑，称埭也非常顺当。该宝带河历史可悠久了，元末张士诚拓建吴江县城前，是城北的护城河，到清代雍正四年（1726）年吴江分为吴江县和震泽县，两县同城而治，这条河又成了古镇中特有的一条界河，宝带河北为震泽县，河南为吴江县。东西走向的宝带河在中间有两个“S”形的弯处，金家埭就处在二两个“S”形的中间。

金家埭是一条平凡的老街，街面宽约3米，不足百米长的街道，鳞次栉比的房屋沿临河小路而筑，独特的地理环境，造就了该街道安逸的氛围。在街道的东端弯处，早先有一条向北的小河，称作东河头，此河直通现工人文化宫处的洗马池，所以在这东河头与宝带河的交汇处上还有一座小桥，连接东面的道路。到了上世纪60年代初，东河头填没，小桥也拆了，使得金家埭与富家桥那里连成一片。金家埭上的居民不是很多，有门面可数的也只有十几户，只是有的一



松陵金家埭

个门面里住了多户人家。

按地名习俗看，凡称作“× 家弄、× 家浜、× 家村”等等，这些带有“家”字姓氏的，一般都是与当地一些名门望族或创始者有关。前二年，笔者走访了几位久居金家埭的居民，想了解一下金家埭的前世今生。一位徐女士说，听老人们说这里最早是有两户姓金的人家，估计以前是同族人，到后来也不往来了。一家金姓人家老早就离开了吴江，现不知所踪。另一家金姓人家有后代，现仍居住镇上。当笔者寻访到那位姓金的女士后，问起金家埭的来历，回答也是模糊不清了。由于街名历史久远，一些老人已离世，对金家埭的来历也就更说不清道不明了。据另一位何先生说，“我出生就在金家埭，我家的房子是我家里的老太太留下的，早年老太太为金家做‘新货’（指嫁新娘子时的嫁妆），后来金家一时拮据付不出工钱，便拿几间房抵给了老太太。”后来一直传到了何先生手中。至于为何叫金家埭，他也说不清楚。何先生说，街道上户数不多，本乡本土的，人际关系相当融洽，夏天乘凉时，都会把街道洒湿，然后听长辈们大摆龙门阵。

笔者经过多方努力，最后查到地方典籍，其中有所披露金家埭的来龙去脉。宋徽宗时吏部尚书金安节的次子金仪，在 1127 年随宋高宗赵构南渡后，到吴江定居。建房筑屋，营宅于镇上斜桥东北、宝带河北岸，在宅旁还营建了金家祠堂。到了明朝弘治四年（1491），金安节的裔孙金洪从靖江来到吴江出任知县，金洪体恤民情，常为百姓疾苦着想，勤政爱民，得到了吴江百姓的赞扬和爱戴。他为民请愿，免除一些赋税；他刚直不阿，对不尽职的官吏一律杖责；他不惧豪门滑吏，维护百姓利益。以至不少人对他感恩戴德，有的百姓生了儿子都改为姓金，以不忘金洪的恩德。金洪在吴江任职 6 年，坚持廉政为民，节省各项开支，每年减少各种横征暴敛银 20 万两，贮存预积米达到二十七万三千多石，全县编户增至 12 里（明代 110 户为一里）。1496 年，金洪因政绩突出，升职为监察御史，巡按陕西。在吴江期间，金洪曾修缮金家祠堂，并购置了 13 亩农田作为祭祀用田。金家的宅第众多，再加上庞大祠堂，这一段小街巷几乎全成了金家的地盘了，镇上人便称这里为“金家埭”。在乾隆《吴江县志》卷五十七中有这样记载：知县金洪之始祖安节，宋孝宗时权吏部尚书，次子（金）仪，迁吴江建祠于所居旁。（金）洪来为知县，整新祠宇，复置田十三亩供祭祀。今俗称金家庵。

据查，金安节的后裔现在大部分居住在苏州东山、西山一带。

后来从这片小小区域内，陆续走出了两位黄埔军校生，让镇上其他街道刮目相看。第一位是叫李宗舜，字群奇，他是黄埔军校第五期步兵科第二学生队学员，入校时登记的年龄为 22 岁，与中国人民解放军许光达大将、张宗逊上将、谭希林

中将等人是同期同学。作为一名黄埔学生，李宗舜应该也是其中的佼佼者。到第六期时，他已经留校担任步兵第一大队第四中队中尉区队附。其入校时登记的通讯地址为“吴江东门外盛家厍吴祥兴号转”，在担任区队附后登记的通讯地址为“江苏吴江县金家埭交”，盛家厍和金家埭均在今松陵镇。

另一位是叫杨澄，他是黄埔军校第22期学生。黄埔军校于1946年元旦后改为陆军军官学校，校长蒋介石改任名誉校长，由关麟徵任校长。学校设在成都，1949年12月，学校停办，共办了23期。今年已有87岁高龄的杨澄先生，他是吴江中学1944年初中毕业生，1947年高中毕业生。当年杨澄入学报考黄埔军校时，只有23岁，学的是炮兵专业。他入学时名为杨森，但由于与时任陆军上将、贵州省主席杨森同名，只能改名为杨澄。杨澄登记的通讯地址是：江苏省吴江县城内东河头一三号。而东河头的地址就在金家埭的东侧，杨先生家13号，就住在靠南端金家埭这儿的，所以也可算是金家埭的人了。去年6月初，杨先生带着儿子从台湾回到松陵探亲，看望哥哥，笔者与他作了交流，他对金家埭的印象还是非常深刻的。见到金家埭老照片，他非常高兴。

金家埭一带虽然较偏，但人气还是比较旺盛的。上世纪六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中，西面的大会堂、祥园书场和东面的医院，是城里居民常要光顾的三大去处，城中的人要看个病需途经这里，城东的人要瞧个戏听个书也要路过这里，再加上金家埭的西端斜桥边上有座典型的民国建筑，叫“大东旅馆”，新中国成立后，县工商联长期在那里办公。1983年11月，吴江县个体协会也在这里成立，为引领吴江个体经济的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街道上还有手工业联社和街道办事处，这些因素构成了金家埭白天热闹，夜晚寂静的特色。

随着岁月的流逝，宝带河边的风情已随之发生变化。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开始，庙前街首先进入拆迁范围，到了1999年，金家埭也列入了拆迁范围。当年据说是在这儿要建设打造松陵夜市，可是多年下来，夜市没见兴起，老房旧貌倒消失得无影无踪了。街上的人家也四散到各处居住，街上偶尔相见，也只剩一份对往日邻居的思念和对日后生活的向往。只有那弯弯的宝带河（现称市河）依然健在，不停流淌的河水，诉说着沿岸的一切变化。

金家埭，一个松陵镇上的地名，一段老松陵人生活的写照。地形河流依然在，往日风情不见踪。以上就是金家埭的来龙去脉。

（马常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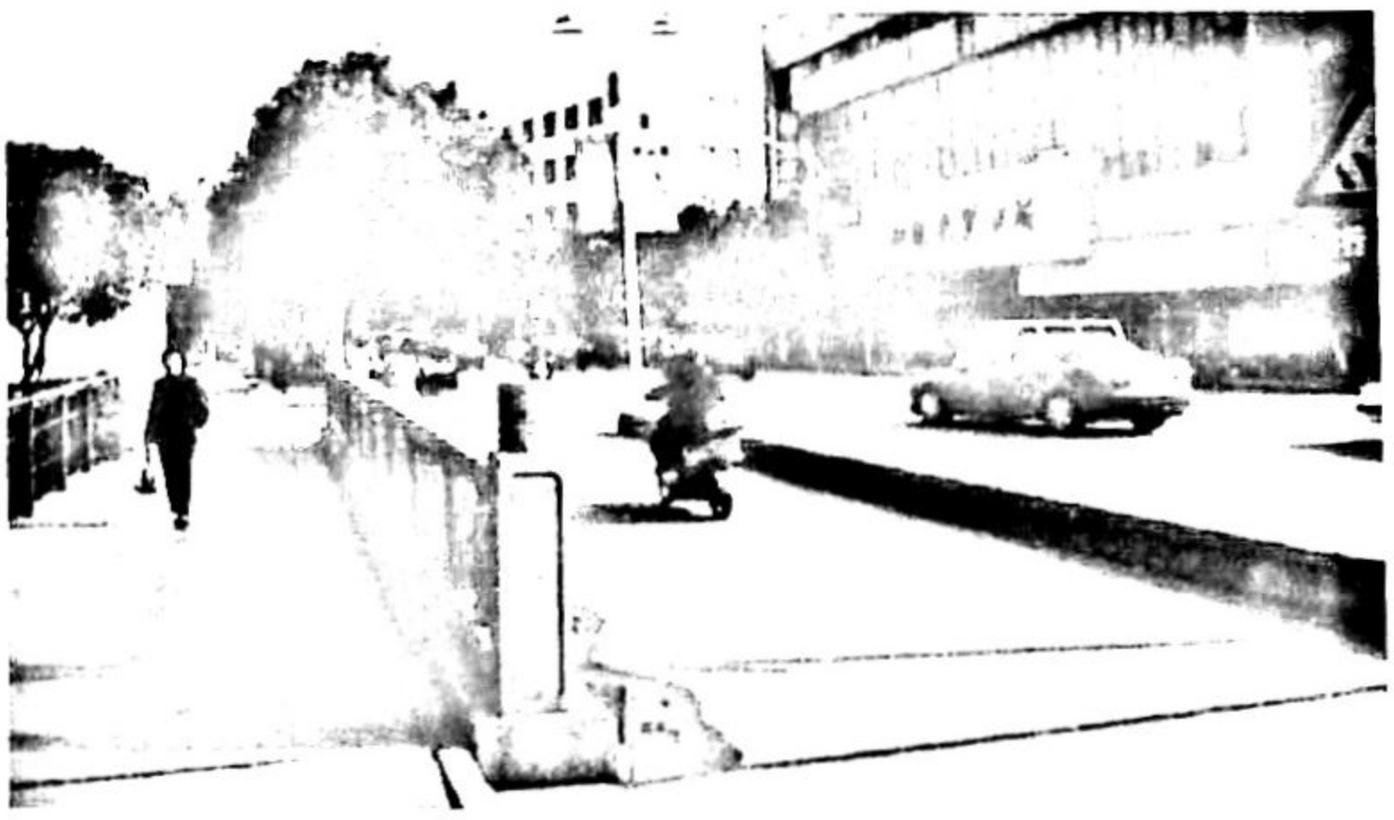
# 流虹桥

江南水乡松陵，水多，桥也多。各种各样的桥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财富和丰富的想象力。如高耸入云的三里桥；侧卧运河边的浮玉洲桥；孔庙前的登龙桥；金带河上的獬豸桥、仙里桥；宝河上的乐渡桥、重庆桥；玉带河上的六子桥、利民桥；西门的流虹桥等等。这些反映松陵历史的桥梁，除了精湛的艺术外，更为我们提供了松陵非物质文化中的不可多得的一份厚礼。

桥也有桥的文化。号称江南第一桥、气势恢弘的垂虹桥固然为我们留下了许多不朽的诗篇和名家的足迹。但小家碧玉的流虹桥却另有一种超脱风情，含蓄而耐人寻味。

在松陵古镇中，流虹桥若与垂虹桥相比，其规模气势与名声影响都相差几个层次，但流虹桥所留下的缠绵悱恻，凄美哀婉的爱情故事却是垂虹桥所无法比拟和抗衡的，感动着许许多多的俊男少女。

流虹桥是位于当年县城西门外护城河上（古称东濠、七里港）的一座石桥。明末清初，吴江北厍的叶绍袁沈宜修一家声誉中国文坛，叶为明朝天启进士，沈是沈璟之侄女，工诗词，是明末东吴女子文坛的领衔人物。他们的四个女儿、七个儿子都是个个充满文思才情，他们以叶氏午梦堂这个璀璨的名字，为中国文学史留下了不朽的篇章。在这样的家族文学氛围下，叶绍袁的长孙叶舒崇（1640—1678），字元礼，同样是出



今日流虹桥

类拔萃，后为康熙丙辰进士，授官中书舍人，著有《宗山集》。叶元礼的父亲叶世侗便是叶绍袁的第四个儿子。

叶元礼不但文采过人，其相貌也是秀丽标致，真谓是一表人才。他言辞清丽，相貌非凡，人们常以一睹其相貌为快，大有魏晋时期的卫玠之风貌。卫玠被称为中国古代四大美男子之一，有成语“看杀卫玠”一说。在顺治十三年（1656），叶世侗和七弟叶世倕（叶绍袁第七个儿子）住在杭州皋亭山的佛舍里发愤读书，结果二人误食了毒菌而身亡。那一年叶元礼只有 14 岁，从此叶元礼便由叔叔叶世倓（即叶燮，叶绍袁第六个儿子，清康熙九年进士，授宝应知县，晚年隐居吴县横山，设馆授徒讲学，人称横山先生。）抚养带大，此后叔侄两人同进同出、形影不离，情同父子。这时的叶元礼已经才华初显，与叔叔并擅文誉，获得了相当的知名度。

这一天，天气风和日丽，县城西的石里桃花正当开满田野江边。在明媚的阳光下，叶元礼和叔叔叶世倓，结伴而行前往苏州，当他俩来到吴江流虹桥处，这里的东濠是去苏州必经的一条小港。河边一座楼里的一位多情美貌的小姐正巧瞧见了叶元礼，叶元礼那少年英俊、风流倜傥、温文尔雅、神采飞扬的模样，顿时令这小姐倾倒，私心爱慕涌现，一见钟情由此而生。但该小姐拘泥于礼教，不敢对叶元礼有所表达和倾诉。

从此，这位小姐像着了魔似的，天天朝思暮想，吃饭喝茶全无心思，終日恹恹萎靡不振，无时不在地思念着叶元礼这位少年郎。终于有一天小姐积思成疾病倒了，药石罔效。在小姐临终之际，她把女儿家的心思告诉了母亲：其心已属叶生，今世无缘，愿结来世。就在这时，叶元礼恰好又再次路过流虹桥，走过酒家门楼，小姐的母亲听说后急忙前去拦住叶元礼，并向他转达了她女儿的临终话语和一片相思之心。叶元礼听后，肝肠寸断，跌足捶胸，急急奔进小姐的香闺，抚着小姐痛哭，这时，才见小姐轻轻地嗑上了眼睛。

“清词三大家”之一的朱彝遵从友人处听到这个动人的故事后，深受感动，就以“记恨”写下了一篇同样凄凉美丽，令人荡气回肠的《高阳台》诗篇来。

## 高阳台

桥影流虹，湖光映雪。翠帘不卷春深。
一寸横波，断肠人在楼下。
游丝不系羊车住，倩何人，传语青禽。
最难禁，倚遍雕阑，梦遍罗衾。

重来已是朝云散。怅明珠佩冷，紫玉烟沉。
前度桃花，依然开满江浔。
钟情怕到相思路。粉长堤，草尽红心。
动愁吟，碧落黄泉，两处谁寻？

为了正确表达故事的内容，朱彝尊特在词的前面加上小序，“吴江叶元礼，少日过流虹桥，有女子在楼上，见而慕之，竟至病死。气方绝，适元礼复过其门，女之母以女临终之言告叶，叶入哭，女目始瞑。友人为作传，余记以词。”

据说，当年为这凄美动人的爱情故事，追咏写词者甚多，除朱彝尊外，还有王士祯、严秋槎、王阮亭等人都留下了词篇佳作。康熙初年，嘉兴女诗人、女画家黄媛介还应王士祯所嘱，作了一幅《流虹桥遗事图》，图以吴江文士叶元礼的爱情故事为题材，画迹清丽动人，王士祯在上面还题了诗。此图后来为近代女诗人吴芝瑛收藏，并加题跋，并录有诗人郭频伽词作，终成为了一件弥足珍贵的传世文物。在吴江，由松陵人费善庆撰注、于 1927 年出版的《垂虹杂咏》，也收录了一则题为《流虹桥》的诗：一桥依旧跨西东，两岸桑麻望郁葱；彼美云亡元礼逝，有谁韵事说流虹。其后注解道，“按桥有西门外，相传康熙间邑人叶元礼过此，有女子在楼上见而慕之，竟至病死，气方绝。适元礼复过其门，女之母以女临终之言告叶，叶入哭，女目始瞑。同时朱竹垞为记以词。”

朱彝尊這首词很快就流传开來，一時轰动江南。人们爭相传誦，而且都想看看美轮美奂的叶元礼。他每次经过市衢，都有人指指点点围观，导致堵塞街道。一些闺阁小姐，则从帘后、楼头偷偷窥视。据说后来甚至惊动当道，无奈之下，把他召入官署中读书去了。叶元礼于康熙十八年（1679），在参加一次考试前病逝，年仅 39 岁，一代才子美男就此消殒。

当时光岁月流转到二十世纪初时，流虹桥成了县城通向太湖的唯一通道。

旧时吴江城的东西南北分别有四座城门，西城门就在现在的吴江工商银行东南角处，出得西城门，向前走上四五十步，便可踏上流虹桥了，流虹桥是一座横跨护城河（现称西塘河，旧称东濠）的石板平桥，那是县城人们出西门、去太湖的主要通道。实际上，现在的工商银行正处在西城门与旧流虹桥之间。

早年的流虹桥为两面有台阶、宽 2 米多的石条平板桥，这桥为明弘治九年（1496）重建，清康熙五十年（1711）修，乾隆四十四年（1779）重建，属梁式单孔桥梁。桥下河水清澈、水流平稳，河底平坦硬实，非常适合游泳。在六十年代中期，吴江印刷厂还组织工人们集体学游泳，大人小孩把流虹桥这一段河道挤得

像开了锅的粥，好不热闹。七十年代中期，县邮电局在桥堍的西面，建了一座小院子，作为外线工人巡查线路的宿舍。

六十年代最后一个国庆节前夕，远在西门外太湖边的部队农场为适应“备战备荒”的形势需要，要修建一条能通向吴江城的汽车道路。该道路从三角井向西南延伸，在石板流虹桥南五、六十米处新建了一座水泥拱桥，也被称为流虹桥。后来，随着三角井到护城河这段河道的填没，古老的石板流虹桥也被拆除了。

七十年代初期，像模像样的钢筋水泥桥在松陵镇上并不多见，漂亮的、赵州桥式的新流虹桥着实成为了镇上的一大亮点。新桥横跨护城河，在主拱的两肩各有三个泄洪孔，各孔由纵向的多个小洞连接，犹如迷洞一般，是孩子们的天堂。孩子们常常在这里摆开战场，桥上桥下、桥孔之间上演了无数次的“铅丝枪”大战。与此同时，流虹桥上隆隆的汽车声，也唤醒了西门外这片尚未开发的处女地，该桥第一次真正地把松陵镇古老的城区拓展到了护城河外。

随着镇区规模的进一步扩大，城市建设的重心开始西移。这条新建的路也一直向西，越过那儿的渠道、气象站、养马场、靶子山、通往部队农场。由渠道改建成的西环路（现称鲈乡北路）一时成了镇上最宽畅笔直的大道。通过流虹桥向西的人流、车辆日渐增多，西门外的开发速度，使得略显瘦小的流虹水泥桥已不能满足形势的要求。

到了1986年4月，在水泥流虹桥与石板流虹桥之间架起了一座较宽的新桥——新流虹桥，在很大程度上更适应了向西发展的需要。大规模建材的运输、住宅新区的拓展、城乡经济的往来等等，都离不开它。青春勃发的新流虹桥以其日益重要的桥梁作用更加引起人们的关注。在这期间，拱形水泥桥与新流虹桥并存了一段时间。后来，南侧的水泥拱桥也完成了历史使命后被拆除了。

进入2000年，为了进一步适应城市建设和道路交通安全的需要，流虹桥降坡纳入了政府实事工程，流虹桥第四次被改造，不仅把坡桥降至和路面平齐，而且在原桥宽度的基础上另拓展出了人行道。从而使平坦宽阔的桥与流虹路、西塘河景观浑然一体，不仅极大地方便了交通，更成为了一道绚丽的城市风景线。桥的两侧相继建造了松陵农贸市场、工商银行、烟草公司、外贸公司等等高楼。

流虹桥可算得上是一座老当益壮、举足轻重的“老桥”了，它在市区向西发展的开发进程中起着名副其实的桥梁作用。

（马常宏）

# 小园弄和桃园新村

小园弄是中山路向东，通到交通路的一条小弄，其名字的来历与明代顾大典（1541—1596，字道行）的谐赏园有关，顾大典谦称自家的园林是“为园三亩宅”的小园，通园的弄便被叫做小园弄。顾大典是哪里人？有人说他是芦墟人，有人说是同里人。根据顾大典堂弟顾大纲（字道维），这个明万历年间任江西宜春县主簿，后升任高邮县丞的文人，自编的《族谱义田序》中说：“吾宗固江南著族，而家于苏之松陵。朔自华三府君始闻。初，自吴赘居松陵，卒家于胜墩之阳（阳即北面），及季瑗生墩阴（阴即南），复徙城之北塘。……而生余大父平野公（顾昺，字仲光，号平野）……蚤（早）成进士……以郡守致归……未几而捐館。先人敞亭（大纲之父）亦弃世，时大纲方总角……”。这里很清楚地说出了，顾氏家族自吴（苏州）迁居到吴江，居住在胜墩之北，后来顾季瑗生于胜墩之南，以后迁居到松陵镇的北塘。顾大典和顾大纲的祖父顾昺是生在北塘的，当顾昺考上进士当上郡守多年后致仕而归，不久去世，大典、大纲年龄还小。这就可以确认顾大典是哪里人了？最早是苏州人，上代搬到胜墩属胜墩人，太公一代搬到城之北塘为松陵人，老阿爹顾昺生在松陵，长在松陵，当了许多年官退休回到松陵，死在松陵，是标准的松陵人，和芦墟并无关系！那么顾大典的的确确是松陵才子了。这个才子，少年丧父，由外祖父周国南（周用之子）抚养长大。从小读书过目成诵，工诗文、善书画。隆庆元年（1567）考取举人，二年考取进士，授绍兴府教授，迁处州府（今浙江丽水）推官。万历二年（1574）提升为刑部主事，后改任南京兵部，升吏




桃园新村路牌

部郎中。大典为官清正，经常于公余与同僚们载酒游山赏水，吟诗作画，泼墨写景，乐而忘返。十二年，升山东按察副使，改任福建提学副使。因他谢绝请托，得罪了不少人。这些福建人认为他“有权不用，故意刁难”，群起攻击他当郎中时纵情诗酒之事，结果大典被贬到河南禹州任知州，他未去上任，托病辞职归里。后来朝廷重新起用，让他到开州（今河南濮阳）任职，他不服从“安排”也未去上任。

大典松陵家中有祖父传下的一处住宅，与外公周国南家相邻。大典在宅中兴建“谐赏园”，园中亭台楼阁俱全，山水相映成趣。有当年他祖父顾昺从将乐带回来的“玉华石”和大典自己从括苍（今丽水）带回来的“松化石”，为镇园之宝。常邀集宾客在园中觞咏，大典妙解音律，自己编剧谱曲，家中蓄养歌伎，与沈璟等一起以自编自演曲剧自娱，大典也是昆曲吴江派的重要人物。回到家中后他从来不踏入官府一步，七八年后去世。所著有《清音阁集》、《海岱吟》、《闽游草》、《园居稿》行世。大典有两个儿子，长子顾庆延（字长卿），官广东按察司知事，调福建，以词翰清绝著名。次子顾庆恩（字世卿），天启三年（1623），任云南澂江府（今澄江县）通判。在代理云南石屏知州时，重视文教，改土城为砖城，为民造福，石屏人为他在东城外立专祠祭祀。顾家后裔外乡为官，人丁外迁，谐赏园逐渐败落，民国间已破败不堪，大典后裔将松化石捐献，成为城隍庙中的“琴石”，谐赏园在民国中曾由地方士绅略作修缮，被著名园林学家童隽列入《江南园林志》，该书封面画像即童隽坐在谐赏园的石桥上的留影。1937 年冬，日军飞机轰炸吴江城，谐赏园被破坏殆尽。园废址此后辟为桃园、菜地。后来城市建设中，桃园和菜地上兴建了居民住宅新村，称“桃园新村”。而原本谐赏园南的弄堂至今仍叫做小园弄。

（松　华）

# 紫石街

紫石街在松陵公园西侧，是一条小弄堂。明明是一条小弄却称为紫石街，有人认为因为巷内地面以略带紫色的武康石块铺成而得名。其实不然，这里有一个历史故事。与吴江太常府沈汉的曾孙沈瓒（字子勺）有关，吴江太常府沈家，是松陵极为有名的名门，沈瓒这一辈弟兄五人，沈琦、沈璟、沈珑、沈珣和沈瓒都是进士，为官都很清正。沈瓒于万历三十年(1602)，曾在他住宅旁的弄内建立“沈氏义庄”，沈瓒除将各房捐出的义田作为庄田，又捐出自己的房屋作义庄贮米的仓库，以弄西部分住宅作为义庄“办公场所”。定出沈氏义庄的规矩，将这些义庄田的收益，合理地接济族中生活困难的人，帮他们解决子女的教育、成家、就业；帮族内孤寡残病者有病治病，丧逝安葬。“沈氏义庄”持续了三代前后 70 多年，族中贫困的人家都得到沈瓒所办的义庄接济。



紫石街

后世人为纪念这位善人，将他住宅旁的小路叫做“子勺街”，后来“子勺”谐音成为“紫石”。清光绪年间军机大臣沈桂芬，在子勺街南口（铁局弄北）重建其先祖沈汉的“沈太常祠堂”。辛亥革命后，还曾推举“祠堂里”的沈临庄（应为太常后代）为县财政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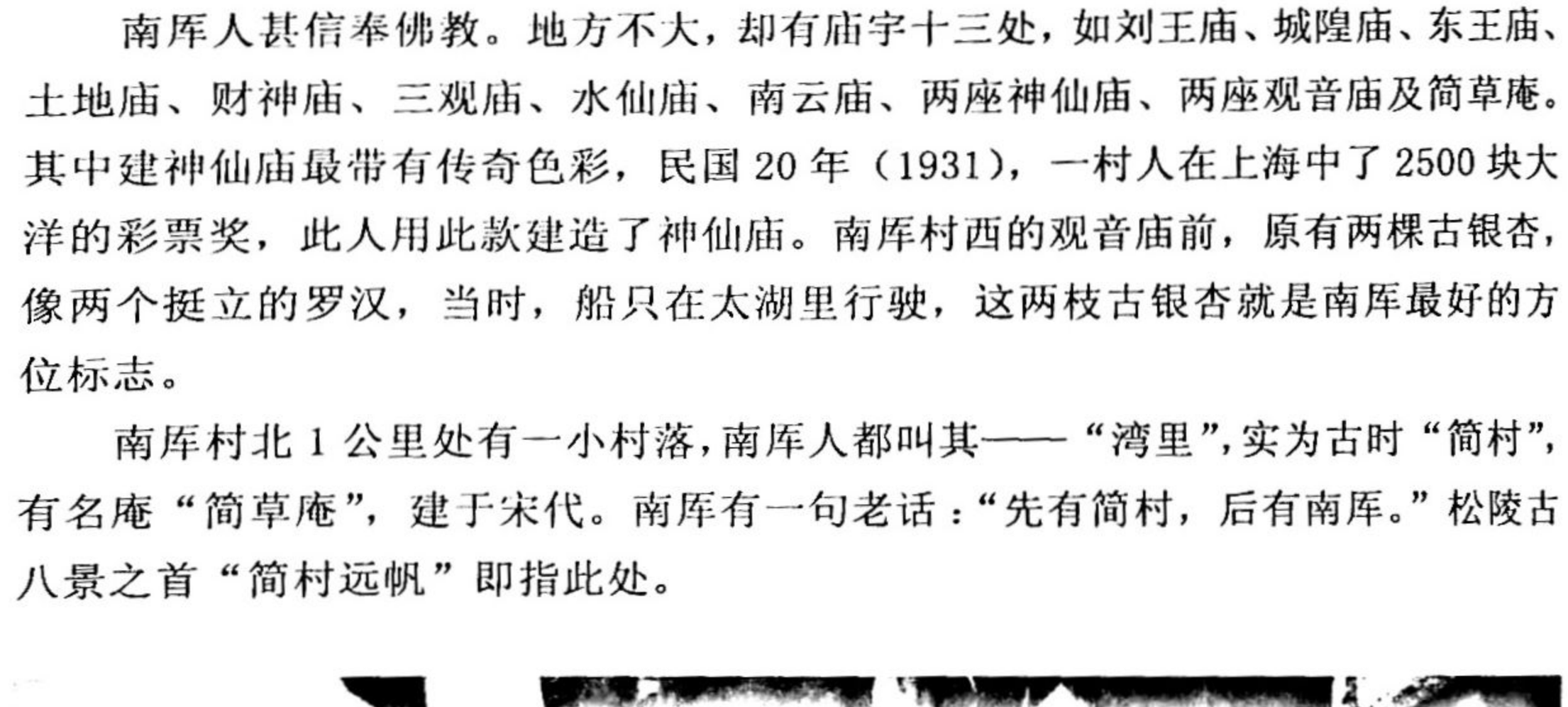
（松　华）

# 南厍的庙宇

南厍，亦称南舍，位于吴江城西南，是个古老的村落。

南厍人甚信奉佛教。地方不大，却有庙宇十三处，如刘王庙、城隍庙、东王庙、土地庙、财神庙、三观庙、水仙庙、南云庙、两座神仙庙、两座观音庙及简草庵。其中建神仙庙最带有传奇色彩，民国 20 年（1931），一村人在上海中了 2500 块大洋的彩票奖，此人用此款建造了神仙庙。南厍村西的观音庙前，原有两棵古银杏，像两个挺立的罗汉，当时，船只在太湖里行驶，这两枝古银杏就是南厍最好的方位标志。

南厍村北 1 公里处有一小村落，南厍人都叫其——“湾里”，实为古时“简村”，有名庵“简草庵”，建于宋代。南厍有一句老话：“先有简村，后有南厍。”松陵古八景之首“简村远帆”即指此处。



南厍风情

《鲈乡古韵》云:“简村一带有吴家港、沈氏南庄、平丘、长板桥、海云寺、通济寺、简草庵等古迹,也曾有官宦、文士隐居于此,于是这里也曾留下了诗人墨客的篇章。明礼部主事沈琦有《敬怀歌为萧公赋》、明末清初文学批评家金圣叹有《题平丘沈君善木影》、清代诗人徐崧有《宿萧涵之自得轩》……

简村人安居乐业。‘耕地人来早,营巢鹊语频,带花移树小,插槿作篱新’他们以耕作打鱼为生,早出晚归,以辛勤劳动养家糊口。

西方的天空,燃烧着一片橘红的晚霞,简村西的湖面上,‘水阔天气清,云归日将暮,轻飚扬布帆,渺渺烟中渡’片片归帆,也都被霞光染成红色,比天空的景色更为壮观。”

遥想当年,夕阳西下,太湖渔归,百舸竞渡,千帆争先,好一派“简村远帆”之美景。

近年,村民们自发修建了财神庙、城隍庙和猛将堂庙;初一、月半供乡人烧香,平日那可都是紧关着的。笔者要求参观一下猛将堂庙,在老书记的陪同下,并申明我探寻古村落的来意后,方才启门让进。猛将堂庙内有刘猛将军塑像,据说刘猛将军为保护黎民,驱赶蝗虫,治理水患,不幸以身殉职,乡人敬之。内有半块残缺的石碑,似乎是御碑,是表彰刘猛将军的,上有“乾隆十九年八月”字样。听说还有半块被人盗走,且卖了高价。

(沈文荣)

# 九曲河的故事

松陵镇环湖公路王焰段有一座“九曲桥”，它横跨九曲河上，提起九曲河还真有一段鲜为人知的民间传说呢。

话说洪武元年，明朝太祖朱元璋定都南京。天下初定，国家需要休养生息，人民需要安稳生活。一日早朝，群臣们又谈起了昔日的诸王争霸之事，风水先生出身的刘伯温出列奏道：“启奏陛下：想我大明能开国，全因陛下乃真龙天子，方能登此大宝。但昨夜臣夜观天象，发现东南方向又有紫气时而升腾，臣唯恐那里又会出一草莽皇帝，臣愿前往观之，破其风水，使其胎死腹中，以免日后生出事端，让我大明劳民伤财。”朱元璋大惊，心里想：“我刚收拾了张士诚之流，好不容易坐上皇帝的宝座，怎么又有真龙现身？如不早除，日后他有了气候定是麻烦不断。”于是，他高声说道：“想我大明建国伊始，老百姓都想过几年好日子，诸位也不想再年年征战，过提心吊胆的日子。既然刘先生已看出此事端倪，我想就麻烦先生前往，多带些银两，务必将其绞杀，以绝后患。”“臣遵旨”刘伯温高声应道。“陛下英明，我主万岁，万岁，万万岁。”群臣山呼万岁之后退朝。



刘伯温像

刘伯温回去收拾停当以后，便化作一位道士，带两个化装的大内高手出发了。他们从南京东门出，经常州到无锡，一路踏访而来。

一日，他们来到太湖边，刘伯温拿出罗盘仔细推算，捻须沉吟了很长时间说："去雇条船来，我们要过太湖。"于是一行人便乘一叶扁舟由无锡鼋头渚启航，向东南而来。三日时间，便到了南岸，船正好停在一条小河的河口处（现王焰村一组湖边）。付了船钱，又摸出罗盘测了半日说："没错，是这里，我们走。"三人沿着河边便走便测，这条小河是自然形成的下湖通道，在王焰一、二、六组之间穿行，有四个弯。向南便是新湖村，由现新湖四组到七组经过，有三个弯。过新湖便是四都村，这条河在四都进入，弯了两下后便汊到现在的银杏树东（当时没有树）。刘伯温三人正纳闷，就听到"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待到龙抬头，人人做大官。"一群孩子唱着儿歌在嬉闹着。刘伯温笑着走上前问："小孩，这歌是谁教你们的？""一个白胡子老爷爷教的，他还说我们的名字都得改，最好带个官字，因为我们这里将要出三斗芝麻那样多的官。喏！这是发官，我是鞘官，他是铭官，还有顺官、亨官、统官……"刘伯温大惊，忙吩咐道："今晚就在此留宿，我要想破解之法。"

刘伯温夜里起来细查，果见有紫气在此升腾，他寻思到：这条河从湖口到这里共九道弯，它是自然形成的，长期以来受日月之精华，使之成为一条龙脉，龙头在四都，龙尾在太湖。这条龙受了太湖的滋润，有真龙天子的底蕴，若让其成形，别的不说，光这三斗芝麻的官谁能供养得起？一不做，二不休。我来做个"关魔山"破了它。第二天，刘伯温便来到今天的银杏树下对乡绅们说："我奉大明洪武皇帝旨意，要在此修一座东王庙。图纸我已画好，明日就是黄道吉日，限你们半年完工，否则按抗旨论处。"乡绅们哪敢不从。但他们哪里知道这座庙正盖在龙头之上，永久地镇住了龙头，使它永世不得翻身。四都银杏树栽种之处也是刘伯温选的地方，因为它正好种在龙头的脑门上。半年之后，庙修好了，刘伯温自然是回南京复命受赏，后来，真龙天子的传说也渐渐被人们所淡忘。

从此，四都的龙脉破了，四斗芝麻的官也成了人们茶余饭后的笑谈，但刘老先生指使栽种的这棵银杏树却成了这里一道独特的风景。据说如今横扇人的名字叫"官"的还很多，这大概是沿袭祖辈的风俗吧。哦，对了，你要是经过"九曲桥"时，可别忘了看一看那条小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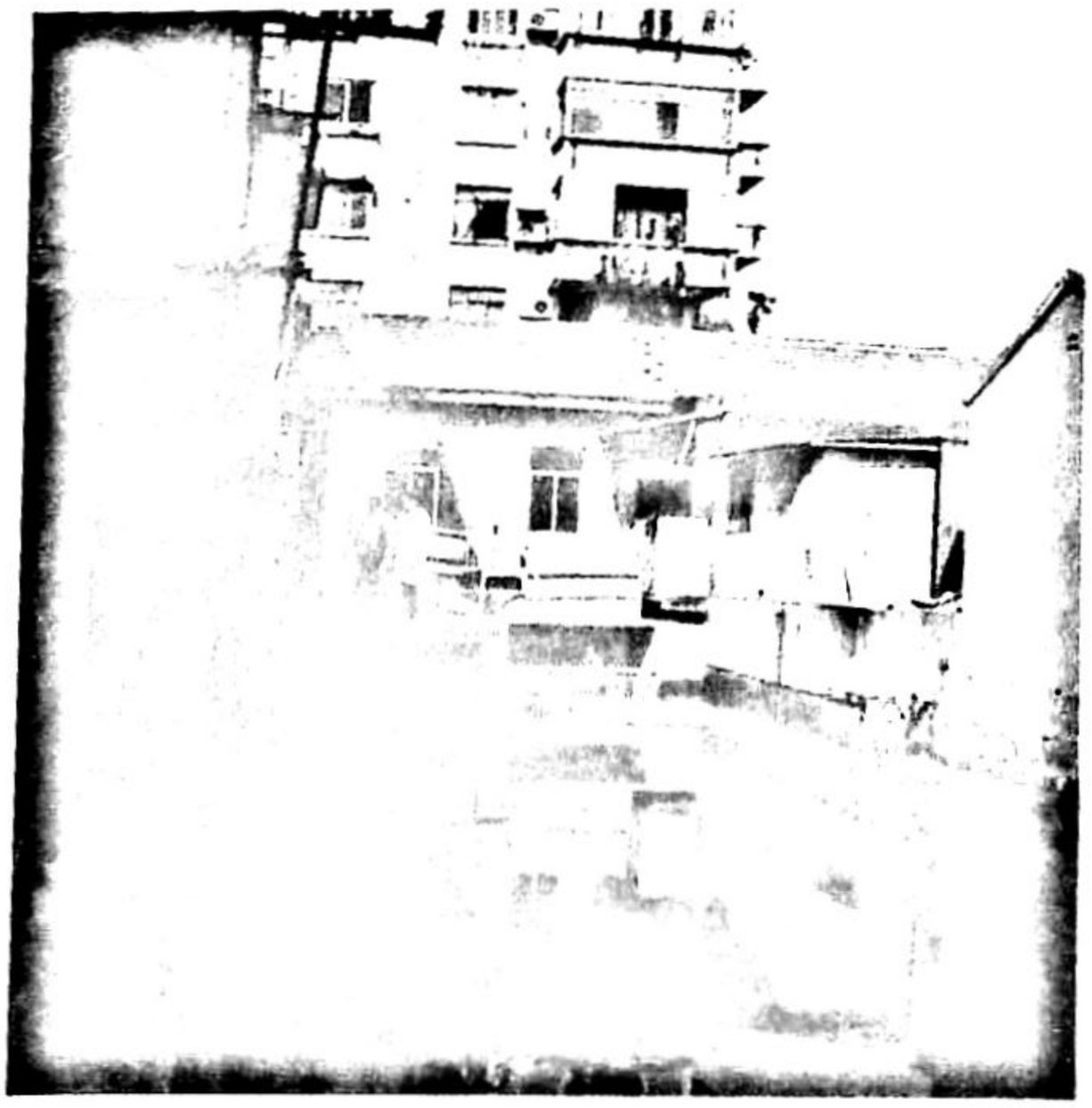
（王国勤）

# 电灌站和西环路

在松陵的改革发展中，向西拓展，是松陵迈出的第一步。通过流虹桥的改建，油车桥的重建及永康桥的新建，三桥贯通东西，城西面貌日新月异。西环路的建造，打造出了松陵老城区在拓宽城市进程中的新格局，在一定程度上为古城发展拓展了范围，打开了地域空间。

今天，我们在重新看待西环路时（现称鲈乡北路），不得不要提到西门电灌站，应该说，是先有电灌站，才有西环路，再有鲈乡北路。在此，我们先把西门电灌站说上一说。

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里，松陵的西门外还是青翠的农田一片。以镇上人而言，工商银行东南角处是西城门，所以对西门外的统称，一般是指流虹桥的西面。南至西门电灌站，北到到永康路、油车路这儿，西面则纵深到部队农场靶子山了。当年这一带的公房不是很多，有进修学校、蚕种场、后又建外贸大楼，有县气象站（现国美电器店处），边上还有几间养马场的房子，有兽医站，还有一处就是西门电灌站了。



围在中间的电灌站

西门电灌站建于1956年，真正名称叫“西门电力排灌站”。当年吴江县电力灌溉工程处成立后，是全县第一座大型电力灌溉站，属于县内首批电力排灌工程之首，归县水利部门管辖，是新社会农村机电排

灌、走向机械化的明显标志之一。它也是五十年代农业合作化时期，轰轰烈烈搞水利建设最好的见证物。电灌站位于现人武部招待所的南面，坐南朝北，建在一小河的末端上空（小河现仍在，此河通向西塘河及吴江宾馆附近河道），电灌站下面的水池、大小渠道都是人工挖掘出来的。在那个年代里，西门电灌站承担着湖滨公社几个大队的排灌任务。2008 年时，笔者曾走访了上世纪五十年代末进西门电灌站工作的胡金龙老先生，他目前仍住在西门电灌站附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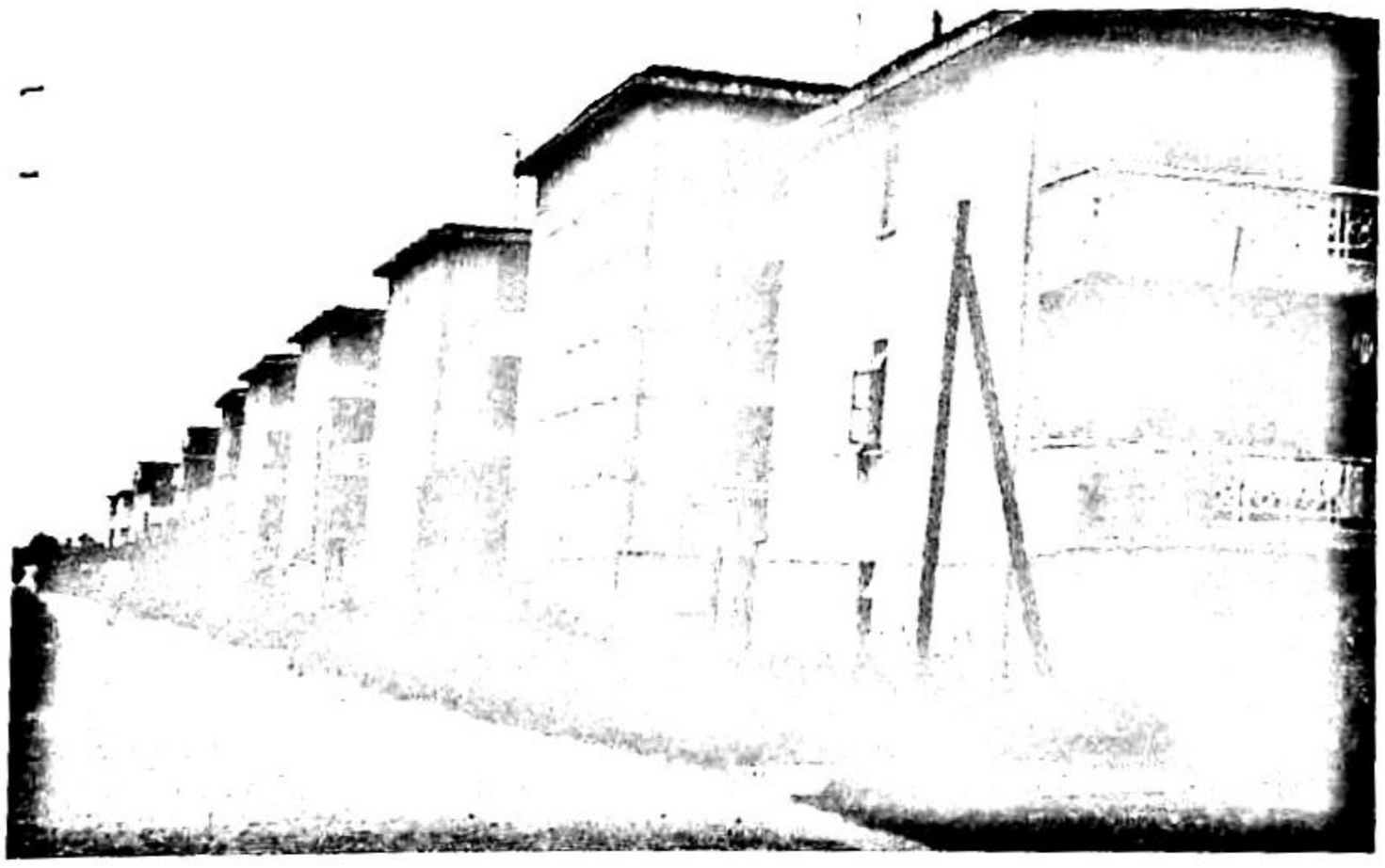
健谈的老人向我叙述着电灌站的一些旧闻轶事。他说，电灌站的配制建造在当年是属高规格的，由国家投资，至少要保证五十年使用寿命。仿苏式的外观，红砖加白水泥的色彩在农村是格外亮丽和引人注目，房子的质量是绝对可靠。电灌站由机房和蓄水池组成，机房内有二座机泵，也是仿苏的直立式轴流泵，型号为 PV5，二只马达都是 60 匹。机房外则是一个“凸”形的蓄水池（初建为方形，为节约能源又改建为凸形），池面积约有 60 平方米左右，机房通往水池有两只铁盖，水冲出时铁盖一掀一掀的，甚是好玩。蓄水池周边有东西北三座闸门，分别通向二长一短的渠道，北向渠道就是现在的鲈乡北路，从双板桥路口一直向北延伸；西向渠道就是现在的双板桥路，通到仲英大道后往西南方向而去。还有一条短渠则通往东面西塘河（该段渠道仍在），此渠作用在于，田间的水量一旦多了，就排至沟河，再通过机站排到市河里，起到了排涝的功能。

被业内人称为“老法师”的胡先生说，西门电灌站管辖着石里、梅里、吴新等 5 个大队的田间排灌工作，称为一个灌区。在这 5 个大队的大包围中，北渠最远的水要送到瓜泾口那里，西渠最远要送到朱家坟、马鞍那一带。对于排灌的时间如何确定，费用怎么结算，胡先生说道，这里面都有科学讲究的。当时，每个生产队都有放水员，每个大队有一个灌区主任，整个灌区还有一个大主任。通过放水员的统计，计算出田间的用水量，再层层上报到电灌站。站里根据数据，再计算出打多少水、打多少时间。如遇下雨排涝，也是一样统筹的。至于电费成本，则根据相应的田间亩数，推算出用（排）水量，进行核算、并通过合作社划款。机站工作人员一般是 2 人，每年的四月底五月初要开始灌溉，而排涝则是一年四季进行的。冬季如有空闲，还要检修机泵设备、闸门等。在电灌站和渠道的建设上，也是有科学性的，机站蓄水池要有高度，才能带来一定的水压。大渠道称为干渠，下面再分有支渠、斗渠、毛渠不等。一条斗渠基本上能灌田 100—300 亩。各渠口均有闸门控制。当西渠、北渠在跨越河流时，凌空而过的渠水是通过木质渡槽解决的，这样既解决了槽上行走人，又保证了槽中渠水流。

每当到了夏季，繁忙的西门电灌站便成了孩子们的乐园。蓄水池犹如一个天

然游泳场，在深约 1.5 米的蓄水池里游泳、嬉水、打水仗几乎天天上演，更有会玩的小孩，随着渠道闸门的开放，顺着急湍的水流，畅游而下，宛如现在的冲浪，才是真正过瘾。水池里不时也有被机泵打碎的鱼块泛出，引得小孩一阵哄抢。庆丰桥一带的居民时常也会来此处洗衣赏景。渠道边的农田，更是城里孩子接触农村的最佳捷径，捉虫、摸蟹、钓鱼、挖泥鳅等等都在这一带转悠玩耍，西门电灌站带给了那一代人好多好多的童年记忆。

随着吴江城市化向西推进的步伐，西门一带的农田逐年减小，渠道也在萎缩。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北渠被彻底铲平，改建成了西环路，现称鲈乡北路。西渠则先成为通向南厍的土路，后改建为双板桥路。几十年下来，电灌站周边已是高楼林立，通衢广陌，再也难见一寸田地了，昔日的田园风光，成了今天的城市中心。由于短渠功能尚存，所以早年的蓄水池仍在，只是被覆盖了。当笔者再次拐弯来到那条短渠时，熟悉的驳岸，熟悉的沟渠，儿时的记忆刹那涌出。而今这短渠成了镇上二级排涝（松陵城区大包围为一级排涝）的一个点，负责西南片的雨水、污水排涝。在原电灌站的南面 50 米处新建了排涝灌站。有网友说道：红房子电灌站之所以没有拆掉，有两个原因：一是西门外农田逐年变成城区后，电灌站承担起西门外城区河道的排水功能。二是新排水站造好后，老电灌站已被新房子包围，逃过了拆迁。网友认为，西门电灌站应该作为松陵地标性文物永久保存。



仍见渠道痕迹的西环路雏形

回望西门电灌站那暗红色的房子，再来看看如今的鲈乡北路，这里的天壤之别真是令人难忘和激动。由于松陵城区向西推进，所以在这渠道上新建的马路位于镇的西面，就被命名为西环路。西环路的形成，带动了沿路地段的房产店面开发和商品房的开发。在路的西侧新建了明月楼、物资大厦、税务局大楼、财政局、石油公司等。在路的东侧新建了商品房及一些店铺，以满足市民的需求，对原体委训练班的房子进行改建。随着开发力度的加大，西环路成了松陵古镇区当年最

新发展的亮点工程，打造了西部繁华的标志性地段。由于城市拓展建设的需要，西环路这一带有地域性的称呼已不切合实际使用了，在九十年代末，西环路正式改名为鲈乡路，后来再分为鲈乡南路与鲈乡北路。当年在鲈乡北路上还有标志性雕塑，也在2005年6月被拆除。

一座电灌站和一条西环路，它们分别见证了松陵镇在两个不同时期的巨大变化，也留下了许多让人回味的东西。电灌站是上世纪留下为数不多的一座标志性建筑，是一个时代的烙印。渠道是农业生产的一个风向标，是农作物丰收的保证。今天，让我们再次解读它们的存在与延续，也许会从中领悟到一些松陵发展的奥妙所在和一丝宝贵的记忆。

（马常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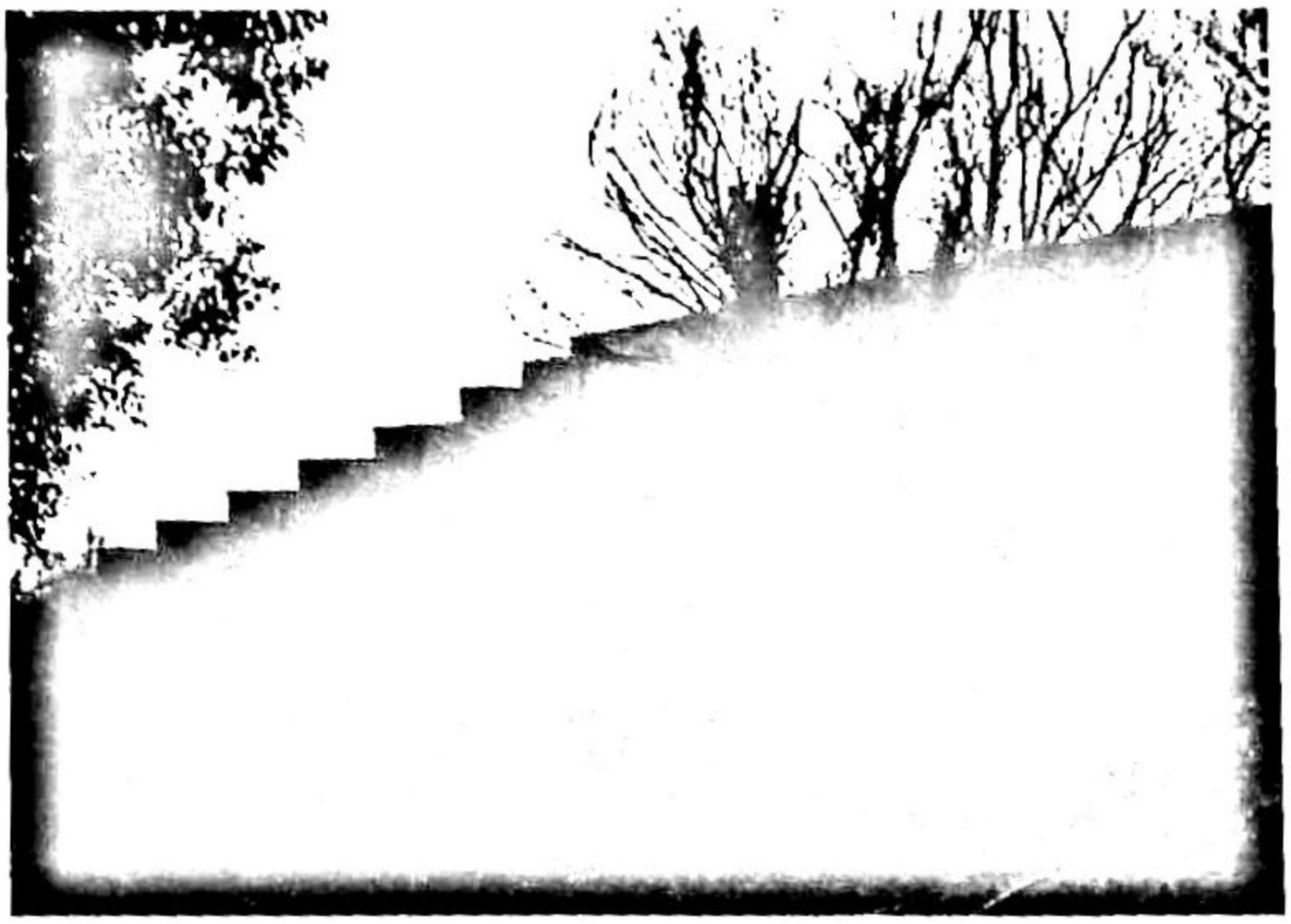
# 靶子山

吴江境内无山，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也正因为无山，更显得吴江人对山的渴望和对山的崇拜。尤其对于孩子们来讲，山更是他们心目中的一块圣土和领地。所以松陵镇的二处土墩：公园七阳山及西门靶子山，便成了镇上人对山的概念的一种神往。

靶子山位于旧时松陵西门外，在当年的太湖边上，那时属于湖滨公社石里大队范围。这是一座人工堆成的土山，高约二三十米，南北底宽约百米，东西约三四十米。靶子山的形成，有着其当年一定的时政背景和实际情况。以至于后来，靶子山一带枪声大作，成了军警、民兵的练武之地，也成了小孩子们的玩耍场所。

早年的那里，曾是太湖的滩涂，鱼塘、芦苇、蒿草遍地都是，松陵著名的吴家孝母坟就是在这里。山的西面一带为周家荡（现苏州河），荡内蒿草旺盛，是养牛养鱼的极好饲料。隔着东太湖，从这里能清晰望到吴县的七子山。到了1962年1月，解放军27军第79师部队进驻东太湖，选定1954年大水淹没后未能恢复耕种的南周家荡和北小周家荡两圩为农场范围，开始屯兵耕作，围垦荒地。后几经移手，如今是第1集团军军直副食品生产基地。六十年代中期又掀起了围垦造田，吴江各镇（公社）大量劳力集中东太湖，那一大片的滩涂逐渐变为农田。靶子山正处于陆地与滩涂的接壤处，苏州河就好似一条明显的分界线。

为了探得松陵西门靶子山的形成，笔者特意前往松陵鲈乡三村专门拜访了金水根老先生，这位当年历任石里大队大队长、民兵营长、书记的老人，看上去精神矍铄，挺直的腰板颇有一种行伍的身影。他得知我的来访目的后，爽朗地接受了我的采访。他说，大约在1963年中期，随着大练兵的开始，我们大队接到了县人武部的通知，要在石里六队的地界上建造一座靶山，用于练兵打靶。也许是出于地形的关系，山的后面是一大片空旷地区，符合安全上的考虑。吴江练兵，基本上全是民兵在练，与部队农场驻军或公检法部门是分开的。



围墙

人称石里活地图的老金说，山的外面是一只8亩的鱼池，四周全是田埂，堆山的泥土全是我们从周边的旱地里挖来的，因为这种黄泥土黏性好，又坚固，不易坍塌，堆的时候还要一层层叠好。在县人武部的组织下，挑土方的人基本以湖滨公社10个大队的武装民兵为主（另还有基干民兵），再加上石里大队的8个生产队劳力。经过两个多月的艰苦挑土劳动，一座带有军事色彩的土墩就屹立在了太湖侧畔，成为了延续几十年的一个地标性物体。

有了靶山还不行，还需要有趴着打枪的地方，称为靶台。所以在靶子山的东面水稻田里，又垒起了三座小土墩，根据远近距离分别用于50米手枪、100米步枪、200米轻重机枪。在以后的打靶实践中，100米步枪是用得最多的。靶山建成后，县人武部又专门请人在山的脚下开凿壕沟，浇筑水泥，用于测靶员的藏身之处。当我问起打靶时，周边的农田劳作情况怎样呢，老金笑呵呵地说，这不要紧的，人武部会提前来通知的，我们的生产队员也会轮出时间周转到其他地方去耕作。诚然，在打靶时，组织者也会在靶山两侧和周围派出哨兵，防止闲人进入禁区。从建立靶山以来的几十年里，由于严谨的组织纪律和管理措施，所以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次意外流弹事件，这是值得引以为荣的记载。

在六十年代以后的日子里，民兵们成了演武场上的主角。1964年10月5日至8日，吴江县召开了首届民兵比武大赛，出席代表达191人，并有66人列席。进行了射击、投弹、刺杀、战术4个项目比武。在靶子山参加射击比武的有122名民兵，最后有19名民兵取得了“特等射手”的称号，13名取得了精度射击的

优秀成绩。由于靶场不多，各镇（公社）的民兵全要到松陵来打靶。1969年从部队复员归来，历任八坼人武部干事、副部长、部长的严竹林老人说，我们打靶都要提前与县人武部预约的，第一是场地，第二是子弹分配。我们民兵枪是有的，但子弹是上级严格管理的。通过练武打靶，体现当地民兵的军事技术素质。作为在1964年全军大比武中获得舟山部队特等射手的严老说，以5发子弹为基准，命中25环为及格，命中35环为良好，45环以上为优秀，这些都是基本的素质。民兵们基本上是每年打一次靶，每个镇（公社）轮流上阵，遇到比武时，则会多打几次。直到七十年代末期，有些镇（公社）有了自己的小型靶场，如平望、黎里、八坼等都有了靶场，松陵西门靶子山就去得少了。

除民兵以外，部队农场解放军、公安司法的干警们也是靶子山的常客，在比武之外，苦练基本功更是他们常抓不懈的工作。老金说了，靶子山建好后，归县人武部统一管理，所以不管谁去实弹打靶，总是由县人武部通知石里大队，让其社员们避让耕作。

靶子山建成后，同样也给镇上的孩子们带来了新的兴奋点，有了一种对山的冲刺感觉和攀登的欲望。在那年代，笔者和其他孩子们一样怀着军人情结，拾得一枚子弹壳、挖得一颗子弹头，这在同伴中是何等的荣耀。拥有多少弹头弹壳，似乎在伙伴中的地位也高了点。靶子山成了孩子们深入野外、认识山峦的一个极好去处。待我长大后，进厂当了一名民兵，也终于持枪进入了靶场，真枪实弹地“秀”了一回。基于气枪打得多的缘故，那次民兵打靶，我没给厂里丢脸，10发子弹打了70环，靶场留下了我的梦想。

到了1980年3月，县人武部对靶子山及周边环境约50亩地作了整改布置规划，成立吴江县民兵训练基地。1984年10月竣工，到1985年1月西门训练场正式启用。同时，也把弹药库从流虹桥西处搬到靶山的附近，靶场的周边部分地段也用墙围了起来，保证了靶场的绝对军事化管理。在基地里面还设置了兵器室、教研室、射击场、靶台、台坑、铁丝网等等，能进行战术、投弹、爆破等课目及通讯专业技术兵训练。到了1991年，还新建了教育设施楼，开辟了国防教育馆。管理者还在山的南侧种植了大片香樟林，绿化环境。

随着国家经济发展的进程，民兵队伍的建制也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民兵转变成了预备役队伍，靶场也转向了专业化的训练基地。在2000年，整体修建了围墙，靶场内设置了轨道自动报靶机，新置了打靶的靶台及掩体棚架，进行了全封闭管理，大大地提高了训练效果。

2010年10月8日，由于环境的变化和市政布局的调整，靶子山已不适宜再

在这儿生存下去，作为靶场，有关部门已在菀坪银吉村重建。

时光到了2011年初，随着轰鸣的挖掘机声响，堆积了近半个世纪的西门靶子山，在瞬间内消失了。这座堪称为满身弹坑累累的英雄山，在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之后，悲壮地卸下了光环，还地于民。只是在老松陵人的记忆里，还时不时想起它的巍峨高大，它带给我们的欢乐和崇拜，以及一些难忘的追忆。



掩体猫儿洞

（马常宏）

# 健康弄

松陵古镇与江南其他小镇一样，河道遍布，巷弄纵横。镇上的街名弄名都赋予了一定的涵义，几乎每条巷、弄名都有一个小故事。

城区中心的健康弄位于市区中心，粗看并不起眼，南口从流虹路（原红旗路，最早叫新马路）区牙防所隔壁到北口斜桥边上，弯弯曲曲约二百米，给人一种曲径通幽的感觉。弄里面还曾有一座土墩，是一个旧桃园留下的。宁静的小弄仿佛与世无争，继续着那无尽头的守候。

这条弯曲小弄，原本叫积善弄。听镇上老人讲，早先弄里有个俗称的“小人堂”，是抱养孩子的地方（吴方言把孩子叫做“小人”）。就是乾隆《吴江县志》记载的在东二保重庆桥（即斜桥）东南的育婴堂。松陵人费善庆于1927年出版的《垂虹杂咏》中有题为《育婴堂》的诗：“孰无父母孰无儿，对此婴孩泪欲垂；保赤有心勤抚育，既忧身冻又虞饥。”（保赤：保育幼儿，这里指保赤局。早年震泽镇上也有保赤局的，即收容弃婴的慈善机构。震泽镇也建有育婴堂。——作者注）。在这首诗的后面注解道：（育婴）“堂在城内东二保，同治六年，知县沈锡华重建，”“月必验婴肥瘠，岁必添置衣褓。”积善成德、多做善事，包括修桥铺路等



健康弄原貌

等是我国传统的处世境界，历来为人们所推崇，所以，以前各地常有积善堂、积善桥、积善局等这类民间机构。育婴堂，是旧社会一种慈善性收养孤儿的社会组织。凡地方贫户，生育子女无力抚养者，可以投育婴堂，由堂收养，等孩子长大，仍可叫生身父母领回。如无家可归，则转送孤儿院或贫民习艺所，接受教育，学习技艺，以谋自立。对于救助当时的孤儿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收养弃婴被视为积善之事，所以把育婴堂所在的弄堂叫做积善弄，积善弄名字的由来，就是如此。

当到了辛亥革命前后一段时间，吴江一批先哲先后东渡日本，如钱慈严、唐荃荪、陈去病、郑辟疆等，探求新学。在这样的形势下，松陵的一批学校也相继创立起来，为松陵的教育事业奠基开拓，作出了功不可没的业绩。如吴江先儒黄亮叔先生于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在北塘街（后称中山街）创立的私立亮叔初等小学校。1913 年，费揽澄、沈天民创办了吴江市立第一初高等小学校，就是现在的区实验小学前身。还有杨纫兰女士 1911 年 7 月在积善弄内创办吴江县有史以来第一家蒙养院（幼稚园），这在清末民初是开风气之先的。“蒙养”本意是“蒙以养正”，有点针对穷孩子之意。所以“蒙养院”现在看着还好，其实当年成立时并不受社会欢迎，还因为育婴堂是救济弃婴的地方，一般人家都不愿意把小孩子送进来学习，富贵人家更怕宝贝儿跟穷孩子混在一起学坏了，所以开办蒙养院也是有一定风险的。1913 年，震泽也开办了蒙养院和创办乙种女子师范讲习所。

杨纫兰（1880—1927），同里人，费孝通的母亲，是一位具有开拓精神的杰出女性。杨纫兰毕业于当时最“新潮”的上海务本女学，她不但受过良好的教育，她也重视教育，可以说是中国第一批接受西方教育的女学生。杨纫兰思想比较开明，她在原育婴堂北面沿河的房子里所创办的蒙养院，是一所对学生进行学前启蒙教育的学校。课程教育完全是新式的，除了学识字，还教学生做游戏、学跳舞、学唱歌，有脚踏风琴伴奏，这在 90 多年前的中国是很新鲜的事情。杨纫兰开创了吴江县的幼儿教育，她既当院长又当保姆，更要率先垂范。在培养孩子上，杨纫兰和父亲杨敦颐可谓一脉相承，让子女系统接受教育，教他们识字读文，她把最小儿子的费孝通也带进了院里。在她有生之年，费振东、费达生、费青和费霍四人都系统接受了从小学到大学的教育。杨纫兰无愧是吴江在那个时代的杰出女性。她靠着自己的远大见识和聪明才智使一个濒临衰弱的费家重新振作起来，所培养的五个子女长大后纷纷成为各自领域的杰出代表人物，她不仅是为费家作出了重要贡献，也为社会作出了重要贡献。因而 1949 年初，柳亚子在北京新政协大会时，赋诗一首“松陵门第旧高华，三凤齐飞汝最遐”，称赞费振东、费青和费孝通三兄

弟。这不仅是对费家三兄弟的赞赏，更是对其母亲杨纫兰最好的褒奖。

蒙养院开一个班，入园儿童20多人，教师有杨纫兰、杨秋纨（杨纫兰之妹）、沈亚俊3人。1913年，蒙养院并入了三多桥爱德女校，成为该校附设的幼稚园。延续至今，就是现在的区实验小学幼儿园的前身。弄内办院虽然只有两年，学生也不多，但从蒙养院走出来的学生却光彩夺目，有费孝通的三个哥哥费振东、费青和费霍，还有李鉴澄教授、钱家鳌总工程师等人。李鉴澄（1905—2006），中国天文学家，中国古代天文史学家，是近代天文事业的奠基人之一，被称为我国天文事业的九位元老之一。他为创建我国第一座现代天文台——紫金山天文台作出重要贡献，为我国天文学的普及工作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他曾任《天文爱好者》杂志社首任主编，撰写或编写了《中国天文学史》、《自然科学小丛书》、《中国天文史料汇编》等天文学著作，是一位德高望重的科学家。钱家鳌是中国邮电部设计院总工程师，一生为邮电事业呕心沥血，丰功累累。退休后为吴江政协委员，并热心为吴江“整修松陵公园”、“建立电视转播站”、“放宽儿童入学年龄”、“松陵供电所对引入线进行检查”提了许多合理化建议，尽到政协委员的职责。



弄内早年建筑



杨纫兰在蒙养院与学生们一起唱歌谣

杨纫兰在积善弄的创举，被后人誉为“幼儿教育的创始人之一”。费孝通在《我的第二次学术生命》中说“我母亲是首创蒙养院即幼儿园的当时妇女界先进人物。”

新中国成立后，1951年12月19日吴江县成立了血吸虫病防治站，办公在南新街13号，次年搬到六子街1号（原检察院的边弄）。到1956年年底，县血防站迁到积善弄9号，即蒙养院旧址。到了1958年6月，血防站内设的治疗组从接待寺搬至新马路积善弄弄口新建的病房（此处后来相继入驻了新华书店等），以及在积善弄5号租了民房，而育婴

堂旧址房则改建成了血防站员工的宿舍。

到了1967年3月时，当初为了响应“文化大革命”“破四旧，立四新”的号召，结合在这一段路上相继有了血防站、医务员工宿舍，出于去除旧名的缘故和符合实际情况，将积善弄改名为健康弄，倒也名副其实，所在的街道也改称为人民街。只是到了“文革”结束后，其他街弄都恢复了原名，只有健康弄没有恢复，并一直沿用到今天。所以在1983年3月编印的《江苏省吴江县地名录》中，这样写道：健康弄——原血防站旧址，故名。1984年新建的吴江县妇幼保健所（现为牙防所）房屋也在健康弄弄口。

（马常宏）

# 庙弄

原来吴江城内城隍庙和费家大宅之间有一条狭窄的小弄堂，名曰：庙弄。庙弄南北走向，百十米长。庙弄南端是城隍庙山门，东侧为城隍庙正门。庙弄北端有一座土山，高约 50 米许，杂草丛生。

庙弄两面，一面是高高的城隍庙护院墙，另一面是费家大宅伟岸的墙体，太阳光只有中午瞬间才得以光临，因而弄内一天到晚黑乎乎阴沉沉的，加之强烈的过堂风，给人一种阴森森，吓兮兮的感觉。更让人感到恐怖的是，传说庙弄里有一专捉小人的“大手”。“大手”是何物，也许谁也说不清楚，但肯定是十分厉害的怪物。听老人讲，“大手”是一只奇大无比的手，它能堵住整个弄堂。如果小孩碰到“大手”，它能将小孩活活掐死。更有传得邪乎的，说有个低我一级的同学，在庙弄里遇到了“大手”，多亏他跑得快，性命保住了，但生了场大病，休学一年。我去打听了一下，真的有一位低年级的同学休学回家养病。这给“大手”的传说增添了分量。

庙弄虽狭小，但在当时却是南北的一条通道。菜市场在庙弄的南面，现在城中广场南侧红旗影剧院的位置。城东北面的人要去菜场，必须经过庙弄，否则要往中山大街上兜一圈。五、六十年代，豆腐是要凭票供应的，而且每天必须得排队。那时候，家里人都忙，排队买豆腐的任务就落在我身上。大人千关照、万关照，叫我从中山街上兜远路，千万不要穿庙弄，庙弄里是有“大手”的。我家在城的东北面，我走到庙弄口，抄近路的便捷驱使着我，勇往直前与“大手”一见高下的莫名勇气诱惑着我，于是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一咬牙冲进了庙弄。我用跑一百米的速度奋力向前。只听得耳边风声“呼呼”，后面脚步声声，于是我加快频率，猛地提高速度，大气都不敢出，飞似地逃出了庙弄。最后只能瘫坐在地上。谁知，紧随着一个孩童跌出了庙弄。我恍然大悟，是后面这孩子害苦了我。但我在菜市场买到了豆腐，还是乖乖地兜远路回家。

到了学校里，我吹嘘，说是遇到了“大手”，幸亏逃得快，否则是没命了。小伙伴问我“大手”的模样。我说，你傻还是不傻，“大手”那就是很大的“手”嘛。

（沈文荣）

# 四都古村

“都”是古地方行政区的划名，明清两代之时，吴江全县有29个“都”，随着时间的变迁，许多地域名被改掉了，仅有几个村镇以都为名，坐落在太湖南岸的四都村就是其中的一个。

**古庙银杏：像一位永恒的智者，伫立在一片废墟上，默默地述说着久远的故事**

四都归属原横扇镇。几年前和朋友来过四都村，第一次看到了四都村的古银杏树。树身很粗壮，需要五个成年人手牵手才能环抱。传说这棵银杏是元代百花公主所赐，公主一直想在江南水乡的寺庙内种植银杏。五台山的一位高僧为了完成百花公主的心愿，曾特地来到吴江，在平望殊胜寺、双阳永乐寺、四都崇吴教寺各栽下一棵银杏树。五六百年过去了，崇吴教寺的银杏树依然屹立着，向世人展示着生命的沉稳与坦然。一直想念着那棵大树，四月的季节，又一次站在了绿叶婆娑的树下，树冠依然高大，遮天蔽日。岁月，不曾使它枯萎；雷电，不曾使它折断；狂风，不曾使它动摇。它就像一位永恒的智者，伫立在一片废墟上，默默地述说着久远的故事。任何一个生命，在经历了五六百年



四都村银杏树

风雨后依然挺立着，不由让人感叹这世间生命的坚毅。

旧俗有庙必栽银杏树，这大树就栽在崇昊教寺内。银杏树附近，散落着残砖断瓦。昔日的庙宇早被湮没在草丛之中，香火旺盛的寺庙，如今早已成了一片废墟。不复存在的寺庙，依然被村民怀念着——他们把大树看成了寺庙的化身，那大树旁残留的香火，足可证明四都村村民依然沿袭的民俗，五六百年来虔诚的守候着他们的信念。有年长的村民还记得祖上流传下来的歌谣："几多根系几多根？几多分丫几多叶？除去本根都是根，除去分丫都是叶。"这是历代四都村民对银杏树最朴素的描绘。

## 崇昊教寺铭记着"小小屠阳春独建崇昊寺"

崇昊教寺建于后梁开平二年，最兴盛时占地方圆十亩，规模宏大，有僧房 48 间，和尚 100 余名。相传清咸丰元年正月初一夜间，两乞丐在庙门口点火取暖，不慎引发大火，导致全寺焚毁。数年后，四乡士绅会商修复大事，到场的士绅大多推诿观望，不肯主动施舍募捐。有位屠姓富绅事务缠身，让 12 岁的孙子屠阳春代祖父到会，孙子后到，不分缘由，坐上主位，士绅们推他先开缘簿写疏。小小年龄的屠阳春踌躇满志，挥笔写下："小小屠阳春独建崇昊寺"十个大字。屠翁为孙子善缘所动，变卖家产，果然在三年内重建崇昊教寺。后来，村人为纪念屠阳春的功德，在头山门为他塑了像。随着时光的流逝，崇昊教寺渐渐式微，寺庙的细节也早已遭到记忆的涂抹。留在世人眼前的，唯留残垣断壁和几阶青石斜卧，拨开密密的草丛，青色的石柱础显露出来。枯枝、杂草遮盖了原本的面貌，伸脚踩去，纹丝不动。寺庙的基石依然深深地扎在泥土中，坚守着它的位置。

银杏树安然、淡静地看着世间的变化，一味隐去岁月的沧桑，展现给世人的是最优美的姿态。一千多年过去了，古庙已经不复存在，古树却依然屹立。

## 一座"髻塔观音"，一座东岳庙：刘伯温破解了龙脉

村内留存的一座座古桥同样记录着四都村的历史。离开银杏树向北走 200 多米，就看到清同治十二年重建的两座梁式石桥，双桥呈八字形分布。此处双桥东西桥跨笋字圩、牛字圩，南北桥跨牛字圩、理场圩，故称双桥为"八字桥"。吴地方言"八字"与"博士"同音，便以博士桥为名。双桥桥面上，有一块石板已经遗失，剩下的也是凹凸不平，桥下的河水也早已变浅，几乎静止不动。八字桥作为桥最

有效的功能已经失去了。昔日的繁华与今日的冷落，见证了历史的浮沉与沧桑。

在两座桥中间，红砖筑成一只缸的形状，缸上面铺着红纸。再往上看，有两块石头叠成了宝塔形状。村民用神秘的语气告诉我，这就是“甃塔观音”，相传是刘伯温为破坏风水所为。年老的村民妮妮道出了一段神话般的传说：洪武年间，明太祖朱元璋定都南京。天下初定，风水先生刘伯温南下视察民情。他带领人马从南京出发，经常州到无锡，沿太湖而下，途经四都村。刘伯温发现四都村的地形很像一头大牛，真龙天子极有可能卧伏在此地，又听到村中的小孩在唱着歌谣：“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待到龙抬头，人人做大官。”刘伯温大惊不已，便吩咐下去：“今晚留宿在此，我要想破解龙脉之法。”

刘伯温是夜观天象，果见有紫气在此升腾。他一遍遍踏在四都村的每条小路上，发现牛头就在博士桥这里，只有钉住牛头，这里的真龙天子才无法成形。于是，他便命人在博士桥的正中央建了一座“甃塔观音”。观音不大，却正好扎在了牛头之上，使真龙永世不得翻身。当下，还在博士桥北面 300 多米的地方，修了一座东岳庙，以镇住牛身。当地村民描述事件只是用一句话来概括：原先是“万人日日闹”呢，风水极好。如今是“万人一日闹”，只有在三月二十八“坐夜佛”时才热闹。

刘伯温命人建的东岳庙早已被毁，不留一点痕迹。他筑的“甃塔观音”，其实也已被毁，但深扎在泥土中的部分依然留存。江南的百姓追求的是一种闲逸的水乡生活，并没有嫉恨当年刘伯温压住了他们的真龙。淳朴的四都村民为了还原历史，依着记忆的模样重建了一座，也只是为了纪念而已。

## 石板街上花团锦簇的繁华也从此归于沉寂

四都古村曾经的繁荣得益于紧靠太湖。乾隆嘉庆年间，街道与店面将四都村落串联起来。那时的太湖就是今天意义上的高速公路，在太湖中打鱼的渔民常常在这里停留，把四都古村落看成是他们的避风港。他们在此歇脚，早上泡泡茶馆，傍晚称斤把猪头肉，再打一壶黄酒热热，足够那些远道的渔人在此消停一宿。有了古村的接纳，渔人得以摆脱途中风浪的颠簸和太湖上刺骨的寒风带来的疲累和伤害。数百年来，四都古村街市日趋繁荣，米行、鱼行林立，俨然成了太湖边一个农副产品交易中心，大有“其盛不减市镇”之势。清雍正时，人气更旺。随着生活需求的提高，太湖渔民将所捕获的鱼虾等水产品，来此与农民进行鱼米交易。于是，便有了更多的商店，有了茶馆、酒肆、杂货店、钱庄、豆腐坊。有了一个个温暖、湿润的日子，人物也一天天丰满起来，故事也一天天复杂起来，历史的



四都博士桥

细节也就越来越丰富。物产的丰饶吸引了周边村庄的村民，他们纷纷来此赶集。清代末期，又有大批河南籍和苏北籍灾民来到东太湖围湖垦田。从此，四都村的地理位置被逐步改变：村庄被分割，远离太湖；码头、水埠头连同四都村的河道、竹林桥、万善桥以及生庆桥都失去了它们的重要地位；原先的喧嚣日渐隐去，沿街的店面也逐年拆除殆尽。后来，连老街石板路上的石板都荡然无存了，石板街上花团锦簇的繁华也从此归于沉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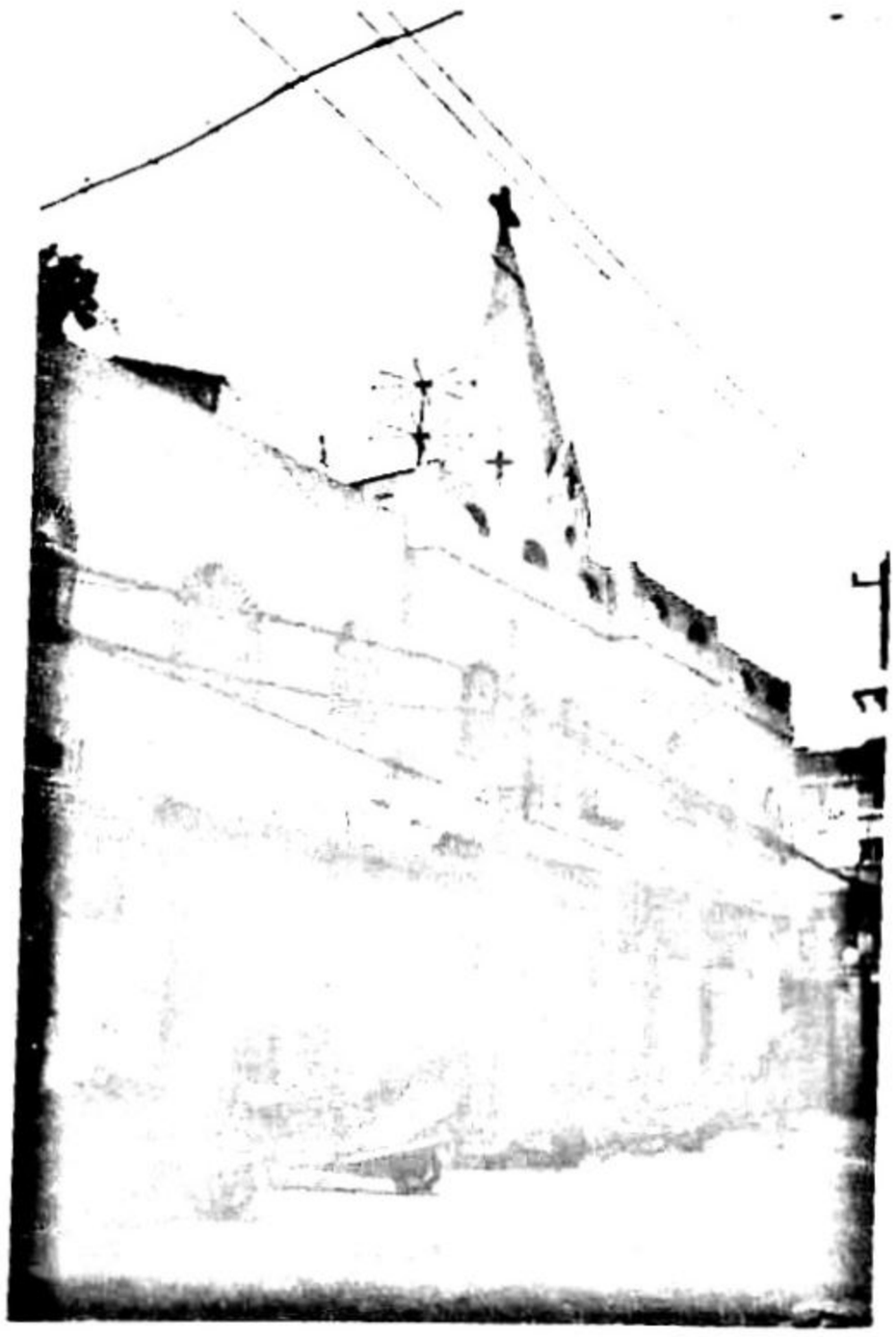
穿过大片的桑地，来到百米石板街的旧址，但很难再找到丝毫痕迹。如果不是听村民述说，原来这里是廊棚，那边是商铺，人们根本无法想象出当初这里的繁华与热闹。沿着河道走去，跨过小桥向前行，河堤上大片大片的野草，不时有规则的石条探出来，伸向河中，令人很轻易地想象出这里曾经是船只熙攘的水埠头。如今，繁华尽褪，只有这些石条静静地斜横在野草中，不动声色地诉说着逝去的往事，发现所有的符号都指向历史。

村内，还有个充浦遗址至今未被挖掘。据吴江县志记载，元末起义军张士诚为抵御朱元璋部队，从四都充浦到湖州大钱口，沿太湖修起了一座湖城，绵延百里。村民在田里开挖渠道时，也曾经挖到一条西北、东南走向的石子街，两旁还有井台和灶头等生活遗迹。据考证，附近一些碎陶瓷片都是宋朝以前的物品。埋藏在地下的充浦遗址，留给今人一个朦胧的意象，昔日古村的独特面貌一一存在我们的想象中。

# 四维弄

松陵虽称不上江南名镇，但也算是资深小镇了。千年古镇上除了有悠久的文化历史外，也有着众多的文物遗迹。而显示小镇内涵的、也是最直观的，就是那些与生活密切相关的街巷路弄。小镇就像片树叶，街路就似叶上的茎干，而那些小巷小弄，就像茎干上的茎络。小巷小弄遍布整个小镇，像一张网，汲取着养分，滋润着小镇的发育成长。

松陵镇上的弄堂不少，各具特色，别样的风情铸就了小弄的文化底蕴。如健康弄，反映的是卫生系统的故事；银行弄，则是与吴江金融历史有关；永康弄，讲述了吴江蚕业的发祥地，还有诸多的汤家弄、小园弄、铁局弄、磨坊弄等。因而说，每条弄堂一弯一曲、一高一低，都有故事，都值得我们挖掘。所以，我们镇上一位学者说过：弄堂也有文化，它反映的是古镇的传统文化、古镇的历史成因。所以，梳理弄堂，也是挖掘传统文化的一种形式。



四维堂外景

在镇上众多的弄堂中，四维弄比较特别，也是镇上唯一带有宗教色彩的弄堂。该弄位于市区中心地段中山街的东侧，是一条南北向的弄堂，约有百米长。南接永康路商业街，北穿透小园弄直至汤家弄。紧贴弄的东南面，就是鼎鼎大名的吴江看守所旧址（现为友谊商城），镇上人俗称为“大禁”。“大禁”的东面及北面则是当年震泽县衙门的旧址。

据镇上老人讲，早先这地段比较偏僻，“大

禁”是关犯人的地方，这儿更是人烟稀少。这“大禁”建于清代时期。1726 年，吴江县一划为二，分成吴江、震泽二县，县衙同设松陵。以宝带河（现城中广场边上的小河）等河流为界，北侧为震泽县，南侧为吴江县。因而，“大禁”是当时震泽县的看守所。“大禁”的北面是一长溜的衙门用房。至 1946 年，“大禁”还保留监房 24 间、工场 5 间。吴江解放后，改为县看守所。

二十世纪初，中华基督教会开始从苏州传到松陵，信徒们只限于城郊的农民，活动场所也只在民房内进行。苏州第一家教堂天赐庄的圣约翰堂，对吴江教会有着一定的影响力，1933 年，苏州一位姓黄的牧师来松陵筹建教堂，他选中了震泽县衙门西面、小园弄南侧的周家一块地基，用苏州教会拨款及信徒捐款，建了初期教堂。到了 1935 年，由美籍传教士雷维恩和另一名外籍牧师戴维恩，再加上二名国内牧师慕维德和张维逊出资，一起对教堂进行改建，由于这四人的名字中都带有“维”字，所以就定名为“四维堂”。改建后的教堂，面积有 135 平方米，附房（也称牧师楼）有 750 平方米，当时教堂归苏州会区领导，并管辖着同里分会。现教堂内任组长的姚丽娟介绍说，早期四维堂周边有许多桃园，这些桃园归教堂所有，所摘桃子也是贴补教堂费用。

在四维堂的发展历程中，绕不开费因笃这位令人尊敬的牧师。费牧师生于 1911 年 5 月，松陵镇人，他 19 岁毕业于苏州中学高师科，后考入上海中华艺术大学，学习西洋绘画（六十年代在黎里中学任教时，也是以教美术为主），同时也对基督神学产生了兴趣。1936 年他考入南京金陵神学院，经过四年多的潜心学习，以优异成绩毕业并被派到吴江基督教堂——四维堂任掌教牧师。由于费因笃牧师精于基督教义，深谙儒学、佛学要旨，学识渊博，并且乐于助人，所以费因笃深得信徒和民众的爱戴。四维堂的人士除了教会内的事外，也热衷于社会事业。当时烟土泛滥，危害国民身心，1934 年吴江县禁毒委员会首次成立，一些修女便热心于禁烟工作，四维堂的钱曼修女便是县禁毒委员会的成员，四维堂参加社会公益活动，得到了教徒的赞许。1948 年 9 月 10 日，吴江中华基督教会普益社成立，费因笃任主任委员。吴江解放前夕，他在教堂内多次帮助过中共地下党和进步学生，中共苏锡吴工委系统党员亦通过费因笃牧师和堂内的“普益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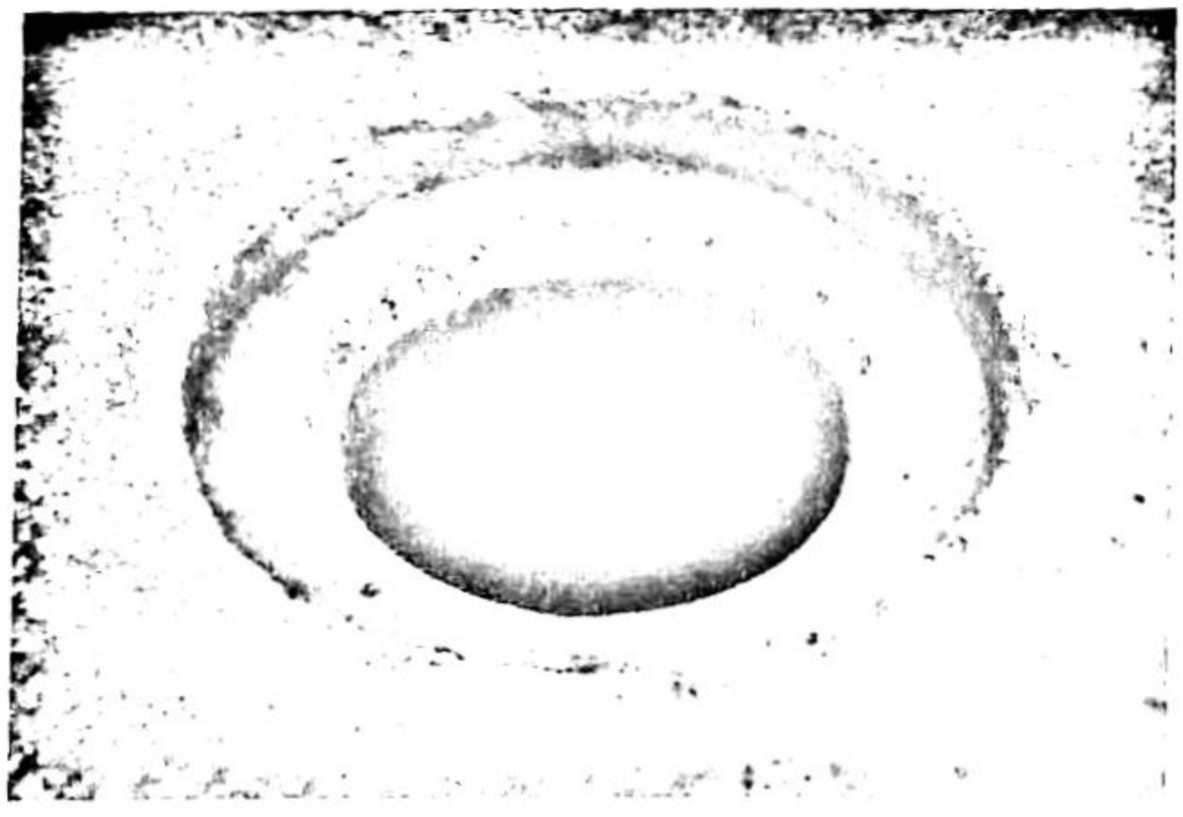


费因笃像

进行活动，争取各界人士，扩大统一战线。这些在文史资料、离休干部回忆录中都有所反映。四维堂在传经布道中结合中国的传统道德观念，教化徒众互助互爱，以“有益社会、造福人类”为奉主之本，以博爱无私精神和科学技能奉献社会，因此该堂在松陵地区颇负声誉。费因笃本人于1950年3月22日，出席中共在上海召开的宗教界统战会议。1981年3月，出席县政协六届一次全会，被选举为吴江政协常务委员、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成员。

也许是四维教堂名声在外，根据乡俗的叫法，当地百姓就把堂前的小弄习惯性地叫作了四维弄。这犹如镇上永康弄的来历一样，先有永康蚕种场，后有永康弄。至于何年形成这一叫法，这难以考证。

早年的四维弄，非常之狭窄，约有一米宽点，加上对侧是“大禁”高森的围墙和旧衙门墙体（后来改为公安局宿舍楼），弄内颇显阴森黑暗。教堂的神秘和“大禁”的威慑，常使小孩子们不大敢往弄堂里跑。弄的西南面还有三省堂和一座大土墩，约有十米多高，此处最早叫费家白场，包括现吴都大酒店这儿，也许是镇上费家的旧基，并有一户姓费的人家居住。据说，这儿的费家与费孝通同里祖家是同宗一脉。在弄中的四维堂，环境幽雅，四周树木葱茏，庭院式的大教堂建筑立面，虽是一层房，但它高大且显示着一种神圣的氛围。大门朝东，进门的门庭是一间四角廊屋。大教堂西面有长廊联通北面的一座两层的小洋楼，在门庭的北面也有一座一层的小洋房。庭院里桂花树阵阵幽香，几棵高大的冬青上挂着累累硕果，蔷薇和紫藤艳丽芬芳，是一个十分美丽的“U”型小庭院。靠北面还曾经作过托儿所。但到了后来，教堂几度停止活动，逐渐开始衰落并辟为民房。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弄口的大土墩被推平，先后建了商校、供销职校、供销社。直至1993年，教堂才恢复礼拜活动，但旧房里仍住有六七户居民。



四维堂内唯一留下的遗物——老井

吴江区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基督教会主席杨炳荣先生说，他对松陵的费因笃牧师早有耳闻，费因笃牧师对松陵的基督教发展也很有贡献。遗憾的是一直没有机会见面，也许公务缠身，有几次重要的会议他没来参加，以至二人都遗憾地失之交臂。对于四维弄的弄名来历，杨先生估计也是随着四维堂的声誉慢慢传开

来的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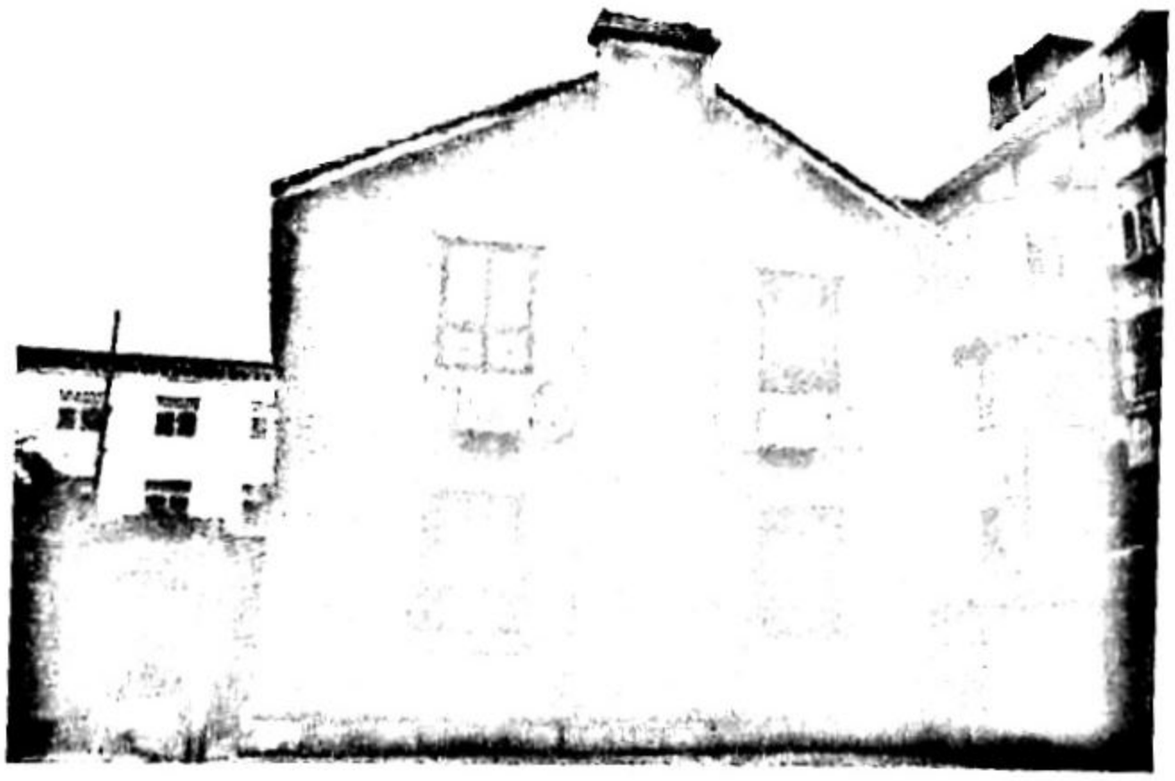
到了90年代，吴江城开始了较大规模的旧城改造，并着力打造一条永康路商业街。因而在1993年11月，看守所搬至油车路西。次年，四维弄东侧的高墙看守所被全部拆除，后来在原处新建了友谊商城。这时弄内的四维堂也摇摇欲坠，到了1996年底，教堂房子处于危房并出现部分塌陷，居民遂陆续迁出。1997年年底在各级政府和信徒的支持奉献下，开始原地翻建教堂，1998年12月新教堂落成，面积达608平方米，附房200平方米。

随着旧城改造的深入及周边商业氛围的掀起，四维弄里再也不如以前安安静静了。弄堂被拓宽不少，弄的两边全是新的建筑和民居，弄的北端也越过小园弄一直延伸到了汤家弄。旧时的痕迹全无踪影，唯一能佐证四维堂近八十年历史的，只有那口留在大教堂内的老井了，清清幽幽的井水仍在为人们默默奉献着圣洁的甘露。现在从那高耸雄伟的新教堂内飘出的赞美诗中，从“四维弄”这个弄名中，我们还能搜索到一点四维弄的来龙去脉，遥想当年庭院深深、弄巷静谧的样子。

（马常宏）

# 吴江县立医院

吴江县城在民国 1936 年之前，只有几家私立小医院和诊所，医生少，医疗水平也不高。百姓有病要就诊，不是去苏州、上海，就只能到本地小医院小诊所。1934 年，徐幼川任吴江当县长，为解决这个民生问题，带领部下考察选址，多次研讨，决定在松陵小东门内原清代松陵书院遗址建造医院。委任原吴江县戒烟所所长张坚忍为吴江县立医院院长，进行筹建。1937 年 9 月 1 日吴江县立医院开业。医院占地 580 平方米，建有两幢二层西式小楼房、两排平房和附属房屋。内部安排门诊科室、化验室、手术待产室、药房及住院病房（分男、女，各有普通、特等、头等、二等、三等病房）还有厨房、食堂、浴室、厕所及太平间等。在当时条件下，算是有一定规模的医院了。在建造县立医院时，徐幼川之母年近七十，吴江士绅为她庆寿。徐母避寿南昌，不久染时疫，临殁嘱咐儿子，将士绅贺寿之资 1000 元，捐作县立医院开办费。日军侵占吴江时，医院被日伪改为直辖第四病院。抗战胜利恢复为县立医院，1946 年 4 月 16 日更名吴江县卫生院。1948 年 12 月，省立淮阴医院迁到吴江县卫生院，改称省立吴江医院。



吴江县立医院旧房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接收成立吴江县人民医院。于 1949 年 9 月 5 日开业，此后又多次改名，到 1992 年 5 月改称吴江市第一人民医院。

（松　华）

# 红房子

松陵从汉高祖刘邦元年建镇以来，在这块搬不走、移不动的土地上，尽管历经了沧桑巨变，无论人或事，也无论可移动物或不可移动物，都为我们今天留下了不菲的财富。明清建筑，文史臣篇，近代人物，故掌传说等等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都为这座古镇增添了历史的厚重感，每个年代的痕迹为松陵的延续发展垒起了块块印记。

松陵镇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曾出现了一批用红砖砌成的房子，镇上人就俗称它们为“红房子”。那年代一些公共建筑都采用仿苏式建筑风格，红房子为当年青灰一色的城镇房子，加入了一抹亮丽的色彩。当时光流转到二十一世纪的今天，随着城市化的扩展和旧城改造，那些反映时代特征的红房子也在逐年减少，或自然损坏或被拆除。而今镇上屈指可数的红房子已不多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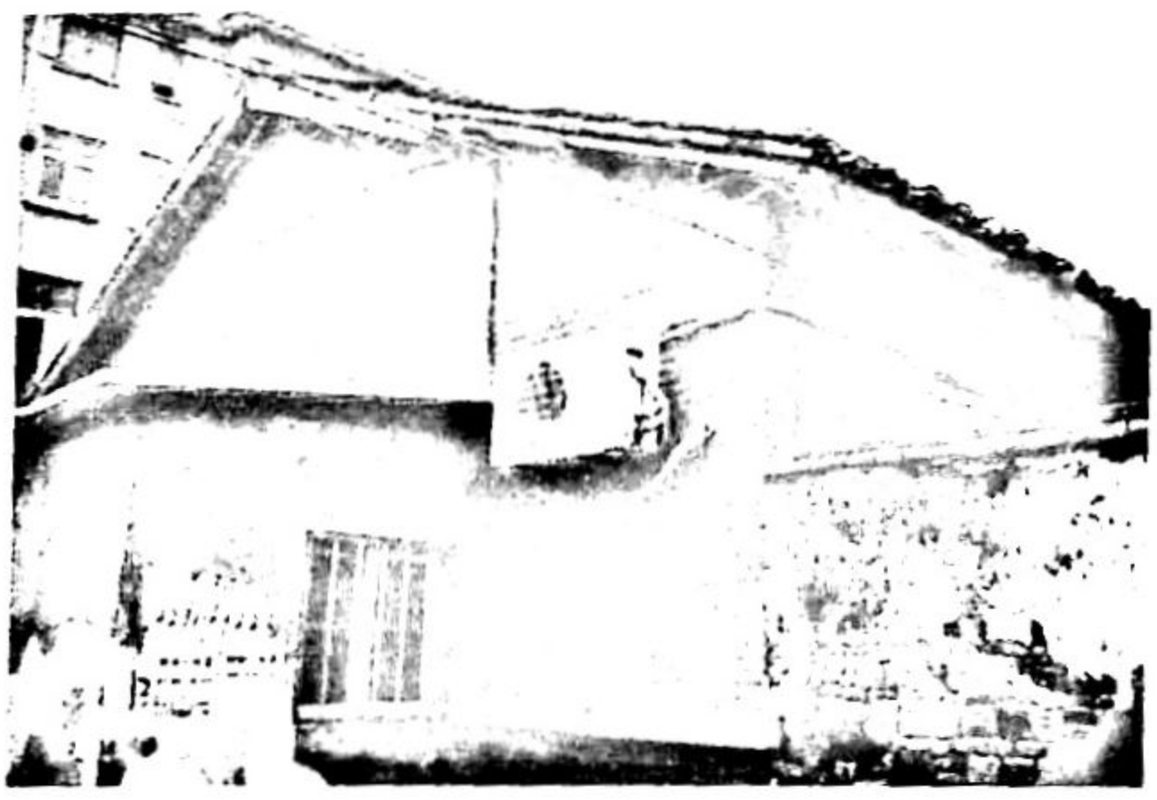
松陵镇上最有名的红房子可能要数原吴江印刷厂的二层办公楼了，现位于流虹路东段，松陵公园西侧，也是镇上最高的红房子建筑。该建筑始建于1953年下半年，当初是作吴江中学高中部教室用房，十楼十底的仿苏式建筑风格，清水红砖和白水泥相夹，红洋瓦在阳光的照耀下显得格外的明亮。而今在教室内墙上还存有



印刷厂红楼

当年的黑板，门、窗、扶梯、走廊等设施仍折射着教学上所特有的痕迹。据一位53届吴江中学校友说，当年为建校舍，他们这些学生都做义务工的，利用课余时间进行搬砖，当时没有车子，全凭手搬的，力气小点的搬二到三块，力气大一点的搬四到五块。从长桥头（垂虹桥）搬到建校工地上，后来用驳船到小东门处，搬运线路就近多了。这些建校红砖都是从芦墟建新窑厂（时为华东公安系统国家劳改企业）烧制的，出窑的砖不浇水，故呈红色。红楼用的水泥，则是南京江南水泥厂产的“江南牌”水泥。

到了“文革”时期，整个高中部迁出，该建筑一度成了县军管会办公处和征兵站。到1969年，吴江印刷厂从原下塘街迁至该高中部校址，利用原教学房和新建了一些厂房进行生产，该建筑则成了印刷厂的办公用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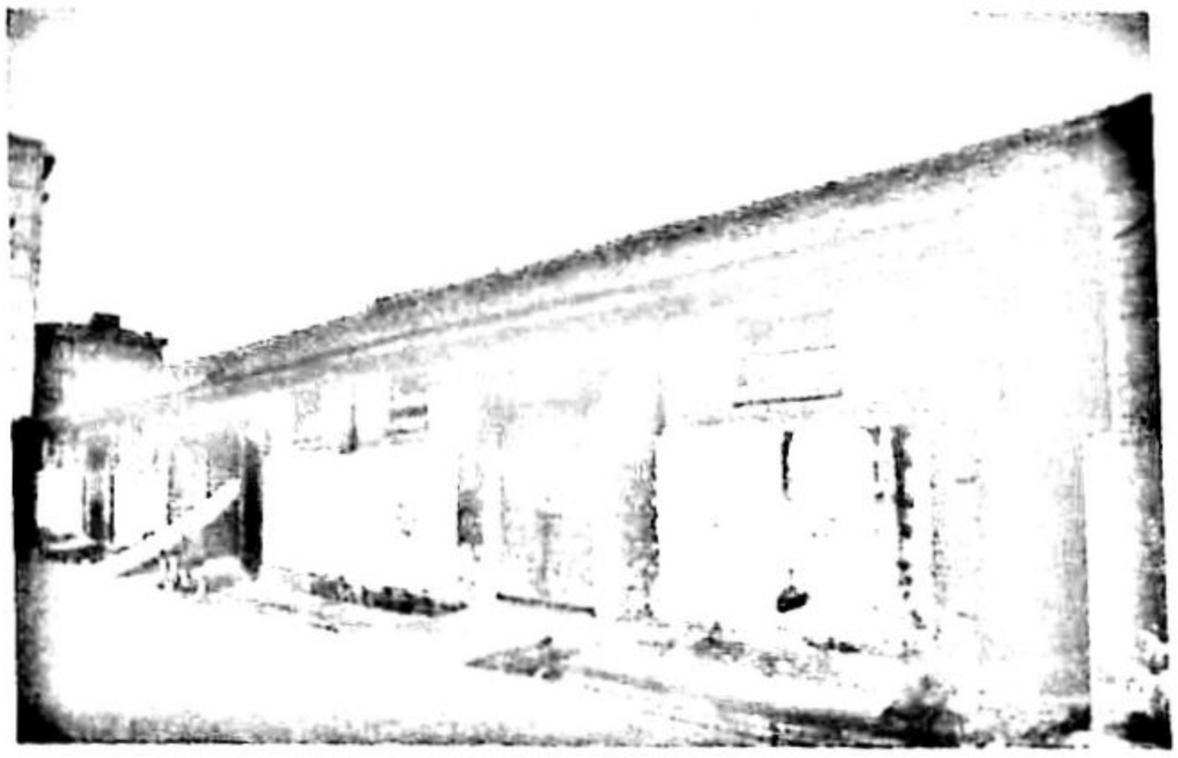
庆丰桥红房子

如果说松陵红房子与工薪阶层接触得最近的，就要说位于老镇区西南角庆丰二弄那里的一座红房子了。那一字排开的红房子共有10间，建于五十年代中期，当年入住的是镇上的10户装卸社（搬运工会）工人家属，它是仅存红房子中唯一用于住宅的房屋。该红房子是尖顶平房，建造的模样也是仿苏式的，房顶是黑瓦片，墙体是红砖白水泥，房屋的墙体中间有一圈外凸水泥腰箍，10间房子的门口有一条贯通的走廊，每户的面积约24平方米，屋里地面铺的全是红砖。当年这红房子比较偏离镇中心，房的西侧是桑树地和城墙，北面是镇上的苗木树林，南面是一排青砖民房，东面则是四排同样格局的白墙黑瓦民房。

据1960年搬入红房子至今仍住这里的王师傅讲，这红房子的建造，都是装卸社工人利用每顿饭前收工的闲时，义务地一车石子、一车沙子、一车砖搬运而来的，这些砖都是芦墟砖。当年的房租是每月2元。到了九十年代初，城镇房屋改革，这红房子也都转给了个人，原先的走廊也被10户人家各自隔开。如今，红房子的主人绝大部分都已搬走了，只剩下2户老住户了。有的房子都租给了人家，并在走廊外都搭出了小披间。由于西侧是农贸市场，这里更是寸土寸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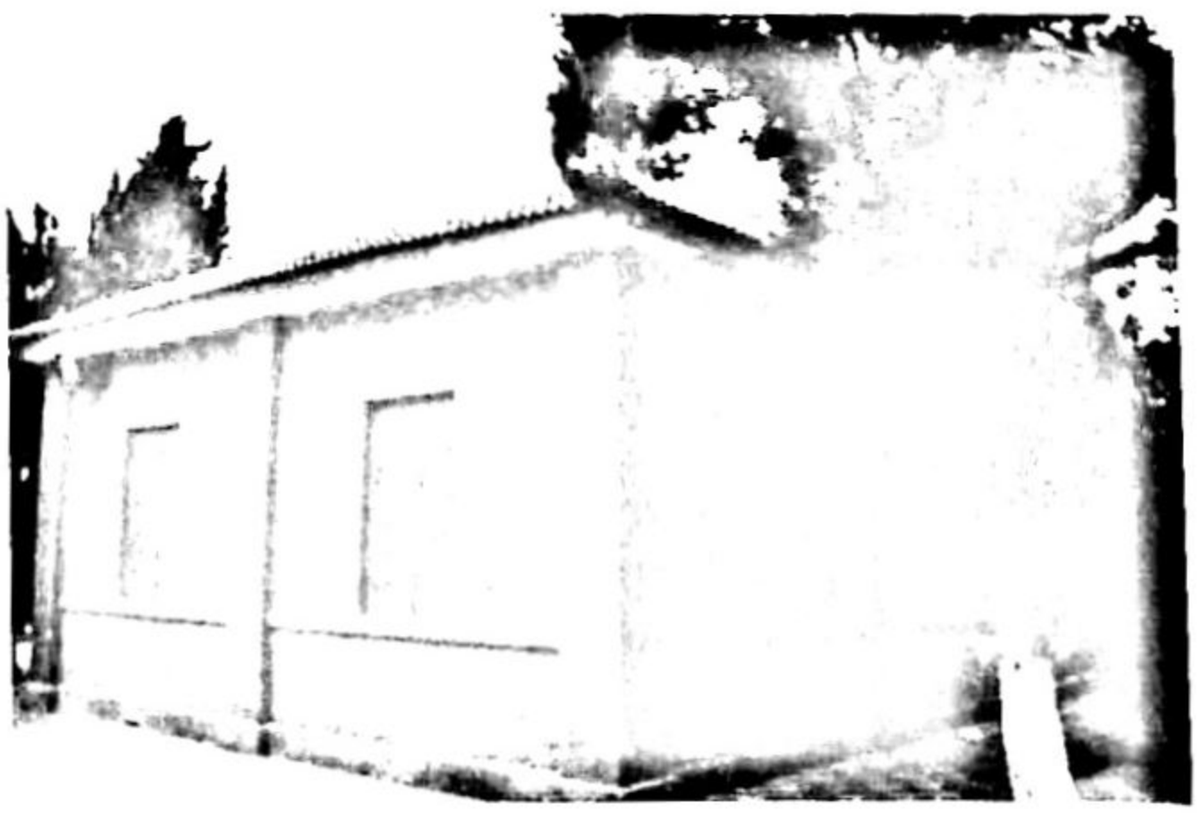
第三座要说的就是南门履泰桥北堍吴江种子站里的红房子了，那里有一排二座高大的仓库用房，建在背靠旧城墙的墙脚跟边，目前吴江旧城墙的遗址在这里

仍依稀可见，红房子仓库的前面是一大片水泥场地。西侧一座的红砖红洋瓦红房子建于五十年代中期，4个大门全部朝南。东侧这座红房子则是红砖黑洋瓦，由于是六十年代增建的，所以这座房的红砖质量明显没有西面的那座好。该房是吴江种子公司用于存放粮作物的专用仓库，为保持干燥，所以房子的地基比较高，通风的窗户离地面也高了许多，高大的屋脊、宽敞的库存面积和良好的通风是保证所存物种不易发潮发霉的必备条件。每到季节替换或新品出样，种子站里便是人声鼎沸，工人们会把库里的种子拉出来或晒太阳、或是去陈换新，进库出库好不热闹。直到今天，红房子仓库还在承担着吴江农作物优良品种和集散地。



南门种子站

第四座红房子位于现吴江市中学内，这是一座典型的苏式红瓦平房，整个房体为四坡屋顶，朝南的门庭是尖顶并向外突出，门前有一段走廊，方形的廊柱边上是石砌的围栏，所以房子是呈凸形的，面积约有120平方米。吴江中学校址的前身是吴江乡村师范学院。据镇上一位长者庞老师讲，他1956年调到乡师工作时，此红房子刚刚造好。由于当初想建造二层楼的，后因故没建成，所以这红房子的地基是相当不错的。到了1962年5月20日，吴江师范停办，吴江中学遂迁入此校。



吴江中学红房子

七十年代初期，红房子是学校的图书室，也称阅览室，地上铺的仍是木地板。进门右侧是阅览室，左侧是图书馆，面对门庭的还有两个窗洞，是借书、还书处。而今，吴江中学除了二座孔庙建筑外，有点历史味道的就是这座红房子了。现在已辟为校史陈列馆的红房子，也许是沾了人气的缘故，在众多老师学生的精心呵护下，半个世纪下来，这座颇有俄罗斯建筑风格的房子依旧保护得很好，清澈的红砖上面似乎一尘不染，在周边绿树的映衬下，红房子更显得生气勃勃。



西门电灌站

最后还有一座红房子是松陵西门电灌站，其房子的格局款式也是仿苏的，红洋瓦、红砖、白水泥，凌空建架在河面上。西门电灌站建于1956年，真正名称叫“西门电力排灌站”。当年吴江县电力灌溉工程处成立后，属于县内首批电力排灌工程之一，归县水利部门管辖，是新社会农村机电排灌、走向机械化的明显标志之一，位于现人武部招待所的南面。

西门电灌站当年承担着湖滨公社几个大队的排灌任务。电灌站的配建在当时是属于高规格的，由国家投资建造，仿苏式的外观，红砖加白水泥，房子的质量是绝对可靠。

回眸松陵镇上的红房子，在历经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岁月后，不经意中为我们留下了一份难得的遗产。苏式建筑是一个时期的特征，并大多数是用于公共建筑，风格上的简洁壮丽，色彩上的亮丽夺目，质量上的坚固耐用，的确是一个时代的烙印。犹如那墙体中一块块厚重的24×11.5×5.5公分的红砖，现在早也不生产了。红房子给我们所留下的，除了记忆之外，还有那一份严谨的质量保证和突破传统引进外来艺术的勇气。它也是松陵人印象中的地标建筑。

（马常宏）

# 银行弄

江南古镇，总有那么几条小巷深弄会被人深深记住的，尽管沧桑变化，岁月流逝，但小镇居民对弄巷故事却永远会津津乐道地讲述着。松陵镇的银行弄也不例外，在与老同学老街坊的聚会闲谈时，总会说起银行弄的历历往事。

银行弄位于县府街中端北侧，谈到现在这条宽阔的银行弄，其实根本称不上是“弄”，只能算作“路”而已。真正的银行弄是位于现在银行弄的西面，原市政府大院的东面，后被围墙封闭，是一条2009年前松陵镇上仅存的高墙深院、铺设石板的旧弄，有近百米的长度。镇上人俗称旧银行弄。据史料记载，这条弄最早叫东府弄，因为它位于旧县衙的东侧面。旧银行弄东面是叶家的七进大宅院房，而这七进深宅大院，从南到北，层层递进渐高，充分符合古建筑中“步步高”祈求高升的营造建构方式，这也是松陵镇上古建民宅中少见的大型建筑群。银行弄从县府街一直通到北面中心巷这里，弄的西面便是旧县府所在地（原来的市政府大院）。八十多岁的沈秀珍老人，1963年从金家埭搬入银行弄的叶家大院以后，对银行弄的变化有所记忆。她说，以前叶家大院在银行弄里有两个小门，在南北也有门。后来弄内的小门便封了，在东面那里（指新银行弄）开了门洞。院内的十几户人家全从这个窄小的门洞进出。当时东面那里哪有路呀，尽是些荒地和杂草。到了1965



银行弄街貌

年，在现机关幼儿园的地方开始筹备松陵自来水厂，开凿1号深井，东面这条路才慢慢热闹起来。当年寂静的银行弄北端，随着吴江县第一个自来水厂的建设和有着25米高度、容量60吨的水塔的建立，这里一度是人声鼎沸，热闹有加。当年笔者曾跟随母亲多次晚上来到水塔建设工地，白炽的碘钨灯灯火通明，忙碌的人们川流不息地挖土运泥。那个时候都是义务工，收工结束后每个人发个大饼就算酬劳了。作为南北通向的老银行弄也同样承担着这一特定时期的人流重载。

正对县府街的叶宅曾由政府机关使用，后来就改作市机关液化站了。

至于旧银行弄的弄名来由，据查证，因这里原先有中国农民银行而得名。银行所在地，即市政协联谊会里面的洋房地址，在旧弄的北端西侧。银行房子的建造于民国初期。在日寇侵占吴江时，这儿曾是侵华日军驻吴江宪兵队所在地。1944年12月，日本人在这里杀害了教育家、吴江中学创始人薛凤昌先生。薛凤昌，（1876—1944）号公侠，病侠，同里镇人，清末民初的大谜家，曾任东吴大学等教授，早年留学日本，精通日语。1912年他与费伯埙等创办吴江县立中学，是首任校长。他与柳亚子等人组织“吴江文献保存会”，保存、整理、研究乡邦文献。抗日战争前夕，赴上海光华大学任中文教授。1941年，回同里创办私立同文中学，任校长。1944年春，因拒绝敌伪派驻日籍教员而被捕，先囚禁于县图书馆内（原市一招）惨遭酷刑，但他正义凛然，以绝食而表明其志。薛凤昌著述主要有《龚定庵年谱》、《松陵文徵》、《籍底拾残》、《游庠录》、《吴江文献保存会书目》（与柳亚子合辑）、《邃汉斋碑帖目》、《邃汉斋谜话》等。尤其是《邃汉斋谜话》，是一本论述灯谜学理论和记录地方谜志的专著，该书打破了谜集“集谜”的框框，薛先生以闲话性质，通过自己的谜语创作，叙述了他对谜法、谜艺的看法，他博采众长，取材严格，取径独别，用格新奇，论谜精辟，评述切要，俗不伤雅，颇有蔚然一新的感觉。薛凤昌他那不为日寇教学的铮铮铁骨，赢得了世人的敬重。



旧银行的外貌

1945年8月，地方政府派徐子为、倪次阮、庞京周等人在这里筹建了吴江县银行筹备处，资本为法币3000万元，分30股，股息定为常年1分。也许从这时开始把东府弄改称为银行弄了。1946年5月，吴江县银行正式成立开业，因货币

贬值，资本增至3亿元。到了1949年5月，吴江县城解放，该银行也随即被吴江县人民政府接管，称作中国人民银行吴江支行，在松陵设吴江办事处，在盛泽、震泽、同里、黎里4地设分理处，初期为江苏省直接管辖。1950年，吴江办事处改称吴江县支行（简称县人民银行）。该银行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搬到了北面的红旗路上（原流虹路市检察院处）。但银行弄作为弄名，一直称呼下去。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由于城市规划布局调整，银行弄被前后封掉，南北通行都改走东面的新银行弄了。



原味银行弄

被封存的银行弄，倒也与世无争，静静地与西侧人武部、东侧叶家大院为伴。2005年的初春，笔者几经周折进入老银行弄内，窄窄的长弄，高高的院墙，凉飕飕的弄堂风，让人感觉是阴郁幽暗的，历经风雨的侵蚀，原本两侧墙体上已露出许多青苔。由于长年封闭，里面已是乱草丛生、杂物遍地。翻开杂物，光滑的石板依然健在，石板下的石砌阴沟内似乎仍在淌水，一脚踩下去，松动的石板发出轻微的呻吟。当时，望着镇上唯一仅存的、原汁原味的石板老弄，笔者真是愿它能为古镇的历史作一个鉴证。

（马常宏）

# 永康路

吴江，一向有着深厚文化积淀，尽管城市化建设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然而这种久积的文化，仍然会从各种缝隙中流露出来，比如说古迹、路名、桥名等等，探究吴江路名，常常能找到一些有吴江特色的文化印记和趣闻。

在吴江，变化最大、影响最广的要数永康路了。它由原来一条毫不起眼的小弄变成了如今的永康路商业街，近千米长的街面寸土寸金，人气商气繁荣旺盛，为古城注入了新的活力，为吴江撑起了一片有色有容的脸面。

说起永康路路名的来由，确实有些故事。这里先要从吴江松陵的地理环境讲起。松陵濒临太湖，自然条件得天独厚。适宜种植一些小型植物。在镇的南面有座太平桥，在桥的一侧有这么一副桥联："千家城郭蚕桑地，万顷烟波鱼米香"。这幅桥联不但生动写照了吴江素有鱼米之乡、丝绸之府的美誉，而且也把松陵地区种桑养蚕这一物产劳动反映了出来（此桥在吴家港公园边上，原为梁式三孔，后桥毁，改建为单孔，桥联也消失了）。同样在民国年间，松陵费善庆在描写西门流虹桥时，这样写道："一桥依旧跨西东，两岸桑麻望郁葱"。吴江这种特有的"蚕事胜耕田"现象，直接反映了种桑养蚕的盛况，道出了栽桑育蚕缫丝所带来的丰厚利益。到了上世纪二十年代以来，苏南一带养蚕业继续盛行。随着发展，科学养蚕事业在



昔日永康路

吴江县蓬勃兴起，特别是推广那种新法、科学的养蚕方式，更是深得人们的喜爱和欢迎。在吴江人郑辟疆、费达生、李权等人的带领下，以友声蚕种场为首的多家蚕种制造场先后在松陵开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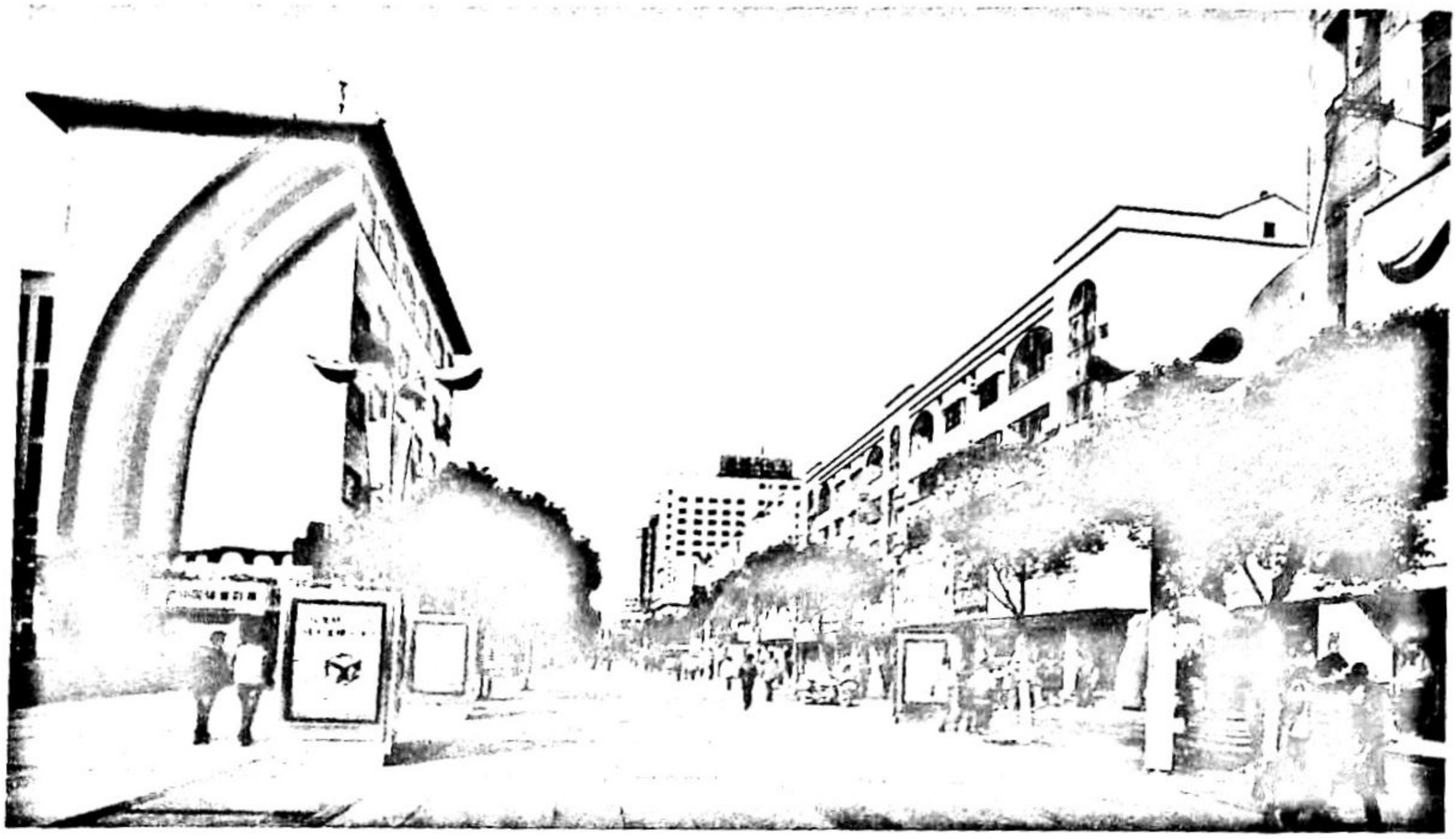
到了上世纪三十年代初期，吴江县城共有4家蚕种场，它们分别是友声蚕种场（位于南门，北门为分场，郑蓉镜、李权、费达生等创办）、义兴蚕种场（位于南门，由友声转制过来，施育德经营）、天元蚕种场（位于西门，费彝锦创办，后为李权经营）和永康蚕种场（下塘街西，张之煌创办）。其中永康蚕种场成立于1933年，场址就在如今永康路中段吴江医药公司门市部的位置。1934年5月，吴江县被列为江苏省蚕桑改良区。后来日军侵占吴江时，这4家蚕种场曾先后停业，到了1946年、1947年才相继恢复生产。新中国成立后，1956年，4家蚕种场合并成立了公私合营吴江县蚕种场。

90高龄的吴金林老人是永康蚕种场创始人之一，吴奶奶是许墅关人，14岁便开始养蚕，早年曾在费达生的丝厂里做过工，洗过茧。后来随丈夫来吴江买卖蚕叶。为了把蚕桑业做得更好，他们便在吴江的多个地方开荒置田，种植桑树，并且和几位股东在下塘街西面开设了蚕种场，从事养蚕、卖茧。吴奶奶的丈夫张之煌先生（新中国成立后任南京农林厅工程师）为蚕种场起名为永康蚕种场，他们生产的蚕种牌号为“双龙牌”。最初蚕种场的附近只有3户人家，四周全是桑树地，蚕种场通往下塘街的一段窄路起先叫做桑树弄，后来，因永康蚕种场声名鹊起，来往的人多了，大家就把此弄称之为永康弄。

在以后的日子里，永康弄周边的人家逐渐多了起来。到上世纪60年代初期，永康蚕种场合并到县蚕种场，县城里一大批外来的老干部及家属入住进了永康蚕种场。至此，永康蚕种场在永康弄里消失了，但留下了让人难以忘怀的弄名。在“文革”期间，永康弄一度被称作为永革弄。后来在永康弄北侧的居民住宅区中又派生出了永康一支弄、二支弄、三支弄等小弄。

上世纪90年代，吴江城开始了较大规模的旧城改造。在永康弄的北面新辟了一条大路，称作永康路。并且在路西端的西塘河上新建了永康桥，以接通河西的地域；在路东端的北塘河上建起了北新桥，连接着北新路。

为了打造商业经济氛围，凝聚人气、商气，突出城市的窗口形象，政府部门首先把北新路与永康路连接，合并称为永康路商业街。第一期改造工程，东起227省道汽车站，西至永康桥，在680米的长街上，进行了全方位的商业化包装，亮丽的店面、缤纷的彩灯、雕塑、路牌广告、大理石路面，把永康路点缀得像换了个人似的，一种现代城市的气息，令久居松陵的人连连称许。2002年9月28日，



今日永康路

永康路商业街一期工程胜利竣工，它标志着吴江城区有了第一条成规模、成系统的商业街。

不久，在永康桥到鲈乡北路之间，又开始了永康路商业街第二期工程建设，好旺广场、时代超级购物中心的建成，为商业街添上了浓厚的一笔。再后来又建了万亚商业广场及很多国内国外的知名连锁店。从此，永康路成了吴江市民、周边群众上街购物的首选地，它的路名真正地融入了群众的生活之中。

时代的发展，为永康路路名的成因赋予了新的含义，从永康弄到永康路，这也许是当初张之煌先生起名时未曾想到的。也难怪吴金林奶奶的一位温州老友来吴江叙旧时，望着永康路上多处有“××永康店”标记的建筑时，她还误以为是张先生遗留下的产业呢。

回首岁月，路名是城市的脉络，路名中流淌的城市故事往往会让人细细回味。

（马常宏）

# 中山街

中山街是吴江城内的主街区，也可说是城的脊梁。它起初叫“北塘街”，因西枕市河“北塘河”得名，是条南北向的小街，迷你却兴旺。挨挨挤挤，两旁商铺林立，百货店、粮米店、理发店、裁缝店、茶馆、药房、布店、肉店、大饼店、刻字店、棕棚店、弹棉花店等居货山积，行人水流。“吃、穿、住、行”招牌肆列，璨若云锦，北塘街是城墙内唯一繁华的商贸街区。街的下滩，店家与街坊枕河而居，对岸眺望“下塘街”，石埠头边绿水潺潺；街的上滩，东临大片错综的深巷，民居繁密。

1934年，徐幼川县长任职期间（1934—1936）正值后人称为动荡又新兴的“民国黄金十年”（1927—1936）的鼎盛后期。三民主义思潮影响着城镇人的意识，人们不仅注重“衣、食、住、行”，对城市化进程中凸显作用的道路也开始重视起来。掀开中国历史新篇章的孙中山先生，生前积极倡导修建道路，并对道路与国家兴衰、文明进化间关系进行过精辟阐述，将修建道路作为发展民生的重要内容。尽管当时政局不稳，战乱不断，国民在恶劣环境下依旧重视经济建设，农田水利、电力、矿业资源开发、化学工业、重工业振兴等齐头并进。同期的科研、教育、文化也发展迅猛，交通事业尤为蓬勃。新兴的城市建设理念也随着徐幼川的上任而覆盖



昔日中山街

到小县城吴江，他励精图治，大刀阔斧进行一系列的市政改良方针，先后辟地建造城区公园、中山堂、图书馆、医院、游民习艺所，修缮北门城楼、仓储，设立蚕桑改良区、县立丝织专校，开通苏嘉铁路、乡镇电话通讯，改善水利，防除螟害，拓建马路，整治菜场、商铺秩序等。其中，北塘街的成功改建是徐幼川在任期内的一大重要举措，为这条老街的商贸龙头地位奠定了扎实的基础，对城区后续的进一步文明繁荣起到示范作用。

原先的北塘街，狭窄街面因年代久远，凹凸不平，雨季易积水，路人行走不便，也不利车辆行驶。自 1935 年起，政府决定拓宽老街，下令沿街民居限期拆让，测量“一段工程”自小仓桥起至北门止，长 388 公尺；测量“二段工程”自小仓桥至县府大门止，又自北门吊桥至大有桥南止，共长 500 公尺，中间配以花圈马路。改建后的北塘街全路面宽度为 7 公尺，内车行道宽 4.5 公尺（二段工程加宽为 5 公尺），弹石街面以厚 10、长 6、宽 5 公分的金山石块铺砌而成，路基埋设 30 公分。路两旁各建 1.25 公尺宽的平行水泥人行道，每隔 40 公尺建 1 大阴井、2 小阴井。科学设计的路面坡度和排水槽沟利于泄水，实属规范的标准城市街道，在民国的吴江市政建设中算得上跨出了举足轻重的一大步。1936 年，北塘街正式扩建成功，县政有记载：“北塘街为本县城区商业繁盛之区，惟街道狭隘，最阔处仅二公尺，人力车对面迎来，行人须侧身而过，既於交通消防有碍，且亦有损市容，为便利交通繁荣市面起见，实有拓宽街道从速建宽平马路之必要。经历任之倡议于今方克告成。”



中山街北段

北塘街拓宽时，正值宣传孙中山崇拜，许多城镇的主干道被命名为中山路，希冀达到永久纪念孙中山的目的，就此松陵的北塘街改名为中山街。

70 后的我，记忆中印痕最深的是七、八十年代的老街回想。整条中山街，南端以三角井打头，北端红叶造纸厂稻草收购站收尾，从一切都要计划、票供应的经济紧缩期，慢慢过渡到改革开放期，沿街各类商铺如雨后春笋般冒起一批，又换过一茬，农机公司、新华书店、文具店、钟表店、新风点心店、大众食堂、卫生防疫所、农资公司、食品店、亚洲理发店、茶馆店、中华眼镜店、民乐旅馆、

小蒋美发厅、皮鞋厂门市部、老保用品商店、废品收购站、沧桥头菜场、中百公司、鸿济堂药店、松陵照相馆等等。其中，以著名的仓桥头为闹市中心，商贾云集，摊贩遍布。马常宏老师有幅早期的油画习作，画中保留了仓桥头亲切的大黑板的影像，也就是酱油店南墙上的那块家喻户晓的布告栏。镇上有什么重大新闻、通告，有专人及时用粉笔写上，来大街闲逛的、做买卖的、泡茶馆的，但凡经过的人都要在仓桥头布告栏前张望一会儿，交头接耳一番。

远走他乡的松陵人大明的故居就在仓桥头，他对中山街的印象停留在四、五十年代里。鬓发苍苍的老先生曾深情回忆："中山街这个名字多么亲切，多么温馨。它是我故乡的街道，像我的亲兄弟亲姐妹一样，伴随着我度过了美好的童年。如今它已不复存在，连一点影子也没有了。中山街，从三角井到北门城门不足千米。儿时的记忆里却很长很长，足以藏得下我的童年。从新中国成立前飞机的轰炸声，到"文革"的群众游行示威，都在这条街上烙下了记印。我出生在大仓桥以南，下滩的一个店面房屋内，上幼儿园、小学都在三多桥小学。虽然小学在下塘街，但每天上、下学走的还是这条中山街。从家门口出来，经过三角井，再穿过一条小弄，走过三多桥才能到学校。早上，朱记大饼店买一付大饼油条；中午，帮父亲去三角井煤炭店买十斤煤球；晚粥前去赵万泰酱园买五分钱十景菜。小时候就这样生活在中山街上。百步之内能搞定全部生活。儿时，中山街上没有汽车，连自行车都很少。休息天，尽可以在街上跳绳、滚铁环、飞洋片、打弹子、滚铜板，任你"胡作非为"；暑天，后面北塘河上可以钓鱼、游泳、汤脚盆，冬天，可在河面上走冰。无数好玩的游戏充塞了我们的童年，也都在这条中山街上。"

八十年代后期，随着城镇建设的不断拓展，开阔的新马路一条条建成，中山街开始步入逐段拆迁时期。仓桥以南是最先拆除的，先是沿河的下滩，后是街东侧的上滩，一路向北，白墙上依次画上血红的"拆"字，驱赶着街巷古宅依水的安逸。1988 年 9 月 25 日，仓桥西面的中山大厦正式开业，原中山街上的国营商店，包括五交化、文化用品、百货、棉布、糖烟酒等大多集中到新商厦了。部分老字号、老商铺迁移到其他街市，如新华书店、鸿济堂、中华眼镜店、牙防所等搬到红旗路。1992 年，我居住了 20 年的老宅也被夷为平地，成为后期沿岸景观花园的一隅。倒是那深陷多年的三角井（明代名臣吴山为便利邑民，捐资在其西宅凿井井栏以一巨石分三穴取水。当时吴江知县张明道为褒扬其德，题名为"怀德井"。）在此次道路拓宽时，得以重见天日。

昔日清爽的石板路，如今却变成了车轮滚滚的水泥大道，绵延地向两头直通过去，一头覆盖府西街直向南，一头盖过老北门奔向北，长得望不到尽头。老街



中山街中段

刷变成大道后，两侧的白墙青瓦、木楼小院都拆得精光，紧挨北塘河的下滩整成了沿岸景观花园，上滩栉比鳞次地耸立起一座座高楼。北塘河的清澈不再，拘在钢筋水泥的缝隙中无力喘息，尴尬地泛着淡淡的水腥味儿。

中山老街的身影已经悄然远去，然而它曾经有过的城市空间中的至尊地位却永远留在几代人的心里。它不仅是一条纪念孙中山之路，更是一条民族谋求独立平等自由和幸福的康庄大道。无论道路改造中拆迁、安置、规划与修建等工程有多繁复，民众均积极投入建设，并倾全城之力打造它的繁荣。民国时期的中山街就有比较配套的城市化构件，多样兴盛的大小商号聚集、规范的菜场专门建设、公共厕所分布、大河桥的穿插筑就，都大大方便了民众的生活起居，有力促进城市文明进度，也推动了商贸经济的有序发展。从早期自然形成的自由贸易小街市“北塘街”，到民国系统扩建后的标准城市街道“中山街”，到“文革”期间被改名的“东方红大街”，到恢复“中山街”路名，再到现今往两端延伸的“中山南路”和“中山北路”，这条老街数百年来走过的风风雨雨，是老城变迁的写照。它承载了城市的大部分记忆，与松陵人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蕴涵着不可再生的文化积淀，延续着难以抹去的乡土情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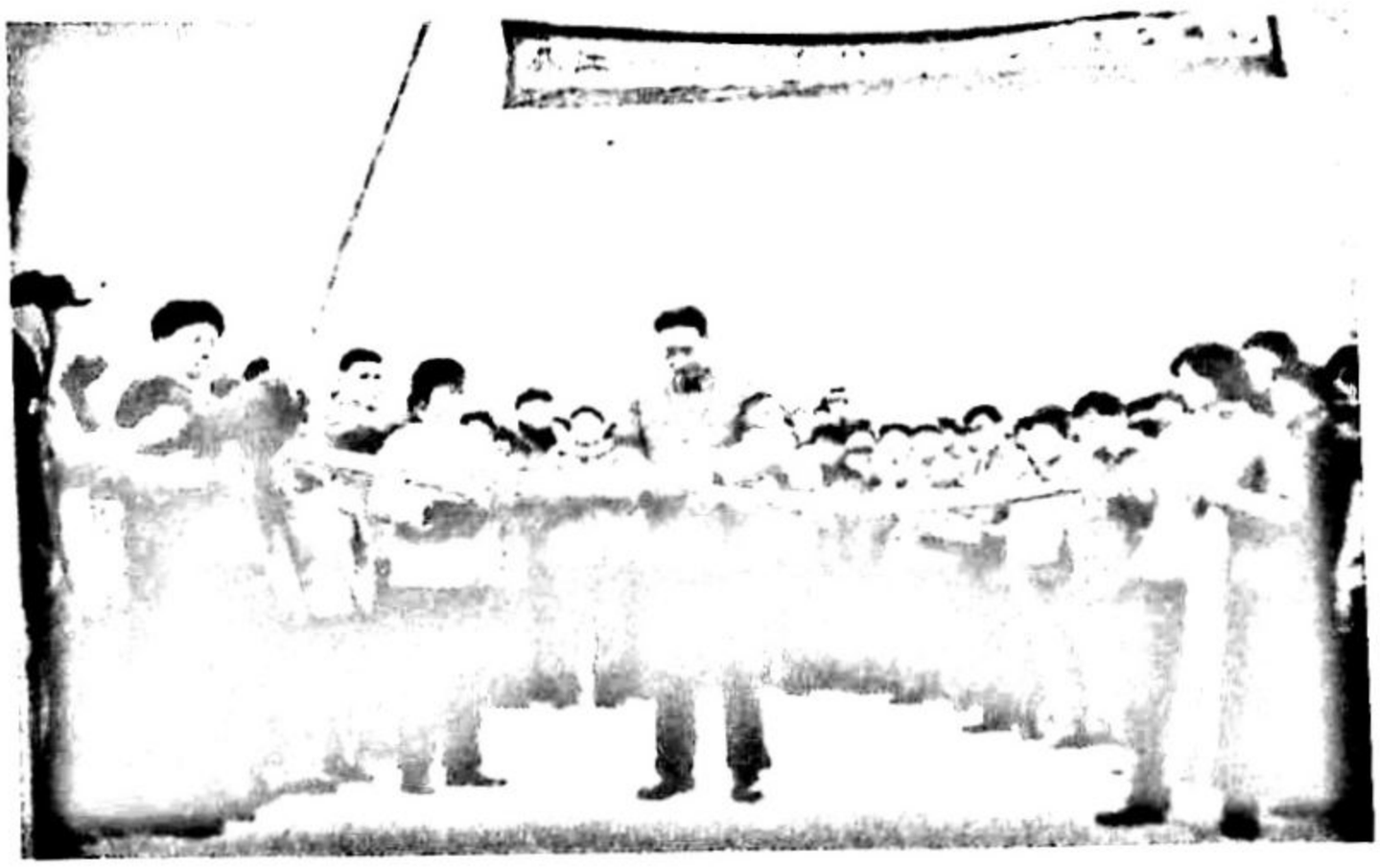
（云 巛）

# 吴同路

在我们的生活里，公路不仅与社会、家庭、工作、生活密不可分，它更是承担着交往、运输、沟通等重要作用。随着社会的发展，公路建设也是突飞猛进，吴江从1980年第一条县建公路——吴同公路开通，到2002年苏嘉杭高速公路通车，只用了二十多年时间。如今公路网络遍布吴江每个角落，公路的级别也越修越高，为吴江的经济腾飞、人民生活水平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因而，记录公路的发展，也是记录着这一年代的痕迹。

何为吴同路，即吴江至同里的公路。那是一条老的公路段，位于现吴同公路（也称云梨路）松陵段南的数百米、227省道的东侧处。最早的吴同公路就是从这儿出发的。当然，严格地说，更早在新中国成立前1936年4月吴江至同里就开始动工筑路，到1939年12月1日吴同公路正式通车，这是民国时期吴江县内第一条公路。可惜到了1945年6月，由于跨越运河的桥梁坍塌，通了6年的公路才被迫中断。

在改革开放之前，吴江境内公路极少，一条十苏王线砂石路（后称205省道、227省道）贯穿南北，青平公路、平南公路连接东西。所以开通吴江至同里方向，也是当年县里高瞻远瞩的策略之一。吴同公路于1975年开始勘察施工，自十苏王公路吴江化工厂（现垂虹家园处）向东直至同里。在



翟书记为吴同公路开通剪彩

1977年和1978年上半年曾一度停工，在这期间，笔者正好下放庞山湖农场，一起参加过吴同公路庞山湖段的建设。当年庞山湖路段正是一条东西向的长渠，二边是机耕道。我们知青与农场职工一样，用二侧农田里的土方（包括挖出二只鱼塘的土），挑来填平长渠，经过多个月的肩挑背扛和汗水挥洒，一担担泥土倒入渠沟，从而使二边机耕道拓展为一条宽宽的公路大道。

后来这条吴同公路于1980年1月正式完工，在2月12日竣工通车，共投资了43.3万元，全长6.34公里，公路面宽8米，道路初期为混合型碎石路。这条公路是吴江县政府1975年制定交通公路规划后，建成的第一条县办公路，也是吴江县第一条客运线路和农村公共汽车线路。当年县委副书记翟秀生为通车剪彩，苏州地区经委副主任及地区交通局局长和县里科局以上干部都参加了通车典礼，在当年属于一次盛大的活动了。八十年代初期，吴江的农村公路得到了飞速发展，到了1984年9月，县政府宣布，吴江县30个乡（镇）实现乡乡通公路。



老树仍在保护着路基

由于时代的迅猛发展，公路建设也在同步更新，吴同公路经历了几次较大的变动，路幅拓了又拓，路面由沙石到水泥再到沥青，拐弯处拉直了许多。其中最大的变化就是松陵段（运河西）的改道，原先弯多路小的吴同路及较窄的云梨桥不再适应形势需求，因而把吴同公路起始处北移至如今的位置。在旧云梨桥的北面新建了一座跨运河大桥，该工程于1994年12月18日正式开工，技术上采用国内先进的主桥转体新工艺，在次年的9月15日一举转体成功，而且整桥工程也在年内全部竣工。没多久，旧的云梨桥也拆除了。原先车来车往的吴同路松陵段成了一段“死胡同”，渐渐地淡出了人们的视线。

如今站在老的吴同路上，眼望周边情形，物是人非。笔者在一家肉铺店里遇到了一位年近八十的老伯，他叫石杨根，是地道的本土人。对当年建造吴同公路，石老伯有着很多感想，他动情地说起了一些往事：最早这里属于湖滨公社东升5

队与6队之间，他在6队任队长。从十苏王公路到运河边上这一片地，基本上是荒杂地、坟地、沟浜等，只能种些蔬菜、植物，农田极少。当年挑公路的任务是由湖滨公社分摊到各个大队，再由大队下摊到各个生产队，然后落实到个人头上，劳酬是按挑多少土方计算工分的。在七十年代末期，机械化作业程度不是很高，全要靠人力来完成，其艰苦程度可想而知。但大家依靠集体的力量和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前景的追求，连续奋战，战胜一切困难，如期完成了上级领导下达的任务。在这过程中，也没有拆迁一户人家。公路筑成后，县机关来了不少人，在公路两侧种上了许许多多的杨树。在通车的那一天，现场真是热闹极了，鞭炮声响彻云霄，大家都来争看通车盛典状况。我们生产队也因有了云梨桥，到运东的农田里耕作，也方便了许多，以前都要靠摆渡过运河的。当然，高高的云梨桥和陡长的引桥，吓退了不少骑自行车过桥的人。当时通车不久，外贸公司一辆车子途经这儿，与一名不识汽车为何物的小孩子相撞，小孩子不幸死去，为那里出行的人上了一堂交通课。



引桥依稀可见

自新吴同公路（现称云梨路）开通以后，老桥被拆，这段老公路就基本上废弃了，只能作为当地居民出行的一条便道了。石老伯说，由于这里是城乡结合部，外地人来了不少，所以现在也热闹了许多。只是大部分人不知脚下踩的是当年风光一时的“县第一条公路”。

在这条老路上，两侧仅剩下约40棵粗壮的杨柳树，斑驳的树皮，颇显几多沧桑，给锯去树枝的躯干，仍旧挺立在路边，似乎在死守着当年保护路基的承诺。笔者来到一座小桥边，这座被《吴江县志》里称作“东升桥”的，无疑是吴同公路第一桥。石老伯说：桥是八坼一位泥水匠来建造的，桥形至今没变动过。我惊愕着，反复再问，还是如此，我不得不佩服那位民间高人师傅了。

路的尽头，是一个砖、沙、石的装卸码头。运河水仍然涛声依旧，河里轮船穿梭不停，但旧桥的痕迹早已烟消云散，河对面也是同样的平坦。遥想当年在宽

阔的大运河之上建造公路桥，是一种何等的壮举。但有一小段路面有点陡，细细揣测，这就是当年引桥留下的唯一影子了。从省道到运河边，由于经常有载重汽车经过，长期超荷载使用，导致道路表面损坏严重，影响了周边江新村居民的出行。市政于2010年初开始对老吴同公路进行分两阶段进行全面改造，至次年的8月份完成了总长达700米的改造工程。

身边的人来来往往，笔者望着那些一人也抱不下的粗大杨柳树、那一座小桥以及那条旧路，感慨万端。三十年是半个甲子，也许好多人已经忘了，为什么此地叫吴同路。而我认为，它除了是一个普通的名称外，它更是吴江公路发展史的一个历史见证，是打通吴江运东经济发展的第一座桥梁，它的内涵和作用几乎难以用文字所表达。

如今多座宽阔的桥梁把吴江的运西和运东连成一片，往运东、往同里的交通瞬息即到。回望历史，每一个脚印里，都有一代人付出的辛劳。老吴同路，用那无言的结局，告诉了我这里曾经发生的一切。

（马常宏）

# “松陵”今昔

2012 年伊始，松陵有了新的主管名称“吴江市滨湖新城管理委员会”，松陵镇则被括号在后面备注里。本地新闻、报刊、机关公文，甚至社区通告都用上了新名，又一次的地名变革来临了。

关于地名，历史上有过无数次变革，比较著名的两次分别在清乾隆中期和新中国的“文革”时期。附庸风雅的乾隆皇帝一时心血来潮，一次“去俗入雅”的大改动横扫一切被认为粗俗的地名，将口语化的街巷路名用谐音的方式改得文言而诗意，这无疑提升了整个社会的文化氛围，是值得称颂的一次变革。而“文革”时期的地名改革则轰轰烈烈，带着史无前例的颠覆。城市、乡村大大小小的地名统一改得革命火红。那时，每个地方都有一条东方红大街（松陵的中山街就叫东方红大街），人民、红旗、创新、革命、先进、向阳、团结名字遍布大街小巷，各地千篇一律。幸好，这些地名后来又陆续恢复了原名。

而近些年，随着城市建设的大拓步，老建筑、老区域不断在拆旧翻新，很多熟悉的街巷、里弄、桥梁、寺庙、店铺、民居渐渐消失，一幢幢新崛起的高楼大厦组成新马路、新社区，大量新地名异军突起，湮灭了大片老地名。老地名蕴涵着不可再生的文化积淀，其历史信息、传说故事、文化内涵是见证城市历史的“活化石”。每个老地名都有一个独特的故事，任意一个篡改都将导致一处民俗、一脉文化、一段历史被“沉默”的可能。

面对严峻形势，国家民政部决定从 2012 年起，在全国全面开展地名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积极部署，抢救保护“老地名”，尽快制定地名文化保护规划，对各类地名进行系统挖掘整理，重点在千年古城、古镇、古村落。公文中指出，地名既是区别地理实体的符号，又是一种文化形态和文化载体。地名记载着中华民族对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特有的认识与思考方式，记录着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创造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成果，是中华民族悠久历史的见证，是中华文化形成、

发展和传承的载体，是宝贵的文化遗产。深入开展地名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对保护我国独特地名文化资源、推动地名事业发展、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吴江是千年古县，松陵是千年古镇，有事过境迁的烟雨沧桑，更有源远流长的文化积淀。5800 年前，松陵先民就在太湖边耕作生活。公元前 474 年间，松陵之名开始见于史中。据清乾隆《吴江县志》分析，松陵镇之名源于“地在吴淞江上，比江颇高，有若丘陵然耳。”吴淞江源头发展起来的松陵，汉高祖刘邦元年（公元前 206 年）建镇设军寨，唐朝驻军，直到后梁开平三年成为县城。松陵的街巷格局具有典型的江南水乡韵味，依水而建的粉墙黛瓦与玉带般穿流而过的绿水构成了“河巷相依，纵横有序，脉络分明，双向通达”的宜人空间。松陵街巷的命名，形式多样灵活，分为路、街、巷、里、弄、浜、塘、埭、头、湾、门、桥、村、河、墩等十多类。有以河塘位置命名的北塘街、下塘街、辉德湾、湖滨路、湾塘里，有以名人名居命名的阁老厅、尚书巷、仁厚里，有以多户大姓命名的汤家弄、卜家弄、金家埭，有以城门方位命名的北门街、东门街，有以行业命名的磨坊弄、铁局弄、银行弄，也不乏市民百姓以某些特定标志口语化的俗称，如三角井、白墙头、乌龟墩等等。

时代的变迁，松陵城区的新格局、新发展，导致通余路、下塘街、东河头、府西街、天鹅弄等老地名逐渐远离视线，就连松陵这个千年古镇名也将面临被取代的危机。而这些已经消逝的和即将消逝的老地名彰显着特有的文化魅力和古朴气质，牢牢镌刻在城市的记忆中，成为抹不去的历史沧桑，也成为迫在眉睫地保护与复名的需求。

一个地名对应着一个典故，越老的地名就越含有文化底蕴。怎样树立古地名保护意识，延续地域文化，使地方文脉不致消亡，抢救和挖掘老地名工作是当务之急。看着渐行渐远的松陵，一群“生于斯、长于斯”，来自不同领域却时刻关注着松陵变化的人们自发走到一起，组建了“松陵今昔漫聊群”，漫步于网际，穿梭于街巷，追忆美好往事，寻觅旧影踪迹，挖掘民间典故。我们用相机定格将要逝去的街景，用文字留驻珍贵的人文记录，走进社区，开设讲坛，共同探讨和分享松陵文化。

松陵人在感叹沧海桑田巨变之际，也希冀着老地名的丰厚底蕴不至于消失殆尽。

（云 巛）



# 风物篇

第二辑

Feng Wu Pian

# 华严讲寺

华严讲寺位于吴江城东门外。南朝梁（502—557）的时候，有位当卫尉卿官职的陆瓒捐地建造了一座寺院，因为有大法师严公在寺中讲道，就将寺名取为华严讲寺。当时，与华严寺相邻的地方有宁境寺，后来两个寺庙合并，叫做宁境华严寺。华严寺历经修建，逐渐形成规模。到了明朝，华严寺中有潮音堂、西轩、西楼、药师阁、巢云房、丰溢房、断云院等。

宋元祐四年（1089），松陵人姚得瑄捐了四十万缗钱，在华严寺内建华严塔。华严塔七层，高十三丈。塔身呈方形，因而又叫“方塔”。塔尖上原有两支箭，箭杆和箭尾的羽毛俨然像刚射上去的一样。关于这两支箭，民间流传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这两支箭是宋朝时就有的，其中一支是金兵进军吴江时将领粘罕所射，另一支是南宋权臣贾似道外出巡视防务，对天发誓时所射。元大德中修塔，才将两根圆铁条交叉串在塔尖，代替了这两支箭。另一说是淮王张士诚下江南时所射。据史载，昔时塔的四周还有五百罗汉围绕，十分雄伟。



华严塔

崇宁四年（1105）华严塔落成时，有个叫郁育的当地人刺破中指，用血加入朱砂，在唐纸上一夜写成《佛说阿弥陀经》等三卷。卷长三丈多，中间用乌丝毗连，装进楠木匣里，镇在了华严塔下，为的是给父母祈福。1915年重修垂虹桥时，监工费仲笆在松陵庙庙祝那儿得到了一束古纸，喜

出望外，拿回家里装裱成册，广求题咏。

华严寺里曾经居住过一批名人。元朝有断云大师，有人写诗赞道："断云老师如断云，无心舒卷自氤氲。空山与之结为侣，远道也堪持赠君。"断云大师与诗人杨维桢关系极好。杨维桢曾避居华严寺，常与断云大师谈经论学，并题有《西轩洗竹诗》。明朝名人姚广孝也曾居住华严寺内，这姚广孝师事道士席应真，精通阴阳术数等学问，永乐二年担任过辅助太子的官职。重修《太祖实录》时担任监修，后来与解缙等一起纂修《永乐大典》，死后追赠荣国公。画家倪瓒也曾在华严寺居住，倪瓒是元代四大家之一，不仅以画知名，更是作为清高绝俗的高士而闻名天下。据传，张士诚的弟弟张士信曾经派人拿了画绢和许多银子请他作画。倪瓒将画绢撕了，又将银子退了，这样就得罪了张士信。有一天，他泛舟太湖时正遇上张士信，被张士信的手下痛打了一顿，但他没有求饶一声。明初，朱元璋召倪瓒进京供职，他就是坚持不去。当时，他与松陵镇上的陆静运、虞胜伯等人为友，吟诗作画，躲避乱世。为了避免被人发现，去同里镇借书、买药从不留真实姓名，他的七律《同里》记载了当时的情景。

华严寺和华严塔曾是吴江的一道亮丽的风景，吸引过不少文人墨客。明代理学家王阳明撰下七绝《登吴江塔》："渔舟渺渺云欲尽，客棹依依秋无胜。夜久月出海风冷，飘然思欲垂云鹏。"辛亥风云人物陈去病在谭嗣同等六君子死难的时候，带着沉重的心情，独步垂虹亭观雪，当看到华严塔歪斜的塔身，禁不住发出了"孤塔耸云表，危机临水隈"的感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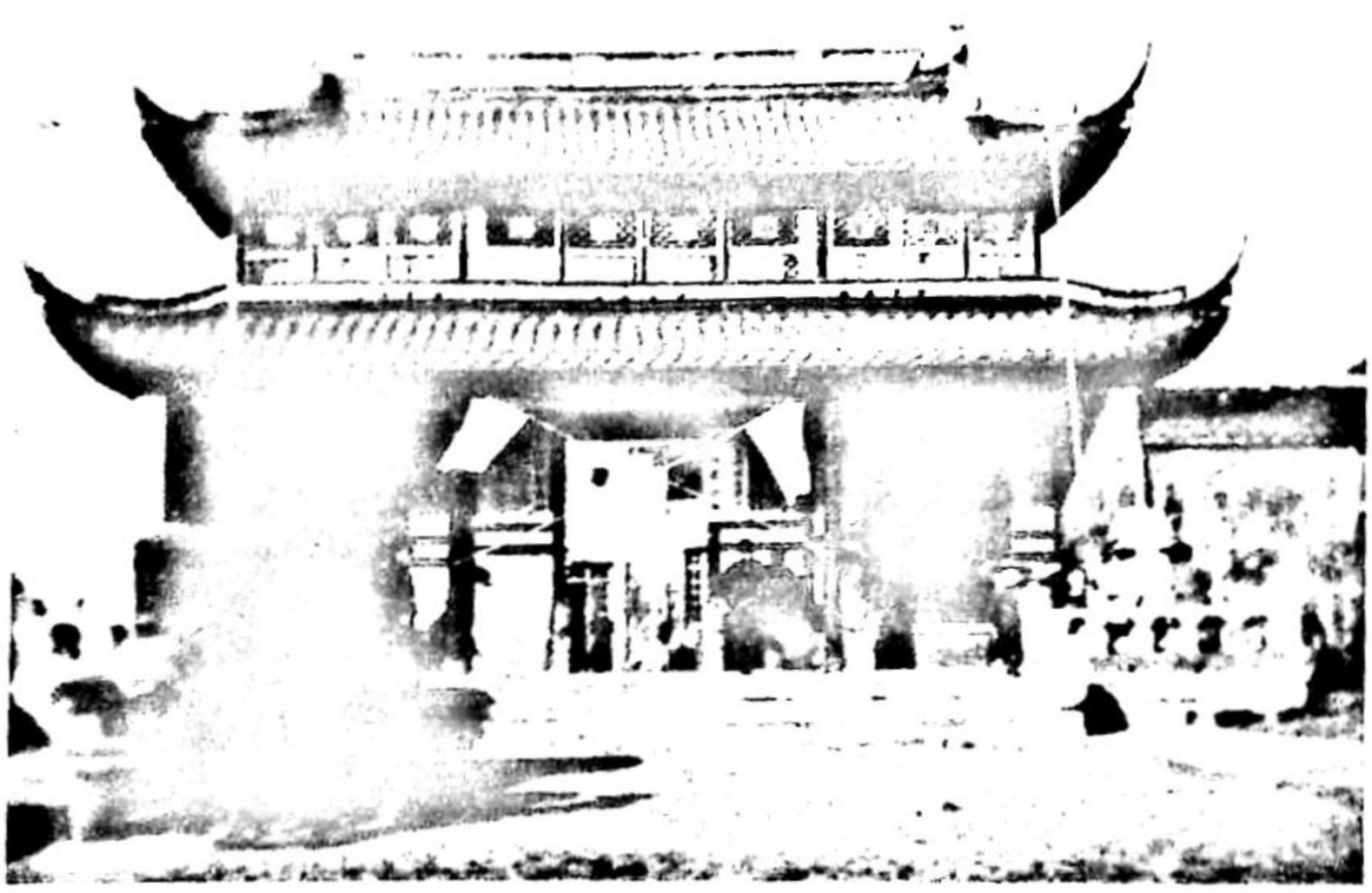
2005年人民政府易址重建华严塔，为四面七级仿宋方塔，使松陵垂虹景区增添了一道亮丽的风景。

（俞　前）

# 吴江县衙

吴江于后梁开平三年（909）闰八月设县，建南、北两城，县治设北城运粮河（即后来县府街南的河）北岸，历代志书对这一个最早的县衙记载不详。

从宋嘉泰四年（1204）知县张达明建县衙“无讼堂”起，历朝都有兴建。绍定三年（1230）扬州人李椿任知县，四年着手重建县衙，五年翻建敕书楼群、重建公堂，匾曰“遗爱”；将原在公堂东北的琴堂移至公堂后，请人书写“琴堂”两字勒石；还将旧公堂拆下来的材料分别建了清简堂、诚斋、图思斋。元至正二十七年（1367），孔克中任吴江知州，他重建县衙，建公堂，扩建公廨及左右庑廊，使大小官吏都能集中在衙门办公，明成化十四年（1478），知县冯衡重建县衙大堂，匾曰“牧爱”。清顺治八年（1651）到任的知县唐增重建了观我堂及宿舍，修了仪门和监狱。康熙三年（1664），在知县刘定国任上，重修县衙更楼，并次第修缮县衙各处，建申明、旌善两亭。康熙五十八年（1718），知县叶前重修县衙谯楼。雍正元年（1732），知县徐永佑在县衙内忠堂后建二堂，匾曰“得步堂”。乾隆二十五年（1760），知县沈名荪兴建已彻底毁坏的县衙，建了公堂、仪门、谯楼、申明亭、旌善亭。



吴江县衙

县衙内曾留有不少吴江官吏自戒自律的遗迹：宋开禧二年（1206），江西临川人（一说临安）罗勋在县衙公堂右侧建仰高亭，悬挂范蠡、张翰、陆龟蒙三位先贤的画像。咸淳六年，知县周甲在县衙甬路狮豸亭重勒戒石铭，刻有十六个大字："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明嘉靖十九年（1540），知县喻时改建县衙仪门，立知县题名碑。

县衙内也曾留下不少吴江官吏勤政廉政的史迹：郭琇在吴江担任过八年知县。他刚到吴江的时候，为官不廉政，有人向上告发。苏州巡抚当面指责了他，并说如果以后还是这样，就要罢他的官。郭琇从苏州回到吴江，深深感到自己的过失，立誓痛改前非。他命令手下用水清洗了县衙的大堂和内室，向百姓表示要重新做人，请吴江百姓见证。康熙十八年（1679），他还将县衙"牧爱堂"改为"忠爱堂"。从此，郭琇说到做到，在吴江做了不少有利百姓的事情。道光十七年（1837），山西夏县人毛应观任吴江知县，来到吴江不带家眷，身穿布衣上堂。他善射箭，刚至吴江，站在堂上对着林则徐任职苏州时留在吴江的诗句"虚堂悬镜无留事，清夜焚香要告天"连发三箭，以表明自己治吴的态度。

县衙内也曾传出不少触目惊心的故事：清顺治二年（1645），吴易举兵，在太湖成立了一支抗清义军。一天，吴易的侄子吴鉴听到明朝将领黄蜚已经带兵到了无锡，准备收复江南的消息，十分兴奋。一个人赤手空拳跑到吴江县衙，大骂清知县朱廷佐，被当场抓了起来，后来在苏州胥门学士街杀了头。吴易听到消息，当夜从太湖潜回吴江。他在城外振臂一呼，便有三十名好汉跟随着他冲进了城内，闯进县衙抓了朱廷佐。次日，斩了朱廷佐血祭吴鉴，吴易在吴江城内招兵买马，大干了起来。抗清义军不久就发展到了三千人。

（俞　前）

# 鲈乡亭

北宋陈尧佐“扁舟系岸不忍去，秋风斜日鲈鱼乡”的诗句，使鲈乡成了吴江的别称，也因为有了这诗句，才有了鲈乡亭。

吴江的吴淞江，因盛产鲈鱼而闻名于世。这鲈鱼以鱼、虾为食，个体大，身长达 0.6 米，背部和背鳍上有小黑斑，栖息于近海，早春在咸淡水交界的河口产卵，秋天游入淡水河中。鲈鱼天生脍材，宜切脍而食，其味美而肉紧，盛传天下。

西晋文学家张翰，思秋风起而作著名的《秋风歌》（亦称《思吴江歌》）：“秋风起兮佳景时，吴江水兮鲈正肥，三千里兮家未归，恨难得兮仰天悲。”他托词思念家乡的莼羹鲈脍，辞官归家。自此，就有了“莼鲈之思”这一成语。



鲈乡亭

在南宋，著名诗人杨万里也有一首描写鲈鱼的诗：“鲈出鲈乡芦叶前，垂虹亭下不论钱。买来玉尺如何短，铸出银梭直是圆。白质黑章三四点，细鳞白口一双鲜。春风已有真风味，想得秋风更迥然。”

鲈鱼肉质细嫩，味极鲜美，有“江南第一名鱼”之誉。文人雅士，慕鲈脍而来吴江，常常登上垂虹桥品鲈脍，饮美酒，赏秋色，陶醉于垂虹亭，而诗兴大发，留下了许多品鲈佳句。大文学家苏东坡吟道：“季鹰真得水中仙，直为鲈鱼也自贤。”

大书法家米芾诗云："玉破鲈鱼霜破柑，垂虹秋色满东南。"由此，吴江鲈鱼名声大噪。

浙江湖州人林肇，在宋熙宁三年（1070）到吴江任知县。当时他已担任了尚书省工部屯田员外郎，却自己请求来到吴江。他在饱览了江湖之胜后，产生了强烈的归隐愿望，便在垂虹桥侧建了一个亭子，取名"鲈乡亭"，又留下了七律《鲈乡亭》，诗云："脍鲈珍味是吴乡，丞相曾过赋短章。新作水斋堪寓目，旧停桂棹有余光。满前野景烟波阔，自后秋风意气长。莫待东曹归忆此，分悭居在碧洲旁。"事成以后，林肇就从从鲈乡亭旁上船，弃官而归。刚到家，便托好友朱临在亭子里面挂范蠡、张翰、陆龟蒙三人的画像。

鲈乡亭与垂虹桥、垂虹亭、松江亭、钓雪亭组合成了美丽的风景，"鲈乡烟雨"是松陵八景之一。文人雅士在鲈乡亭品鲈鱼，品出了各自的情怀。北宋官吏陈瓘品出了人生的惆怅："一杯有味功名小，成事无心岁月长。安得便抛尘网去？钓舟重系画阑旁。"明代诗人周南老品出了思绪的愉悦："雅哉林屯田，作亭名始称。乐只鲈之乡，自悦鱼鸟性。"

（俞　前）

# 三高祠

松陵镇东门外，原有三高祠，祀高士范蠡、张翰、陆龟蒙。

范蠡，字少伯，又称范伯，是春秋末越王勾践的谋臣。他帮助勾践灭掉吴国后，离开勾践，苦心经商，聚财产千金，号“陶朱公”。相传他携西施乘扁舟，出三江，入五湖，被吴江震泽镇斩龙潭的风光所吸引，于是居住了下来，还请能工巧匠在斩龙潭前砌了宝塔形高台，每天与西施一起在这里垂钓憩息。后人把这高台称为范蠡钓台，把斩龙潭称为蠡泽湖，后来还在他的故宅上建了范蠡祠。



范蠡像

张翰，字季鹰，是西晋诗人，书法家。吴江莘塔人。他为文清新而华丽，性格放纵而不受拘束，人称“江东步兵”。曾在齐王司马冏的衙门中担任参谋。司马冏得志辅政期间，政治腐败，办事骄横，生活奢侈，整天迷恋于宴席歌舞。张翰的心理一直处在矛盾之中，秋天到了，他望着南归的大雁，想起了家乡的菰菜、莼羹、鲈鱼，感觉到了水乡那和谐的自然环境、与世无争的人文氛围，对天长叹：“人生贵在顺心，怎么能为了功名利禄而被官位缠绕在千里之外呢？”便立即动身，回归吴江。张翰隐居到家乡，不仅避过了战乱祸害，而且在文章学问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张翰像

陆龟蒙，字鲁望，号天随子，别号江湖散人、甫里先生，是唐末文学家、诗人。苏州人。他在震泽、黎里都建有别墅，一直过着隐居生活，后来居住角直。黎里镇南有一鸭栏泾，相传是陆龟蒙隐居养鸭的地方，

这里还筑有“鲁望别墅”。白天他在别墅批经读史，习字作文，晚上划着小舟来往于碧波之上，出没在蓬芦之中。

三高祠原在垂虹桥底定亭南，宋元祐五年（1087），王辟任知县时建，是当地人王份献的地。王份曾任宋大冶令，归老后在吴江松陵东门外建臞庵。三高祠的墙上有范蠡、张翰、陆龟蒙的画像。到了元符三年（1100），时任知县的石处道在三高祠塑“三高”像，又撰《三高祠记》。乾道三年（1167）在钓雪滩上重建三高祠，范成大作记。三高祠在元季毁于战火，明洪武元年重建。成化八年、清康熙四十一年、乾隆七年屡有建修。



陆龟蒙像

三高祠是历代名人经过吴江时必到的地方，因此，历史上留下了不少名人的足迹，同时留下了不少题咏三高的诗篇。南宋文学家姜夔游三高祠，这样赞美三高：“不贪名爵伐功劳，勇退深虞祸患遭。甫里闲居耕钓乐，范张高处陆犹高。”元末画家倪瓒与希吉谒三高祠，望江上诸山绘有《隔江山色图》，并赋诗赠别：“白鸥飞处夕阳明，山色隔江眉黛横。试看三高祠下水，悠悠中有别离情。”清乾隆皇帝南巡时两次题诗三高祠。一次在二十二年（1757），诗云：“碑记今观范成大，画图昔咏李公麟。三吴共仰在高节，避世常为住世人。”诗中提到了曾为三高祠写记的范成大和为三高作画的李公麟。另一次在相隔五年后，题七绝《三高祠》云：“避祸保曾忘货殖，思纯真是见几图。天随不赴蒲轮召，一例三高安勉殊。”

三位高人中，张翰是吴江人。他的墓在二十九都三图南役圩（今莘塔枫西与荡东两村之间的东枫小学内）。清初长洲学者张大纯曾对张翰墓进行过实地调查，作了七律《过季鹰墓感赋》：“弭节江干日已晡，季鹰高节冠东吴。宦情落落空千载，墓草青青傍五湖。杯酒生前轻将相，秋风身后重莼鲈。只今势利滔滔是，过此还应愧汗无？”嘉庆年间（1800年前后），这里曾有张翰墓碑出土，可惜字迹模糊。同治九年（1807）岁末，知县黎庶昌从黎里徐晋镕那里了解到张翰的墓址，因敬仰张翰的品行，便主持修整，在十二月二十二日立碑，禁止在墓区砍柴采摘。1958年，吴江县文教局派员查明：位于莘塔公社东联大队南役圩南端的张翰墓占地50平方米，封土高1.5米，墓西约40米处的敬信庵曾供奉张翰神位。张翰墓于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毁掉，然而枫里桥、南役圩、莼鲈港又名三图港等昔时地名一直流传至今日。

（俞　前）

# 三忠祠

吴江东门外垂虹亭南原有三忠祠，祀春秋末期吴国大夫伍子胥、唐代著名军事家张巡和宋抗金名将岳飞，建于明洪武元年（1368）。这三个人生不同时，仕不同朝，死不同地，又都不是吴江人，怎么会在这里共祀呢？这里面有个由来。

元至正二十七年（1367）的时候，山东曲阜人孔克中到吴江任知州。明洪武二年（1369）吴江改州为县，孔克中改任知县。孔克中，字庸夫，是孔子第55代孙。这时，正值元明易代，吴江历遭兵燹，民风日下。孔知州用节余的库银修葺各种设施，重建了县衙，重建了惠民药局，整修了垂虹亭、三高祠。在修三高祠的时候，他忽然想到了一个问题，范蠡、张翰、陆龟蒙都是隐士，他们虽然有着不图名利的品格，但是现在是万事待举，需要每个人出力的时候，如果人人都像三高一样退隐，那么谁来为国家出力呢？因而，当务之急不是做隐士，而是做忠臣。于是，就在三高祠边上建起了三忠祠，与三高祠相匹配。

三忠祠祭祀的是三位名垂青史的大英雄。

伍子胥，名员，字子胥，春秋时楚国人。他出生在楚国贵族家庭，从小受到良好教育，公元前522年，因为父、兄被楚平王追杀，而避难逃奔吴国，成为吴国重要谋臣。他亲自受命选择吴国都城城址，在苏州建造了阖闾大城。吴王阖闾去世后，他扶助夫差即位，帮助夫差打败越国。他劝阻夫差与越讲和，并阻止夫差让勾践回国，谏劝夫差放弃攻打齐国而伐越。夫差听信别人谗言，于公元前484年秋赐剑让伍子胥自刎。



伍子胥像

张巡是唐代邓州人，历官太子通事舍人、清河县令、真源县（今河南省鹿邑县）令。天宝十四年（755），范阳节度使安禄山反，张巡

起兵征讨，屡破叛军，扼守雍丘（今河南杞县）。唐至德二年（757）正月，叛军犯睢阳（今河南商丘），张巡率兵三千增援，与睢阳太守许远合兵一处，共抗叛军。张巡统领全城兵马，以弱兵数千，抗拒十三万叛军。皇上闻知，任命他为御史中丞、河南节度副使。五月下旬，张巡用“疑兵之计”抢粮获大胜，斩敌一万多人，还射瞎了叛军将领尹子奇的左眼。张巡在几个月中屡次打败叛军。但最后城中粮尽，只得捉麻雀、老鼠，煮树皮、纸张代替粮食。后来城被攻陷，他与部将南霁云等同遭杀害。



张巡像

岳飞，字鹏举，北宋相州汤阴（今河南汤阴县）人。他和抗金名将宗泽、韩世忠等一道，站在抗金斗争的最前线。他主张抗战到底，曾亲率一支轻骑驻守河南郾城，与金兀术一万五千精骑发生激战，大破金军“铁浮图”（侍卫亲兵）和“拐子马”（左右两翼钳攻的骑兵），把金兀术打得大败。就在这时，甘心充当儿皇帝的高宗赵构却急切地希望与金人议和。金人安插在南宋朝廷里窃取了宰相高位的内奸秦桧，也抓住高宗这个难言的心病大肆活动，破坏抗战。他们狼狈为奸，密谋全线撤军，连下十二道金牌，急令岳飞班师。岳飞一回到临安，即遭“谋反”诬告，被关进了临安大理寺，后以“莫须有”罪名被杀害。



岳飞像

有文人墨客留下了吟咏三忠祠的诗篇：“猎猎飘飘吹庙门，精忠同入断碑温。长桥东下狂澜急，信是中流砥柱存。”“建祠江上意如何？此后忠高孰较多？满面飞尘遗像在，门前日日马蹄过。”明朝学者唐顺之在三忠祠前缅怀三位英雄，把他们比作楚时的屈原，发出了“庙枕洞庭波，招魂荐楚歌”的感慨。

（俞　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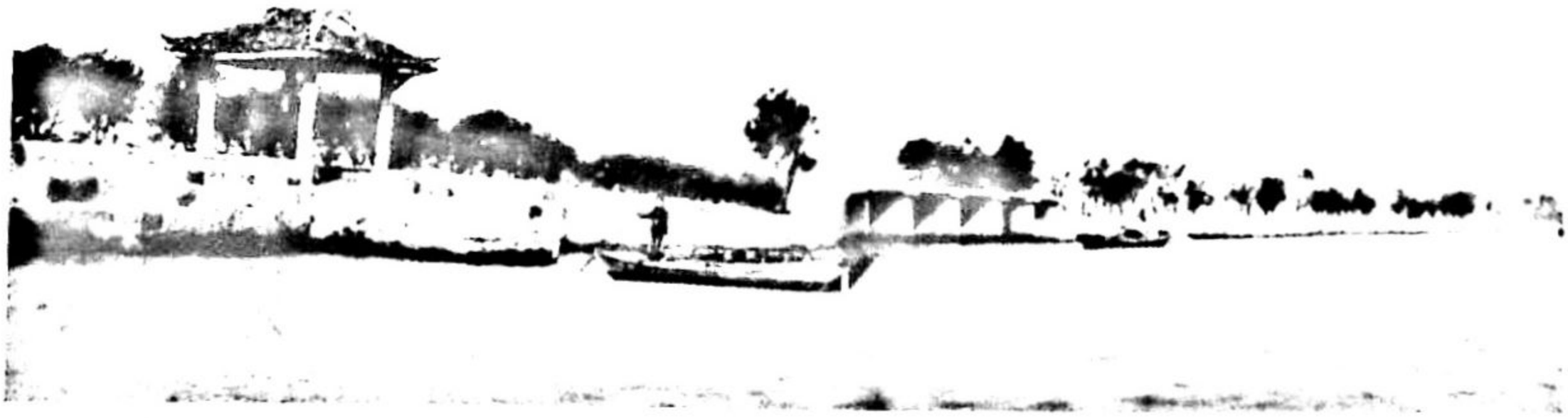
# 九里石塘

京杭大运河由北向南逶迤着，浩浩荡荡，穿越吴江全境，达八十余里。

有河就有岸，就得有塘路。修筑塘路成了历任吴江知县的重要工程。

最早开辟塘路的，是唐宪宗朝代苏州刺史王仲舒。此后，宋祥符五年，转运使徐奭修了吴江到嘉兴的塘路一百多里。那时的塘路都是土塘。元天历二年(1329)，知县孙伯恭提出官民共同出资，购置巨石重修塘岸，用小石块填补缝隙。根据地势和水流，在石塘上设置 133 个水窦（即涵洞）使太湖水东泄。至顺元年（1330），新石塘建成，长 40 里。

元至正五年（1345），那海高昌氏任吴江知县，与他同时期的知州是孙嗣远。当时，运河石塘自南津口至甘泉桥一段，由于位于太湖与运河的交汇处，两面风浪夹击，显得十分单薄，易出险情。他们恳请僧人出面，以化缘募集资金，购置巨石，准备增筑。上面得到消息后，下令嘉定、常熟、昆山、吴县 4 县运土支持，4 县一共运了 16.9 万方土到了吴江。至正七年（1347）石塘落成，全长 1080 丈，高 1 丈，堤阔 1 丈 4 尺，又增设 3 个涵洞，使石塘向东泄水的涵洞总数达到 136 个。同时，建了南浦亭（在石塘圩），亭南立了石门，上书“至正石塘”四个大字，亭旁镇了 4 只大狮子，这就是古迹“九里石塘”。



九里石塘



京杭大运河旧影

吴江塘路历来是南北交通要道，虽然年年修缮，坍塌却很严重。到明万历三十三年（1605），知县刘时俊带头捐俸，又从库银中提出节余3000余金，作为修塘的费用。同时，他劝导富户及官宦人家捐助，称作“义助”，募得3400余金；因免除徭役而捐助称为“役助”，募得1500余金；打输官司受罚而捐助的称作“事助”，捐得6200余金。工程历时两年，用巨石砌新塘69里，修桥9座，轿役涵洞28个，共耗资3万余金。这样，苏州至嘉兴的吴江塘路面貌焕然一新。这次修塘主要采取募捐的办法，监工管钱的又是家庭殷实且老成持重乡绅沈璟、沈璘、周道登、沈令名等，因此整个施工过程中没有出现贪占、偷工减料等现象，也没有给老百姓增加什么负担。

在修筑塘路的知县中，还有一位晚清时的万青选，他是周恩来总理的外公，曾三度在吴江境内任知县。他看到塘岸年久失修，官府又无力维修，便于同治十三年（1874）将自己所有的俸禄捐了出来，修了三里桥至太浦桥的塘路，共3110丈。这便是直到新中国成立后，人们所看到的那段“九里石塘”。

（俞　前）

# 名宦祠

名宦祠，祭祀在当地留下口碑的长官。吴江名宦祠明成化五年（1469）建，在县学大门内仪门外。入祀名宦祠的人物，弘治元年（1488）时为：吴伍员（即伍子胥），唐苏州刺史李明、王仲舒，宋知县王益祥、李问、孙觉、林肇、向子韶、石公辙、县丞袁韶，主簿程俱、陈瓘，元镇守长桥千户宁玉、达鲁花赤那海高昌氏、州判张显祖，明知县孔克中、巡抚都御史周忱（宣德时赈灾，建三里桥等）、知府况钟（蠲免湖田税额）、巡抚直隶右佥都御史陈泰等19人。嘉靖二十七年（1548）时，建在县学西墙外启圣祠北，入祀者为：唐王仲舒，宋李问、向子韶、石公辙，元宁玉、张显祖，明夏元吉（永乐初治松江水患）、周忱、况钟、南京督学御史孙鼎、陈选、苏州知府朱胜12人。万历六年（1578）知县伍维新在原址扩建。清沿明制，康熙二十三年（1684）时增加：明知县李迁梧、刘时俊、教谕蒋弘宪3人。五十九年时增加：清知县刘定国、漕运总督郎廷极、总督于成龙、傅腊塔、学政邵嗣尧、张泰交、余正健7人。雍正四年知县徐永祐移建至大成门外之东。乾隆时移到大成殿左。十一年（1746）时增加：知县霍勋、郭琇、总督马鸣珮、巡抚徐士林、学政许汝霖、张榕端、张元臣、知府陈鹏年8人。咸丰十年（1860）毁，同治四年（1865）吴江知县沈锡华、震泽知县万青选重建。以后续增知县孔允祖、雷珽、赵子山3人，至光绪五年（1879）时共有33人。其中王益祥曾建有专祠。对吴江的名宦祠中祀省府长官，康熙初叶燮曾提出批评，认为入祀过滥。名宦祠早已不存。

（沈昌华）

# 乡贤祠

乡贤祠，祭祀地方上的名人。明成化五年（1469）建，在县学大门内仪门外。弘治元年（1488）时，入祀晋张翰，梁顾野王，唐陆龟蒙，宋魏宪、王蘋、陈长方、杨邦弼、陆十七、王份、沈义甫，元王原杰，明莫辕、曾燿、何源、马逵15人。嘉靖二十七年（1548）时，在县学西墙外名宦祠北，入祀宋魏宪、王蘋、陈长方、杨邦弼、王份、沈义甫，元王原杰，明马逵、徐琛、吴璋、莫旦、赵宽、王哲13人。万历六年（1578）知县伍维新在原址扩建。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增加：明张源、毛寿南、张基、杜伟、徐师曾、孙从龙、李周策、庞远、沈璘、周宗建、朱陛宣、顾曾唯、沈琉、叶重第、吴士龙、叶重科、袁黄、袁俨、庞秉道19人。五十九年增加：明沈啓、吴邦桢、吴默、沈位、汝可起，清周爰访6人。雍正四年（1726）知县徐永祐移建在大成门外之西。乾隆时移到大成殿右。十一年（1746）增加：明周大章、赵士谔2人。以后又续增：明周道登、庞承宠、周用、陆文衡、潘有功，清李寅、费洪学、陆燿、金士松、费振勋、费兰墀11人。咸丰十年（1860）毁，同治四年（1865）吴江知县沈锡华、震泽知县万青选重建。光绪五年（1879）入祀51人。今不存。

（沈昌华）

# 江南名园——谐赏园

明代的时候，吴江区松陵镇小园弄的北侧有一座谐赏园，因园中建筑小巧别致，置有桃树、果树、荷花池、假山而得名。

谐赏园是明代吴江人顾昺所建。顾昺年幼即有神童之称，与孙赓、陈策并称“江南三才子”。他辞官回到吴江，把松陵北塘街住宅后面建了私家花园。“谐赏园”这名字，取自谢灵运《山居赋》：“在兹城而谐赏，传古今之不灭。”后来，谐赏园传到顾昺的孙子顾大典的手里。

谐赏园是顾大典的宅园。顾大典，字道行，隆庆间（公元1567—1572）进士，官至福建提学副使，后自求解官，归吴江故宅。其宅以东半为园，内建有“云萝馆”、“清音阁”、“美蕉轩”、“载欣堂”、“净因庵”等建筑。台榭池馆虽非精丽，但以木石为人称道：其古木“大者数围，小者合抱”，其石“苍然而泽，不露叠痕”，故有“胜甲一邑”之誉。在主人自己看来：“大抵吾园台榭池馆，无伟丽之观、雕彩之饰、珍奇之玩，而惟木石为最古”。伟丽、雕彩、珍奇，皆人力所可致。而惟木石不易致，故或者以为吾园甲于吾邑，所谓无佛处称尊也。谐赏园建成于顾大典外出为官之前，弃官后即以此作为燕乐终老之地。作品《谐赏园记》：后复缀一轩，扁曰“美蕉”，美蕉者，美人蕉也。产于闽之会城，而余廨中独盛，



谐赏园

绿苗红萼，簇若朱莲，余为学时携归，友人王敬美复书之扁以见贻者也。……亭之阴，诛茅为屋，园丁时酿酤酪以待客，扁曰“宜沽”，野店青帘，宛有流水孤村之致。旁植梅、杏、桃、梨各数株，花时与客倾壶而醉，醉则相与枕藉，落红万片．满人衣裾，不减许谨花茵也。循溪而南数十武，画桥碧砌，有亭翼然，扁曰“烟霞泉石”，盖取游岩语也。亭后遍植蔷薇、荼蘼、木香之属，骈织为屏，芬芳错杂，烂然如锦，不减季伦步障也。

顾大典工诗文，善书画，嗜词曲。经常与友朋在谐赏园中作诗酒之会。当时，随着商品经济的活跃，经济的繁荣带来了戏曲艺术的勃勃生机。顾大典家中养有一班家乐，这种私人戏班以主人之招为主，宴会、来客时就在厅堂演出。他自己创作了《清音阁传奇》四种，其中有影响的是《青衫记》和《葛衣记》。他的剧作文词雅质，讲究构局之法。在顾大典辞官回乡不久，沈璟也辞官回到了松陵。两人情趣相投，一起交流创作讲戏研曲，逐渐形成了与汤显祖“临川派”齐名的“吴江派”。

谐赏园，圣称江南名园，规模之大，占地十二亩。其园内桃花嫣红，柳枝碧绿。“春風花草滿園香，馬繫在垂楊，桃紅柳緑映池塘。”曾几何时谐赏园这一带吸引过多少名人志士，每到春天中外游客莫名而来，尽享园中的景色。有诗赞誉谐赏园：“小园三亩卜幽居，谐赏当年乐自如。柳浪云萝今莫问，武陵一曲尽邱墟。”

谐赏园是一个布局精巧的苏式宅园。民国时期，谐赏园归周公瑞所有，有看管园林的管家叫卢万生。当时谐赏园的正门成圆形状，园墙约 2 米多高，灰式墙面，园墙四周有 12 根石柱子，人们仰起脸，两边是一排排老式整齐的，屋顶布满瓦片的古老宅园。园内树木各式各样，琳琅满目。栽种的树木不下有十来种，满眼春色，清香怡人。园中建有一座亭台，里边有花坛、假山、竹园，优雅清静的景观，令人赏心悦目。正门西侧，设立一处停车场，场内停留着二三辆马车，它主要为前来四维堂做礼拜的信徒所用（现为基督教堂）。东邻园墙是饮马桥，西侧园墙却是一条四维弄堂，弄堂对面住着一户姓马的人家；西侧墙又是一扇可进出后花园的院墙门（边门，为安全门通道），而在西侧墙门前遍植冬青树，庭院绿篱，冬青枝叶茂密，树形整齐。

走进谐赏园，可以看到左侧有一棵桂花树，一到金秋时节，桂花飘香，香气扑面而来；紧靠右侧有一片竹园，它清秀挺拔，四季常绿。一眼望去，别有一番景象，桃花树上一片粉红色的桃花，在桃花盛开时节，一团团、一簇簇，煞是好看。往深处走，抬头望去，东北面种植几棵栗子树，圆圆浑身长刺的栗子球三个一群，两个一伙挤在枝头。步入谐赏园约二百米处有一个池塘，池塘园面积 100 m²，四周设置八九根石栏杆，朝南面有一座用青条石架起的桥，桥通往河中心亭（荷花亭），

桥两旁边架设铁扶手，或在桥面可观赏树木、假山……小桥流水；池塘中央建立一个亭子，亭子内摆设一个石桌子和数个圆石凳，能一眼看到池塘里清澈见底的水，而此池塘里的水是神秘的，它是不通过运河水的流通互换，一年四季不干涸、不发臭；池塘内还有好几朵荷花并蒂开花，出水的荷花，亭亭玉立，几条金鱼在荷花间来回游动、嬉水。那亭子便是一处不错的赏景地，常有人在这里下棋、读书、对诗，游客靠着亭子小憩。池塘周围植有数株黄杨树，它长的坚韧茂盛，一到夏天，这里便是大人纳凉休息的地方，小孩子嬉水玩耍，偶尔还能捉到小鱼小虾。而池塘后面有一小块约三四平方米的方寸之地，植有月季花，春暖花开时节，月季花竞相开放。

漫步在谐赏园，一路往前走，好多株银杏树布满了道路两旁，十月初，秋风起，多株银杏树，就像灯一样，刷的一下，被点亮了。接着那里又竖起一块假山，此假山形似观音石，实为太湖石；假山后边种植一大片梅树，其中有好几棵为脆梅树种，脆梅在梅树种类中是最好的品种，尝口也是最好的。整个池塘堤岸都是用石头垒起来的。春暖花开季节，池塘边植有的桃、柳，形成一枝桃花一枝柳的美景。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文革”前夕，园中建筑因年久失修，加之白蚂蚁成灾，被无知的人销毁，最后逐渐在人们的视线里淡出消失。

谐赏园园内有名目繁多的果树最为有名的是蟠桃与水蜜桃。上个世纪50年代吴江城内有桃园10余个，较为有名的有“南林桃园”、“东林桃园”、“三星桃园”、“西宁桃园”等，其中最有名的就是“谐赏园桃园”。春暖花开，桃红柳绿，桃花足足映红了半个吴江城，登高望远，高低起伏似红色海洋。观花者则是成千上万，有中小学校组织孩童来参观的，有老年人携全家踏青的，有年轻人相伴拍照留念的，更有苏州人特地坐车赶来赏花的……

因为谐赏园地基好，桃园栽种的桃子满口清香，甘甜可口，外销桃子挂牌是吴江水蜜桃。吴江水蜜桃因质地较好，品种优良而远销国内外。到了冬天，桃农就趁着农闲，赶制桃袋，给桃子包上桃袋。进入夏季，蟠桃开始络绎上市，装桃用的笼子是专门特别制作的，从里到外可装四圈，其中只能装3圈的是特级桃，装1只的为一级桃，依此类推。蟠桃不仅在本地销，也销往外地。新中国成立前，谐赏园内，凡上规格的桃子由上海、苏州水果商行老板在春天到吴江订货，每每都是订购一空的，而对那些老板，园中的掌柜请送货人看戏，陪客吃酒。每到春天采摘桃子季节，中外游客会莫名而来，成为水果商会客的交易场所。

（陆树贵）

# 戏馆

戏院，苏州地区旧时叫戏馆，是地方文化娱乐的窗口，是物质与精神相对缺乏时期大众休闲的乐土，是城市发展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产物。寻找老戏馆原址，追忆逝去的繁华盛景，古老的吴江城里曾经有哪些带来无限欢娱的戏馆呢？

记忆中，原城隍庙的大会堂、祥园书场、怡园书场等都是比较热闹的文娱场所，而在县城的中心闹市区中山街“仓桥头”附近，有两家颇具规模的民国老戏馆一直占据着黄金地块，人声鼎沸。仓桥头因大小两座仓桥的存在得名，仓桥则因靠近官仓得名。大仓桥横跨南北流向的北塘河，相距百米内的小仓桥横跨东西流向的宝带河，两条市河在仓桥头呈直角交叉。



著名锡剧演员姚梅凤，曾在吴江戏馆演出名剧《薛丁山与樊梨花》。此剧照为锡剧小戏《大年夜》，姚梅凤饰演刘大婶。

在北塘河西畔的下塘街，大仓桥的西堍，民国期间曾有家“吴江戏院”。《吴江县志》记载：“1935 年……这一年的 12 月，城区民教馆在松陵曹王庙场（现大会堂）、乡师会堂等地放映《共赴国难》、《防空知识》、《黄金时代》等影片和幻灯片《育婴堂识》，在吴江大戏院（现县第二招待所会堂）举行游艺会，演出哑剧《有书大家读》、歌剧《前途》、《一封信》和《看横行到几时》等。”对照老县志，再按实地位置勘测，严格地说，该戏馆旧址并不完全包括在当时的县第二招待所里面，戏馆大门就在二招的南隔壁，位于现在松陵饭店（已扩建）大门南边的熟菜部入口处。

“吴江戏院”比较正规，里面能坐近百号人，大多为长条木凳，稍有考究的座

位是礼拜椅，有靠背，坐着舒适点。内场顶棚是洋铁皮盖的，下雨时叮叮当当作响。民国时期，该戏馆没有固定演员，都是些跑江湖的角来出演，后来很多名角纷纷落户于各个正式剧团扎根。诸如，花旦杨素英来演过《贵妃醉酒》，名气蛮响的北方江湖艺人“小登瞎”（诨号）来演过《九江口》。南通京剧团的陈汝贵先生善好乐器，早期也常在吴江露脸。那时，戏馆演出最多的节目就是什锦戏、滑稽戏、滴笃板、滩簧戏等。赫赫有名的姚梅凤也曾搭台汇演过著名的锡剧《薛丁山与樊梨花》，她曾任吴江县锡剧团团长（该剧团成立于 1952 年 10 月，地点在庙前街西头，靠近中山街），那是后话了，暂不多述。

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大兴土木搞建设。“吴江戏院”这一带的大片房子开始整改，部分改为民居，部分改为中共吴江县委党校。党校那里也做过军管会，后来成为县第二招待所，直到 1987 年扩建为松陵饭店，老戏馆的地块全部纳入饭店范围。稍微上点年纪的吴江人都能回想起，现在松陵饭店大门的北片位置，也就是昔日军管会的大院里，有片场地（民国“吴江戏院”的戏台北面），70 年代曾辟为书场，供大家进去听听评弹、看看戏，之后又改建成气派的专用会堂。

隔着北塘河遥相呼应，河东面的中山街也有家历史悠久的老戏馆，位于上滩，大街东侧，介乎大小两座仓桥之间，北塘河与宝带河交叉口的东南片，如今的城中广场位置，也就是大家说的“仓桥头”中心点。这座戏馆的正名叫“吴苑书场”，民间俗称“大戏院”，门前正中间竖有巍峨的石牌楼。古老的牌楼很是宽阔，遮住一开间门面都不止，不知何朝何代就扎根在此了，因年代久远，石柱凹凸不平，但被风雨磨得很光润，见证着古城的沧桑变化。

据年近古稀的老松陵人“大明”先生回忆：“吴苑书场在赵万泰酱园北隔壁，那确是很早之时的老戏园子，民国的事要问详细，可能得找年龄比我大十岁以上的人才说得清楚喽。我记得五十年代中前期，那书场还是维持原貌的。当时中山街上开的正门，门面有三开间大。中间是进书场的过道，南开间租给肉摊头，北开间租给安阿三开水果店。第二进是一个泡水店，主要是供里面的茶馆式书场用水，也对外供应开水，我小时候常去泡水。再里面是一片露天场地和一大间茶室兼书场。书场里照例有个舞台，有时说书，有时也有其他文艺表演。

吴苑书场实质就是茶馆与戏馆的结合，西面沿街的前门看着不太大，只有三开间，里面却很井深。后院一片露天场地，一座室内书场，南北长，东西窄，场地宽阔，戏台就在场内北首。戏馆后门出去，北面就是宝带河，河上一座小桥，穿过此“乐渡桥”，对面就是 1952 年成立的锡剧团的地块。1955 至 1956 年间，对私改造，商店公私合营，大戏院被拆除，隔壁的赵万泰酱园也被搬走，两家原

址一起拆除后，建起了饭店。饭店起初叫鸿运楼，是1956年从震泽原班人马随同菜馆一道迁来的老字号，1958年更名为“国营人民饭店”。数十年间，中山街路段儿经搬迁和改造，“仓桥头”面目全非，曲终人散的大戏院变成了现在万亚大厦后面的一个停车广场。

时代的发展，岁月的流逝，传统茶楼、书场、戏馆这些曾经为人津津乐道的游乐场所，已被光怪陆离的现代歌舞厅、咖啡厅、影剧院、游戏房等代替，吴江城内居然找不到一丝老戏馆的影子了。小三弦和琵琶奏出的是“咯噔里咯噔~~咯噔里咯噔~~”的悠扬琴韵，袅袅的吴侬软语吟唱的是萦绕在江南水乡的柔情雅兴，凝结在许多古城吴江人心中的美妙音律随着民国老戏馆的远离而渐渐飘散，留存于脑海里更多的只是近年代残余的惆怅记忆。但是，请不要忘了，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城市中，曾经有过这样几座古老的戏馆，曾经的文化乐园，是一段值得永远珍藏的历史记忆。

（云 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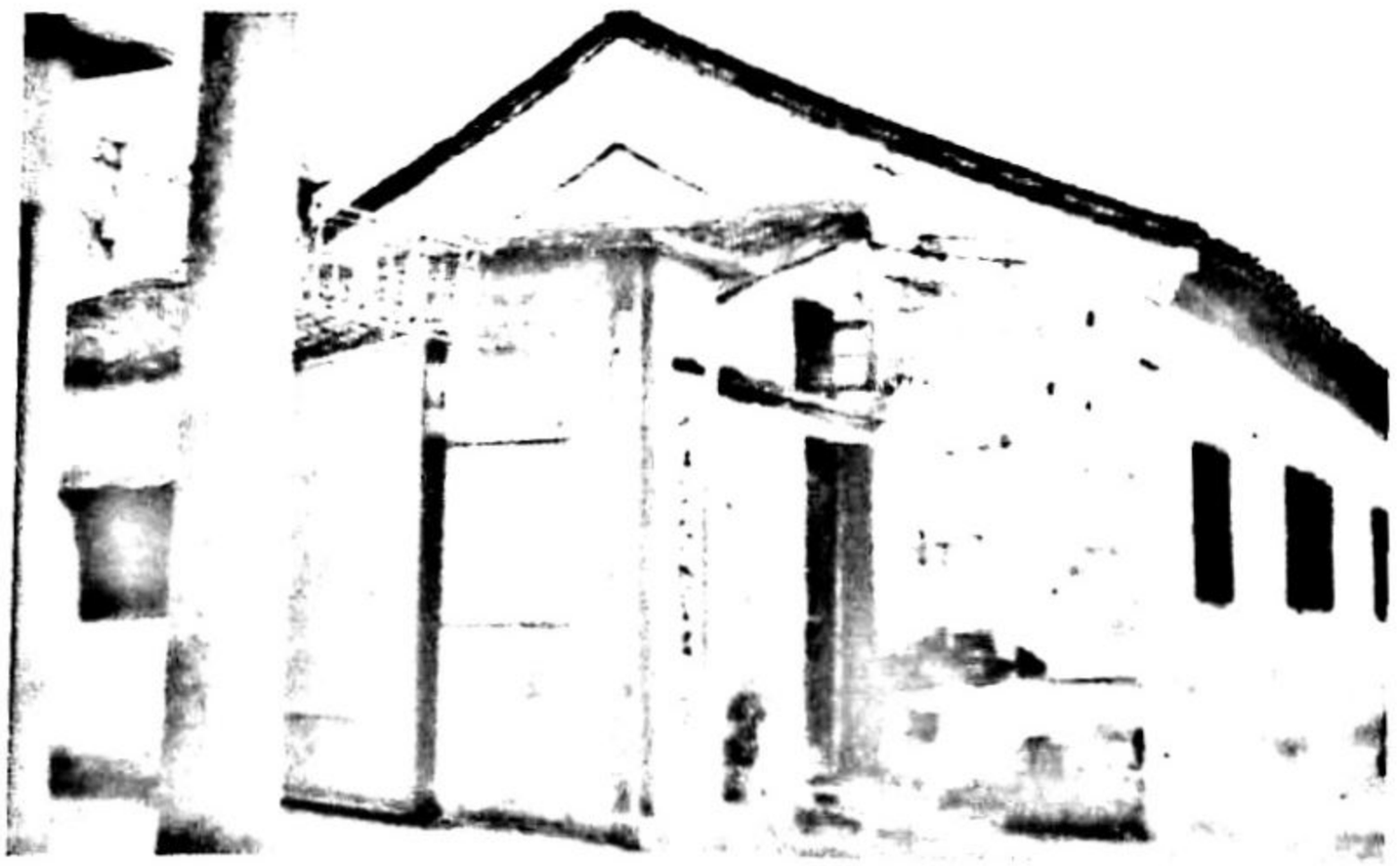
# 小学堂

## 一小（实验小学）

一小，我们上学时叫中心小学，就是现在的实验小学。它是我的母校，是吴江地区历史底蕴最浓厚的小学堂。轻拂层层积尘，一小的历史可追溯到清光绪年间。

清光绪三十年（1904），松陵人士王荚（又名王振之）变卖家产，与好友费揽澄、高继臣等在松陵下塘街三多桥畔的积谷仓内创建“私立爱德女子两等小学堂”，始设初小，继办高小，1916 年附设幼稚班。1923 年更名为城西小学，1937 年改为三多桥小学。

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沈叔明（又名沈天民）与费揽澄携手，在松陵镇雷尊殿成立“吴江县立第一初等小学堂”，俗称雷尊殿小学。清宣统三年（1911），沈叔明校长带头拆除了雷尊殿的部分废弃庙宇，新造两层楼房，增设了高小部。民国建立后，吴江全县设置为 18 个市、乡（吴江市、同里市、黎里市、盛泽市、震泽市、严墓市、周庄乡、芦墟乡等），所有学堂改称学校，1913 年雷尊殿小学更名为“吴江市立第一初高等小学”。1927 年改为城中小学。



八十年代的吴江实验小学，雷尊殿原址

1938 年，日军侵华，松陵沦陷，城区内的学校被迫停课。次年，因校舍被毁，城中小学并入三多桥小学，易名为“吴江县立模范学校”。1945 年抗战胜利后，更名为

城西小学。次年，改为松陵镇中心国民学校。1949 年国民政府撤退，当年 9 月学校重命名为“城厢区首席中心小学”。1951 年，改为松陵镇三多桥中心小学。1954 年，更名为下塘街小学。1964 年秋，学校由下塘街迁到雷尊殿原址，易名为松陵镇中心小学。 1969 年，校内进驻了工宣队和贫宣队，一度成为松陵镇工农五七学校。1972 年，改为松陵镇第一小学、松陵镇中心小学。1979 年，荣列首批江苏省实验小学，遂更名为吴江县松陵镇实验小学。1984 年，改成吴江县实验小学。1992 年撤县建市，改成吴江市实验小学。1993 年 8 月，吴江师范附小（于 1989 年新办）并入，实验小学本部迁入永康路 84 号，雷尊殿原址作为分部（现在的幼儿园）。2012 年，吴江撤市改区并入苏州，学校再次面临更名，目前为苏州市吴江区实验小学。

## 二小（师范附小）

二小叫师范附小，简称附小，始名盛厍小学，现在叫松陵镇中心小学。

清宣统三年（1911），有识之士费揽澄（字安定，号伯埙），利用三元宫的原有材料在盛家厍新桥西北堍的空地上建立盛厍初等小学。1912 年春，正式招生入学，是年秋，改名为吴江市立第二初等小学。1915 年 8 月至 1916 年 7 月，校名改为吴江第二国民学校（为区立公办）。1926 年春，江苏省立第一师范农村分校，议设附属小学，由地方人士协商，学校收归省办。1927 年秋，省校改组，该小学改名为苏州中学乡村师范科附属（实验）小学。1928 年春，在西门外吴模村设立分校（该分校于 2004 年 8 月并入松陵镇中心小学本部）。1932 年秋，乡师独立，学校改为省立吴江乡村师范附属小学。1937 年 11 月，日军入侵，乡师一度停办，附小复名为盛厍小学。1941 年，校名为江苏省教育学院吴江乡村师范科附属小学。抗战胜利后，1946 年 2 月又恢复为省立吴江乡村师范附属小学。1950 年改名为苏南吴江乡村师范附属小学，当年 6 月 25 日，学校成立了吴江县第一个少年儿童队组织。1952 年苏南人民行政公署拨款建造平房 5 间，东至大同米行、南至新桥河、西至义兴蚕种场、北至城墙根。1954 年，校名改为江苏省吴江师范附属小学。“文革”期间，1967 年至 1968 年，学校改名为松陵镇东方红五七小学。1972 年改名为松陵镇第二小学。1983 年 11 月，改为吴江县教师进修学校附属小学。1985 年 10 月定名为松陵镇中心小学。1996 年 10 月 29 日吴江市教育局行文同意恢复为吴江市教师进修校附属小学，实行一所小学二块牌子。数十年间，附近乡村的部分小学陆续合并进松陵镇中心小学。

## 三小（北门小学）

三小就是北门小学，在老中山街的北端，北城门外。它的全称是松陵镇第二中心小学。三小的前身是私立亮叔初等学堂，是松陵历史上创办最早的一所小学。

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先儒黄亮叔先生捐田300亩及松陵镇北塘街（即中山街）住宅一幢，创办亮叔学塾，专供清寒子弟求学。1912年春，校名设为私立亮叔初等小学校，是年秋，改名为吴江私立第一初等小学校。1915年8月至1916年7月，校名改为私立亮叔国民学校。1933年，由吴江教育局收归管理，改名为亮叔初等小学校。1937年日寇侵华，亮叔初等小学校也难逃毁屋停课之噩运。抗日战争胜利后，学校先后改名为松陵镇第七保国民学校、松陵镇中山路国民学校。1955年，学校改名为吴江县中山街初级小学。1964年暑期，中山街小学迁至中山街北端的北门蚕种场旧址，改校名为吴江市松陵镇北门街小学。1967年学校改名为松陵镇韶山五七小学，1969年又改为松陵镇向阳街小学。1972年更名为松陵镇第三小学。1977年，吴江县文教局批复同意松陵镇第三小学改为松陵镇七年制学校（小学5年，初中2年）。1979年，七年制学校分为松陵镇第二中学和松陵镇第三小学。1984年，该小学改名为松陵镇北门街小学。

1949成立的吴江县庞山湖农场职工子弟学校，于1958年更名为湖滨公社中心小学。它下辖湖滨公社50余所小学，当时为全县农村重点学校。1966年“文革”开始，学校停课“闹革命”，1967年开始复课。1968年全县各公社中心小学改制为“教革组”，担负全公社学校管理，湖滨公社成立“文教组”。1978年，全县恢复中心小学建制，湖滨公社中心小学迁址于创新大队（现吴模村）。1980年，湖滨公社中心小学迁址于江新大队（现江新村）。1985年9月，学校更名为松陵镇第二中心小学。

1990年8月，松陵镇第二中心小学搬迁至松陵镇北门街小学，两校合并。现在位于油车路136号（北门蚕种场旧址），而今校名是“苏州市吴江区北门小学”。

（云 巛）

# 银杏王

在横扇东北，有一个古老的村子——四都村，村里有一棵银杏树，已有八百多年树龄了，堪称吴江的银杏王。这棵树躯干挺拔，浓荫蔽日，高达三十多米，主干直径近三米，四、五个成年人才能将之合抱，传说是北宋末年崇吴寺里僧人根据抗金将领花荣之女百花公主的遗愿栽种的。

百花公主原先不叫百花，是浙江乡下的一个姑娘，长得如花似玉，娇媚可爱，村里人说她像戏中的公主。她从小生长在山里，跟父亲花荣练武、打猎，练就了一身好武艺，无论是刀枪还是弓箭，样样精通。

后来，父亲花荣从军入伍，在战斗中屡立战功，升为将军。百花也在自己的家乡，召集了一些饱受苦难的姐妹们组成了一支娘子军，她们在山上不断操练，闻名乡里。那正是春天，满山遍野开满了鲜花，姐妹们采了一百朵鲜花，编成了一顶美丽的百花冠，戴在她的头上，从此，大家就叫她“百花公主”。许多姑娘媳妇，都路远迢迢地赶来投奔她。



四都村银杏树

不久金兵再次入侵，宋军大败。花荣奉命防守镇江，百花带领娘子军前来为父亲助阵，路过吴江时，听说五代时就已修建的崇吴寺很有名，特意到庙里烧香祈福，并许下诺言：打退金兵后，再来礼佛，还要在庙前栽一棵圣树——银杏。

百花到镇江后，金兵很快攻了过来，花荣率领官兵们奋力抵抗，但敌众我寡，

形势越来越严峻。尤其是北门的敌人越涌越多，不少宋兵惊慌失措，眼看城池即将被敌人攻破。在危急关头，百花公主快步来到战鼓旁，抢过鼓槌，奋力击鼓，“咚咚咚”的鼓声响彻云霄，宋军顿时士气大振，个个奋勇当先，把敌人杀得鬼哭狼嚎。金兵又一次被击退了。

到了夜里，一片漆黑，伸手不见五指。百花带领娘子军悄悄地出城。女兵们个个头扎红绸，红绸上缀满小镜子。娘子军来到金兵营地，疲惫不堪的金兵睡得像死猪一样。百花公主手持长枪，一马当先，女兵们挥刀猛砍，还不时把点燃的火把扔向营帐，金营燃起了熊熊大火，金兵乱成一团。女兵头上的小镜子在火光中闪闪发光，衬着那头上的红绸。本来已经心惊胆战的金兵，一看这般模样的兵将，早已吓得魂飞魄散。他们大喊着：“神兵来了，神兵来了！”慌作一团。随即逃得一干二净。就这样百花公主领着娘子军把金兵赶过了长江。

战后，百姓到处传言，把百花说得神勇无比、智慧超人。最后越传越神，说是玉皇大帝派遣百花公主下凡来帮助汉人打金兵的，公主能呼风唤雨，厉害的不得了。这消息一传十，十传百，最后传到金兵的耳朵里，吓得他们两腿发软。

百花从此跟随父亲抗金转战南北，打了不少胜仗，被当时人们称赞。

后来，百花公主不幸得病去世，临终前，她嘱咐姐妹，一定要帮她完成在佛前所许的心愿。

如今，几百年过去了，银杏依旧枝繁叶茂。每当清风吹过，银杏发出沙沙的声响，似乎在向人们讲述当年百花公主抗击外敌入侵的英雄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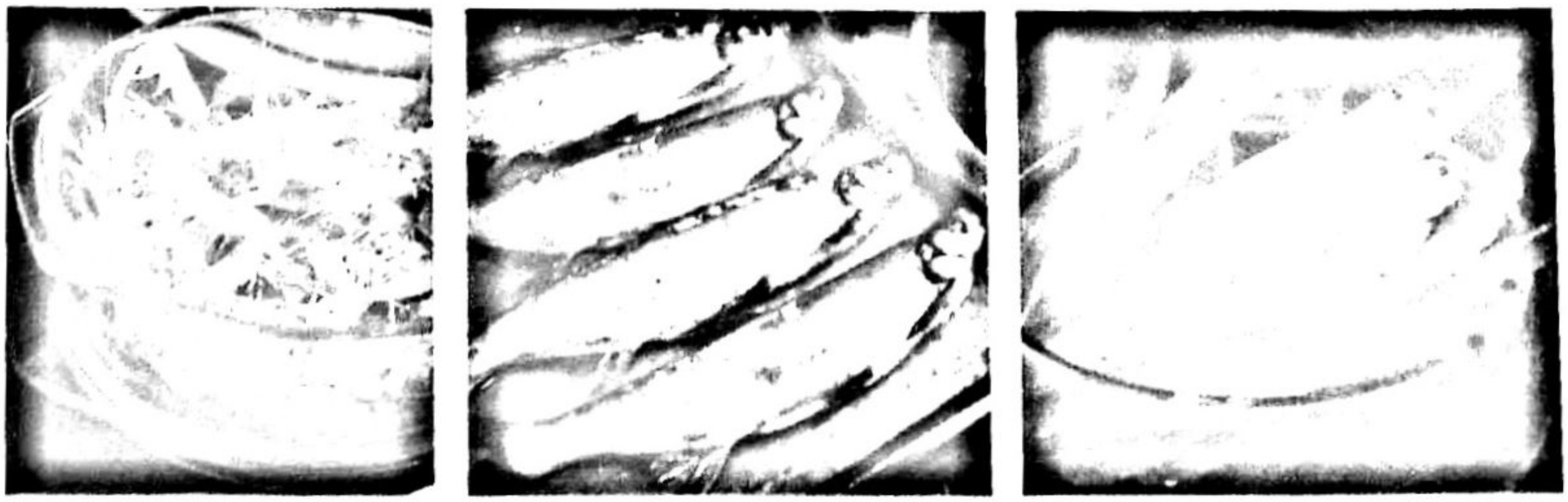
（施泉明）

# “太湖三白”的传说

地处太湖之滨的吴江，盛产各类鱼虾，尤以“太湖三白”闻名遐迩。“太湖三白”即白鱼、白虾、银鱼。

太湖白鱼肉质细嫩、营养丰富，据《吴郡志》记载：“白鱼出太湖者胜，民得采之，隋时入贡洛阳”，当时白鱼已作为贡品上贡皇庭。太湖白鱼又称太湖银刀。说起这名字的由来还有一个动人的传说：相传明朝末年，清兵打入太湖，太湖渔民张三带领一帮人与南下的清兵在太湖一带激战。一次，张三在湖上与清兵作战时，手臂中箭，手中大刀掉入湖中。他忍住剧痛，弯腰从湖中拾起一把银刀，向清兵杀去，清兵被他的神勇给镇住了，纷纷落荒而逃。张三再一瞧手中，原来是一条银光闪烁的白鱼，这样“银刀”这个名字就叫开了。

太湖白虾壳薄肉嫩、味道鲜美，清《太湖备考》上有“太湖白虾甲天下，熟时色仍洁白”的记载。据说先前太湖只有青虾，白虾是一位孝女感化而来的。那是很久以前，湖边住着一户张氏母女。一年冬天，大雪纷飞，年迈的母亲病了，很想吃一口湖里的小虾。女儿听后便冒着严寒来到河边，想给母亲捞虾。到湖边才发现，湖面早已结冰，不管她怎么用力也敲不开冰面。心急之下她躺在冰面上，



太湖三白

想用身体融化冰面。没多久，她昏过了去。湖里的青虾被她的孝心所感动，纷纷跳到冰面上，变成了晶莹剔透的白虾。姑娘忽地醒来，飞奔回家烧好小虾，一口一口喂母亲喝下，母亲奇迹般康复了。从此，太湖里多了一种“水晶虾”。

最后说到太湖银鱼，更有神奇色彩。相传孟姜女哭长城后，带着满腔怨恨与悲恸回归故里。途经八百里烟波渺远的太湖，正遇着巡幸江南的秦始皇。秦始皇见孟姜女细皮白肉，一身素裹，无限娇美，顿起淫念，逼她为妃。孟姜女秉性刚烈，面对暴君，她思忖再三，提出了一个条件，要求秦始皇在太湖岸边搭个孝棚，祭过丈夫后方可进宫。秦始皇满口答允她的要求，并传旨从速办妥。孝棚很快搭好。孟姜女一袭白衣裙，面对太湖银波放声大哭，一连三天三夜，哭得云悲、月惨、天昏地暗，连太湖也接连涨水。第四天拂晓，太湖风平浪静，远近岛屿在蒸腾的晓雾中隐现，似若仙境。此时，孟姜女已声嘶力竭，但晶莹的泪水仍涟涟而落，如同断了线的珍珠，忽然，天际飘来一朵五彩祥云，她那掉入太湖的滚滚泪珠，霎时变成了一尾尾冰清玉洁的银鱼。秦始皇与群臣惊恐万状，这时，孟姜女大骂一声：“无道暴君！”便纵身一跃跳入太湖，化作一道彩虹飞向远方。

神奇的太湖银鱼，不仅细嫩透明，色泽似银，而且无刺、无鳞、无腥、肉嫩、味鲜，含有丰富的营养，宋代诗人“春后银鱼霜下鲈”的名句，把银鱼与鲈鱼并列为鱼中珍品。清康熙年间，银鱼就被列为“贡品”。银鱼可炒、烧、熘，也可凉拌、做汤等等，深受国内外消费者的喜爱，是传统的江南名菜。

“柑橘无千里，鱼虾有万金。”请君不妨到滨湖新城一游，品尝一下这太湖美食吧。

（施泉明）

# 白蛇与神羊

城隍庙内有两件奇物，一是白蛇，二是神羊。

神传城隍庙内有一白蛇，百姓都说是城隍爷的化身，其昼伏夜启。晚上白蛇在庙宇内巡游，或盘桓城隍庙东侧后花园假山之上，洞察城隍庙里外情势；或游弋小池，观察水中生灵；或寻找食物，略以充饥果腹。东方欲晓，白蛇则盘旋前往位于城隍庙西北角的小屋内歇息。其小屋内置有一床铺，挂有蚊帐，铺有被褥，室内桌椅板凳一应齐全。有一庙祝，每天为其铺床叠被，驱蚊下帐。笔者亲见小屋及铺床。

亦传城隍庙内养有一神羊。一天，饲养神羊的庙祝去同里办事，考虑到神羊的一日三餐，便带上了神羊一同前往。仅此一次，神羊便每天一大早，会奔向位于北门外，位于运河边的轮船码头，跳上开往同里的航班，在同里尽兴游玩，同里人也视其神灵，喂神羊以食物，不准孩童戏耍。到得下午三、四点钟，神羊按时到同里轮船码头，搭乘开往吴江的轮船回城隍庙内。于是乎，神羊不到，那轮船大副也是不敢贸然开船的。因此必须神羊驾到，方才起锚远航。

真是让人称奇不已。

（沈文荣）

# 城隍庙

现在的吴江文化中心，曾经的“大会堂”——以前是一座城隍庙。城隍庙庙门朝南，庙前面有东西两幢跨街牌楼，庙前这条街名曰：庙前街。城隍庙正门有六扇拱形朱漆大门气势宏大，门前卧一对石狮子。二进两边有东西两扇角门。进得角门是一片石板广场，东西为走马楼。再一直向前，则是城隍庙大殿，里面供奉着城隍老爷。说起城隍爷，还有一段民间流传的佳话。

嘉靖三十八年（1559），山东安丘人李迁梧接任了吴江知县。嘉靖四十年（1561年）东南一带发大水，吴江受灾特别严重。他捐俸禄开设糜所向百姓施舍米粥。右佥都御史巡抚方廉奏请朝廷给予减免赋税。因为上面的公文还没有到地方，先前的催征官不问情由，坚持要照以前的额度征收赋税。他据理力争，对天长叹：“从田中来，现在田都淹了，百姓两手空空，活命都很困难，难道真要逼他们典妻买子不成？”他闭门谢客，把原先准备的催征工作，全部停了下来，宁愿等上面来责罚，也不去向百姓要粮。他甚至还准备手托官帽，身着囚服去见上司。就在这关头有个姓黄的御史正好到吴江，听到这个情况后，不但没有责怪他，反而把他列为七县之最。李迁悟这才松了口气，重新开始巡查救灾事宜。

李迁悟为官一方，谨慎廉洁，他在吴江在任三年，没有妄取一分银两，对下属也是至诚。李迁悟在吴江任职清惠勤慎，得到了吴江人的拥戴，万历十五年（1587）吴江又遭大水，吴江百姓记起李迁悟以往的种种爱民之心，便在城隍庙为他立神主祭祀。

城隍庙东侧有一座园林，是城隍爷的后花园。清乾隆五十年（1785）知县龙铎所建，取与民同乐之意，名“共怡园”，园内假山、小池、亭台楼阁一应俱全。也名祥园，此后因当地乡绅常于此聚会、议事，且吴江方言“怡”与“议”同音，也称“共议园”而得其名。小池有两，一小池北边有一石船，栩栩如生，很有动感。另一小池中间，筑一小岛，有小桥相连。池南岸，有一八角亭，角下悬挂小铜铃，

大风吹之，“当、当”作响，此亭有一妙用，每当有地震发生，所对地震方向的铃铛，会激烈地摇晃、“当、当”响个不停。园南侧，是吴江有名的“祥园书场”。园外有一弄，则是祥园弄。

最为称奇，园中有一“琴石”，其石椭圆形，赤褐色，形状神似一尊古琴，用棍棒击之，声音十分悦耳动听。

城隍庙大殿的对面有一座戏台，每逢初一、月半，乡民集资请戏班子，唱戏给城隍老爷看。这时广场上人山人海，热闹非凡，亦有小商小贩兜售瓜果、小吃。走马楼上，则坐着那些镇子上有头有脸的人物，因此也是极好的社交场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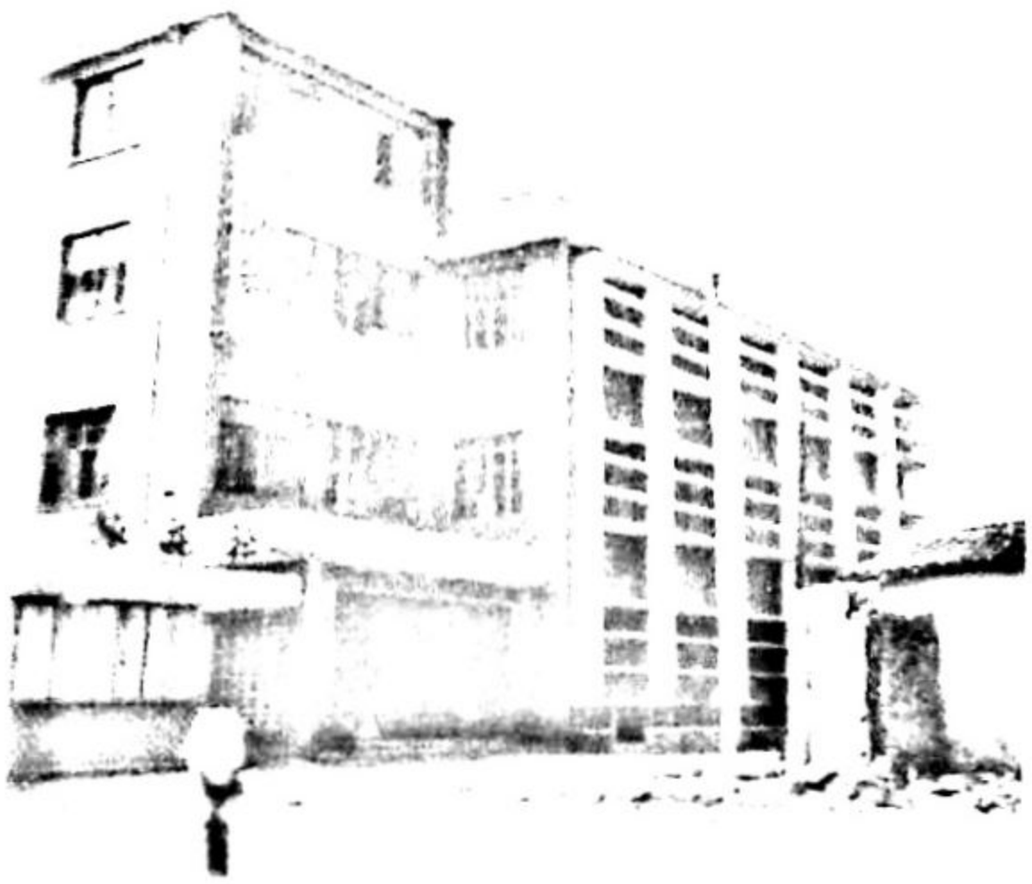
（沈文荣）

# 鸿运楼

鸿运楼最早是在老仓桥的临街延河地段，两开间门面，两层楼。从街上走过，不时能听到“要么来哉，阳春面末两两碗。”“要么来哉，鱼肉飞交面两碗。”从店内发出。其实鱼肉飞交与阳春面都是一码事，这鱼肉交头飞了，还不就是阳春面么。这鸿运楼店面延河临街，地段果然上佳，但也有不好的地方。过去是吃好后再由堂倌结账，结账的依据是点盘子，有个别混子则随手将桌上的盘子扔一、二只到河中，强词夺理少会钞铜钿。

鸿运楼在当时是吴江城内最高档饭店，吴江召开大型会议，如三级干部大会、誓师大会什么的，经常抽调大师傅去掌勺。鸿运楼最有名的是张庆林厨师，他曾经特地为我们做过一道菜，让我至今不忘。这道菜名叫“一品锅”。

“一品锅”的用料很普通，一只蹄膀、一只整鸡、一条火腿（约1/5只火腿）、适量春笋而已。制作方法也很简单，将上述主料盛于一只特大的砂锅内，放置在大号煤炉上用文火烧煮。当时是不允许在饭店里烹制的，张师傅就在家中特意为我们加工。就餐时我们用了一只大箩筐将这“一品锅”从张师傅的家中抬到饭店。



新建鸿运楼

之所以称为“一品锅”，首先是因为味道鲜美，乃砂锅之中一品，其二是因为三件主料，组成一个“品”字。不吃不知道，一尝敲耳光不放；火腿的干香、鸡肉的鲜嫩、蹄膀的肥而不腻，肉汤更是香鲜可口。大伙对其他菜是“拜拜”了，主攻“一品锅”，最后，来了个锅底朝天，还不住地喊“鲜、鲜、鲜”。此后再也无缘如此可口鲜美的“一

品锅”，一来是因为家中没有如此大的砂锅，二来现在所有饭店也没了这道菜。

店内有两个传统菜，一个是糖醋粒肉，亦叫桂花肉；另一个是全家福，亦称白什拌。糖醋粒肉制作方法，是将前夹心肉切成粒状，加入盐、蛋黄、粳米粉，拌匀后放入油锅中炸至金黄色，另外用淀粉、糖、醋勾芡，可一吃，亦可两吃，或则用葱、椒盐做成椒盐粒肉。糖醋开胃，椒盐香脆。全家福用料比较考究，主要有蹄筋、肉片、鸡块、鱼刺、海参、虾仁、肚片等，煸炒后实为菜中精品。当然，另外如响铃鳝糊、狮子球、炒三鲜、鱼排、猪排等也享誉吴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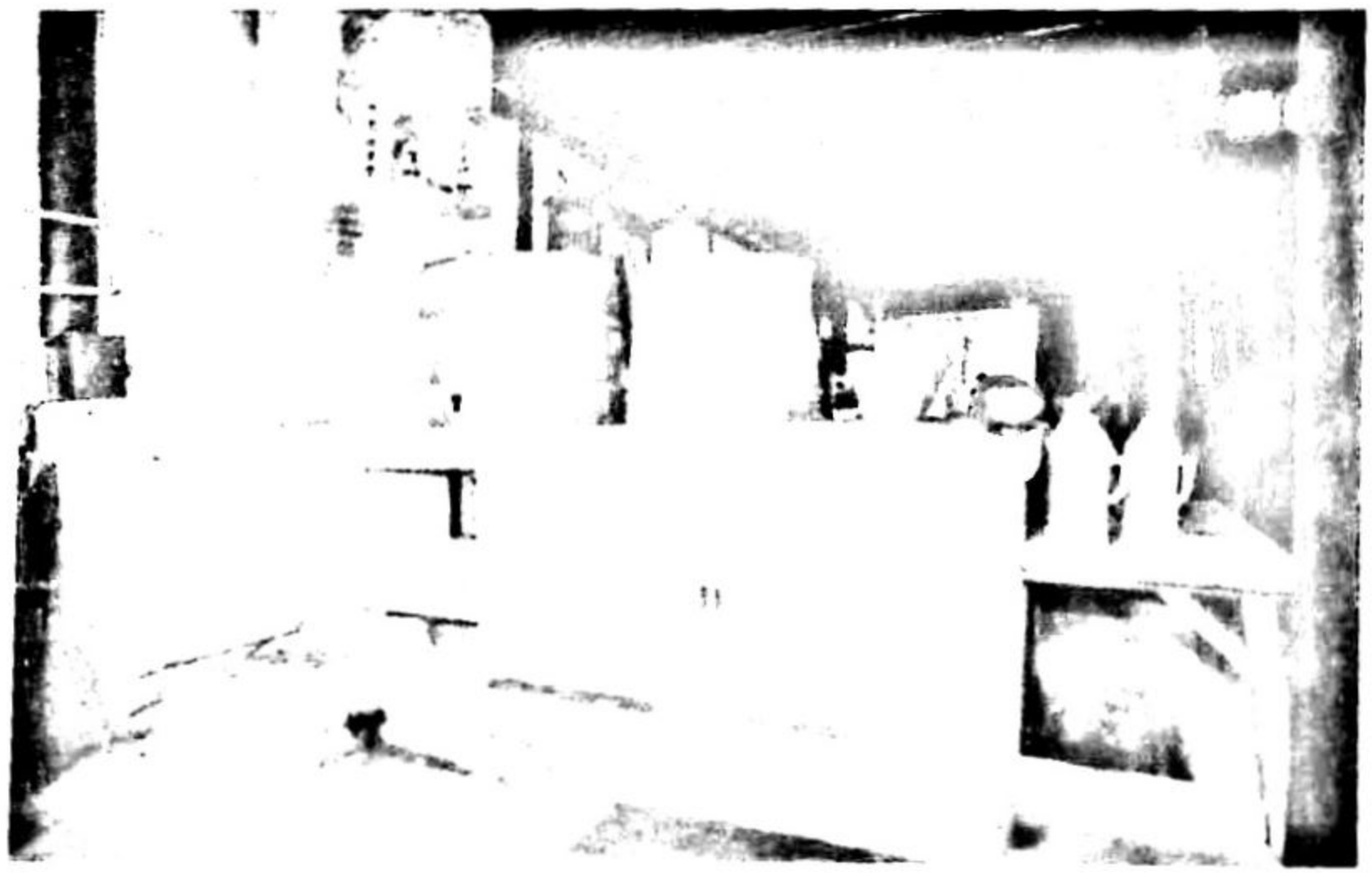
后来鸿运楼从原址搬到对面（现在改建成城中广场），“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改名为“新江饭店”及“人民饭店”，直到在三角井建起新楼时才又恢复为“鸿运楼”。

（沈文荣）

# 老虎灶

提起老虎灶，老松陵人都会有一种很深的温馨感和亲切感，并自然而然地，如数家珍般地回忆起那时候的一串串光景，一些琐事。前些时候笔者走访了一位在松陵商业战线上工作了26个年头的李兰英阿姨，在我们的闲聊中，过去镇上老虎灶的一些景物、趣闻仿佛又回到了我们的面前。李阿姨是一名会计，在七八十年代时管辖着镇上7家老虎灶的经济收入，通过每个月7家跑马式的做报表、收账、然后交公司，因而她对老虎灶有着一种特别的情感。

老虎灶又叫泡水店，因为烧开水的炉膛口出灰处开在正前方，犹如一只张开大嘴的老虎，灶尾有一个高高竖起的烟囱管，就像老虎翘起尾巴，因此人们很形象地称之为老虎灶。灶上一般有八只眼，中间四只汤罐，每只汤罐可泡4瓶水，前面一只小汤罐，后面一低一高二只大锅，在四只汤罐的中间还有一只眼，那就是加燃料的口，平时用铁盖盖着的或略开小缝用以拔风。加燃料——砻糠时，便用一只超级大漏斗接住口子，再用大的簸箕盛着砻糠往下倒，然后灶上师傅用长铁钎在口子里捅几下，待四下均匀后，才后捂盖子。当时江南一带，老虎灶相当普遍，也是社会生活中最直接的一个窗口，直接解决了周边居民用热水的生计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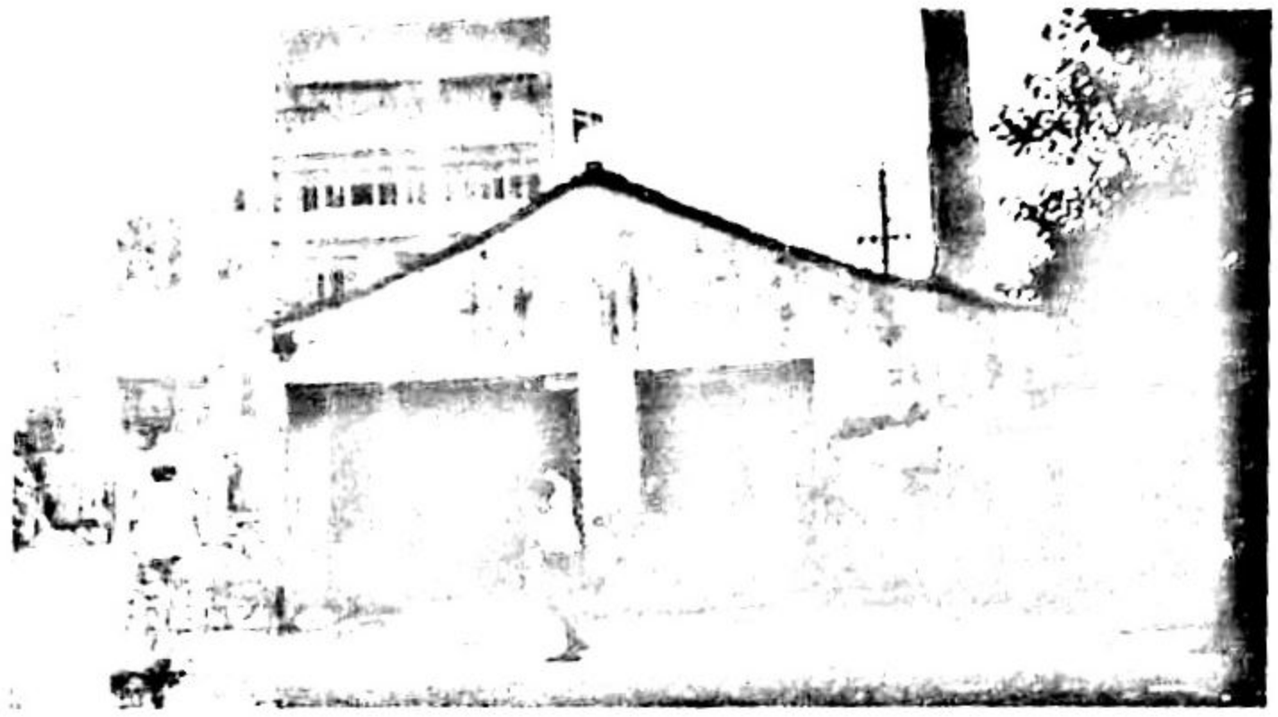
老虎灶

新中国成立前松陵镇上茶馆老虎灶多达几十家，大街小巷都有它们的影子。最早的老虎灶要数到李阿姨的爷爷所开的老虎灶了，开在

东门新桥河的桥北面，那时东门盛家厍的茶馆最为繁多，有顺兴楼、第一楼、虹云阁、迎春、福安、凤鸣阁、东兴园、垂虹楼等诸片茶馆。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末，镇上尚有7家茶馆老虎灶还在营业，分别在北门、东门及城里。北门街上的叫聚宝园茶馆；东门盛家厍街上的叫虹云阁；东门湾塘里边上的叫迎春茶馆。市区三角井斜对面有一店大家俗称叫三角井泡水店；县府街市委大院门口有一间大明水灶；松陵饭店门口有一鹤阳楼，俗称仓桥老虎灶；中山街小园弄口也有一只老虎灶。那时，有茶馆必有老虎灶，有老虎灶的未必带有茶室了。名声最响的大约数仓桥老虎灶了，因为仓桥东就是镇上的闹市中心，桥西便是老虎灶，沾着这个光，不少上街做买卖的、办事的人就会在该茶馆歇歇脚，喝壶茶。同样，周边的商家、居民用开水也使得老虎灶生意兴隆。

松陵的老虎灶大都是靠近河开的。因为老虎灶最早是用河水烧的，取水比较方便，后来才改用自来水。再者烧火用的砻糠也需要用船只来送货的。那个时候，镇上的商贸集市大致分三处格局，北门、城中、东门，所以老虎灶带有茶室的聚宝园、鹤阳楼、虹云阁、迎春茶馆的生意就相对兴旺一些。三角井泡水店的经营也可以，只是店面不是很大，只能安放二至三只茶桌，如果茶客多了，茶桌就要放到人行道上去了。而大明水灶则专营泡水，且服务对象大都是县委县府的机关人员。开老虎灶是件很辛苦的工作，每天天未亮就要起床，生火开灶，空时还要挑水，几只很大的水缸均要有足够的水储存，晚上到家家点灯了，他们方能熄火，真是“鬼叫做到鸟叫”。最辛苦的还是灶上师傅，一天下来，几百瓶的热水都是经他的手用勺子给舀出去的。尤其是夏日里，滚烫的灶台、滚烫的热水，其辛苦是可想而知了。据介绍，一般老虎灶是二人搭档，带有茶室的要略多几个。这些老虎灶当时均归松陵商业公司管理。

那时多数居民家庭靠煤球炉煮物，要想沏杯香茶，喝口热水，用温水洗脸泡脚，杀鸡宰鹅还真离不开烫开水，况且老虎灶的水费低廉，1分钱泡一瓶水，确实在时间上很方便经济上也实惠，老虎灶自然与居民的生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泡水者去那里泡水，不但可以看到、听到许多新鲜的东西，而且还能与同伴玩耍与熟人聊天。尤其是冬天里的傍晚，泡热水瓶的、泡汤婆子的、冲盐水瓶的，这老虎灶煞是热闹。到了我上初中，因为流虹路的河道填埋，家也搬至县府街，早上为了给工作很辛苦的父亲泡上一杯热茶，以尽孝顺之道，我经常天刚亮就拎着水瓶去大明水灶等候泡水。又如，吴江印刷厂里没有水灶，喝开水都是去仓桥老虎灶泡的，虽然厂里门卫很紧，但出门泡水却一路绿灯，包括厂里装订上用的浆糊，都是在老虎灶上用烫开水现浇现搅的，老虎灶上的一水一勺为居民、为企业奉献



仓桥老虎灶

着特有的热情。

李阿姨细说道，开水1分钱一瓶，一壶茶则8分钱，这情形延续了好长一段时间。老虎灶一天下来营业额基本能赚个20到30元，具体要看老虎灶周边的人气了，象小园弄口的老虎灶就差多了。如果再去掉自来水成本、砻糠成本，包括运费，老虎灶也只能算略有微利，混个温饱。所以到后来，有的老虎灶做起了糕点、冰棍等副业，以补充维持老虎灶从业人员的收入。

随着城区的发展及年久失修的诸多原因，到了上世纪末，镇上这7家老虎灶最后只剩下东门虹云阁一家仍在用砻糠维持营业。没多久，旧老虎灶拆掉，改用电烧水，虽然没有往日的温馨灶火了，但电水壶里的热水仍会冲出酽酽的茶香，引得老茶客们依旧前来吃茶聊天，茶馆也为周边居民带来了生活中的许多便利，后来迫于生计，开业于1946年8月的虹云阁终于倒下了它那坎坷而佝偻的身影。同在盛家厍湾塘里的迎春茶馆，也是开开停停，支撑着昔日东门茶肆繁华的最后一丝荣耀，直到2007年8月重新装修并开业，迎春茶馆才挽回了松陵老茶馆的一点声誉。

回望渐行渐远的老虎灶，盘点着曾熟悉的行业，对老一辈的人来说，些许还是有点味道的，毕竟它给那一代人带来了许多温暖、许多回忆。

（马常宏）

# 理发店

一说起理发店，似乎人人与它都有一段割不断的情结，小孩满月或百日时，一般家里人都要请来理发师为其剃除胎发。这几乎是每个孩子成长过程中的一项必经仪式，不可或缺。在此后的生活中，理发便与人的一生结下了不解之缘。为探寻松陵在过去岁月里理发店所留下的一些轶事旧闻，笔者在一个炎炎的下午，来到松陵桃园一弄看望一位资深理发师——年近八旬的王少美老人。由于笔者少年时常由王师傅剃头的，所以比较熟悉。在王师傅家中刚一落座便接连进来二位七八十岁的老熟人，理发店的往事就在王师傅边理发边闲聊中进行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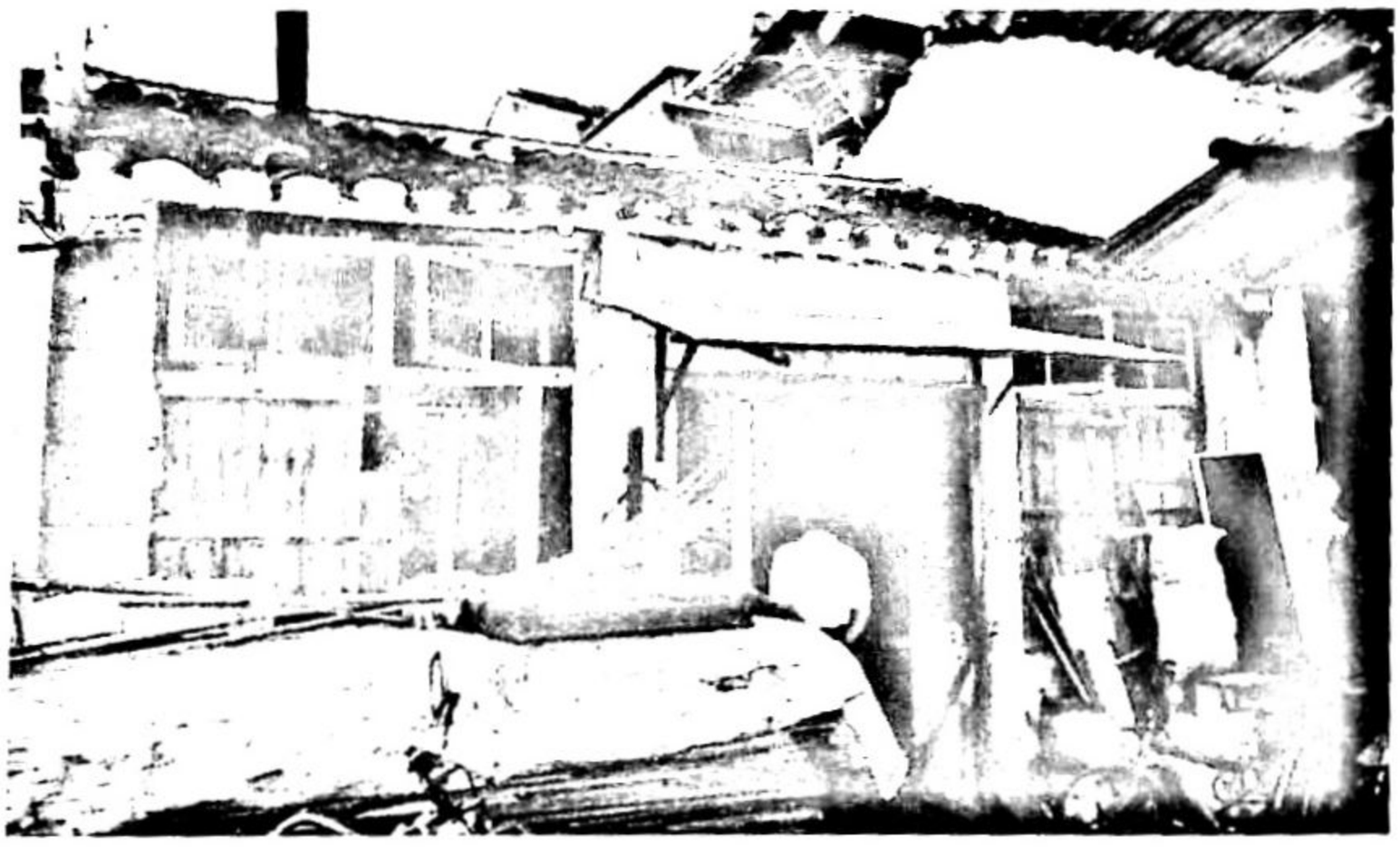
理发业古而有之，被公认为是“三百六十行”中的第一行。当年轮进入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时，松陵镇上尚有7家理发店，北门叫南京理发店；城中有亚洲理发店、红旗理发店；县府街上叫新光理发店；东门湾塘里有一家；盛家厍在虹云阁茶馆隔壁有一家、水产行隔壁有一家。那时候镇上理发行业约有40多人，其中也有女理发师。规模相对大一些的是城里的亚洲理发店，它是1956年从盛泽搬过来的。该店的玻璃窗较矮，很容易招揽顾客，在店内也极易看清街面情况，店的中央是一长排椅子，让等待理发的顾客有个落脚休息、等候叫号的地方，也是揽客走的一种手段。洗头的热水都是店家自己烧的，每逢用掉一些热水，师傅便会在锅里相应添入冷水，以此循环反复。



1995年，下塘街亚洲理发店临时店

在7家理发店中，数亚洲理发店的档次最高，由于它

坐落中山街商业闹市中心，店面及店堂也面积较大，里面设有近10只椅子，所以它的营业额也是较高的。作为理发行业，与其他的老虎灶、大饼店、酱油店等服务业一样，都归镇上商业公司管理，公司派一会计每天上门收隔日账。那年代剃个头也只有二角几分钱，理发师们每月都是有指标的，完成指标拿基本工资，超额再计算，几乎就是多劳多得，一天下来，能做个4元左右就算不错了。由于是服务行业，理发师傅每个月只有三天休息日，如果是提早做满了指标，那可以稍微多休息几天，也不要紧的。每到逢年过节，生意就好一些。虽说亚洲理发店档次较高，但县府街上的理发店生意也蛮好的，因为该店附近有县委和县政府，一些机关公职人员图个方便，利用中午或下午下班时，来理发是最多的。至于理发工具都是由店里统一买的，分给个人保管，所以一到关门歇业，师傅们都会精心擦洗各种自己的工具，上油的上油，擦干的擦干，有的还要磨磨刀，这些细活是传统理发业延续几代下来的必备功课。



湾塘里理发店旧址

在笔者与王师傅的不知不觉交谈中，随着王师傅剃发、洗头、刮须、修面、剪鼻毛、扑粉等动作，二十多分钟已给一位老人理好了发。接着另一位老人坐上了颇显沧桑陈旧的老式理发椅，我们的交流继续着。

曾在县府街新光理发店、亚洲理发店工作过的王少美师傅，大都为老松陵人熟知，他那和蔼的态度，娴熟的技艺，赢得了一大批老中青顾客的青睐。直到退休以后，一些老顾客仍不忘他的手艺，最远的从南面八坼、西面东太湖、北面姚家庄等地也都要赶来他家剃头，如鲈乡三村的多位老年人都是定点定时地专程前来剃头。眼前这二位老人都说，别看现在的美容美发店很多，上了年纪的人想剃个头还真是困难。王师傅他17岁入行至今，不知剃了多少头，如今清闲在家，这把理了一辈子的理发剪刀难以割舍，街坊老友要他帮个忙，也难以回绝。笔者好奇问道：老人剃头难，那您的头发谁给理呢？他笑道，镇上还有一姓魏的老师傅，我们相互帮衬着理发，在这一行当里，到现在还拿着剃刀的也许只有我们二人了。

改革开放后，松陵城镇改造拆除了一些老房，后来迁移到下塘街的亚洲理发店几经转手承包后，到了21世纪初就最后一个关了门。同样，由于经济体制允许私人经营理发业，时代造就了审美观念不断转变，美发美容开始流行，本地人、外地人开的个体理发店迅速增加，美容美发店霎时成了引领时尚的风向标。而年岁较大的理发师们又难于掌握新颖流行的美发技艺，那些老牌的理发店便渐渐地退出了历史的舞台，7家旧式理发店没有一家传承下来。留给人们的只有那些记忆深处的旧理发店印象了。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吴江中学曾读书的学生都记得，在那铁路桥涵洞过一点，江中大门不到一点的垂虹路边，有一姓秦的开的理发店，生意也不错的，也许是当时唯一的个体理发店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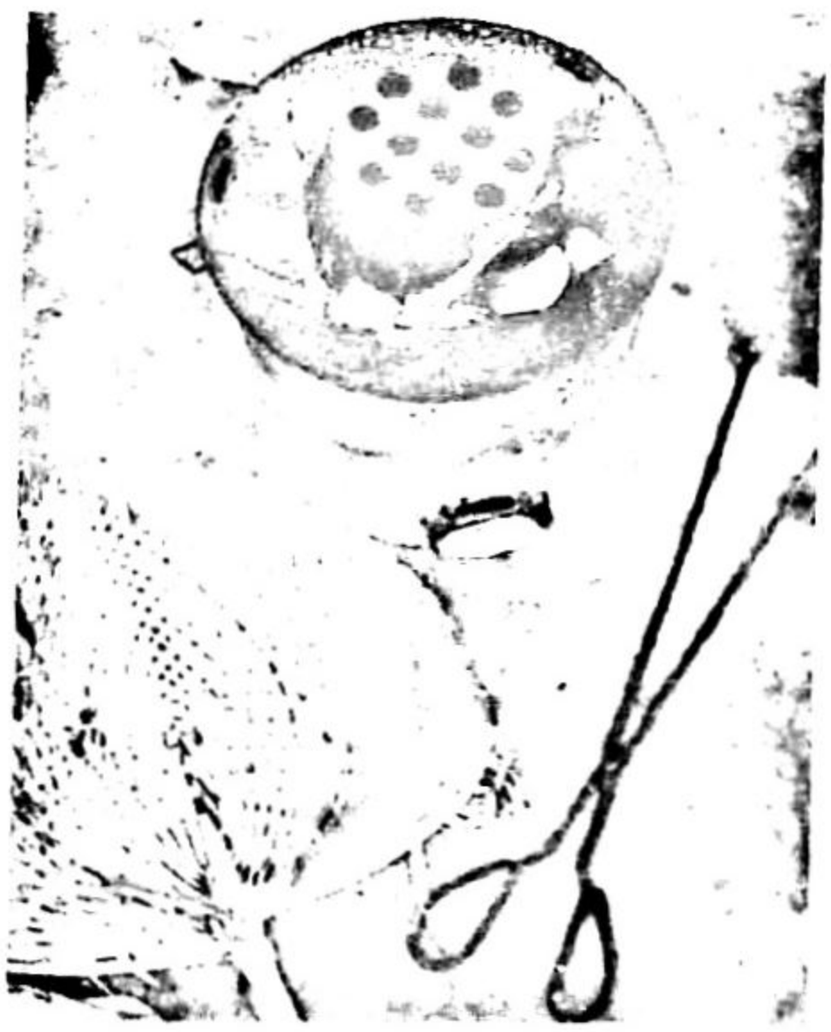
（马常宏）

# 煤炉、煤球、蛇

当煤炉、煤球渐渐淡出生活时，偶尔聊起往事，那曾经遥远又熟稔的记忆仍如旺旺的炉火燃亮旧日的风景。

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印象里，中山街上的居民多半是生煤炉、烧煤球过日子，极少有起灶头烧柴薪的。我家饭厅有个深棕色陶缸外胆的煤炉，内置圆柱状的蜂窝煤，平时烧水、煮饭、炒菜全靠它。后河滩厢房里另有个铁皮壳做的大炉灶，架个超大铁锅，炉膛里烧柴禾、废纸等，难得开火，逢年过节烹煮大餐才启用。

起初的煤球是像鸡蛋一样的球状，个小，不经烧，一直要添加。晚上封炉子，要用煤渣加水调得刚刚好，放在煤球上面，象大饼一样罩着，中间开一个小孔透气，很麻烦，挺容易熄火。后来改良成 12 孔的圆柱煤饼，也叫蜂窝煤，炉灶里三只轮流替换，早一只、午一只、晚两只，比小煤球经久耐烧多了，但人们仍习惯称它为煤球。蜂窝煤封炉子省事，只要中间那只煤球新引燃，八分生的，上盖一只新煤球，且上下煤孔交错遮一半，炉底端风口处用木塞裹上布封住。次日早起，持火钳将煤球孔对齐，拔木塞通风，再用蒲扇在风口稍稍扇几下，火苗很快就呼呼往上蹿。若不得法，隔夜封炉失败，对着熄火的冷炉子，要么偷懒夹个新煤球去隔壁家换个燃煤，要么只得重新引煤炉。引煤炉是个技术活，也是个苦差事。小心翼翼将笨重的炉子拎屋外街道旁，先划火柴棒将废纸或碎纱头点着，再掷入小块柴火引燃，一边用火钳拨弄，一边手执蒲扇对着风口用力扇。浓烟缭绕，还得顺着风向掉转炉子方位，忍着呛，一直扇到炉



煤炉

火从12孔里冒出来，才大功告成，拎回屋里烧水煮粥。当然别忘了，末了还要用7字形铁杆将底部的炉灰及时掏挖干净，保持炉膛拔风通畅。

皮鞋厂的秦师傅，绍兴人，忠厚老实，街坊们都称他绍兴师爷。他是倒插门女婿，家有悍妻，脾气暴躁，稍不如意就对他喉咙三板响，不分上下一顿穷数落。因时常搞不定封煤之事，三天两头见绍兴师爷蹲大门口引煤炉，他老婆此起彼伏的河东狮吼一度被街坊当做晨起的号角。“绍兴师爷作孽啊，大清早又犯错误了，骂煞脱了。”大家边穿衣服，边嬉笑着竖起耳朵听闹猛。

当年的煤球要凭计划票购买的，单人户每月60斤煤球券，三人户120斤，五人户150斤，一般家庭月用120斤也够了，若实在超计划的可向吃食堂的单身汉通融一部分。那时，一只煤球一斤重，2分半一只。最早，街坊们都到三角井煤球店购买，后来有些就到三里桥堍煤球厂直接买，货色干一点，分量就轻多了。再后来，送煤球的行当出现了，这段时期是兼而有之，有叫送的，有自个儿上门买的。随着三角井煤球店拆除，大家基本上全是叫送了。

作为生活必需品，入得室内，煤炉旁堆码整齐的煤球一溜一溜是常见的。为保持煤球的干燥、室内的整洁，许多人家将黑黑的煤球装箱入筒，而就是在那些堆煤球的地方居然藏匿着蛇。在我的记忆中清晰记得两起害怕之事，一起发生在沈家好婆家，一起在我家。

沈家好婆是个孤寡老人，七寸金莲，高度近视。她的灶间角落里有个装煤球的大铁筒。一日她开盖取煤，抓火钳的手刚伸入，筒里跳将出一蛇，扑向手腕狠咬一口，她大惊后伏地狂呼救命。过去民风淳朴，家家户户大门敞开，一呼众人听得，乡邻纷纷涌进，消毒施救、抓蛇追打，闹哄哄乱作一团。结果行凶的蛇被勇敢的男人们整得挺尸了，所幸，那是条家蛇，圆头无剧毒，沈家好婆只是惊吓一场，旁观的我也吓得七魂丢了六魂。

不久，还未从恶蛇咬人事件的阴影中走出来，我家的煤球箱里竟然也冒出条蛇。在木楼梯底座的转角空档处是储藏木柜，那天，父亲拉开柜门，突见一白蛇，惊骇间，它早一溜烟钻入木缝。我家是木楼，上是楼板下是地板，长年累月被老鼠啃出若干缝隙，地板下四通八达，只得任它逃之夭夭。这次的蛇虽未伤人，却成了我心头大患，时刻担心它再现袭击。我的房间就在楼上东首，每次提心吊胆经过木柜，然后硬着头皮憋足劲一鼓作气飞奔上楼，关紧房门大喘气，生怕那蛇突然从楼梯间窜出来。那段时期经常做噩梦，这后怕的经历困惑了许久才淡忘，自此，每提起蛇，我仍有点毛骨悚然、不寒而栗。

如今，液化气、天然气逐渐取代了老式煤炉，新颖微波炉、电磁炉的加入，

使我们的厨房用具更便捷更美观。历历在目，声声入耳，旧日庭院里泛黄熏黑的墙壁、煤炉上永远温吞冒气的一壶水、送煤人响亮的叫卖声……愉悦的旧事、惊悚的过往，被老去的人儿悄悄细心收集，积攒着去滋养不再年轻的心灵，怀旧的思绪如穿堂的清风拂过，游走在记忆的云海里。

（云 巛）

# 农家黄豆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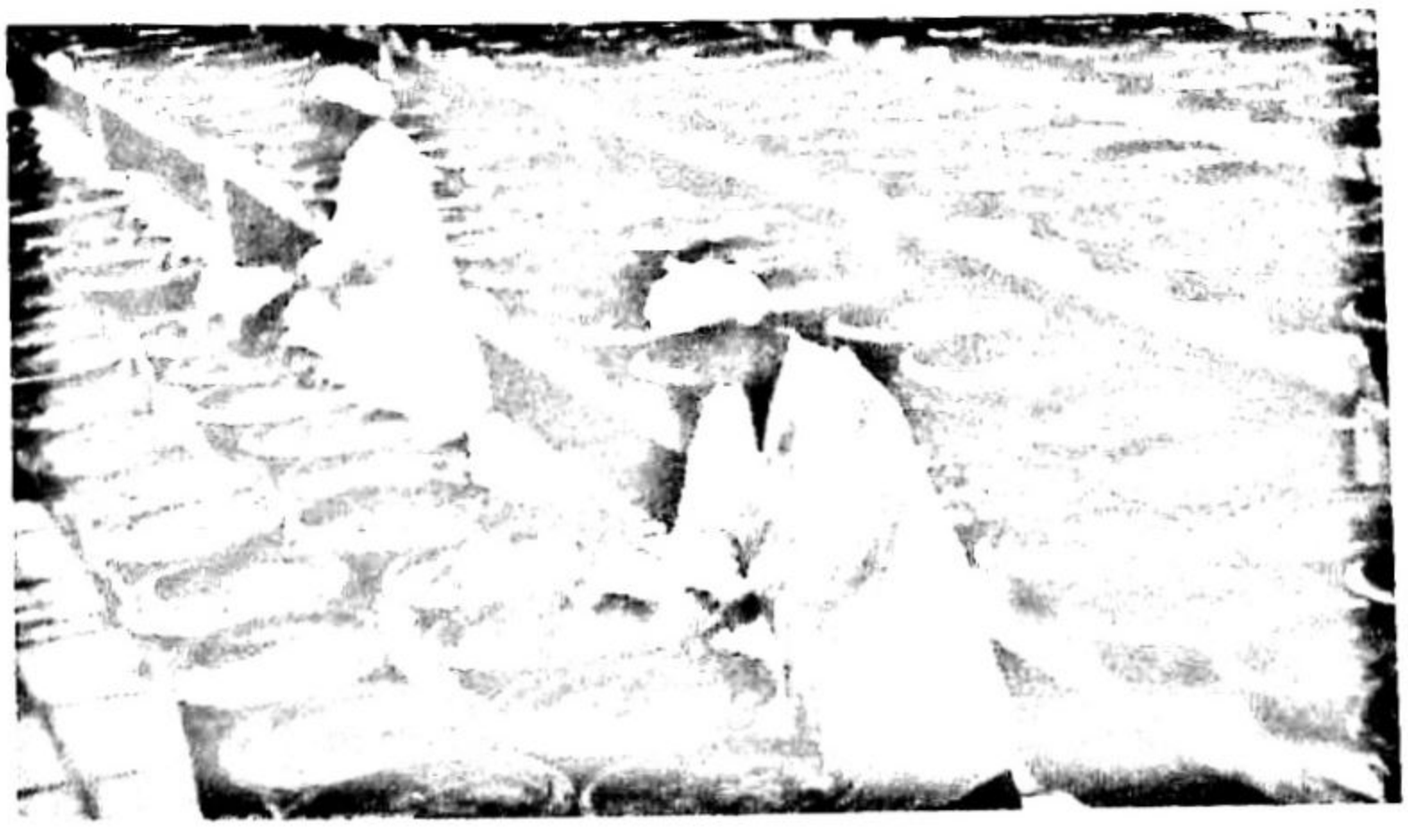
过去，吴江农村生活困难，咸菜和黄豆酱是农民一年四季的主打菜。所以，家家户户都会自制黄豆酱，做一次能吃上一年，其口味，远比规模化生产、在商店出售的豆酱鲜美，虽然，它们也打着“黄豆酱”的招牌。

农家黄豆酱，都是家庭主妇代代相传、口头相授的经验之作，经过笔者的查访考证，做法并不复杂，但有一个较长的制作周期和严格的季节要求。

每年江南的黄梅季节，是制作豆酱面饼的最佳时机。

制酱，虽没有严格的材料配方，但还得基本遵循 10 斤黄豆，5-6 斤面粉，2.5 至3斤食盐的比例。做法如下：

做“黄子”。在黄梅季节，选择天气晴朗的日子，将黄豆洗净浸胖后加适量的水煮烂，煮烂的黄豆冷却到手可触及时，在大盆内逐步将熟黄豆加入面粉进行糊面；要注意黄豆和面粉比例均匀，糊面时如水不够，应添加煮豆水或者冷开水，切忌添加生水；将黄豆面糊揉到能做饼的程度，开始做成圆形的豆酱饼，饼中间捏一个洞，以扩大面饼与空气的接触面，将做好的豆酱饼平放在屋内一角落干净的麦秆床上，铺满一层，再放麦秆铺第二层，如此，将所有的豆酱饼搁放在麦秆堆中。这种豆酱饼，吴江人叫“黄子”。隔三天，检查“黄子”，能见“黄子”发酵变大，并长出淡黄色的菌毛。



晒酱

晒“黄子”。大约第七天时，江南已从黄梅天基本进入夏季，掰开一点“黄子”，检

查其湿度，如黄子芯子仍潮湿，还得延迟日子，待“黄子”芯子硬结而疏松了，在晴天拿出“黄子”在大竹匾中暴晒，待“黄子”干透后，用刷子将“黄子”上的菌毛刷掉，再将黄子掰成小块，准备晒酱。

晒酱。必须用敞口浅缸，以扩大受光、接触空气的面积，将掰好的“黄子”放入缸内，按前述比例的将食盐倒在“黄子”上，注入13斤冷开水进行暴晒，每天翻搅，暴晒半月至二十天，稠稠的黄豆酱遂制成。如果需要特殊口味，晒酱时可放辣椒、生姜、胡椒粉、茴香等。注意事项：一晒酱切忌用生水；二是不管天气好坏，晚上要盖上酱缸，白天揭开；三是注意天气，如遇雨天，必须在酱缸上盖上笠帽等遮雨，等天气晴朗再揭开暴晒。

装甏。酱制成后，由于敞口浅缸容易招来苍蝇，所以必须装入甏中，用笋壳封口后压上平整的方砖，不得经常搬动，经常搬动会使酱变质。过去农户家经常将酱甏置放在屋顶的瓦楞上，黄豆酱并不在乎气温变化，要食用时，用梯子爬上去揭开封口捞出一碗，炒菜、直接蒸食，风味甚佳。

商店里买到的黄豆酱为什么不如农家的美味？究其原因，一是季节随意，随需随制；二是不用麦秆堆放。造成“黄子”发酵不够充分，产生的天然谷氨酸盐偏少。甚至，个别不法商人粗制滥造、劣质兑制。

晒“黄子”、刷“黄子”、晒酱三个过程，往往是农家的孩子们完成的，为了扩大受光面，晒酱缸往往放置在屋顶，而农家的孩子爬梯子个个是能手。农家黄豆酱，象征着农民的质朴，也隐藏着过去农村的艰辛和温馨。

（倪昆泉）

# 补缸甏

过去吴江农村家家户户都有缸甏，缸用来腌菜，大甏主要用来盛米，小甏用来腌咸鸭蛋、盛放黄豆酱等。缸甏在使用过程中的磕碰，有时会造成破裂，漏水漏气，有的甚至完全破碎。过去，由于交通不便和经济困难，缸甏出现损坏也不舍得换新的，能修补的，会找匠人上门修补，个别心灵手巧者自己也会修。

修缸甏工具比较简单，铁钎，小铁锤，老虎钳；必备的材料是铁匠铺煅制的七八分长呈“]”形的铁搭配，还有铁作坊磨制铁器时产生的铁粉。

修缸匠会把坏了的缸甏倾置成一个合适的角度，先在裂纹两边用铁锤敲打铁钎，在裂纹边打出对称的两个凹洞，凹洞距离略大于铁配的宽度，但又不能差得过大，控制在1毫米左右，深度是足够容纳铁配两头的弯钩，如果裂缝很长，得依次每隔12—15公分打两个对称的凹洞。待凹洞打完后，进入下一个工序，就是在小碗里倒上铁粉，用咸菜卤汁拌匀，沿缸甏的裂缝处涂抹一遍，并尽可能让铁粉汁渗入，然后用老虎钳调整铁配钩子的距离，将铁配揿入对称的凹洞，用铁锤将铁配打得服帖紧密，裂纹被铁配紧紧抱紧。上好铁配后，再在裂纹内外再次涂抹“卤汁拌铁粉”，将铁配钩勾住的凹洞补满，缸甏已经修



补缸甏

复完毕。但刚修好的缸甏不能马上使用，得在廊檐下或者屋内静放，数天后，咸菜卤拌铁粉氧化黏结，坚硬如铁，此时缸甏方可重新使用。

如果缸甏解体碎成二三大块，缸甏仍可修复，不同的是，在打凹洞前，先用绳子将破碎的缸甏捆成原状，再施以与上述相同的方法进行修补，为了安全，还可箍上铁箍，以保其不再破裂。

如今的吴江农村，经济发展了，缸甏破碎后不再修补，买个新的很方便，缸甏的需求量也在减少，但在乡村还能时时看到修补过的缸甏，也算是一种历史沧桑的遗存。

（倪昆泉）

# 生铁补镬子

镬子，是过去松陵农家普遍使用的铁锅，安在农家灶上，灶膛里烧的是柴火或者树枝等，做饭、烧菜都离不开它。镬子用生铁铸就，口圆底尖，剖面呈抛物线形，有利于聚热，选择这种形状，相信是我们先辈们长期摸索的结果。镬子长时间的烟熏火燎，用过几年后，难免会出现沙眼状的漏洞，漏水透烟，如不及时修补，沙眼状的破洞会不断扩大，最后不堪使用。过去生活艰辛，镬子也很宝贝，从而应生了一种“生铁补镬子”的匠人。

匠人挑着一副担子，一头是一只小炉子和一个工具箱，另一头是一只小木板风箱和一只小板凳，匠人一到某个村庄，会边走边喊：“补镬子喲”或者“生铁，补镬子！”当村上有人拿出需修补的镬子后，他就会驻足停下，找块背风的小场地安置他的工具准备修补，不一会，村上会传遍“生铁补镬子的来了”，有需修补镬子的人家都会主动拿来让其修补。



生铁补镬子

匠人在修补前，会先检查镬子到底有无修补价值，如能修补，他会先去掉镬子漏洞周边的烟垢铁锈，小心地敲掉破洞四周已经酥松的生铁，作好修补的准备。

匠人先是放正熔铁炉子，小炉子下部有一个小圆孔，圆孔里插上一根一尺来

长的白铁敲就的通风管，风管的另一头插在小木板风箱下部的出风口，用工具箱里带来的硬得发亮的煤块，放在小炉里用木柴引燃。他轻缓地、耐心地拉动着小风箱，小炉里的煤块在风力煽动下，冒着青烟、吐着火苗。匠人用坩埚盛着砸碎的生铁块，用铁钳夹着将坩埚放进小炉里正在燃烧着的煤块上，当炉膛里煤块通红无烟时，匠人会加快风箱速度，坩埚里的生铁块很快熔化成液体。

匠人此时双手戴上石棉手套，右手用耐火材料做成的小勺，从坩埚内舀出一滴熔化的铁汁，将铁汁放在铺着砻糖灰的厚石棉垫上，他迅速地用左手托着有铁汁的石棉垫，将铁汁从镂子外侧对准破洞撳入，右手又麻利地用一根头部略呈弧面的钢棒，从镂子内侧对着破洞里钻出来的铁汁压去，在他左右手挤压下，铁汁很快凝固，将破洞补得严严实实。如洞较大，这样重复数次，破洞也能补实。最后一道工序是，他用砂棒尽可能将补疤两面磨得平整些，并辅导农户安放镂子时，尽可能考虑补疤调整到镂铲不易碰到的位置，以延长使用寿命。

现在的松陵农村，虽然煤气灶已经普及，但几乎每家农户仍旧保留着传统的灶头，灶头上仍然安放着镂子，逢年过节、婚丧大事，农家灶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只不过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和铸铁工业的普及，农户坏了镂子也不再修补，而是重买新的。所以，自上世纪九十年代起，这种生铁补镂子的匠人几近绝迹。

（倪昆泉）



# 第三辑

Ren Wu Pian

# 松陵名门

松陵自吴江建县起一直是县府所在地，城内宅第林立，豪门云集，四郊别墅遍布，巨姓聚居。据史书记载，这些豪门巨姓都始于宋元，盛于明清，此后支脉外迁散居各地。松陵的吴、二周、二沈、赵等姓可算巨姓名门。

## 一、三角井吴姓

三角井吴姓家族，又称尚书府吴家。其先为汴人，居维扬间。随宋室南渡迁居江南，后定居松陵。始迁祖为“千一公”，六世祖名伯昂，曾救助黄子澄案的参与者袁杞山于松陵北门。伯昂之子吴璋（字廷用），父亡时年仅十二岁，后来母陆氏被召作王府佣人，吴璋千里寻母，负骸骨归葬，孝名满天下，称为全孝翁。璋第三子吴洪（字禹涛），明成化十一年（1475）进士，官至明南京刑部尚书，赠太子少保。自此吴姓族盛名扬，名宦辈出，至清代依然文运昌盛，直至近代。吴氏自吴洪起，明清两代有进士15名，举人18名（不含中进士者）。吴洪、吴山父子，两代刑部尚书，清正廉明称誉天下。吴氏所居为“尚书巷”。

清初，吴洪四世孙，明崇祯十六年（1644）进士吴易与同乡孙兆奎、沈自炳等率义军抗清。吴洪六世孙吴兆骞，因科场案远戍宁古塔二十三年，作《秋笳集》等大量诗文，被誉为边塞爱国诗人。光绪二十年（1894）进士吴燕绍，撰写了大型历史长编《清代蒙藏回部典汇》，其子吴丰培在“文化大革命”劫难中，将此书的462册书稿妥善保存，并于2005年4月由中华书局出版。

## 二、太常府沈姓

太常府沈姓原为浙江人，元仁宗时（1312—1320）其先人沈天佑被荐擢而不

受。天佑子国祥又不受修三史纂修官之荐，隐居于武康仙台山。国祥有三子：子诚、子文、子敬。子文，字文之，迁松陵，为松陵始迁祖。子敬迁浙江为竹溪始祖，称“庆余公”（此支又称千金沈、吴兴沈）。明洪武二十五年（1392），子文戍广西南丹卫，族谱称之为“南丹公”。其子沈洪袭戍南丹，后改真定茂山卫，被选为殿中力士，族谱称其为“清心公”。沈洪有一子名敬，敬有三子，名篪的儿子生有四子，长子沈奎字天祥，生于明景泰六年（1455）。沈奎携子沈汉隐居于城北郊西柳胥，筑室围圃自号“半闲”。沈汉（1480—1547）字宗海，明正德十六年（1521）二甲5名进士，任刑科给事中，以诤谏为己任。后忤旨遭削籍，在简村南港筑宅闲居，后世称为“水西公”。隆庆三年（1569）诏复原官，追赠太常寺少卿，故其家族称太常府沈家。沈汉有五子，自孙子沈位中进士后，“桥梓棣萼，并辔连镳，延绵至十数世而风流照耀，先后相望。”太常府沈家，明清两代有进士11名，举人9人（未中进士者）。昆曲吴江派领袖沈璟和璨、琦、珖、珣同辈兄弟五子联捷传为佳话。裔孙清末军机大臣沈桂芬，清正廉洁被誉为“驴车宰相”。裔孙女沈力为我国第一位著名女电视播音员。

## 三、按察副使沈姓

湖广按察副使沈𥟓一族亦为松陵著姓，其与太常府沈氏并非一族，按《沈氏本支百世家支纪要》:“𥟓之先开自河南洛阳，随宋南渡，居苏之葑门。元末有国华、国珍皆以富称于乡。国珍生二子，嫡不知名，庶曰思孟，赘居吴江后河王氏，始别籍于葑门。国(明)初没富族、戍广西，葑门与焉。葑门族有不戍者，徙居尹山。”思孟为𥟓高，移居于松陵长桥南，为松陵始祖称“思孟公”，传三世至“仙隐公”沈本，沈本生四子纲、纪、经、纶。经生三子𥟓、昆、岱。沈经字惟彰，号郭野。明弘治初为吴江县医学训导，称“仰高公”，从长桥南迁居到北门外。𥟓于弘治三年(1490)八月生于北门外。𥟓有四子察、理、问、处。沈𥟓于明正德十四年举应天乡试，嘉靖十七年(1538)中二甲34名进士。自沈𥟓始，族中代有名宦。万历五年，同胞兄弟孚闻、季文同榜进士。季文以工部主事起，累迁至布政使。为官仁恕，祛弊不遗余力，为一代名臣。沈正宗万历三十五年进士，号称“东林敢死军人”。与阉党分庭抗礼，屡遭贬黜。崇祯年间复出，率兵战流寇，并力主“剿可全歼，抚适滋患”。至清入主中原后，族人散居各地。留居本地者多务医，有进士沈惊远、沈翰、沈清瑞等。沈察曾孙沈宠绥（字君正），精通音律，所著《度曲须知》、《絃索辨讹》为曲界经典。裔孙沈敬持行医之余，出版先祖沈𥟓《吴江水考》、

《南船记》、《南厂志》等著作。裔孙沈毓桂为近代著名学者，清光绪五年创办上海中西书院，任主教习，光绪七年起参与创办《万国公报》并任主笔。

## 四、天官府周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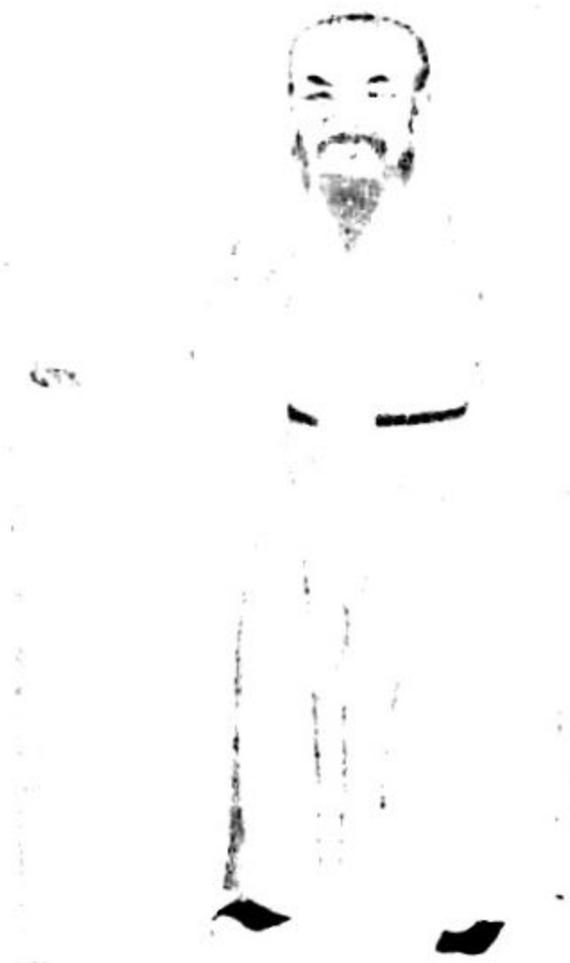
北塘街周用家族称天官府周家，其先为浙江绍兴人，元末“寿一公”迁居烂溪，教授于烂溪张氏，为此族吴江始祖。传四世至“南园叟”周昂（字大詹），入赘于烂溪计氏，生二子名用、同。计用于明弘治十五年（1502）中进士，归宗复姓周，名周用，字行之。周用在外为官，乡间多警，由夫人姜氏于松陵城内轫角圩营建宅第，携子移居县城。周氏一门，英才辈出，为官清正。周用官至太子少保、吏部尚书，清誉一片。子兆南，任杭州织造府通判五年，民间誉其“只饮西湖一口水”。曾孙周宗建，官御史，直言进谏，首劾魏忠贤阉党，被列为“东厂第一仇人”，阉党矫旨将他下狱，折磨至死，诬赃抄家。崇祯即位追谥“忠毅”，赐立“首扬忠毅坊”，建祠堂于吴江县城。曾孙周永年是文学大家，所撰《吴都法乘》为佛门典籍。明崇祯进士周灿，清康熙进士周爱访、周景昵，乾隆进士周日藻、周兆基都是周氏裔孙。后来周氏散居各地，在松陵有诗人周迦陵，当于右任知道周迦陵为周用后人，将其收藏的周恭肃朝笏相赠，周迦陵于北下塘街宅园中建还笏亭，成为文人聚会之所。

## 五、西濠赵姓

西濠赵姓为宋室后裔。其先赵原，于元末迁吴江县一都（越溪），以懋迁（贸易运输）为业，家颇富裕。子赵铭曾任黄岩典史。铭子赵瑛（字荆璧）于明景泰间，任湖州梅溪税课局大使，不乐于为官，归家购地建屋，筑有永安堂、临清轩等。赵瑛原配莫氏，生赵暘（字景东），暘有六子完、宽、宏、宠、成、宇。次子赵宽（1457—1505）成化十七年（1481）二甲9名进士，由刑部主事入仕，官至广东按察使。第五子赵成，正德年间任雷州推官，迁武昌府通判。赵宽子禧，嘉靖间任眉州通判，次子禴为韶州通判。赵成曾孙士谔、士许为万历进士。士谔官至佥都御史。裔孙赵康、赵庾为崇祯进士。赵成一支后裔，留居武昌（荆州）赵家坟。明亡后，赵氏子孙散居各地，留乡者世居松陵西濠，无意科举，耕读自娱。赵氏一门人丁兴旺且都能文善诗，裔孙赵作舟（字若川），搜集赵宽以下至赵景运52人诗共1168篇，编为《赵氏诗存》十二卷，存世。

## 六、阁老厅周姓

阁老厅周家，因周道登在明崇祯间入阁而得名。此族周姓与天官府周姓非一族。明嘉靖时，族人周大章弟兄曾协助县令杨芷抗倭。周道登（字文岸）为大章族裔，祖籍平望，移居县城冬米巷（今县府路东段），家颇富。道登营别业于长桥东，其母恨其不成器，严督其学业，道登于万历二十六年（1598）考中二甲39名进士，选庶吉士，授翰林院编修。后迁少詹事兼侍读学士。天启中任经筵讲官，后任礼部尚书。朝中党争纷起，道登不参与党争，为官清慎，两党对他都有非议，便力请告归，阉党魏忠贤将他削籍。回家乡后，建住宅于三衙前（今银行弄北端横巷），有跨街楼等，宅北有花园，亭台池阁、山石花木俱全（一直存在至新中国成立后），蓄伎自娱。其母将幼伎杨爱（后来名柳如是）卖于盛泽归家院。崇祯即位后金瓶抽签拜相，选中周道登，复出拜为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参与机务。崇祯二年，晋文渊阁大学士，加太子太保。因选宗室朱统鍊为庶吉士，遭人弹劾，致仕回乡，一年后卒。无子，嗣兄子为后。



周永年像

（沈昌华）

# 向子韶：秉公办事

南宋时期，开国皇帝宋高宗登基之始，就已确定了屈辱苟安的对金政策，女真骑兵纵横驰骋，大肆侵略屠杀，导致国家长期南北分裂的时代悲剧。面对生灵涂炭、山河破碎的残酷现状，中原地区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抗金名将，“还我河山，精忠报国”的岳飞，“犹留正气参天地，永剩丹心照汗青”的文天祥，“英雄虎胆，壮志难酬”的辛弃疾，“勇猛过人，胸怀韬略”的韩世忠，“清约如寒士，誓死保家园”的向子韶，“倾己所学，七旬不老”的宗泽，“断首数千人，功建义而死”的杨再兴等。其中，名将向子韶曾到吴江任知县五年，在吴地留下“因地制宜，秉公办事，行履高洁”的美名。



向子韶像

向子韶（？—1128），字和卿，河南开封人，为宋神宗赵顼向皇后的本家侄子，北宋名相向敏中的玄孙。他天资聪慧，勤奋好学，15岁入最高学府太学，元符三年庚辰科（1100）中进士。崇宁三年（1104），向子韶由荆南（今湖北江陵）节度判官任满，调到吴江任知县。

向子韶到吴江时，苏州一带正在流行私铸冥币。关于冥币，因百姓沿袭埋物祭地、散币送葬的风俗，使冥币成为祭祀时生者对死者思念的载体，大为盛行。编撰《资治通鉴》的宋

人司马光曾大力批驳唐人王珪宗祠祭祀之行为，说："焚纸钱似巫术，让习礼者羞耻。"所以，在宋朝，冥币是有所限制的，私铸冥币更是迷信、违法的事。然而，苏州知州许光凝碍于民俗，对这件事听之任之。向子韶知道后，立即在吴江境内发了禁令，严禁私铸冥币，同时向许光凝上书，讲明利害关系。后来，朝廷果然派人来追究此事，其他各县都把责任推到知州身上，而向子韶既没有争辩，也没有出示当初给知州上书的底稿，他的这种态度使许光凝十分感动。结果，从知州到其他各县知县，都不同程度地受到降级处分，唯独向子韶一人没有受处分。从中可看出，向子韶为人谨慎、清正明恕的一面。

大观元年（1107），苏州地区施行25户人家为一个大保，进行集中管理。知州孙杰召集各县知县来商议，提出每一大保建一个鼓楼，安排5名保丁进行巡视警戒，一旦发生偷盗抢劫就击鼓，互相通知。向子韶不赞成这种做法，说："斗争会从这件事上开始。"他认为，一个大保才25户人家，如此稠密地设置鼓楼实在是劳民伤财，何况保丁平时无事可干，倘若无事生非起来，很容易发生争斗，社会反而将不得安宁。台面上一时争论不下，别的知县都劝他不如先答应下来，回去办不办是自己的事情。向子韶认为，阳奉阴违不是大丈夫所为，答应了回去不办，是对上司的大不敬，会犯违令罪的。他大胆表白自己的意见，并详细陈述理由，主张防盗问题上必须根据实际情况，采取相应措施，切不可采取劳民伤财、留下隐患的策略。经过一个多月的争执，最后，知州终于接受了他的意见，停止一保一楼计划。从中亦可看出，向子韶为官尽责、实事求是、不阿弥奉承的一面。



向子韶曾收藏的《清明上河图》（局部）

大观三年（1109），向子韶调任开封府右曹参军。靖康年间（1126—1127），开始担任淮宁（今河南淮阳）知府。建炎二年（1128）六月，金兵所向披靡，进犯淮宁，向子韶率领部下，坚守城池。金兵日夜攻城，向子韶亲自披挂上阵指挥，冒着箭林石雨与金兵殊死搏击，终因寡不敌众被俘英勇就义。向子韶的事迹得到朝廷褒彰，追封他为通议大夫，谥号忠毅。

（云 巛）

# 吴璋：千里寻母的“全孝翁”

吴璋，字廷用，松陵人，是明代宣德年间有名的孝子，被赞为“全孝翁”。五百多年过去了，吴璋千里寻母的事至今还在流传。

吴璋十一岁时父亲就离开了人世，小小年纪与母亲陆氏一起相依生活。永乐二十一年（1423），吴璋的母亲，被挑选到皇宫的内廷去做事，从此母子天各一方。自小和母亲相依为命的吴璋，在母亲离开后，因为终日思念而郁郁寡欢，终于有一天，他难忍思母之苦离开家，出外寻母。



吴璋像

宣德四年（1429），吴璋四处打听，知道母亲跟随淮靖王的妃子到广东韶州，吴璋一路风餐露宿、跋山涉水跟随到达韶州，四处寻母没有结果，却听说母亲又随亲王到了江西饶州，于是吴璋再次上路，奔向饶州。他在沙砾上走路，鞋子破了，就赤脚走，走得皮开肉绽，但没有一丝退缩的念头。吴璋走过庾岭的时候，被黑色的毒蛇咬坏了脚，痛得晕倒在地，幸好遇到一位行医的道人救了他，伤好后，吴璋又出发了。

到了饶州地界，吴璋终于打听到母亲陆氏在亲王府中。他便上书给亲王，乞求带回母亲终养天年。但屡次上书，终不能得到亲王的允许。于是他就在王府的附近，租了一间屋子住下来，

匣额上书“寻亲”两个字，门上贴着一副对联，写着“万里寻亲，历百艰而无悔”，“一朝见母，纵九死以何辞”。他独自居住在内，虔诚念诵经书。吴璋一路寻母，历尽千辛万苦，但始终没有见到母亲。二十年光景很快就过去了，但思母之心没有随时间的流失减少半分。此时的吴璋，心中发誓今生无论如何一定要再见到母亲。

正统十一年（1446），淮靖王后嗣康王嗣立，吴璋再次上书，字里行间情词恳切，终得康王朱祁铨允许，进入内宫看望母亲。二十年未曾谋面的母子终于等到了团聚的日子，本该格外欢欣，但此时吴璋的母亲已身患重病，卧病不起。吴璋看着命在旦夕的母亲，心痛不已又不知如何才好，救母心切的他割下自己腿上的肉和在药中来治疗母亲的病，周围的人都被吴璋的一片孝心所感动，而母亲的病情也稍稍稳定。康王听闻了吴璋千里寻母之事，也为他的一片至纯孝心所感动，于是赏赐了金币，并允许吴璋带着母亲离开内宫。吴璋于是带着病中的母亲踏上了归家的路途，但不幸的是，三天之后，母亲就在旅舍中去世了。

忍着生离死别的巨大悲痛，吴璋负母归家。有一次吴璋带着母亲的骸骨乘船过江，船行驶到江心忽然遇到大风，船几乎要倾翻。船上的舵公发现了吴璋母亲的骸骨，不顾阻拦抛入江中。吴璋情急之下也跳入江中，紧抱母亲骸骨浮在江水中。同船的人看了，都为他的孝心所感动，众人携手又把他救回到船中。吴璋一路历经跋涉，终于带着母亲的遗骸回到了故土。家乡的亲戚朋友、乡邻族人都知晓了吴璋千里寻母之事，无不为吴璋的一片孝心所感动，人们四处传颂他的孝母美德。吴璋把母亲安葬在先祖的墓群中，自己每日清早黄昏都要去墓前请拜。墓地里，风吹过，树叶发出“哗哗”的声响，子欲养，亲已不在，垂首站在墓前的吴璋，无比哀切地思念着母亲，连路过的人看见了，也忍不住哀伤落泪。这一年，是正统十二年（1447）。

据史载，吴璋的儿子吴洪，孙子吴山，长大后都很有出息，先后做到了尚书的官职，并以明正公允、廉靖宽厚为世人所称道。吴璋自己在八十一岁那年去世，后人赞曰：寻亲廿载，迎母令终。负骨归葬，曰全孝翁。

（谈　燕）

# 金洪：廉政为民

金洪，字惟深，浙江鄞县（今属宁波）人。成化十六年庚子科（1480）举人，二十三年丁未科费宏榜三甲132名进士。

弘治元年（1488），金洪就任靖江知县。他性格开朗思维敏捷，事无巨细，事情一经他手往往很快就能有结果。在任三年间，他兴学造桥筑堤垦荒，开凿了环县城的河流以利灌溉。惩治奸猾之徒，为民申冤。离任后，百姓为纪念他的功绩而修建了生祠。



金洪像

弘治四年（1491），金洪调任吴江。先后在济农仓废址建察院，在西水门内建积庆桥。弘治七年，吴江发大水，田地淹没殆尽。踏勘时，他流着眼泪对灾民们说，“你们受了这么大的灾害，我再也不能让赋税给你们雪上加霜。”于是，他按全灾上报，为民请愿，免除了当年的赋税。同里旧时曾有税课局，他向上请求将之撤销，请同里名宿顾宽主持改建为社学，凡有志于学的近乡子弟，皆可入学肄业。

金洪为人刚正不阿，他善于判案，堆满案几的状纸，不需要多少时间就给处理完了。刚到吴江时，吏目抱来大堆文书，请他签署，以试探他的虚实。他不问缘由，只是一一批签。吏目窃喜，以为新来的长官很好糊弄。三天后，

又抱来一大堆请他签署。这次，他正色道，你以为我没有什么正事好做吗？把三天中主要文书挑选出来，我来签署，其他的你去处理。并发下话，对不尽职的一律杖责。这样一来，把吏员们都镇住了。每次御史来苏州视察，唯独吴江没有久拖不决的案子，金洪也因勤政爱民、雷厉风行的为政风格，得到了吴江百姓的赞扬和爱戴。

作为吴江父母官，金洪体恤民情，为百姓疾苦着想。吴中连年发大水，朝廷下旨疏浚河道。按规定，吴江要出劳力一万八千多名。当时正是严冬季节，雨雪交加，出远门施工十分不便。他就向上申请，把这些人留下来，挖长桥下淤浅的桥洞，清除河道芦苇蒿草，导太湖水入吴淞江。工程到明年二月结束，每名民夫日给米2升，有病的给予医药，遇到刮风下雨就暂停施工。他还经常亲自乘坐小船往来各处督工。这样一来，老百姓没吃到多少苦头，吴江的水患却得到了治理。

为了减轻百姓赋税，金洪不惧豪门滑吏，坚决维护贫苦百姓的利益。他力主清除奸吏猾胥操纵盘剥，打击豪户的气势，让富户多出赋税，少出徭役，把徭役分散到各家各户。这样一来，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各得其所，百姓十分欢喜。不少人对他感恩戴德，以致有的百姓生了儿子都改为姓金，以不忘金洪的恩德。

在吴江任职的六年，金洪坚持廉政为民，节省各项开支，每年减少各种横征暴敛银20万两，贮存预积米达到二十七万三千多石，全县编户增至12里（明代户籍制度，110户为一里）。闲暇之余，他脱下官服，与百姓亲如一家，与当地文人士大夫们饮酒赋诗，表现出超群的亲和力与才智。

弘治九年（1496），金洪结束了在吴江的知县任期，因政绩突出，升职为监察御史，巡按陕西。正德年间，因得罪太监刘瑾，遭其诬陷削籍。刘瑾被诛后，正德皇帝下诏恢复金洪的原职，但此时金洪早已看透官场，委婉辞任。

金洪的父亲金亮是正统十年乙丑科（1445）进士，曾任兵部武库司郎中；儿子金朴是正德十二年丁丑科（1517）进士，曾任兵部主事。一门三代进士，在后世也一直被传为佳话。

（谈　燕）

# 吴山：饮水思源　政声卓著

在松陵镇中心的中山路与红旗路交会处，百姓俗称三角井。此地名得源于一口水井，此井名怀德井，是明嘉靖十一年（1533），时任副都御史的吴山为帮助家乡民众喝到干净的饮水而捐资开凿的。时任知县张明道题名为怀德井，是吴山以德待人的实物佐证。

吴山（1470—1542），吴江松陵人，字静之，号切庵，为明代名臣。正德三年（1508）中进士，历任山东按察副使、陕西右参政、福建按察使等，官至刑部尚书。吴山为官期间，称扬父志、父德，清正廉明，不畏权势，不徇私情。曾为江西平反冤案百例，按律惩治位高权重的翊国公郭勋。后人赞其“治狱明允，治河著书。有为有守，永垂令誉。”因与其父吴洪同任尚书且都以廉明公允见称，而成为美谈，被后人敬仰。



吴山像

吴山担任福建按察使时，听讼断案坚持秉公执法，待人接物礼贤下士，在百姓中赢得了很高的声誉，有民谣“凤之栖兮雏来仪，民之瞻兮具是依”歌颂他父子两人为民造福的功德。两年后，吴山调任江西布政使，在任期间，仍以廉靖长厚著称。

嘉靖九年（1530），吴山升副都御史巡抚河南。见河南水利工程几乎荒废，历代百姓都苦

于水患。他便亲自考查水利，组织治理了汴河的水患，并著《治河通考》十卷，为后人治水留下了宝贵的经验。为了方便百姓解缴，他力排众议，不顾小人诽谤，坚持将河南的兑粮所移到靠近安阳的回隆镇。

面对贪赃枉法的行为，吴山更是坚决惩办。驻守在临漳府（今临漳县，属河北）的将军朱祐椋，名为官，实为匪。历年来招纳亡命之徒抢掠民财，成为地方一害。吴山不惧威胁和诬告，宁愿被降职，也坚持上奏章进行弹劾，揭发朱祐椋的累累罪行，将朱祐椋降为平民。

嘉靖十九年（1540），吴山升任刑部尚书。当时翊国公郭勋骄僭不法，受到谏官弹劾。因郭勋是皇帝身边宠臣，皇帝对其一直都很欣赏，大臣们怕得罪皇帝，无人敢表态，纷纷缄口观望。只有性格耿直的吴山冒死上奏，认为根据郭勋犯下的罪行应该治以死罪，其他的党羽依次判刑。但世宗对郭勋不忍心治罪，拿着吴山的奏章久久不下旨，不料后来郭勋竟因病死在狱中。皇帝听说郭勋死后，一切死无对证，竟恼羞成怒，将吴山削职为民。此时的吴山，已经预料到后果，但他忠于社稷利益，并不为自己的行为感到后悔，平静地接受了一切，带着家人打点行装离京，自此归隐田园，直至去世。直至隆庆（1567—1572）初，时任陕西行省太仆寺少卿兼按察佥事的儿子吴邦桢向朝廷申诉，才恢复了吴山原来的官衔，追封太子少保。

后人并没有忘记这位松陵走出的尚书吴山。一代贤臣，流芳百世，井南边那棵千年古银杏，仿佛是慈祥的吴山老人，透过悠长的历史，默默的护佑着后世故土。如今，三角井作为历史的印记，不但得到了很好的保护，同时，也成为市民称呼吴江市区中心的代名词。

（谈　燕）

# 沈啓：吴江古水利学家

沈啓被罢官回到吴江时已经六十多岁，本来可以安度晚年了。但是他看家乡由于经常有水灾，严重影响了老百姓的收成，就决心在有生的年月里，为将水患变为水利作出贡献，就开始对吴江水系进行了全面考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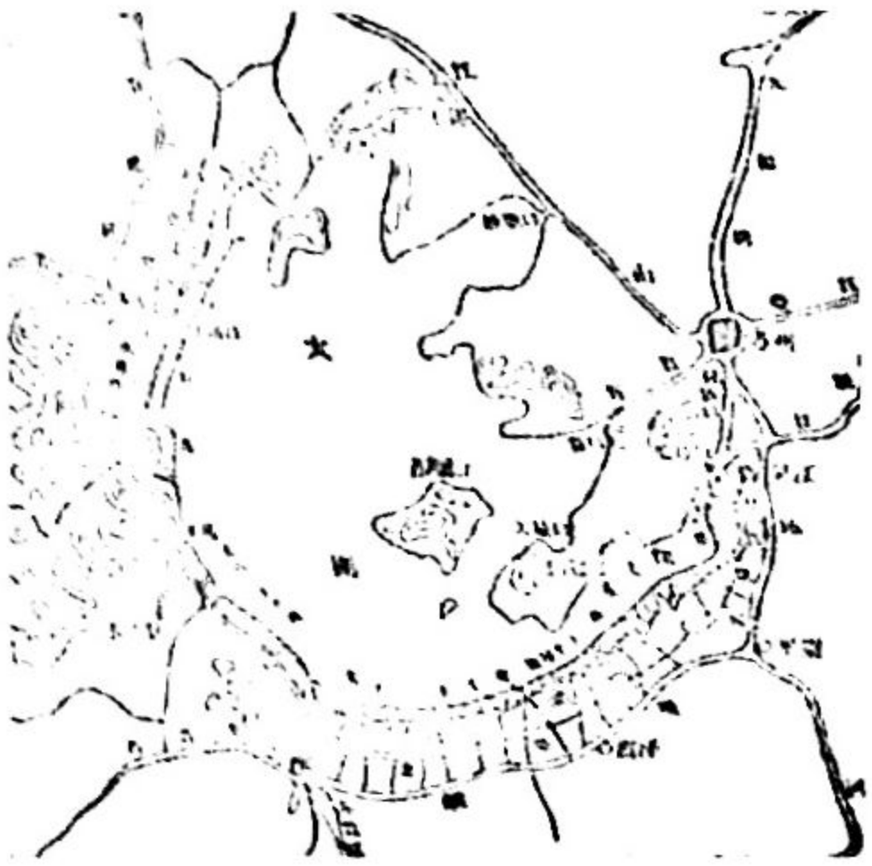
考察水系则一项艰巨而复杂的工程，他在重视前人经验的时候不迷信古人，注意调查研究，着力实地观察。他不顾年纪已高，不分春夏秋冬，身背干粮，长途跋涉，有时一走就是几十天。



沈啓像

他沿着太湖，一步一步地走，一段一段地测量，太湖边的二百多个湖荡，上千条河流都留下了他的足迹和汗水。有一天，沈啓来到了一条河边，这河水湍急，他一手拉着河边的树枝，一手拿着标杆，测着水的深度。为了能得到准确的数字，他艰难地沿着岸往下走着，不小心一个失步，人掉入了河中，卷进了急流之中，被水冲走了几十米，幸好被人发现救了上来，才保住了性命。

沈啓在考察过程中，还记录了前人许多治水的经验和方法。他肯定了范仲淹的围田法，总结了太湖流域筑堤的经验，提出了筑堤法，绘画了半环体、长方体、斜方体等大量的图，后



太湖水利图

来江苏省兴办太湖复堤工程时，曾参照过他的筑堤法。

沈啓经过十多年的呕心沥血，在七十四岁那年，完成了近百万字的《吴江水考》一书。

沈啓在做官时，不畏权贵，不受贿赂，罢官后不图清福，不失志向，写出了存世之作，体现了人生的价值。

（俞　前）

# 陆德如：矢志清白 国门卫士

陆德如，名金。出生在松陵镇西门外石里村的一户普通农民家庭。家境贫寒，全家生活过得十分艰难穷困。

在少年时代，陆德如就显得非常懂事，比同龄孩子稳重早熟，性格腼腆不大爱说话。但陆德如清楚地知道，唯有用功读书，才能报答养育自己的父母，才能改善家人的生存境况。于是，他将全部的精力和时间用在了学习上。辛苦的付出终于有了回报。明正德十一年（1516），陆德如遂愿考中举人。次年，陆德如被授予工部主事，升迁为员外郎，出任福建漳州知府。陆德如辞别父母亲人，走马上任。



陆得如像

漳州靠海，有漳江经此入海，为天然良港，历来海上对外贸易发达。按照规定，只要是领取了执照，按时按货交纳了关税的商人，就可以自由进行商事活动。但是，总有些不法商人为了牟取暴利，向关口上的官员行贿，动辄万金，打通关卡，以方便自己走私。同时，漳州沿海一带也时常有海盗出没。官盗勾结，抢夺民财也是家常便饭。如此下来，便形成了官吏衙役与巨商富贾勾勾搭搭，守军与海盗狼狈为奸的不良风气。

生活的苦难养成了陆德如坚强、独立、果断的性格。他到任漳州后，了解到实情，便痛下决

心堵塞各种漏洞，严格海运的征税与关卡管理，限制吏胥的营私舞弊，凡发现勾结运户走私漏税、收受贿赂的一律严惩不贷。陆德如雷厉风行、秉公办事的作风，及新制定的管理制度，打击了那些不法商人往日的嚣张气焰，更让他们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一时间，来求见陆德如的各色人等，络绎不绝，都想通过关系向陆大人送礼请客，以图新任知府对他们网开一面。

但陆德如矢志清白，不收一文钱的贿赂，更不参加任何形式的请客、宴席。他的这些举动，使一些隶属与下官的利益受到损失，更是给猖狂进行走私活动的海盗们以沉重的打击。黄日金就是参与走私活动的一名海盗。之前，海关的官吏们都被他打通，走私十分方便，陆德如的一系列管制，约束限制了黄日金的走私活动。于是，黄日金扬言要率海盗攻城，踏平漳州。

陆德如得到消息后，悄悄做好了御敌准备。当黄日金率众围攻漳州城时，杀声震天，海盗们如狼似虎地向漳州几个城门发起攻击。陆德如临危不惧，紧闭城门，指挥守城官兵和市民保卫漳州。他又趁海盗们喘息的机会，带兵冲出城去，会同漳州守军将领夹击海盗，包抄后路，一举抓住了为首的黄日金和大批胁从者。陆德如下令将黄日金和其他一些为首之人斩首示众，对那些被逼的跟随者，则从轻处理，也给他们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

陆德如的胜利也挑起了漳州地方及福建的官员们的热情，他们提出所有海盗一律处斩，好向朝廷汇报，多得一份奖赏。当时，又有温州府来人持函向陆德如告发，指明是某地人士为盗，要他派兵进行剿灭。但陆德如认为，下海为盗者毕竟是少数，很多人都是为生活所困，逼不得已。所以，不应该采取一律处斩的措施，应该逐一了解详情，然后区别处理，贸然派兵必定会株连无辜，就拒绝了官员们的要求。据此，漳州地方上和温州府联名弹劾陆德如，致使他被罢官回乡。

以后，陆德如又被重新起用，担任江西按察司副使。陆德如历官 20 年，矢志清白，尤其在漳州有口皆碑。他离开后，士民为他立了德政碑。回到家乡后，他深居简出，杜门谢客，几间陈旧的住宅，根本无钱修葺。

（谈　燕）

# 王国光：衙门前竖起廉政碑

在吴江，存有一块碑刻《王侯去思碑》，是明代吴江人为了纪念著名的政治家、财政家和文学家王国光而立。

王国光，字汝观，号疏庵，山西南阳人，是万历年间首辅张居正实行改革的得力助手。在他们的改革下，明朝中叶迎来最好的时期，史称“万历中兴”。

嘉靖二十三年（1544）王国光考取进士，从入仕起就是出名的清官。他的第一个官职是吴江知县，到任后第一天，王国光在衙门前竖起一块石碑，上面刻着“山西王国光，初任到吴江，若受一文钱，客死不还乡”，如此公开自律的县官，吴江的老百姓还是第一次遇到。



王国光像

王国光谨记着嘉靖皇帝在其出任吴江知县行前的召勉谈话：吴江“人繁物阜，人繁难理，物阜易动，惟勤惟廉，庶其克之”。石碑上书写的诗句，表达了他一心一意治好吴江的决心，也表明了他惟勤惟廉为国效劳的志向。

立于言，鉴于行。王国光到任吴江之后，雷厉风行，采取了一系列果断的措施。他裁减吴江当地的赋税损耗，减轻百姓负担。上任不足两年，就裁减漕运损耗五万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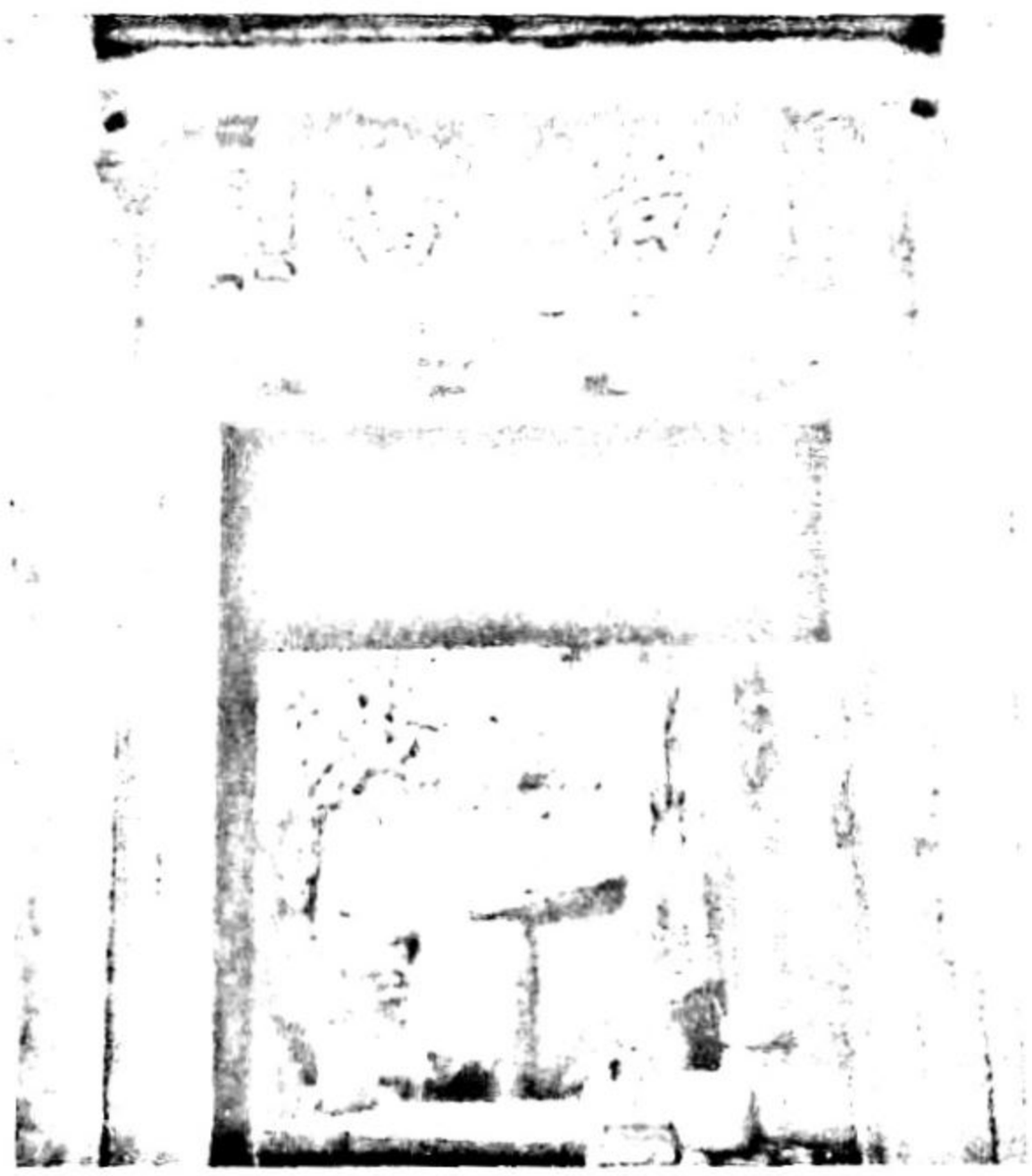
王国光天资聪明，记忆力强。不仅所管辖

境内的各类案件都能断得清清楚楚，连邻县发生的案件，他仅凭蛛丝马迹的听闻，就能推断个分毫不差。到后来，周围县城凡有疑难事端，皆向他请教，同僚称赞他为“神明判官”！

在王国光一系列良好措施的实施下，没过多久，吴江现“古循良之风”，初显物阜民丰之态，到处呈现出一派安居乐业的景象。

他离任吴江时，吴江众乡宦、名士100余人联名刻石，立《王侯去思碑》，以表对其挽留之情。吴江的百姓也对这位造福一方的清官、好官留恋不舍，说“遇到这样的好官，也真是我们百姓的福气”。

在嘉靖朝，有如王国光这样能力的官员不多见。差不多是“哪里最难办派到哪里”。之后王国光又相继在河南、直隶（今河北）各地做知县，所到之处，皆是明王朝上下公认“难治”的地方，他一如既往为官清廉，多次为民解困，所过之处，皆“百姓安居，咸称其善”。



王国光为官，素来以性格刚直，为官清廉著称，而他的能力更在官场上有目共睹，比如任职吏部的时候，他可以对全国各地知县的姓名如数家珍，仅凭申报上来的一点材料，就能迅速推断出地方官的政绩优劣。

官场的几番浮沉，不足为怪。60岁的他出任户部尚书后，参与张居正的改革。他立即对全国粮食进行宏观控制，推行“天下抚按官”的办法，还设“坐粮厅”，专门负责军粮的督办。这些改革措施行之有效，立竿见影，受到朝廷的称赞，后形成定制。万历四年（1576），王国光将在实际工作中总结出来的各条辑成《万历会计录》。

万历十年（1582），70岁高龄的王国光致仕归家。他用神宗赐的建府之金兴学助教、建设乡里，将阳城土城改建为砖城，为百姓浚河聚水，以灌溉农田，恩泽后世，至今为人称颂。

回顾王国光的一生。当他踌躇满志、踏入官场之日，正是大明王朝日趋没落之时。正是处于这样不安定的大环境下，王国光忠君报国、惟勤惟廉的志向，更显得难能可贵。

如今，王国光已去世400多年，但在他的家乡山西上庄村，当地的百姓提起他来，仍赞不绝口。每年的正月十五，村里的人都要排演“天官回乡”的节目。而我们吴江的百姓，也永远不会忘记王国光对吴江做过的所有善举。

（谈 燕）

# 真可：明代高僧

## 紫柏出世

紫柏尊者是哪里人？我们翻开三十卷《紫柏尊者全集》就能看到陈继儒撰写的赞：《达观大师塔铭》。“师讳真可字达观晚号紫柏。”“世居吴江太湖之滩缺。”“滩缺”据吴江县志记载在四都充浦村（现名四都村），“滩缺”从字面上就可以知道这是太湖南岸湖滩上的一个缺口的地方。明朝以前这个地方就叫“滩缺口”。沧海桑田，滩缺口慢慢地被太湖泥沙冲积成了陆地，“滩缺口”成了现在的滩缺港，在松陵镇四都村（原属横扇镇）。



真可像

紫柏俗姓沈名达观，佛讳真可。“其先句曲人”，他的祖上是镇江句容人，父亲沈连排行老四，达观晚年自号紫柏。

四都充浦在明朝以前已是当地政治、经济的中心，洪武二年充浦设巡检司辖一都、二都、四都、十九都。充浦又是“湖城”的起点，村里的一条石子街自东南而西北，石子街两旁店铺林立。

沈连的先祖从镇江句容来到充浦滩缺已有几代。据传有一天半夜，沈连妻子在梦里看见一个仙人，给了她一个带叶的大仙桃后，也没有留下一言半语就走了。沈夫人一觉醒来觉得满室奇香，

不久就怀孕了。孩子出世后全家人都非常高兴，父亲给孩子取名达观。达观自小健康活泼惹人喜爱，但是小孩直到五岁还不会说话。这天，沈家门前来了一位仙风道骨银须白发的僧人，僧人看见达观坐在门口，急忙走上前去一边仔细端详着孩子，一边抚摩着孩子的头顶对沈连说："此儿将来出家，当为天人师。"言讫，僧人飘然而去。说来也真奇怪，老僧一走，达观竟能说起话来了。

充浦有始建于后梁开平二年的崇昊寺，还有玉隆道院、陈王庙、东隐庵、东狱庙、施相公庙（在充浦滩缺）等礼佛场所。自古以来，"四都人皆信佛法，充浦犹盛。"在那里儿子多的人家只留长子在身边，其余的都要送去寺院当和尚。"缁黄之流，接踵而出，"充浦是个出和尚、道士的地方，这些和尚道士还被邀请到各地寺庙当主持。"其不出家者亦皆诵经礼佛。"所以，人们都称四都充浦为"小西天"。

出生四都充浦滩缺的达观，童年开始就深受道教佛法环境的熏陶。少年时期的达观还与汾湖名士袁黄（袁了凡）家关系密切，袁黄笃信佛教是当时有名的居士，他法号了凡。袁了凡家中藏书丰富，特别是佛教经卷颇多，达观经常到袁黄家看书。丰富的佛教书籍让达观看得如痴如醉。环境的影响使达观后来成为明末佛教界有名的大师，也就不足为奇了。

## 虎丘出家

长志日益大，父母不能拘。十七岁的达观就与众不同，他不仅貌伟不群，而且性雄猛、慷慨、激烈，喜欢帮助别人。那年达观决定仗剑远行塞上，去干一番事业。

拜别父母后，达观来到苏州，行至阊门，天上竟下起了大雨，不能行进。此时，虎丘云岩寺住持和尚明觉正好路过，见此人正在雨中左顾右盼，忙走近一看，见少年貌伟不群，心异之，慌忙以伞为他避雨，并邀他借宿虎丘云岩寺。吃过晚餐后，达观与僧众们交谈欢甚相得。夜间，达观听到僧众们诵念八十八佛名时，心情大悦，激动万分，一夜未睡。清晨，达观走进明觉住室，解开缠在腰间的布包，把父母给他的盘缠十余金，全交给明觉表明自己欲拜明觉为师削发为僧遁入空门的诚心。明觉大喜，马上吩咐点香焚烛，设斋诵经，亲自为达观削发剃度披上袈裟。明觉收达观为徒，心满意足，并给他起法号"真可"。

明觉正苦苦思索想为虎丘云岩寺化铁万斤铸造大钟，真可知道后对师傅明觉说："我帮你。"真可马上启程，来到浙江平湖，他在一家大户人家的大门口盘膝端坐不吃不喝。这家主人看见了，慌忙请真可进府用餐，真可不吃，依旧端坐大门口岿然不动。主人问真可："何所须？"真可告诉主人："我是苏州虎丘云岩寺

僧人，今天特来化缘生铁万斤，铸大佛钟一口，望施主施舍。”主人听了大笑，一口答应。真可也就马上进屋吃饭。不多几天主人真的把万斤生铁置于大门外，真可高兴至极把生铁全部装船运回虎丘。

真可回到虎丘后闭门读经，半年不越门槛半步，寺中僧众对他都很尊重。二十岁那年他正式接受戒律。接着真可来到常熟，养斋翁被他的一表人才所折服，把他识为奇器并挽留月余。真可又到嘉兴东塔寺、武塘景德寺，并在景德寺掩关读经礼佛三年后，才回到吴门虎丘。

真可他决定杖策云游四方。一日他对师傅说：“我应行脚诸方，历参知识，究明佛界大事，弘扬佛法。”说完，拜别师傅执杖而去。

## 行脚四方

离开虎丘后，真可遍历禅席，居无定所。他开始日行二十里，脚痛了，就用石块抵住脚痛的地方，继续前进。后来他越走越快，一天竟能走上一二百里。真可越真如，过匡山，在江西庐山一度深究法相精义，后又朝佛教圣地五台山，在峭壁空岩经一孤坐老人指点，坚定了他“一念不生即是佛”的秉金刚心荷负法门之志。明万历元年（1573）真可来到京师。在京期间他拜遍融及“临济宗”第二十八代传人笑岩等佛学大师为师，深得真传。

万历九年，真可思乡心切，他决定回南方省亲并继续云游。回到家乡他第一个要拜访的当然是自己的师傅明觉，拜见师傅后，真可就到松江掩关百日，然后他又到吴县天池相遇管公东溟，遂相与莫逆。听说少林大千润公开堂讲课，真可决心前往叩拜。到了少林寺，真可看到润公讲课以口耳为心印，以帕子为真传，与自己为信徒讲课相比觉得非常难为情。他感叹地说：“西来之意已经达到。”他没有踏进讲堂，马上返回嘉禾（即今嘉兴）并会见了太宰陆五台翁。

时有南海道开者他弃青衿披剃出家传承禅宗密藏，他对真可诚信佛法自誓要以荷担大法为己任的思想钦仰备至。听说真可在嘉兴，道开即不远千里前来访谒。真可一见道开就知道他是人才，就留道开为侍者，百事全悉委之。

“明月一轮帘外冷，夜深曾照坐禅人。”嘉兴原有的楞严寺是宋代名僧子璇著经疏处，久废，真可志欲恢复，这一意愿得到嘉兴太宰陆五台及之弟陆云台的支持。不久陆云台施建的禅堂五楹建成，礼请真可作联。真可说：“当以血书之！”说罢，拿起锥子刺臂，血流盈碗，真可以血书之：“若不究心，坐禅徒增业苦；如能护念，骂佛有益真修。”

当他得知师父明觉已还俗行医，心急如焚。间隙之余，乃返吴门。真可诈病在小舟中，他命道开去请明觉前来看病，叮嘱道开不能说出病人是谁。明觉来到船上一见真可，大惊失色，痛哭流涕泣不成声。真可沉痛地说："你为什么会被迷到如此地步？你倒说说看，现在该怎么办？"明觉自知错了，懊悔地说："唯命是听。"真可即刻命人为他剃发还僧，明觉自觉惭愧，不如真可，愿尊真可为师。

接着真可来到吴江四都充浦之滩缺省亲，充浦真可自家沈周二族欢聚一堂。这是真可达观十七岁离家后第一次回家省亲。

"梵言禅皆本曹溪。"广东曲江曹溪是禅宗发源地。不久，真可与憨山相约同参曹溪。真可回北京恢复谭拓古刹后，乃决心西游峨眉。他由三晋历关中跨栈道至蜀，礼普贤大士，然后顺流下瞿塘过荆襄登太和至匡庐，到安庆游皖公山马祖庵。

万历二十三年，达观真可已是有名的佛教禅师，此时的达观已有五十三岁，行脚三十余年，使他两鬓斑白，在宁波，他看到四明李氏兄弟为他画的画像后，自叹事未了而添新悲：

"这汉行脚三十余年，跋涉山海露宿风。峨眉劳盛白云，补陀时光抛掷，所立何事。头毛白而难黑，事未了而心悲。"

真可云游四方，遍访各地佛界大师学有所成，他对佛教的各宗派采取了兼容并重的态度，广蓄博收从而使他的学识十分渊博，名闻四海深得各界推崇，时称紫柏大师。

## 名僧之谊

真可紫柏与憨山德清为同时代名僧，二人交谊亦深。他们曾同参佛教禅宗的发源地曹溪。在曹溪真可与憨山谈经论文相见恨晚，他俩生性善良行为高洁相互尊重对方，为人称道。自曹溪分别后，憨山去了五台山，后又来到东海崂山那罗延窟（在今山东青岛），准备在那里新建寺院开辟佛教场所。真可知道后，预感事情重大，马上追迹至崂山在窟中相劝憨山。十余天后真可要离开了，两人依依不舍挥泪而别。真可还留诗一首：

### 留别憨公

大道久荒凉，　离歌东海旁。
行踪将万里，　津济正微茫。

白日肝肠苦，　青山骨肉香。
相逢即相别，　挥泪欲沾裳。

临别时，他还谆谆告诫憨山说："崂山非佛界，不可居。"憨山不听。

为重刻大藏经，真可四处奔走。万历十四年，真可与道开东访崂山海印寺的德清憨山。德清正好进京，得知真可来访，特由京城回访，在崂山与真可畅谈达旦。为"刻藏"之事，两人又多次入京竭力奔走。在都门西郊他们又相对畅谈四十昼夜，共商"刻藏"和复修《传灯录》事宜，并再次相约前往曹溪，复兴佛法。

崂山自古以来就是道教圣地。憨山不听真可之言，在崂山建起了海印寺，激怒了崂山众道士。道士耿义兰更是怒不可遏，与众道士至京上控。结果憨山和尚以私建佛寺罪被捕入狱。那时真可正在庐山等候憨山一同前往曹溪，得知憨山弘法致难的消息后，马上动身返京想设法营救憨山。刚到京师真可得知憨山已被判流放雷州，便又迅速赶往江浒之地等候。时值严冬，两人相见于下关旅泊庵，真可紧紧握住憨山冰冷的双手说："公不生还，吾不有生日！"并发愿为憨山颂《法华经》百遍祈求佛力护佑。

紫柏屈死狱中后，众徒把紫柏生前著述汇集成书，并请憨山德清校阅印行。憨山德清为校阅真可生前著述废寝忘食，并为此书取名为《紫柏尊者全集》，书中的第一篇序《紫柏老人集序》即为憨山德清所撰。

"嗟乎！末法降心，力拔生死之根。如一人与万人敌者，予独见师其人也。"憨山赞扬："佛法已在紫柏心中生根，紫柏早把生死置之度外。如这样敢与这么多人斗争到底的，依我所见就只有大师一人了。"

当时，憨山也已为明朝佛教大师了，其对紫柏如此推崇，足见紫柏其人在明代佛教史上的重要地位了。在序中憨山还对紫柏不卑不亢的雄猛丈夫性格感到既佩服又惋惜，他称赞紫柏真可"虽未踞华座，竖槌拂，然足迹所至半天下，无论宰官居士，望影归心见形折节者，不可亿计"。

由此可见知紫柏者憨山为最。德清与紫柏之间的深厚情谊为世人传颂。

## "刻藏"弘法

大明万历初年紫柏至大云寺参访云谷禅师，交谈中，在场的法本大师谈起了袁了凡居士，谈起了梵语夹杂汉语本的《大藏经》，他们认为当时的《大藏经》卷多内容重复，不易流传，应改为方册。紫柏当下赞同，发誓愿做"刻藏"的旗鼓。

他到处游说筹集资金，后来得到太宰陆光祖、司成冯梦祯、廷尉曾同享、同乡翟汝稷等人的热心赞助。紫柏命道开负责开雕方册藏经事宜，法本协助参与“刻藏”工作。

当万历母亲慈圣皇太后得知“刻藏”之举后，欲拨国库金钱由国家出资雕刻方册《大藏经》，但紫柏却不愿接受皇太后的主张，表示此事应让全国百姓共同出资营办，让大家普沾法益。

历经多年辛苦筹备，万历十七年，以明代北藏为基本，对校明代南本雕刻营印，万事俱备方册藏经终于在山西五台山妙德庵开雕。由于五台山偏僻苦寒运送材料十分费事，特别是冬天天气寒冷不便雕刻，四年后即南移至浙江杭州径山夕照庵。其后又在浙江嘉兴、江苏金坛等处开刊，在此期间紫柏门人吴永先出资修复径山下院化城寺作为储存经版之处，并施资刻经数百卷。

可惜正当“刻藏”工作紧锣密鼓地展开时，紫柏真可却遭冤狱，蒙冤死于狱中。因此方册《大藏经》紫柏在世时尚未完成，后人受到紫柏大师舍身弘法精神的感召，秉其遗愿继续雕刻，历经八十八年（真可死后七十四年），于清初顺治二年才完成。方册刻印出版后，佛教界称他为《径山藏》或《嘉兴藏》。

## 才华横溢

紫柏达观出身于吴江太湖滩缺，他自小没有读过多少书，但他凭着自己的勤学苦练和聪明才智，凭着他对佛学的悟性和毅力，不但被人尊为佛教界的名师，他的人品和文学才能也得到大家的认可和喜爱，也得到钱谦益、董其昌、汤显祖等名人的推崇。

钱谦益在他编辑的四卷《紫柏尊者别集》的序中写道：“尊者之文，一言半偈，称性流出，如水银撒地，颗颗皆圆。”

紫柏的诗偈文句优美，意境深远，佛俗并重，风格别样。

万历二十二年四月初三日达观真可在《东梵川说》中对梵川景色精到细致的描写，可见他的功力不凡：

“碧溪抱竹，枫树萦藤。
春深花香，空翠交映，
设骚人墨客来游，则诗思入微。”
“四围流水，池沼汪洋

虽花木竹筱，吟风争暖。”

万历辛卯四月二十八日紫柏达观以“紫柏道人”为名，在天池（在今苏州天池山）莲花楼的题词，言简意赅，把天池寺的优美环境尽显人们眼前：

“吴门佛国山天池寺，回峰抱寂，碧水长流，雅而弹栖，境实稀有。”

他的诗偈通俗易懂善恶分明，表达了他疾恶如仇的思想。当他得知有一婆子将自己的儿子抛在水中，他即赋诗大骂：

“臭口才开蓦一桡，　老婆无计雪惺臊。
便将赤子抛寒浪，　惹得鱼龙四海嚣。”

在苏州寒山寺看到寒山拾得像，紫柏就想起他们的诗句，因为他非常喜好两大仙的诗偈，可惜自己与他们“古之今之”，是永远也不能一起吟唱诗偈的：

**题寒山寺壁间寒山拾得像**

“虚空其怀，金石其质。
古之今之，对面不识。”

他生于充浦滩缺乡间所以他对农民们的辛劳倍加同情，他在《示百侣》一诗中说：

“六月耘田水似汤，　农人肩背尽生疮。
僧伦饭讫无情思，挥尘云间倚竹窗。”

紫柏达观十七岁离开家乡吴江，虽然很少回乡，但他对家乡的深深怀念和热爱之情始终没变，在他撰写的诗文中，思乡之情无处不在。

## 示王二峰歌

“王二峰　王二峰，长桥月明清浅中。
朝三暮四但如此，吴江水急锁垂虹。”

在《吴江圣寿寺》一诗他中没有借景抒情，而直截了当地抒发了他热爱吴江、思念亲人的眷眷亲情。“铭碣何埋沈”无限深情地问道：沈家的先祖埋在哪里？（紫柏达观俗姓沈）

“我爱吴江山，浮杯恣幽寻。
又爱吴江水，　临流闲照心。
城中有古寺，　铭碣何埋沈？
偶读高僧传，　赤乌到于今。
佛灯断复续，　棒喝振雷音。
禅虎瞎堂老，　昔曾据此林。
残碑陷新壁，　每动骚人吟。
近世微某公，　几遭荆棘侵。
何其弃而去，　令我弥怆襟。
山岂贵必高，　水安贵在深。
寸虚苟无欲，　朝市即云岑。
旷然离苦地，　谁解投簪缨。”

“禅虎瞎堂老”，紫柏回想自己的离去，很是对不起堂上哭瞎双眼的双亲，因此诗中紫柏深情地喃喃“昔曾据此林”，这里是我过去居住的地方，这里是我的家乡。他无限感叹：谁能理解我这样想得开，离开这贫苦的地方，是为了求取功名，干一番事业的心情。

吴江圣寿禅寺建于吴赤乌中，晋天福七年重建。大明万历二十六年紫柏达观重返吴门回吴江省亲时在圣寿寺内倡建藏经阁，在阁前建了一座五丈高的七级铁塔和一座角端形的铁香炉。

紫柏达观一生走南闯北云游四方，但是他热爱家乡，时时处处把思念家乡之情跃然纸上。有一次他乘船北上，暮泊滩头时，听到旁边相邻的一艘逆行南方的船上传来乡音土语，他立即感觉到这是苏州话：

### 日暮

日暮泊滩头，邻船灯火浮。
地高疑傍斗，天暗自停舟。
春暖衣初减，江清兴更投。
殊方皆逆旅，乡语信苏州。

另外像《登虎丘》、《漏泽寺闻钟》、《游太湖》、《吴中夜泊》等诗歌充分表达了紫柏达观对故乡无限眷念的真实思想感情。

万历二十三年，紫柏达观奉神宗皇帝朱翊钧之命，任北京潭拓寺的钦命住持。由万历皇帝的母亲慈圣皇太后出资，在紫柏达观的主持下，对潭拓寺进行了大规模的整修。此时的达观不论在佛教界的声誉或是政治生命的辉煌都达到了顶点。他与朝廷关系密切，经常奉诏进宫为皇室讲经说法。紫柏达观文思敏捷，才华横溢，写下了不少赞美潭拓寺的诗文，其中著名的有：《妙严公主拜砖赞》、《送龙子归龙潭文》、《谭拓怀缪中淳》、《日暮龙潭即目》、《再游谭拓寺》等皆流传于世。

## 遇汤显祖

汤显祖（1550—1616）江西临川人，字义仍，号海若、清远道人，晚年号若士、茧翁。“寸虚”是紫柏为汤显祖取的法名。明隆庆四年（1570）二十一岁的汤显祖考中江西乡试第八名举人。在南昌西山云峰寺还愿时，他在寺内墙壁上题诗两首，后一首“桥影下西夕，遗簪秋水中。或是投簪处，因缘莲叶东。”当晚紫柏经过此处见汤诗后，认为汤义仍才华出众节气不俗，且有归隐度化之心意，很是欣赏。此初遇也。

二遇是在二十年后，即万历十八年（1590）冬，紫柏在南京刑部邹元标家中巧遇汤显祖，紫柏一见义仍，如遇故友当即吟诵汤显祖在云峰寺墙壁上的题诗。紫柏的才貌令汤显祖折服。紫柏一语双关地说：“吾望子久矣！”汤显祖年轻，血气未定，喜游四方，辄交义气之士；紫柏威猛豪放，侠肝义胆，也喜云游四方，两人性情相投，他们在南京相遇时间最长。万历十九年春，汤义仍生了一场大病，几经调治均未见效。紫柏闻讯教之以佛教“空观”法门对治。病逐渐痊愈。这件事令义仍感慨颇深，对佛教有了切身体会，并有《苦滞下七日达公来》等诗以志之。

南京之会，两人结下了深厚情谊。在以后的日子里，汤显祖常常会回忆起这一段往事。“忽忽十年外”，“别洒清凉地”，“念于紫柏师，独受雨花记。”

万历二十六年（1598）十二月，紫柏从庐山到临川途中巧遇汤显祖，这是“第五遇”。二人“几夜交芦话不眠。”这次相遇时间也很长。聚会后汤显祖思想有了显著变化，出世归隐意向渐浓，“厌逢人世懒生天，直为新参紫柏禅。”同年，另一首《思达观》诗中，他又说：“何来不上九江船，船头正绕香炉烟。”参紫柏禅后，汤显祖对紫柏通达佛教、徜徉于娑婆人世、又不为所累的境界倾慕不已。但是汤显祖并不赞同紫柏的“情生即痴，痴则近死”的思想。这种全盘否定人世间情爱存在的佛界思潮，汤显祖是极力反对的，因为他是诗人是戏剧家，情感是艺术的灵魂。虽然最终汤显祖没有追随紫柏归隐佛门，但是他与紫柏间可歌可泣的深厚友情是永存的。

万历二十八年，紫柏要北上京师搭救南康太守吴宝秀，汤显祖认为此行凶多吉少，极力劝阻。但紫柏笑曰：“我当断发时，已如断头”。紫柏疾恶如仇铁骨铮铮，婉拒汤义仍之劝。紫柏在京期间，汤显祖仍牵挂紫柏的安危，常致书劝其早早回归江南。但紫柏回信说：“屡承公不则则已，见则必劝仆，仆虽感公教爱，然谓公知仆，则是未尽也。……且仆，一祝发后，断发如断头，岂有断头人，怕人疑忌耶？”

万历三十一年（1603）紫柏罹难于京师，汤显祖得知后悲痛异常，写了《西哭三首》等诗表达对紫柏之死哀痛悼念之情。

“三年江上别，病愈秋气凄。
万物随黄落，伤心紫柏西。”

紫柏西去后，汤义仍常常四处追寻紫柏到过的地方，怀念紫柏的一生。他在紫柏达观曾游历过的江西金溪疎山留下《疎山寻达公游处》四首。

“不听石门流水禅，疎山空老白云天。
达公到日诗留壁，可得袈裟复紫烟？
欲立名山作草堂，达公曾此费商量。
惠休灵彻争来往，惭愧三生恰性汤。……”

《答张了心往寻达公吊明德师处》：

“可到姑山一了心，罗公踪迹在禅林。
门前便有西来意，紫柏香消涕泪深。”

万历三十六年（1608 年）紫柏已圆寂五年。汤显祖与友人在临川正觉寺读紫柏《龛岩童子铭》时仍不能自控，泣不成声。

紫柏与义伽虽然相互倾慕，相互敬重，但是他们俩又各自坚持自己的立场，最终没有真正走到一起。

## 紫柏之死

万历二十三年后，正是紫柏真可一生中最为辉煌、让世人瞩目的年代。紫柏真可他不但被神宗皇帝钦命为谭拓寺主持，还经常奉召进宫为皇室讲经说法，此时的达观与朝廷的关系密切。有一次紫柏被宣召入宫，陪伴神宗书写金刚经。由于天气炎热，神宗皇帝在书写时汗水滴到纸上，他认为这是对佛的不虔，问紫柏：“当易否？”紫柏以偈进言神宗：

“御汗一滴，万世津梁，
无穷法藏，从此发光。”

神宗看了大喜。

整修谭拓寺后，紫柏真可又开始西游峨眉，南下江南，北返时来到石径山云居寺时，紫柏真可拜访了云居寺附近的雷音洞。他对晋琬公为防三灾坏劫，在洞内所藏的石刻经卷保存得如此完好，非常感动；同时他对琬公塔院被侵，恰感到非常惋惜。紫柏大师决定恢复琬公塔院，修复岩洞中佛像。在搬动洞中石佛底座时，发现底座下面有一砖砌方洞，洞内有一精致的小神龛，打开龛盖顿觉光芒四射，定睛一看，原来是三颗佛舍利，紫柏大师惊喜万分。

慈圣皇太后知道后，马上命近宦陈儒赴雷音洞斋祭，并特赐紫柏紫袈裟，大师不肯接受，谢曰：

“三十年来江海游，寻常片纳度春秋。
自惭贫骨难披紫，转施高人福更优。”

可知道这是紫柏第二次拒绝皇太后的好意，为他的今后的佛界生涯埋下了祸根。

皇太后安排了隆重的礼仪，恭请佛舍利入宫，供奉三日。供毕，皇太后送还舍利子，紫柏大师打开神龛一看，大吃一惊，神龛里只有两颗舍利子，问陈儒，他说不知道。这是紫柏第三次得罪了慈圣皇太后，因为他知道了佛舍利的秘密。紫柏重新把佛舍利安藏于雷音洞石窟。

隋朝大业十二年（616），初放佛祖舍利子于雷音洞共三颗。明万历二十年（1592），紫柏达观大师发现时也是三颗，但是1981年被国家文物部门重新发现时，的确只有两颗。

万历二十八年，朝廷征收矿税，宦官们乘机浑水摸鱼。南康太守吴宝秀拒不执行而被捕，夫人愤而投缳而死。此时紫柏大师正在南京，当他知道此事后，非常气愤决定只身冒险入京营救吴宝秀，他上书朝廷请求减少矿税，惩罚那些乘机扰民的宦官，为矿工争一个公道。紫柏激昂慷慨的言论，终于引起朝廷的侧目。门下弟子与德清等人皆力劝他尽快离开京城。知己汤显祖义仍也致书劝其早归江南，但紫柏不听劝。

不久谤言四起，妒忌他的人乘机诬陷他滥用公帑。皇宫内郑贵妃造谣，并找人写书讹传太子无能，皇上要换新太子。皇帝知道后钦定此书为妖书。真可被反对他的人诬为是此书的作者之一。

万历三十一年十二月初五紫柏真可被捕入狱，在狱中紫柏大师受尽折磨，负责审问紫柏的锦衣卫绨帅质问道："你是个高僧为何不在深山修行，缘何来京城交接士夫干预公事？"每次拷问紫柏神色自如持议甚正，以衰老残躯备尝笞楚，抵死不屈，真有烈士之风。虽然查无实据，但是那些见他恨之入骨欲置他于死地的宦官们，还有那与紫柏有三次瓜葛、怕他揭穿他私扣佛骨舍利丑行的慈圣皇太后是不会放过他的，最后朝廷还是把他定为死罪。

听到这一噩耗，紫柏突然仰天大笑说："想我一世慈悲为怀，竟落得如此下场。"一天，真可又被鞭打后，浑身血肉模糊，他一声叹息："世法若此，久住何为？"

"一笑由来别有因，哪知大块不容尘。从兹收拾娘生足，铁槭花开不待春。"

十二月十七日，紫柏真可向狱卒要水沐浴，浴后紫柏嘱咐侍者性田道："吾去矣，幸谢江南诸护法！"性田闻言痛哭不已，真可禅师呵斥道："尔侍余二十年，仍旧不懂我的为人吗？"说罢紫柏大师闭目趺坐，由于天气严寒大师浑身发抖。这时的情景被一个在监狱中当差的来自浙西的吴彦先读书人看见了。他非常同情紫柏大师，拿来了一个蒲团让大师坐在上面；把拿来的一件衣服披在大师身上；拿来

的一盂饭，大师没有吃，放在一边。不过大师非常感谢吴彦先，当场说偈几首赠与他，其中一首说道：

“事来方见英雄色，达老吴生岂夙愿。
我自西归君自北，多生晤语更冷然。”

大师自知自己不久人世，所以又与吴彦先闻禅论道甚有解脱之意。至五更大师坐化，圆寂于狱中。御史曹学程听说紫柏真可禅师已坐化，急忙前来探视，他抚摸着真可禅师的手说：“师去得好。”真可禅师又张开眼睛，向曹御史一笑而别。一时狱中香气不绝。

紫柏大师在狱中圆寂正好应了他在万历壬寅夏日“赫山会”延庆观中的自题：“这个阿师，心直口快，走遍天下，圜中自在。”（即监狱）圆寂时紫柏春秋六十一，法腊四十一。

六天之后，紫柏大师仍旧颜色如生，遗骸被浮葬于西郊慈慧寺外，后移龛至浙江余杭径山寂照庵。万历四十四年在文殊台火葬并立塔，陈继儒题塔铭。

真可达观，是明末佛教界有数之大师，时称紫柏大师。他一生重兴梵刹（寺庙）十五所，创刻新版佛经大藏经《嘉兴藏》（《径山藏》）。紫柏大师主张佛、道、儒一致，他融和佛教的五戒与儒家的五常：“不杀曰仁，不盗曰义，不淫曰礼，不妄语曰信，不饮酒曰智。”真可达观还留有著述之集成《紫柏尊者全集》（憨山德清校）三十卷，《紫柏尊者别集》（钱谦益编校）四卷。

“真末法一大雄猛丈夫哉，然师赋性不与世情和合，至老见客未校一额手。”（憨山德清序）

“咄，债已还，有什待，端端坐待老憨来。打破旧皮袋，一道神光火电飞，风流铁汉今疏快。”（香光居士董其昌赞）

（华玉龙）

# 陈九成：掷地有声的“八字”之戒

陈九成，字信斋，河南杞县人。万历二年（1574）甲戌科三甲第30名进士。是年，被派到江南水乡吴江当知县。

在吴江众多任期的知县中，陈九成的任期很短，在任九个月就染疾去世了。但他秉公执法，管束下属的巧妙方式，以及造福百姓的显著事迹，一直以来被吴江人民传颂。



陈九成像

陈九成刚授职时，同行们向他祝贺，还极力称赞吴江，说是“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吴江是位于苏杭的腹地，吴江的知县绝对是个肥缺，而月征赋收税的工作也要比其他地方轻松。陈九成听后，淡淡一笑。对他来说，穷地方、富地方都是一样的，知县工作就是为老百姓办实事、谋福利。

吴江的确是鱼米之乡，富庶之地。但当年朝廷对吴江一带的赋税征收比其他地方要高得多，老百姓的生活并不如所说的那般富裕，而是过得十分辛苦紧张。

据说，当初朱元璋统兵平定江南时，吴人都拥戴吴王淮东张士诚，跟着他一起进行抵抗。所以，从大明王朝的洪武朝开始，为了报复不肯归顺之仇，便对这里的赋税征收特别重。据统计，吴江一个小县上交的皇粮国税，要抵上内地一个府的数额，甚至还要大大超过。一亩田的赋额是内地的十几倍。因为赋税数额大，征收的次数多，漏洞又多，久而久之，

就出现了一批从中捞取好处的贪吏污胥。他们或巧立名目额外加税，或包揽刑讼，结成了上通官府、下连豪强盘根错节的关系网。当地的老百姓对他们是敢怒不敢言，背负着沉重的税收，勉强过生活。

陈九成到吴江后，深入各个乡镇，视察民情，了解情况。他看到大多数的百姓都面黄肌瘦，日不饱餐。等具体问及官府、赋税征收等情况时，很多老百姓都欲言又止。也有个别百姓大胆直言，向陈知县吐苦水，希望新任的知县能秉公办事，解决百姓的温饱。

经过详细走访调查，陈九成大概掌握了当时吴江的现状。一番努力后，他首先从打击豪强入手，秉公执法，公开审理案子，使得这些平时作威作福惯了的豪强收敛了许多。

陈九成知道，官府与百姓的联系，在于那些跑公差的吏胥。他了解到：这批吏胥在衙门卑躬屈膝，点头哈腰，但只要一出衙门，就是天皇老子也难以约束掌控，对底层的百姓更是百般刁难。如此看来，吏胥的胡作非为直接加害于百姓。

于是，陈九成先出告示，说明公差入乡下户办事办案的方式方法，让全县百姓知晓监督。并且，他还制作了一批黑色的木签，作为吏胥出门办事的凭据，并在签背面刻上“口不饮酒，手不要钱”八个字，当做所有吏胥公差的座右铭。

与此同时，陈九成还制定了违反“八字”之戒的惩治条款。也有个别公差，不把“八字”之戒当回事，依然我行我素。陈九成知道后，立即按惩治条款执行，公差跪地求情，陈九成不为所动，凡违反条例者一律严惩。

掷地有声的“八字”之戒，约束了吏胥，限制了他们的非法行为。严厉的惩治条款保证了“八字”之戒的实施。这样一来，当差的下去再也不敢随便伸手，也不敢大吃大喝、吆五喝六了。这在无形中减轻了百姓的负担，当地的百姓无不拍手称赞。

（谈　燕）

# 沈璟：创立昆曲“吴江派”

沈璟（1553—1610） 明代戏曲家、曲论家。字伯英，晚字聃和，号宁庵，别号词隐，吴江人。万历二年（1574）进士，曾任兵部职方司主事，吏部验封司员外郎等职。万历十四年上疏请立储忤旨，左迁吏部行人司司正，奉使归里。万历十六年还朝，升光禄寺丞，次年充任顺天乡试同考官，因科场舞弊案受牵连被人攻击，辞官回乡。由于沈璟曾作过吏部、光禄寺官员，所以时人称之为“沈吏部”、“沈光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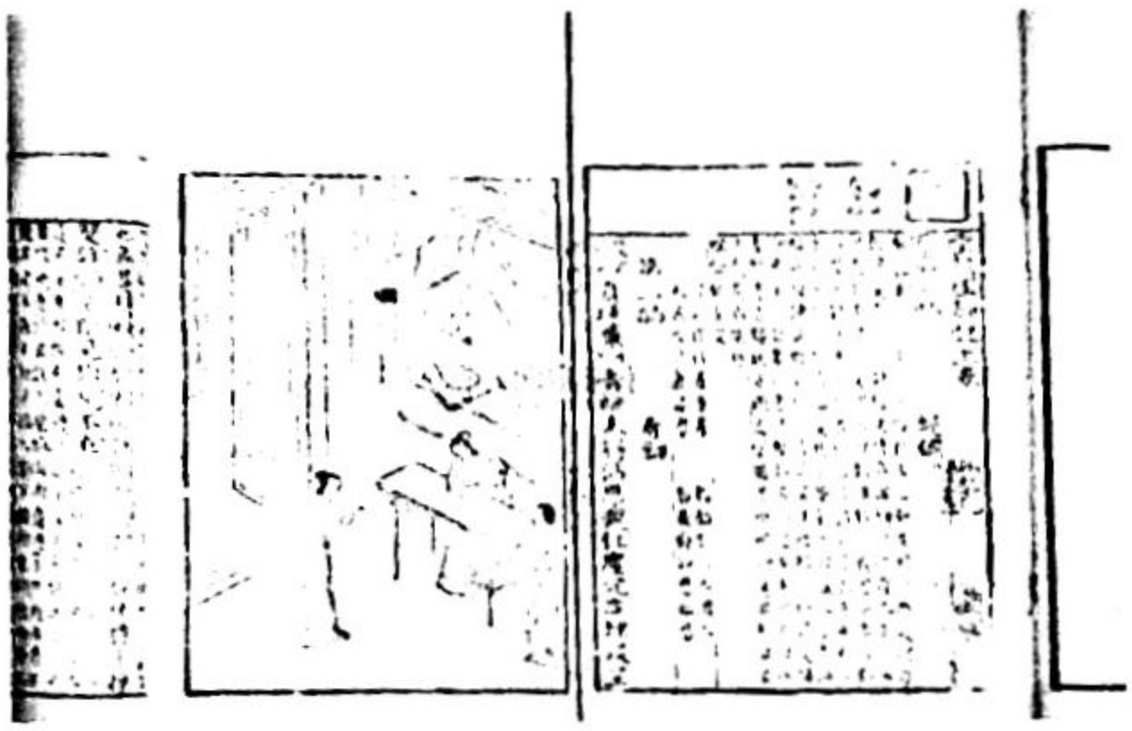


沈璟像

经历了仕途上的种种风险，沈璟对政治失去了热情。辞官回乡后，他决意袖手风云，他写了《水调歌头·警悟》一词：“万事几时足，日月自西东。无穷宇宙，人如粒米太仓中。一葛一裘经岁，一钵一瓶终日，达者旧家风。更著一杯酒，梦觉大槐宫……”他要作一个自由散淡、隐逸林泉的人了。

居于乡里，他开始对家乡的戏曲活动感兴趣。吴江县的戏曲演出活动十分频繁，有家庭演出，有民间演出，前者如顾大典家，“家有清商一部”，“或自造新声，被之管弦”；民间演出更多，或者是职业班社商业性演剧，或者是迎神赛会及节日期间的戏剧活动，苏州城内更是日日演剧，夜夜笙歌。在这个“歌舞之乡”的

艺术熏陶下，沈璟迈上了戏曲创作和研究的道路。



沈璟边阅读，边做笔记，边思考，边写作。最终以蒋氏旧编的《南九宫十三调谱》为蓝本，结合昆山腔调唱实践，精心摸索十七年之久，终于在他54岁那年，写成了《南九宫十三调谱》，建立了一整套南戏传奇的曲牌格律体系，被人誉为“词林指南车”。

沈璟还确立了自己的戏曲理论主张。他的观点是，剧本必须在音乐上协律，戏曲语言必须本色，通俗易懂。他的创作主张以后成为吴江昆曲创作的方向。

沈璟还强调注重舞台演出实践，直接纠正了当时“案头之曲”的创作弊病，造成了“场上之曲”创作演出的盛况，从而促进了明中叶戏曲艺术的发展和繁荣。

在明代传奇作家中，沈璟是个多产作家，他生平写过十七种传奇，全称《属玉堂传奇》。现存7种：《红蕖记》、《双鱼记》、《桃符记》、《一种情》（《坠钗记》）、《埋剑记》、《义侠记》和《博笑记》。沈璟的一个个戏曲剧本留在了中国文化史上，一个个戏曲故事印入了人们的脑海中。

沈璟在家乡期间，专心戏曲的同时，也关心和重视家乡的文化建设。他曾写过一篇《吴江县重修儒学记》文章，对家乡重修儒家之举大加赞赏。沈璟还非常推崇人才，做官时为朝廷发现人才，在辞官归居后也时时为国家推举人才。

沈璟居家后一直致力于昆曲的创作与研究，积劳成疾，身体素质每况愈下。万历三十八年（1610）正月十六日，冰雪覆盖江南，病痛交加的沈璟永远离开了人世，享年58岁。

沈璟的戏曲成就写入了中国文化史、中国戏曲史；沈璟的名字列入了《辞海》、《中国人名大词典》、《中国昆曲大词典》；纪念他的《沈璟集》、《沈璟评传》、《沈璟与昆曲吴江派》等书籍相继出版……

吴江人沈璟，像一颗灿烂的明星，闪烁在中国历史的舞台上，名垂青史。

（谈　燕）

# 陈格言：恪守祖训

陈格言字用正，号南屏，明代松陵沙泾（现厍港村）陈延昔十七世孙。陈格言自小聪慧过人，少年时期即考入吴江县学，深得教谕及吴江大儒名仕徐师曾、庞远所器重。

徐师曾字伯鲁，七岁即匡坐读书，十三岁能古文辞，学无不通，一生著有《周易演义》、《宦学见闻》、《吴江县志》、《经络全书》、《临川文萃》等书籍数百卷。庞远嘉靖十九年中举人，嘉靖三十二年中进士，官至兵部主事。他俩看到陈用正人小志大聪颖刻苦，非常赞赏。

明朝万历十一年（1584），陈用正已长成风度翩翩的一介青年书生。甲申冬十一月陈用正来到澄江（今江苏江阴）参加一年一度的省级科举考试。在旅馆内他遇到了华亭（今上海市松江区）书生董其昌，两人同住一个客房，赌酒谈文意气相合，真是一见如故。董其昌字玄宰号思白，祖籍山东莱阳，祖父以军功封苏州卫，后来迁居华亭。在几天的交往中，陈用正知道董其昌书画造诣很深，科考分别时他拿出素箑（白扇）一柄，请董其昌诗文留念。董其昌当即作断句四章楷书赠别。

第二年，陈用正应试白下（今南京）又与董其昌相会在寓所，虽然不是同室，恰是相望

不远。他们闲暇之余往来密切，相得益欢。有一次两人促膝谈心至深夜，陈格言说起陈氏先世仕宋授都统制扈跸南渡临安，卜居松陵沙涂，迄今五百年盛衰兴废的家世时，感慨万分泣不成声，引得董思白也跟着欷歔泪下。

明万历十三年（1585）陈格言参加乡试，考取举人。丁亥年（1587）春天，董其昌来到沙涂，起居陈格言家十天。董其昌常与陈格言步游溪上，看到沙涂陈氏家族环溪聚居一二百家，里中无异姓，与他们交谈的都是些知识广博举止文雅之士，有些务农的人更是勤耕力作不图虚名。一路游来，书声琅琅响于溪上。他还看到与陈家交往者也都是些衣冠楚楚的官宦读书之士。十天的沙涂生活，让董其昌真正认识到陈氏延昔后代敦亲睦族，守先泽游胶庠通仕籍，谦谦君子之风不虚也。

万历十七年（1589）董其昌得中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后来官至南京礼部尚书。董其昌还是我国有名的书画家。

陈格言中举后，经举荐被录取大挑二等，授予彭城（已废，大约在今江苏铜山县附近）教谕，掌文庙祭祀，教育所属生员。陈格言任职期间教育认真课士有方，为了让贫穷的学生也能上学读书，他以自己微薄的公薪购置学田，所得钱粮扶养贫穷学子并供他们读书。陈格言的义举深得百姓们的传颂。后经巡按、御史的推荐提拔为善化县（在湖南，1912 年并入长沙县）知县。

在善化县他为官清廉惠民，办案干练公正有条有理十分称职。陈格言生性慷慨，在任期间所得廉禄都用来接济贫困，照顾亲族朋友。由于口碑好，陈格言善化县知县任期一满，他就被调任江宁县知县，由于路途劳顿，到任后的当年三月，患疾而亡。

陈格言遵祖训：毋得以文乱法，以武犯禁。承先世之余泽，以清白吏起家，以感触而奋为。南屏先生为后世树立了榜样。

（华玉龙）

# 周宗建：碧血丹心照汗青

周宗建（1582—1626）字季侯，号来玉。出生于天官府周家，是天官周用的曾孙。七八岁时其父与友人偶谈及杨忠愍公事，忠建听到后突然问，能不能说得详细些？其父周辑符将杨忠愍公与宦官严嵩进行斗争、而皇帝昏庸严嵩权倾天下、杨忠愍公被严嵩害死的事告诉了他，宗建说，“好一个杨忠愍公，死得太值得了！现在这个严嵩在哪里？死了没有？”在座的人都感到惊奇，为这个小小的孩子有这样的志向而高兴。其后周宗建学业大进，与堂兄周永年一起在县学读书，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常受到知县刘时俊的赞赏。由于祖父周乾南当年被冤屈死，家道中落，宗建幼时家中比较贫困，非常同情贫苦农民。年轻的周宗建曾写过一首名为《吴农叹》的诗：“田家终岁勤耕作，获稻秋成未为乐。民间粟少官廪多，辛苦农人食藜藿。丰年犹自苦饥寒，况乃天灾水为虐。税赋东南尽入边，征输岂问年丰恶。司牧年年见岁丰，老农日日填沟壑。吁嗟皇天岂不仁，饥寒犹作中土民。边城白骨收不得，何如力作沧江边。”诗中说出了他强烈的忧国忧民之心。



周宗建像

周宗建于万历三十四年丙午（1606）中举人，四十一年癸丑科中进士。四十二年冬授武康（今

属德清）知县。在当县令之时，生活安于清贫，连衙中的仆役也在墙上题诗说他的寒酸:“官舍萧萧五亩宽，乌纱未脱秀才酸。 中宵独对瓦灯火，尽日惟餐野菜干。祇念草菜终岁苦，谁知亲故举家寒。纵饶留得清名在，归典田园恐不堪。” 在武康任职期间，废除杂役，禁收漕粮折耗减轻农民负抽，恢复始建于晋代的铜山寺，保护生态环境禁止开采山石，提倡教化重修县学。四十四年十月，调仁和县。调整每十年一次的役主，童子试改现场唱名发卷为预先告示，给考生以方便。因政绩卓著，万历四十六年（1618）冬，升任福建道监察御史。当御史期间，天启元年(1621)，为遭贬斥的命官请封号，历数前朝官员结党营私的罪行。后金攻破沈阳、辽阳,他要求重新起用熊廷弼（字飞百,江夏人,万历二十六年进士）等将领和官员。带头反对天启皇帝的乳母客氏重入宫中,天启皇帝不但不听,还对周宗建进行斥责。周宗建巡视光禄寺时，发现账目混乱，有营私舞弊的情况，要求核实供给宫中的器物，又遭阉党抵制。

天启二年（1622）正月，广宁（今辽宁北宁）失守，不少人庇护拥兵轻敌的巡抚王化贞（字肖乾,诸城人,万历四十一年进士）,他则为少兵无权的熊廷弼喊冤。特别把矛头对准阉党魏忠贤。给事中郭巩诋毁熊廷弼，影射周宗建。周宗建把郭巩勾结魏忠贤的事抖了出来。三年二月，他指出，现在内有魏忠贤为指挥，旁有客氏为羽翼，外有刘朝等人拥兵示威，又有郭巩辈蚁附蝇集，内外勾结驱逐忠臣，满天下已是忍无可忍。

刑部右侍郎邹元标建立首善书院，从天启二年十一月起周宗建开始主书院事。御史倪文焕怕周宗建宣扬阉党的丑事，勾结一伙阉党诋毁首善书院为伪学，向皇帝上书，说首善书院“聚不三不四之人，说不痛不痒之话，作不深不浅之揖，吃不冷不热之饼”。聚集一帮宦官将书院的石碑打碎，暴弃于门外；捣毁书院中的孔子圣位；在书院讲堂中焚弃院中的经史典律书籍，几乎将书院拆毁。

天启皇帝昏庸无能，阉党把持朝政，周宗建带头与阉党斗争，多次进谏屡上奏本，说的都是关于整肃朝纲、抗拒外患、富国强本的良策。遭到阉党的反对和围攻。周宗建不顾自身的安危与魏阉殊死争斗，其家眷宋氏深明大义，全力支持。对周宗建说:“谏而听，国之福。不听,臣之分。主无以亲为念，尽忠所以尽孝也。”

天启三年（1623）冬天，周宗建奉旨巡按湖广。父周铎符不幸病逝，周宗建奔父丧回到吴江，正值守孝期间。四年三月、五月，吴江连下大雨，各地圩岸尽没，颗粒无收，灾民到处逃荒讨饭。周忠建看到这种情况，身穿重孝秉笔上疏，要求发放赈粮，救济灾民，获得批准。吴江无数灾民得到赈粮，赖以存活。

天启五年（1625）三月，阉党骨干武英殿大学士、户部尚书冯铨（指使曾任吴

江知县的曹钦程诬劾周忠建，说周宗建在仁和任知县时受贿贪赃，连当时任仁和知县的松陵人吴炊一起被诬告。阉党早就将周宗建定为“东厂第一仇人”，欲置周宗建于死地。魏忠贤伪造圣旨将周宗建削籍，并下令追赃。六年四月，派锦衣卫到吴江抓捕周宗建。周宗建坦然上路，江城百姓知道此事后都为周宗建喊冤，全城空巷夹道拦截，赵士谔等官员知道此事后，从容相送并赠周宗建银两，卖糕人沈义一直陪伴周宗建到北京，照料周宗建的生活。到北京后周宗建被关入东厂监狱，阉党对他滥施酷刑。硬说周宗建为熊廷弼喊冤是收受了熊廷弼贿赂的13000两银子，这种莫须有的罪名周宗建当然是决不会承认的。在狱中周宗建受尽酷刑，每次受刑后都大呼：“皇天后土、列祖列宗，一起来救救大明王朝吧！”一个文弱书生被这帮阉党摧残了两个多月，体无完肤多处骨折，六月十七日被东厂锦衣卫们用沉重的沙袋压死在狱中。沈义想要将周宗建的尸体赎领出来，阉党们说，这是“东厂第一仇人”，不准赎领。隔了许多天，周宗建的尸体才被沈义领出入敛。周宗建被关在东厂监狱里的同时，阉党派人到吴江，抄封了周宗建在松陵镇小东门的家“大雅堂”，使锦衣卫们非常吃惊的是，周宗建家中既无金银财宝又无字画古董。家被抄封后，周宗建夫人和子女四处逃散。为周宗建代交所谓受贿的冤枉钱的蒋英等一批官员，也受到阉党的残酷迫害和打击，罢官降职甚至削籍。

崇祯元年（1628），阉党破灭，朝廷清算阉党和魏忠贤的罪行。为周宗建昭雪，追赠周宗建为太仆寺少卿，谥“忠毅”，赐葬吴江县二十七都九图叟字圩，赐官爵给周宗建的一个儿子。崇祯二年，在吴江城内骆驼桥（今仓桥东南）诏建“首忠坊”和周忠毅公祠（民国间曾为戏院，今城中广场），在南关（学宫前）建“首扬忠毅坊”。浙江武康、仁和县的士民为纪念曾经是他们县令的周宗建，将前溪书院更名周公书院，设周公祠、命名周公井。周宗建的家乡，松陵百姓对子孙的教育，把周宗建作为忠心报国的楷模。周宗建碧血丹心永垂青史。

（松　华）

# 计成：世界造园宗师

计成是明代造园专家，松陵镇人。计成从小喜爱绘画并有很广的游历经验，中年以后开始从事造园，他以毕生精力撰写了《园冶》一书，成为我国园林艺术的经典。

计成字无否，自号否道人，幼年聪明毓秀，性喜山水风光、园林名胜，爱作诗作画。所画有五代山水名家关仝、荆浩的笔意，作画时，常常取法他们。他常游历在外，北京、湖南、湖北……都留下了他的足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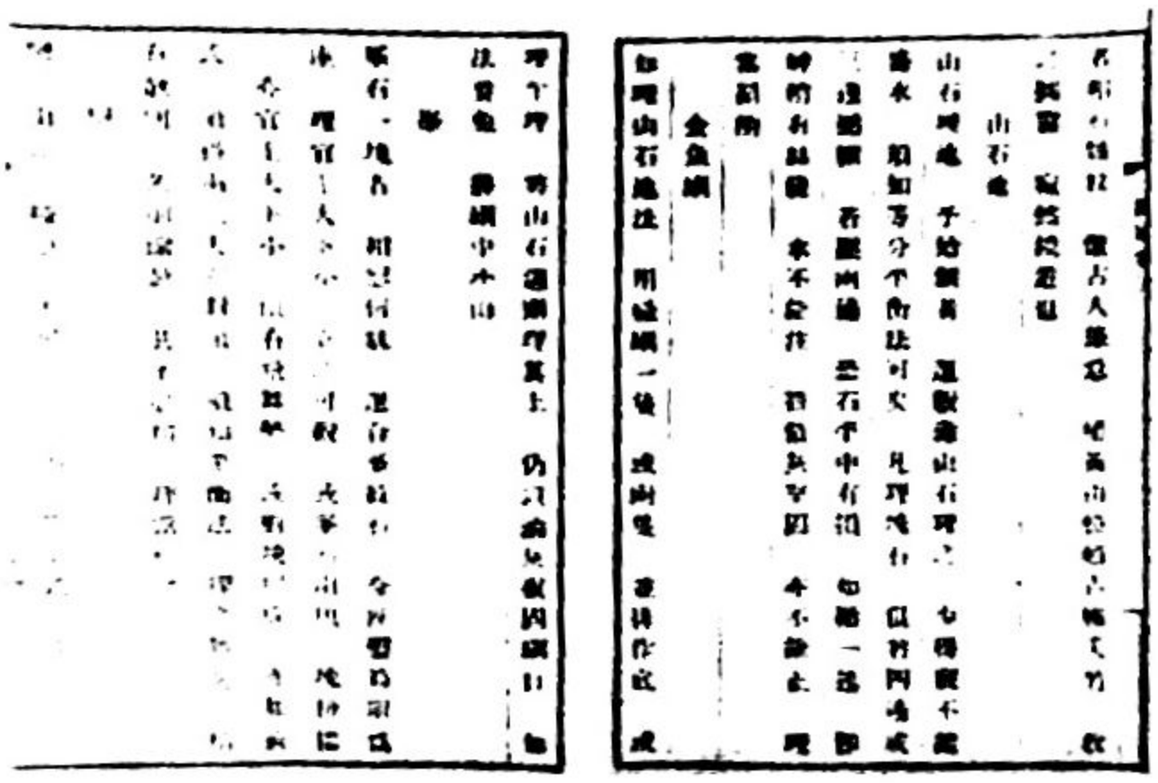


计成像

计成常在常州、南京、仪征一带访游山石。在中年定居镇江，镇江四围山水佳胜，他游历之时，看到有几个人把形状奇巧的山石，布置在竹木之间，叠成假山，便不禁失声不伦不类，毫无景致，便不禁失声发笑。有人问“为什么笑”？他说：“听说有‘真’的就有‘假’的，为什么不模仿真山的形态，假要假成像，迎春神时拳大石头的堆积呢？”旁人以为他出大语，叫他当场试试。计成二话没说，手起石落，几下堆叠，一座有嶙峋之势的壁山即刻而成，众人叹服不已。见到的人都说：“居然像一座好山。”自此以后，计成“叠山”的名声遍布镇江。

就在这时，在武进有位吴又予，是万历进士，原来做过江西布政使，他在城东得到一块面积

十五亩基地，是元代温国罕达的旧园。吴又予闻得计成名声，就找到计成，对他说："其中用地十亩，建筑住宅，其余五亩可仿效宋温国公司马光在河南洛阳所筑独乐园的遗制造个园林。"计成答应了，他观察了这块基地，形势很高，追求它的水源又很深，还有乔木高耸，上干直冲云霄，虬枝低垂，下拂地面，就谈了自己的想法："在这里建造园林，不但要叠石便高，还应该挖土便深，配合着古树上上下下地高居在山腰，就屈曲的树根嵌补山石，好像一幅图画，沿着池旁的山上，构造亭台，疏疏落落地影入水面，并加上回环的洞壑和飞渡的长廊，境界之美，使人出乎意想之外。"吴又予采纳了计成的建议。园落成后。吴又予十分满意地说："从入门以至出园，虽仅步行四里，但自以为江南胜景，为我们尽收眼底了。"后来还帮人建造了一些规模不大的片山斗室，计成把胸中所孕育的不凡的构思都充分发挥出来了，后来又有江苏仪征的中书汪士衡请计成去营造花园住宅，两个园林，并称于大江南北，颇得时人好评。此后，计成将自己的造园心德，整理成了图式文称，题名《园牧》。那《园牧》怎会改成《园冶》呢？这里面也有一个故事，当时当涂人曹元甫来仪征参观汪氏花园，汪士衡叫计成陪曹元甫在园中盘桓，并留曹元甫在宅中过夜。曹元甫对汪氏花园结构赞不绝口，认为看到的仿佛是一幅关仝、荆浩的山水画，他问计成，能不能把这些方法用文字叙述出来呢？于是，计成就将自己所作的《园牧》给他看，曹元甫看了，深深为图文并茂的文稿吸引住了。两人便坐在一起，促膝谈起了我国造园历史，造园实践，曹元甫指着《园牧》对计成说："这真是千年以来没有听到的，为什么叫做牧呢？这是你的创造嘛，应当改称为'冶'。"计成欣然应允，对原稿加以整理，配有了各种描图232幅，正式命名为《园冶》，于明崇祯四年定稿。



《园冶》

明崇祯五年前后，汪氏花园来了一位人物，就是曾任光禄寺卿的阮大铖。这阮大铖是安徽人，为魏忠贤的党徒，明天启七年（1627）御史毛羽健劾其媚事魏而被罢官，（1629）名列逆案，后赎罪为民遣回故里，不久迁居南京。阮大铖虽然人格低劣为世人唾骂，但其才学却声名颇大。南京离仪征不远，他偶然雇一小船，到了仪征，驶往寤园柳淀之间住了两宿，觉得非常安适，感到这园将所有幽美的

丘壑都罗列在了篱落之间，使园林之胜、菽水之欢兼而有之，不必外求了。顿时乐而忘返，还即信写了《冥汪中翰士衡园亭诗》其中有句发出如此感慨："神工开绝岛，哲匠理清音。一起青山寤，弥生隐者心，墨池延鹊浴，风篠泄猿吟。幽意凭谁取，看余鸣素琴。"他在这里，领略了园林风光，听说了这造园者是吴江计成，也看到了计成的书稿《园冶》。他对计成十分推重，曾作《计无否理石兼阅其诗》："无否东南秀，其人即幽石。一起江山寤，独烟拗霞格。缩地自瀛壶，移情就寒碧。精卫复摩呼，祖龙逊鞭策……"阮大铖对《园冶》一书十分钦佩，他把书稿带回了南京，后来请安徽人刘炤手刻，将其于崇祯七年（1634）出版，阮大铖为该书写了序。其中有曰："无否人最质直，臆绝灵奇，依气客习，对之而尽。所为诗画，其如其人。"

计成《园冶》成书，得益于阮大铖的帮助。但也因阮大铖的插手，计成被看做"阮氏门客"遭人白眼，《园冶》一书也被打入冷宫。然而，"园冶"的艺术成就是抹不掉的，它的出版，引起了国外园林艺术家的重视。

《园冶》一书不知道怎么传到了日本，引起了日本园林界的重视，陈植教授在《重印园冶序》中，记述了这则轶事。

1916年，日本首先援用"造园"为正式学科名，并尊《园冶》为世界造园学最古名著，还是世界科学史上我国科学成就的光荣一页。1921年，陈植教授在他的老师、日本档京帝国大学教授造林兼造园学权威本多静六博士处，见到《园冶》一书，是本版本三册，听说是从北京书肆购得。陈植教授回国后，在国内各地求购，但遍觅不及。1931年，陈植教授在中央大学农学院讲授造园学时以及待参考，曾函请日本东京高等造园学校校长上原敬二博士雇人代录，因"一·二八事变"而中止。这时。有位叫朱启铃的先生搜集到《园冶》残本，补成三卷，由陶兰泉搜入《喜咏轩丛书》内，于是年印行问世，而阙铎又参阅日本内阁文库内该本藏本，校正图式分别断句，第二年（1932）由中国营造学社付印出版，尤便阅读。新中国成立后，《园冶》一书亦引起了新中国园艺界的重视，1965年《园冶》重刊问世。

（俞　前）

# 柳如是：女侠名姝

明朝时，有一位被称为“女侠名姝”的一代爱国名妓柳如是，曾以“相府下堂妾”作为标榜，因为她的幼年曾在松陵镇上的“吴江故相”周道登家生活过。

周道登是吴江人，宋朝理学的鼻祖周敦颐的后裔，万历二十六年进士，崇祯初与李标等同入阁，他无论做官还是做事，都是不求无功、但求无过，能迈半步绝不迈一步，刚刚担任礼部左侍郎，就有人不满，吵吵闹闹要他下台。周道登的软弱性格暴露无遗，在魏忠贤当道时，万历皇帝还没下命令，他就主动辞职，回吴江老家了。



柳如是像

但不久，朱由检登基做了皇帝，就是崇祯帝。崇祯皇帝十分讨厌当时的内阁大臣黄立极、施凤来、张瑞图、李国普四人，因为他们都是魏忠贤的爪牙，人品和能力都很不怎么样。为了重兴大明王朝，朱由检命令大臣们推荐十个能力和人品都优秀的宰相候选人，周道登也位列其中。

十个候选人被推荐出来了，该选谁入阁呢？崇祯皇帝朱由检想出一个高招——抓阄。第一次抓的结果是钱龙锡，次李标、来宗道、杨景辰四人。崇祯不满意，接着又抽了一次，周道登、

刘鸿训这次被抽中，于是崇祯下诏让他们进京办事。

周道登接到诏书后，即刻准备动身，临别时，吴江的父老乡亲们纷纷前来送行道贺，不少人当场写下赠别诗章鼓励他重振朝纲，中兴朱明江山。著名文学家沈璟作有《送周文岸太史还朝》："五载居庐痛蓼莪，九重侧席望岩阿。然黎已照青油舫，载笔还催白玉珂。平淮无书须著述，盐梅有鼎待调和。东南杼柚曾留意，讲幄应传说论多。"沈璟希望他还朝后继续留意有关"东南杼柚"（新兴的吴地手工业、市民的要求），多多发表正直的言论。

这一年的十二月，周道登在崇祯皇帝和满朝文武的盼望中，风尘仆仆进了京城。第一次晋见崇祯帝，他就一口气提出三条建议："一曰守祖制，二曰秉虚公，三曰责实效。"崇祯皇帝很高兴，全部予以接纳，加封他为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副宰相），兼上书房总师傅、国史官正总裁，官位显赫一时。但由于无能，不到一年，就被罢官回到了吴江。后来所以有"吴江故相"之称。

回到家后，长桥南有小潇湘，后来属于了他，他增构了亭阁景物，曾是东城的胜地。他倒也还热心家乡的公共事业，万历三十三年，他第一次回乡时，知县刘时俊修石塘，他和沈璟等人一起做了监工，还撰写了《吴江新筑石塘记》，也曾名列乡贤祠。松陵镇县治东北曾有周相国祠，祀的是这位明大学士周道登。

周道登回到吴江后，恣情声伎，有几个姬妾。这一年，他买来了一个丫环伺候母亲。这丫环本是嘉兴人，四五岁卖入盛泽"归家园"中做"瘦马"，原名杨爱（一说杨云娟）。瘦马是中国明清时期的一种畸形行业。先出资把贫苦家庭中面貌姣好的女孩买回后调习，教她们歌舞、琴棋、书画，长成后卖与富人作妾或入烟花柳巷，以此从中牟利。

她进入周道登家里后，由丫环而使女，由使女而接近主人，由于明慧无比，不久便被周道登看中而收为姬妾了。年逾花甲的周道登非常喜欢她，常常将柳如是"抱置膝上，教以文墨"。还将她改名为杨朝云，朝云是宋时苏轼的侍妾之名，改此名，是周道登仕途失意，想晚年有此女相伴，以解寂寞。

于是，周道登那些小老婆们联合在一起，醋意十足地围攻得宠的柳如是，向周道登告发她与仆人私通，要置她于死地。好在柳如是毕竟乖巧，博得了周母的同情，免于一死，周道登只得将柳如是重新送回徐佛那里。柳如是从此走进青楼，真正地成为了一名艺妓。并改名为杨影怜，那一年 14 岁。

这位杨影怜后改名柳隐，字如是，因读宋朝辛弃疾《贺新郎》中："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故自号如是；后又称河东君、蘼芜君，成为秦淮名妓。

丙子春，复社领袖张溥在翰林院任庶常告假时路过吴江，官船停泊在垂虹亭

下，换了小船到盛泽去寻找徐佛。但是张溥遇到了杨爱，他感到杨爱比徐佛还漂亮，而且绮谈雅什也超过了徐佛，他一见倾意，就把她带到了垂虹桥畔，情意缠绵解，依依不舍而别。杨爱于是心喜自负，说道："我生不辰，堕兹埃壒，然非良耦，不以委身。"柳如是曾与复社领袖陈子龙情投意合，但陈在抗清起义中不幸战败而死。最后于崇祯十四年她20余岁时，嫁给了年过半百、文名颇著的大官僚钱谦益。

在她风流倜傥的一生中具有强烈的反封建性，受到了后人的刮目相看。二十世纪学术大师陈寅恪先生曾花十年之久写了《柳如是别传》，称她为"女侠名姝"。

（俞　前）

# 吴晋锡：教子成才

吴晋锡，字兹受，松陵镇人，担任过湖南永州、湖北武昌、湖南长沙推官，顺治三年，任南明广西布政使，加大理寺卿，主持郴州道的事。后巡抚衡阳等地，何腾蛟抗清兵败，清兵入关南下，山河破碎使当时的文人心痛欲绝。吴晋锡见明朝大势已去，便在清顺治四年九月痛哭一场，隐入了九嶷山。

清军进入江南后，为了安抚明朝遗民，开始招聘人才，听说吴晋锡很有学问，就几次派人来请他，让他担任广西提学道。吴晋锡坚辞不去，后被迫无奈只得前往，但去了不久，就以“归省亲墓”的理由辞职回到吴江。

吴晋锡回吴江后穿了一身道服，又有了出家的心思。他的老师倪长圩见他这身打扮，明白他的心思，就劝他说：“国家的山河已碎，出家又有什么用？不如教育好孩子，让他们继续你们吴家诗礼传宗、一门望族的称誉。”倪长圩这番话说动了吴晋锡，他就脱去了道服，将平生的精力用在了教育子女身上。

其实，吴晋锡在当官前，就很重视对子女的培养教育。石湖山房是他们父子读书的地方，他还带领子女到垂虹桥畔吟诗怀古。这次归家得到倪长圩的指点，他对子女教育更加重视了。特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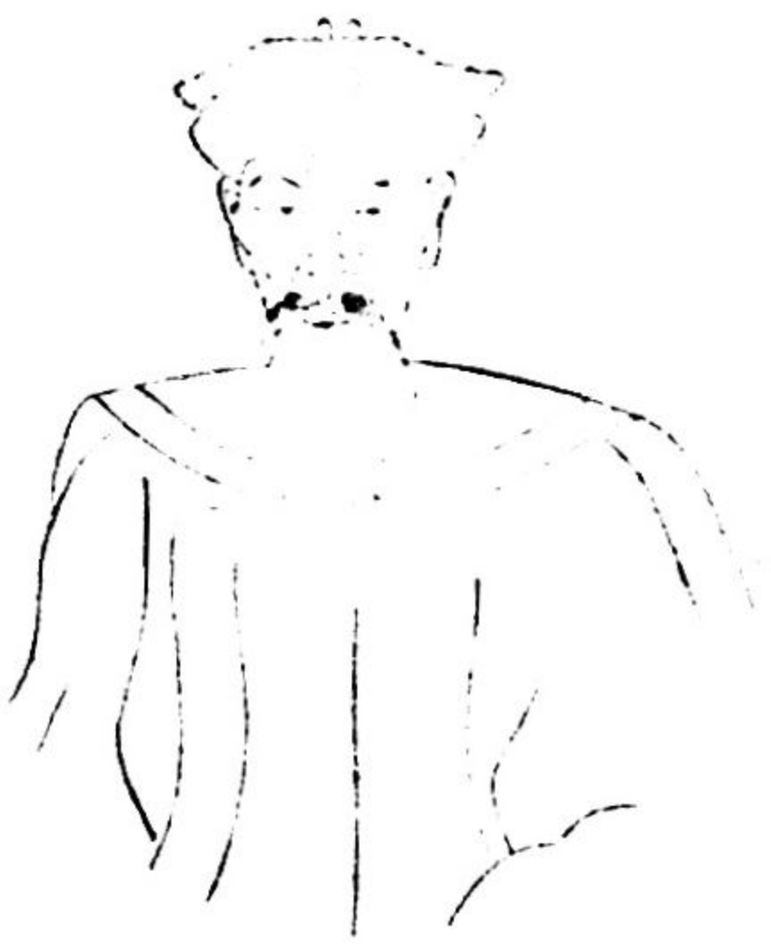
对第四个儿子吴兆骞更是倍加关爱。他们父子俩经常一起坐在楼头，不论风晨雨夕，酷暑严寒，谈经论史，赋诗作文课读不止。吴晋锡在给儿子的信中曾写过这么一段话："我历经几番辛勤，教儿子成名，我自己以为这是极尽天伦之乐的事情。"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他的培养教育下，子女们都成了人才。长子吴兆宽有《爱吾庐诗稿》等著作传世，次子吴兆宫参加"慎交社"文采风流，一时曾为"江浙坛坊之冠"。三子吴树臣曾任刑部员外郎，四子吴兆骞人称"边塞诗人"。五子吴兆宜也集成了六种文集。七女吴文柔也以诗文见长嫁给了杨廷枢的儿子杨焯，真是一门文雅。

（俞　前）

# 吴兆骞：传播江南文化的使者

吴兆骞（1631—1684），字汉槎，号季子，出生于吴江松陵镇一个官宦之家。吴兆骞少时颖异不凡，7岁读书，9岁时写出了数千字的《胆赋》。10岁写下《京都赋》，少年时即声震文坛。后来，随父亲宦游楚地四年，终因张献忠起义，奉母归里。清兵入关后，吴兆骞归隐乡里，与江南士大夫互唱互和。顾贞观比吴兆骞小六岁，禀性聪颖，才思敏捷；尤其擅长诗词，声望与吴兆骞并驾齐驱。两人因文结缘，成为莫逆之交。



吴兆骞像

顺治年间，江南一带的才子齐聚苏州虎丘广场，举行了一场盛况空前的结社活动。此活动由钱谦益授意，吴梅村出面组织，目的是为“慎交”、“同声”二社调和，作二社的和事佬。当年，吴兆骞、尤侗、计东、顾贞观都是“慎交社”的重要人物。虎丘大会上，吴兆骞与诗人吴伟业即席唱和，“吴梅村嗟叹，以为弗及。”一时吴兆骞、陈其年、彭师度被并称为“江左三凤”，吴下英俊才子，都以结识吴兆骞为荣。吴伟业更是对吴兆骞赏识有加，对宾客说：“江左三凤凰，阳羡有陈生，云间有彭郎，松陵吴兆骞，才若云锦翔”。由此也奠定巩固了吴兆骞在江南士林中的地位。

正值吴兆骞名声大振、踌躇满志之时，一场突如其来的科举冤案却将这位江南才子抛入了苦难深



位于黑龙江海林市的宁古塔将军驻地旧城遗址

渊。顺治十四年（1657）发生了震惊朝野的“南闱科场案”，吴兆骞为仇家所中伤，遭人陷害，含冤下狱。最后查出的结论竟是“审无情弊”，但吴兆骞仍被发配到极边之地宁古塔。

宁古塔的生活异常艰辛，冰天雪地、饥寒交迫。这对于一个生活在江南、一个富裕家庭里走出来的吴兆骞不能不说是很大的考验。吴兆骞终日以粗粮为食，寒冷的冬天，还要亲自拿斧头敲凿冰块来取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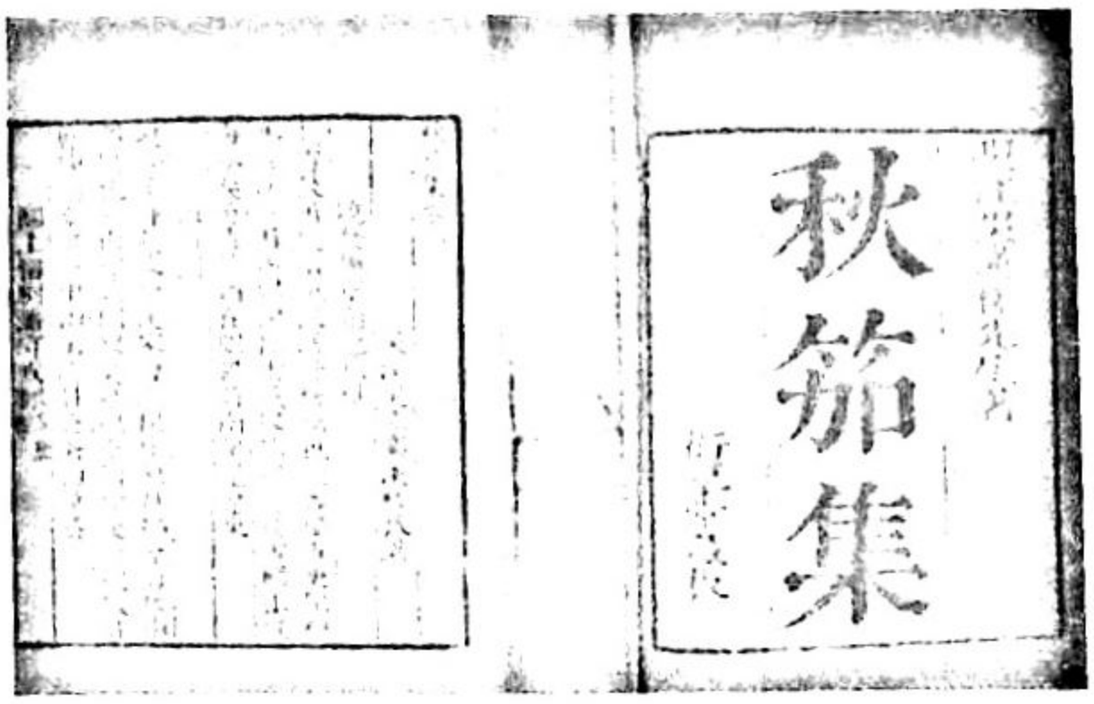
生活的艰辛困顿还能克服与忍受，精神的孤寂与内心的苦闷，更使吴兆骞痛苦不已。“寄羁臣之幽愤，写逐客之飘零。”被流放的只能够用诗句化解心中的忧伤。流放 23 年间，吴兆骞亲身投入抗击沙俄侵略的斗争，开馆授徒，传播知识，创作了大量爱国诗篇，还得到宁古塔将军巴海器重，任其为书记官，并教授其子课业。

洁白的雪花，飞入顾贞观眼睛里。吴兆骞被流放后，作为朋友的顾贞观为了救助他，奔走呼号、不遗余力。然而，春去秋来，自己的诺言一直却无法实现，好友至今还是远在边外，生死未卜。想到此，顾贞观义愤填膺，挥笔泼墨，写下那篇脍炙人口的千古绝唱《金缕曲》：

> “季子平安否？便归来，平生万事，那堪回首？行路悠悠谁慰藉？母老家贫子幼。记不起、从前杯酒，魑魅搏人应见惯，总输他、覆雨翻云手。冰与雪，周旋久。泪痕莫滴牛衣透，数天涯、依然骨肉，几家能够？比似红颜多薄命，更不知今还有。只绝塞、苦寒难受，廿载包胥承一诺，盼乌头，马角终相救，置此札，君怀袖。”

当时，顾贞观担任当朝大学士明珠的儿子纳兰性德的老师。纳兰性德虽出身华贵，却自幼聪明好学。纳兰性德在读了顾贞观写给吴兆骞的《金缕曲》的情真意切的词句，感动万分，也和了一首《金缕曲》送给顾贞观，以表明自己营救吴兆骞当义不容辞：“绝塞生还吴季子，算眼前外皆闲事。知我者，梁汾耳！”顾贞观趁机相托救吴一事。纳兰性德答应帮忙，后经多方运作此事，并与徐乾学等人

出资救赎，终于使得吴兆骞在51岁那年离开宁古塔，得以重返家园。



秋笳集

23年，弹指一挥间，吴兆骞终于身入山海关，回到北京后，他一直住在徐乾学家里。后来成为纳兰性德弟弟的老师。

吴兆骞很快就返回苏州故里，并在友人童年好友汪钝的资助下，筑屋三间。自己命名为“归来草堂”。长期的严寒生活，兆骞已不适应江南水土气候，竟然大病数月，后来病情一直没有好转。

康熙二十二年（1683），吴兆骞复去京师。那时他已疾病缠身，一年后在贫困潦倒中逝于京师旅邸。一个才华横溢的诗人，在封建制度的摧残下，终化为一抔黄土。

时年吴兆骞54岁，因家境贫寒，纳兰性德为他料理了后事。吴兆骞流放宁古塔23年，一生著有诗集《秋笳集》8卷、《归来草堂尺牍》1卷以及与友人合编的《名家绝句钞》6卷，还有部分著作现已失传。

（谈　燕）

# 徐灵胎：发愤学医

徐灵胎（1693—1771）清医学家，名大椿，一名大业，字灵胎，晚号洄溪老人，松陵镇人。开始是县学生，因为行为狂放被剥夺功名，就绝意追求功名，因家庭变故而潜心医学。

徐灵胎虽然早年也爱看医书，但仅仅是浏览，他学医成名是人到中年的时候。当时，他的三弟患病，父亲请遍了当地的名医，他在旁边听医生讲述，看他们配置药物，从中了解了一些医学的知识。三弟的病没有治好，他的四弟、五弟也都因病医治无效而相继去世，他的兄弟去世的悲恨，父亲病患的焦急，促使徐灵胎开始发愤学医。



徐灵胎像

徐灵胎把家藏的几十种医书全部拿出来，日夜攻读，反复钻研，广求博采，他阅读了从《内经》到明、清的几万卷医书。在向书本学习之后，就开始实践，他看病时注重理论与实际结合，对症下药，同时对病人的诉说，分析征象以及处方用药，都作详细的临诊笔记，毫不马虎，于是积累了不少经验，医术也不断进步。有一个病妇患关节炎，两腿像被针刺一样十分痛苦，这种病当时没有现存的治疗方案，他反复思考后，叫人把病妇用厚褥单裹起来，叫强健的妇人抱住，使病妇颠扑号叫，让病人流出

大汗，然后再让病妇躺看，用手推拿，使她血液循环流畅，几次治疗，并没有用药，病妇的病好转了。

徐灵胎的名声传到了京城，乾隆二十六年（1761）奉诏进京为大学士蒋溥治病，到京城给蒋溥号了脉后，就坦率地说这人已无法医治，过立夏七日就要去，事实果未出他的所料。皇帝欣赏他的医术，准备把他留在京中，在皇宫的医院为皇亲国戚治病，但他不贪荣华富贵。再三请求回家。

回家后，隐居在吴山七子墩下叫画眉泉的地方作文行医，留下了大量的医学著作。十年后，乾隆再次招他进京，客死京城。

著有《难经经释》、《神农本草经百种录》、《医学源流论》、《洄溪医案》等。他还善于作道情，与人共创新乐府，著有《洄溪道情》。还参与了《吴江县志》的编纂工作。录入《中国人名大词典》。

（俞　前）

# 费兰墀：救济弘猷 清介自守

费兰墀（1769—1825），字心谷，一字秀生，吴江松陵人，费振勋之子，家学深远。吴江费氏一脉可追溯到后蜀费黄裳，其第十世孙费士寅（1160—1230）由成都始迁吴江，为南宋嘉泰时（1201—1204）参知政事（副宰相），开禧（1205—1207）中，因不肯依附权贵韩侂胄，不再为官，看中江南水乡，定居吴江垂虹桥堍，人称吴江“东城费氏”。后代子孙纂家谱，称费士寅为吴江支始祖。自费士寅起的第二十代孙费延厘卜居苏城，费延厘之子费树蔚买宅于桃花坞，遂称桃花坞费家。他们和吴江费璞庵、费孝通父子是同族，费璞庵是费世寅第廿二代孙，同里费氏族长费树蔚逝世后，费璞庵接任族长。费士寅以后十余代，未有成进士、作显宦的，至第十六世费洪学、十七世费振勋、十八世费兰墀，在康熙、乾隆、嘉庆三朝分别中进士，官中书舍人、广西学政、翰林院编修，科名连绵，为吴江望族。



费兰墀像

公元 1802 年（清嘉庆七年），进士费兰墀因谙习掌故、才华横溢，皇帝在殿试中钦点第一名，授予编修一职，专事编纂前朝国史。后因牵挂吴江的老父母健康，任职一年就退隐南归，尽孝双亲膝前，二十载如一日。

费兰墀是位淡泊名利、远离官场荣禄的学者

型人物，也是位勇于为民请命、心系民瘼的忠胆义士。他尽孝之余，关注教学，时常去常熟虞山书院讲诗文、授理论，悉心培育青年学子，著有《莲庵文抄》等佳作。他虽退职在家，却不忘国事，体恤民情，关乎桑梓庶民之疾苦，奔走呼吁，献计献策，组织救援。

公元1823年（清道光三年），江浙地区发生特大洪水，吴江受灾严重，饥荒一片，灾民困顿。费兰墀直言上书御史程邦宪（吴江人），陈述家乡水情，揭露吏胥在赈灾中的舞弊营私行为，竭力主张奖励地方士绅捐米赈灾，并提出捐银千两者可给予九品以外的职衔。他亲力亲为，主动监督本地赈灾银两的自行发放，不经上级官吏之手，避免了因层层官吏克扣而导致的数额短缺。当年，吴江、震泽两县乡绅未经官府的直接捐款高达十万，这是前所未有的，体现了费兰墀机智为民的一面。

洪灾这年，由于水位远远高出太湖堤坝几尺，淹死了不少人，棺木随水漂流。费兰墀组织人力捞棺16000余具，腾出他家的私田做义冢，还有不够的，另购山地安葬于苏州郊外。他指挥地方志士，在横扇崇吴教寺、八坼永福教寺、平望莺脰湖平波台等地按计划给老弱病残发米救济。同期，他倡导在县城设立仁善公局，同里镇设立仁仁堂，大力宣扬扶贫救困的济世精神，积极为地方做善事。

久居吴江的费兰墀热爱乡土，时时关心地方上的动态，乐善好施，救济弘猷，鞠躬尽瘁。他曾联络与他同年中进士的苏州知府邱南屏，仗言直书吴江、震泽乃至苏州的漕务弊端，指出苏州一带赋税过重的看法，分析本地一亩田所缴赋税（一



太湖大堤

斗八九升）为西北各省十倍数的不合理性，请求奏明朝廷减额。后来真的减去三分之二赋税，虽然时隔50年才实施，但充分体现了费兰墀的卓识远虑及爱民之心。附书信原文：“ 大吏仰蒙圣主简任，值此重灾，自无不悉心讲求荒政。……今吴中吏治，稍稍整饬，求其如循吏之为，犹未可信，其何以拯民于饥溺而赐之更生也？近年各省州县自查报被灾分数以至平粜赈恤，一一奉行无阙，然非州县真能尽心核实，则此数着皆无益于灾民。州县固不敢讳灾，或有稍存粉饰，未尝亲身周历灾区，内委之幕友，外假手吏胥，则分数容有不实，而赈粜皆足以致弊。故曰：救荒以州县为重，州县得人最难。救荒之要，在于尽心力以求实惠之及民，而不惟其文具也！”

松陵进士费兰墀摈弃名利、乐善好施的高尚情操，克己复礼、撰著授学的名儒风范，行谊乡里、救济灾民的卓越贡献，令后人悟觉“清介自守”不仅是对待物质追求上的一种正确态度，更是对为官者“正己”的严格约束，也是对为民者“正心”的品德要求。

（云 巛）

# 沈璟：秉公办案为民申冤

吴江自古文人荟萃，达官名宦历朝尽有。沈璟，这位以两袖清风执政、曲艺双馨闻名的明代先贤，以他那清正廉明的为官之态，以及曲艺方面取得的成就，至今仍为后人所称颂、流传。



沈璟像

沈璟，字孝通，又字子勺、号定庵，南直隶苏州府吴江人，光禄寺丞沈璟之弟。万历十四年（1586）进士。授南京刑部主事，进郎中，后任江西佥事，两年后乞归。家居十八年后，被荐补广东佥事，刚入境即病逝，卒年五十五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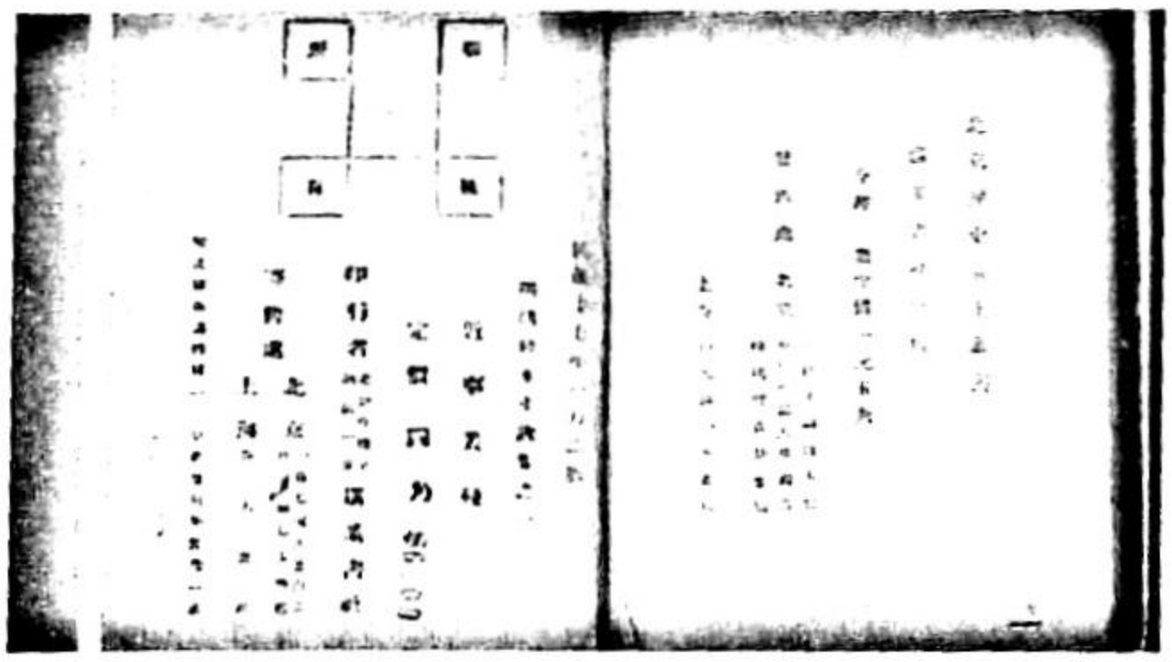
在刑部期间，沈璟断案尊重证据事实，审理了一系列的冤案错案，不但为被害者伸了冤屈，同时也给深藏的罪犯应有的惩罚。武宁王徐达裔孙徐绳勋的孙子徐某，寻花问柳无恶不作，败坏门风，长辈们在夜间趁其熟睡时将之勒死。死者母亲为了遮人耳目，就诬告家奴杨凤与女婢春娥因为私通丑行败露而杀死主人。当时的审案官只听一面之词，不问缘由就将两人判了死罪。沈璟在复审时，找出诸多疑点，终于还了两人的清白，惩治了真正的凶手。

朱邦奇嫌其儿子上不孝敬长辈，下不照顾兄弟姐妹，父子俩在发生口角时，一失手将其打死。事情被街坊出首告到官府，初审官怀疑是陈邦奇特别宠爱的小妾所生的儿子所为，理由是兄弟俩为了争夺财产，弟弟杀了兄长，就贸然判弟弟死罪。沈璟接案后，最终审理清楚，按律定了

陈邦奇的罪。他在刑部几年，类似的疑案被他明断不少，解脱了冤屈者，伸张了正义。

沈璨一生为官清廉，两袖清风，在物质的诱惑面前始终坚定不移。万历十九年（1591），沈璨被外放为江西按察司佥书，让他去署理某州的盐政。照理这是个肥缺，日常往来的节余数量相当可观，可以归他任意支配，或者干脆归他所有，但他硬是一尘不染。他觉得，在这种位置上迟早要被人拉下水，宁愿不做这个官，也不肯自毁一世清誉，于是呆了二年就请求解职回乡了，当时他才37岁。

沈璨回乡家居18年，在地方上颇有名望，但他从不为个人事情到官府去走后门，但碰到大事又敢于仗义执言，毫无顾忌。万历三十六年（1608），吴江发大水，连高田都淹没了。他上书太子少保王锡爵请求蠲免征赋，发放赈济。沈璨又提出救灾方略12条，县里照此办理，救活了无数性命。


《近事丛残》

沈璨一生以节俭为本，接待宾客礼到为止，从不铺张，但周济困难却从不吝惜。族叔沈佐坐了冤狱，他为之奔走10余年，终于把案子翻了过来。沈佐死后，他不仅掏钱安葬，而且抚养遗孤，还把自己的家产分一半给他们。其兄沈璟沉湎于戏曲，两个儿子濒于失学。他亲自对两个侄子进行教授，后来都成了名。

沈璨为人礼贤下士，视家奴仆人为亲人。他的老仆人秦卿没有后人。万历三十年（1602），老人在弥留之际，一定要将自己名下200亩田产送给他。沈璨坚决不肯接受，与老人商量后，把田产作为族人的衣食靠山，亦不枉老人一片好心。安葬好老人，他捐出自己的数十亩田，加上各房捐助的共430亩，作为义田，建沈氏义庄，他还捐出庄房作义庄贮米的仓库。这些田，经历了三代70年，许多贫困的族人都赖以渡过难关。

沈璨和其兄沈璟同为当时吴江派戏曲的代表。所作今见《太霞新奏》等曲选中，沈家后人在戏曲方面也是人才辈出，为昆曲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沈璨存世著述有《定庵尚书大义》、《节演世范敷言》、《近事丛残》、《静晖堂集》等。

万历四十年，沈璨被任命为广东按察司佥书，由于不适应南方湿热气候，刚进入广东就一病不起，竟在半路上去世了，一代才子，就此陨落。

（谈　燕）

# 吴燕绍：醉心边疆铸鸿篇

我国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先生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予之心事有三部书当表彰：一、吴燕绍《清代蒙藏回部典汇》；二、孟森《明元清系通纪》；三、钱海岳《南明史稿》。”三部书中，被顾老推崇至首的《清代蒙藏回部典汇》，便是中国近代著名的边疆史学家吴燕绍耗尽一生精力之作。

吴燕绍（1868—1944），江苏吴江人，是明代名臣吴洪、吴山的后人。光绪二十年（1894）中进士，任内阁中书，民国时期，在北京大学讲授西藏史。其子吴丰培，与费孝通齐名，是我国现代藏学家，版本目录学家、文献学专家。



吴燕绍像

至清末民初，吴燕绍、吴丰培父子两代长期致力于边疆史研究，为我国边疆史地研究作出了不朽的贡献。

吴燕绍长期主管边疆事务，积极开拓边疆地理、历史的考证，他希望通过对边疆历史地理的考证，促进中华民族的团结、粉碎帝国主义分裂中国的野心。他对档案资料非常重视，利用大量档案史料编写了《西藏史地大纲》。

光绪二十年（1894）吴燕绍担任内阁中书职务。按当时的规定，凡发抄之件，均需经过内阁，吴燕绍便在值夜班的时候，将遇到的边务章奏抄录下来。宣统时，吴燕绍调任理藩院为主事，

在北档房行走，见到涉及蒙古、西藏、新疆的旧档，也都摘要抄录下来。《左传·隐公十一年》有“亦聊以固吾圉也”之语。圉，指边疆。吴燕绍特意将“固圉叟”作为自己的名号，经过数十年对史料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吴燕绍终于完成了《清代蒙藏回部典汇》。

《清代蒙藏回部典汇》记录了清朝政府与蒙古、西藏和回疆三个地区的各类事件逾 2000 万字。书稿篇幅宏大，辑录了从明万历十一年（1583）至清宣统三年（1911），清王朝有关边疆地区的历史地理史料，包括圣训、起居注、上谕、奏章、军机密档、图书等各类原始资料。吴丰培谈到父亲的书稿时说，“其中不乏秘籍、前人所未经发现的，故内容丰富，举凡政治、经济、地理、史事、军政、外交、风土、人情、宗教、文献，莫不涉及。篇幅之多，字数之伙，似乎清代记边之作，无出其右者。”这部书稿，对促进中华民族的团结、维护祖国边疆统一、粉碎帝国主义分裂中国的野心提供了丰富的历史证据。一代国学大师姜亮夫晚年曾回忆道“与我同时在大高殿参阅档案的，有吴燕绍老先生。吴老先生是光绪二十年进士，专究蒙藏史，在北京大学讲授西藏史，耄年劬学，诚为罕见……”

身为史学家，其子吴丰培也一生致力于古籍的研究、整理，对父亲留下的《清代蒙藏回部典汇》手稿倍加珍惜。“文革”期间，曾被多次抄家。吴丰培把这些手稿放在四个旧式书箱里，混杂于许多旧书中，摆放在书房不起眼的地方。与旁边整齐码放在书架上的古籍相比，这些已经微微泛黄“烂纸头”样的纸稿更加不引人注意。就这样，这些手稿躲过了一次次劫难。



吴燕绍登山图

“文革”以后，手稿虽然已经没有“外忧”，但在吴家，仍然是一个“禁区”。吴家藏书颇丰，原来的住所是一个四合院，每到暑期，吴丰培定要动员全家在院子里晒书。其他古书，孩子们怎样翻看，吴丰培从来不加阻止。唯有这部手稿，只许孩子们搬动，绝对不允许翻阅。每次书晒毕，也必由吴丰培亲自整理收好。

2011 年秋，吴江市档案局一行人来到北京，拜访了吴燕绍的

孙子吴锡祺老人，在吴锡祺教授的记忆里，祖父的印象已经很模糊了。毕竟，祖父过世时，他只有7岁。“祖父是一个不苟言笑的老人，每天只在自己的书斋里不停地抄写。”但有一件事情给幼年时的吴锡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去世前一个月，他给孙辈每人抄录了一个文折。给我和哥哥抄录的，是前、后《出师表》，我想，这是他临终之前对孙辈的要求。”

清华大学教授吴锡祺先生，将16本代代相传、完整保存的吴氏家族族谱郑重交予吴江市档案馆。16本族谱记录着明朝到清朝光绪年间吴氏家族的繁衍情况，也让吴江人了解了吴燕绍，以及吴氏几代人历尽艰险，保存《清代蒙藏回部典汇》这部鸿篇巨制的传奇故事。

百善孝为先，吴氏家族以孝道传家，以中国传统文化滋养家族，生生不息，人才辈出，历经600余载兴旺不衰。从明代全孝翁吴璋到名臣吴洪、吴山，再到边疆史地专家吴燕绍、吴丰培均青史留名。

为国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不但是吴燕绍一生的写照，更是吴氏家族历代传家立业的祖训。

（谈　燕）

# 钱崇威：是非分明 不为敌诱

钱崇威（1870—1969），吴江松陵镇人，字自严、慈严。清代最后一个翰林，是近现代史上吴江杰出的人物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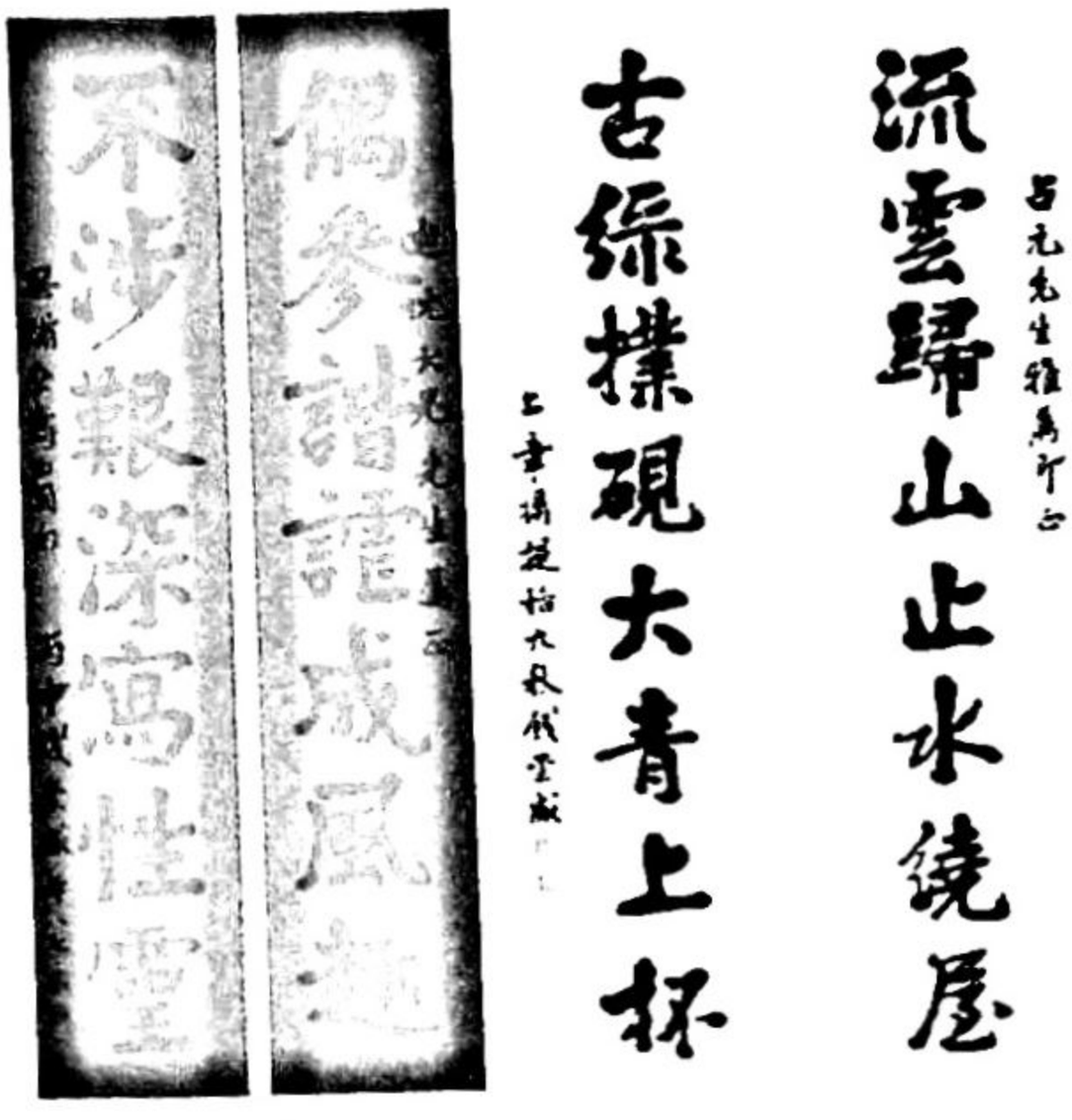
创办于光绪八年（1882）的江阴南菁书院，是晚清书院中非常有名的一座。青年时代的钱崇威就在南菁书院求学、成长。清光绪三十年（1904），钱崇威榜中进士，经殿试入翰林。第二年政府出资留学日本法政大学，习学法律。留学回国后，钱崇威被选为江南咨议局议员。



钱崇威像

1912年，是中国历史上风云激荡的一年。孙中山在南京宣布建立“中华民国”，就任临时大总统，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帝制。但袁世凯在列强的支持下，凭借强大的北洋军，窃取了辛亥革命的成果，迫使孙中山让位。在这一年，钱崇威官至江苏省高等检察所检察长，他当检察长没有多久，因“有鉴司法黑暗，苞苴成风，又不甘同流合污，便洁身引退”，钱崇威找了身体有恙的借口，辞去官职，到上海生活。

钱崇威善书法，郑逸梅先生在《清代最后一位太史公钱自严》一文中描写到：“他的书法挺秀，从矩度中具有超逸神韵，和寻常一般科甲中人板滞工的馆阁体不同。他作书能大能小，能楷能行，有的气势磅礴，有的结构精严，因此墨迹流传，




钱崇威书法

蜚声南北。”生活在上海期间，钱崇威主要以卖文为生，有时候也帮人撰写状书，以补贴家用，后来他回到故乡，与志同道合的友人写字作画，生活倒也自在安逸。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钱崇威应邀参加苏南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并当选为江苏省第二、第三届人大代表，1954年10月任江苏省文史馆馆长，耄耋老人为新中国的文化事业倾力工作。

钱崇威性情豁达，因他与列宁同日生，因此，他的朋友杨千里曾刻“我与列宁同日生”印章赠予他，一时传为美谈。钱崇威晚年居住上海，于1969年病逝，享年九十九岁。

（谈　燕）

# 钱涤根：甘洒热血为中华

## 一、将军殉国　邑人同悲

1927年1月16日，江苏国民革命军总指挥钱刚（字涤根）在上海龙华镇被军阀孙传芳杀害。上海学生、市民闻讯，纷纷上街游行抗议。恼羞成怒的孙传芳又派军警进行残酷镇压，抓捕了许多学生。

吴江旅沪同乡会会长钱慈念先生闻讯，即与当局交涉，将钱刚遗体领回，购棺入殓运回吴江，暂厝于三江桥接待寺殡舍。将军殉国，邑人同悲。但钱刚牺牲近十年，因种种原因，后事一直未能妥善安排。



钱涤根像

1936年9月，国民党中央委员李烈钧、柳亚子和吴江同乡，吁请国民党中央公葬钱刚烈士。吴江县党部10月28日党政谈话会决定，成立公葬钱烈士筹备委员会。筹委会的组成，除县党部、县政府、公安、教育、地政各局、款产处、各区公所各出委员一人外，另聘金鲁望为委员。后，又聘杨雪门、王祖壎、陈景康、唐昌言、王廉钦、王文淇为委员，并推举县党部潘翔君为主任，唐昌言、金鲁望为副主任，陶昌华为总务科主任，王文淇为设计科主任，杨雪门为宣传科主任，王祖壎为交际科

主任。县长徐幼川将钱烈士遗像一帧，交予公园管理员顾君赞，令其悬挂在中山堂内。

1936年11月2日，筹备委员会决议，先于吴江公园（即今松陵公园）大门（今南门）内第一花园中，建钱刚烈士纪念碑。纪念碑式样采用美术教师须戒已先生设计之图样（即后建成式样），尺寸由王文淇确定。纪念碑占地18平方米，碑高5.4米，通身以金山石凿成，碑座分上、中、下三层，底层1.4×1.4×0.3米，中层0.75×0.75×1.5米，正面镶铜牌1×0.6米，上层0.6米见方。碑身为三角柱体，高3米，请国民政府主席林森题写“钱滌根烈士纪念碑”八字。并由钱刚生前同事、原国民革命军江苏省总指挥部秘书、盐城人夏杏园撰碑文，金鲁望书写，制成铜质碑牌，镶嵌在碑的中层正南面。建碑经费共耗大洋600元。



钱涤根烈士纪念碑

1937年3月28日，江苏省政府指令吴江县长徐幼川，“每年一月十六日为钱涤根烈士殉难纪念日。请鉴核案由，呈悉，应预备案。此令。”并有江苏省政府训令：“奉令公葬钱刚烈士一案，经本府委员会议议决给费三千元，交给县政府会同县党部筹备，令仰遵办由。”所拨之款存入农民银行，以作为公葬经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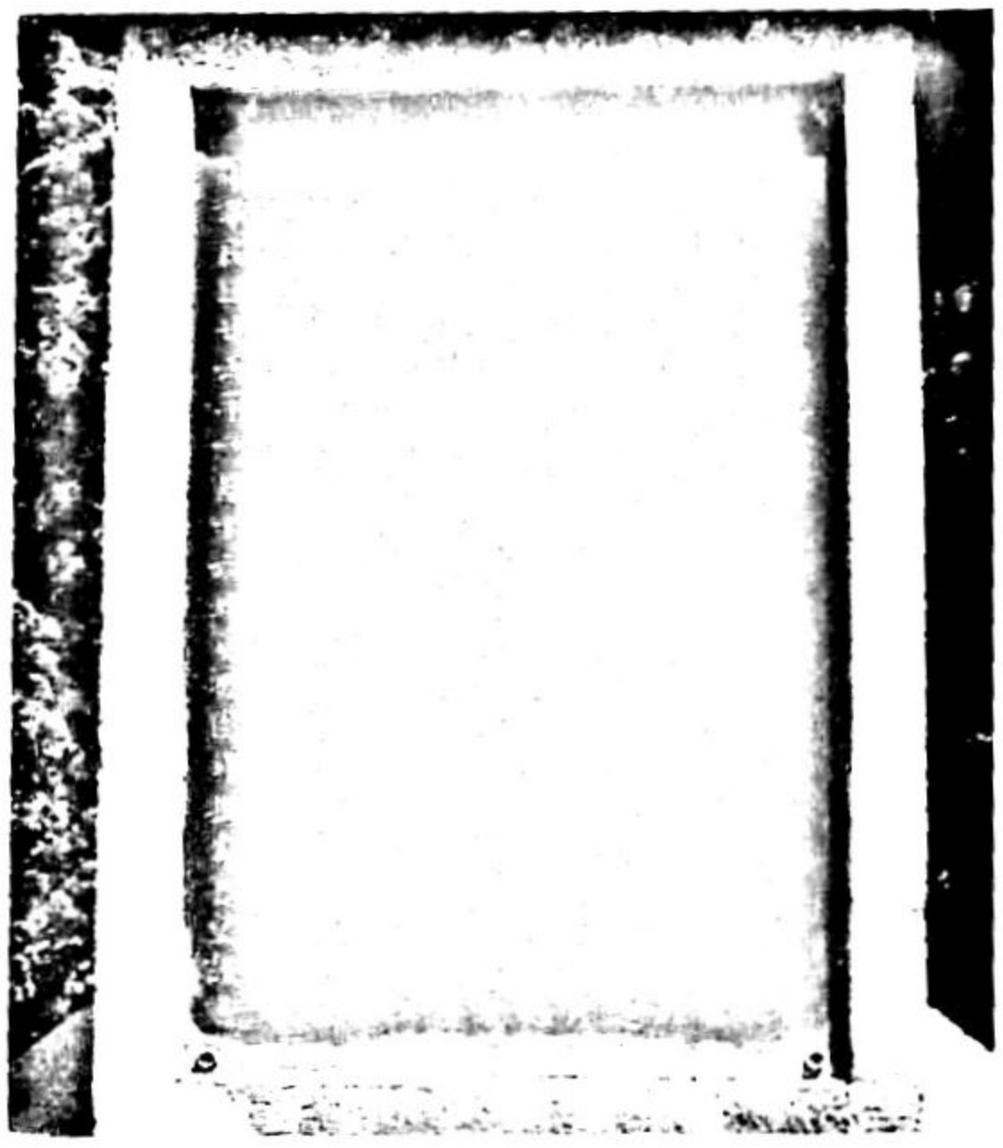
1937年5月，纪念碑落成，各界进行公祭。至期，钱刚的生前友好、同事、黄埔学生及吴江各界人士云集吴江公园，国民党吴江县党部、吴江县政府对烈士进行公祭，由县长徐幼川主祭，县党部执行委员潘翔君主持。

1937年6月，由金鲁望、唐昌言、费仲笆、周公才、梁孝骐、杨雪门、杨子纯等在县党部会议室，研究公葬钱刚的墓地问题。经地方人士及烈士家属共同踏勘，择定东门外垂虹桥对面浮玉洲南段，认为此处风光优越、地点适中，最为适宜。该地面积共有14亩多，现为叶濂深等登记领取执照，可以考虑依照政府征用土地法收买。会议决定，由王文淇尅日派员将浮玉洲南段测量绘图，由吴江县政府呈请省府核准，将该处土地征拨应用。公葬事宜正在紧锣密鼓办理中，未及半年，11月18日，日军侵占吴江，事情就被延搁。日军侵占吴江期间，寄存钱刚烈士灵柩的接待寺遭到严重破坏。抗战胜利后，灵柩已下落不明。

## 二、钱刚将军生平事略

钱刚字涤根，1887年（清光绪十五年）生于江西南昌。父亲钱达知，字澜庆，世居松陵镇紫石街，原在吴江县衙房科为吏。以后，捐赀获知县衔，光绪八年分派到江西任知县，举家迁居江西南昌。钱刚有兄弟四人，他排行老三，生于南昌，长于南昌，自小在江西读书。钱刚身材不高，性情豪爽，气宇轩昂，目光炯炯有神，思维敏捷，处事有决断，酷爱武术。

1905年（清光绪三十一年）8月，孙中山在日本东京建立旨在推翻清朝封建统治的同盟会。会后，同盟会会员胡瘿臣、廖伯琅由日本回国，于当年介绍钱刚加入同盟会。是年，他还不到19岁。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钱刚进入江西常备军随营学堂，后改入陆军宪兵学堂学习，至1911年毕业。第二年，适逢辛亥革命武昌起义，他随从李钧烈的新军，参加了光复江西的战斗。孙中山任命李烈钧为江西都督，钱刚担任江西都督府副官长兼李的内卫队队长并加入国民党。1913年7月，爆发针对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的“二次革命”。钱刚在江西湖口协助江西讨袁军总司令李烈钧，宣布江西独立，被委以江西省军政府军法处处长。他执法如山，令行禁止，深得江西军民拥护。1913年9月，讨袁斗争失败后，钱刚避居日本。1915年8月，钱刚秘密回到家乡吴江。紫石街故宅（今松陵公园西邻，原有一座平屋院落）在其父赴任江西时，典给本镇费姓。此时，已过去了30多年，想要赎还，费氏提出要求偿还巨额的历年修缮费用。因无力承担，只好临时租借大东门城墙根张姓旧屋以居，与唐昌言（字润身）为邻。在吴江的这段时间，他经常外出联络革命同志，很少在家闲居。每次回来，都不断向好友、邻居宣传革命。



钱涤根烈士纪念碑碑文

1915年8月14日，杨度等在北京组织筹安会，鼓吹帝制。12月12日窃取辛亥革命成果的袁世凯宣示承受帝位，开始了洪宪皇帝的美梦。12月25日，蔡锷等宣告云南独立，联合唐继尧、李烈钧等组织护国军，进行讨袁。钱刚在讨袁军中参与运筹帷幄，使讨袁斗争声播西南诸省。袁世凯在全国的讨袁声中毙命，讨

袁斗争取得了胜利。1917 年 7 月，爆发第一次护法战争，孙中山准备在广州成立护法军政府。钱刚奉命赴上海，组织国会护法议员前往广州。1919 年 11 月，爆发第二次护法战争。钱刚积极参与其中。

1922 年，广东军阀陈炯明叛变。钱刚被孙中山大元帅任命为大本营命令传达所少校副官长。1923 年 3 月，钱刚任广东省增城（现为广州市所辖县级市）警备司令，旋以病回吴江。1923 年冬天，北方革命组织国民军，钱刚任国民军第二军参议。1924 年 8 月，浙江军阀卢永祥、江苏军阀齐燮元为争夺上海的控制权，在江浙边界交战。钱刚在上海联络奉系（东北张作霖）和安福系（安徽段祺瑞），共同对付直系（北京）军阀。1925 年 1 月，钱刚担任苏昆常清乡委员。

1925 年 3 月 12 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他赶赴南京，与江苏省长韩国钧、警备司令冷遹及在宁同志等商议，成立孙中山追悼大会，并担任治丧委员。

7 月，钱刚到达广州，参加第二次讨伐陈炯明的战斗，担任东征军总指挥部谍报主任。11 月，东征胜利，陈炯明部被歼灭。12 月，钱刚任黄埔陆军军官学校副官，兼入伍生招待所主任。

1926 年 4 月，钱刚受国民党江苏省党部、上海市党部委派秘密到上海，住在法租界贝勒路（今贝当路）均益里 1 号，组织江苏省国民革命军总指挥部，旨在联络各地军民组织别动队，扰乱盘踞江浙军阀的后方，以响应国民革命军准备于 7 月，从广东开始的北伐。国民党中央党部总司令蒋介石，委任钱刚为江苏国民革命军总指挥。盐城夏杏园担任江苏国民革命军总指挥秘书。当时，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总司令、直系军阀孙传芳把注意力集中在安徽。经过两个多月的多方奔走策动，钱刚等在孙传芳的部队中组成了 10 个支队，人员达数万之众。由于粮饷尚未落实，暂时未举行起义。8 月，浙江的警察所长夏超拟在嘉兴发动起义，相约钱刚在上海响应。夏起义失败，引起反动当局的警觉，悬赏重金通缉钱刚。他便由贝勒路搬到马浪路暂住。孙传芳对钱刚的搜捕，引起别动队更加广泛的活动。孙传芳将原驻上海一部移往杭州，调李宝璋充当淞沪警备司令，派出便衣队到处搜捕钱刚。同时，委派钱刚的同窗好友、原江宁县知事吴耀春到上海，劝说钱刚停止活动，许以高官厚禄和出洋等优厚条件进行诱降。钱拒绝与吴见面。

1927 年 1 月 14 日，钱刚部下第五支队司令许坦被捕遇难的消息在报纸上披露。钱刚在同乡金天鸿的安排下搬往法租界望志路（今兴业路）。1 月 15 日傍晚时分，钱刚进入新居时，碰到了原在上海市党部的熟人。他错愕之间以为市党部也有人在此居住，未加注意，还是回到了家中。过了不到两小时，李宝章的便衣 30 多人包围了钱刚的住地，冲到楼上，将刚吃完晚饭正在刷牙的他绑架而去。妻子刘氏

被便衣击伤。

1927年1月16日清晨，钱刚便在近郊龙华镇殉难。时年仅40岁。国民政府追授钱刚少将军衔，褒恤在案。

（松　华）

# 沈叔明：无私奉献小学教育

沈叔明，松陵人，家住吴江县城中心的尚书巷里。辛亥革命后，忧国忧民的他改名为沈天民，此名只用了短暂的几年，他就英年早逝，沈氏后人依旧用原名称呼，家谱里记载的也是“沈叔明”。

一百年前，说到三角井尚书巷沈家，松陵人都知道，小巷深处那闻名乡梓的竹丝墙门。由竹篾钉成斜方块组合成的长长四扇大门，古朴、雅致。墙门里庭院深深，草木葳蕤，人丁兴旺，书香氤氲。沈家最小的儿子沈叔明在家庭的熏陶中，饱读诗书，踌躇满志。

沈叔明所处年代正值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近代民族主义思潮的形成期。中国在甲午战争中惨败，亡国灭种的危机感、救死不逞的紧迫感和难立足于世的耻辱感笼罩国人心头。中国社会起了前所未有的急剧变化，迷梦惊醒，历史进入一个重大转折点。当时的有识之士已经意识到民族复兴之紧迫，进步的思潮空前活跃。在松陵这个江南小镇上，沈叔明和他的挚友费揽澄等一批先进知识分子也积极投入到民族复兴的改良中去。



沈叔明像

清光绪年间，吴江各地的新式教育盛行，公立学堂和私立女学遍地开花。光绪三十四年

（1908），沈叔明与费揽澄携手，在松陵镇雷尊殿（北塘街仓桥东面）成立“吴江县立第一初等小学堂”，俗称雷尊殿小学。清宣统三年（1911），沈叔明校长拆除了雷尊殿的部分废弃庙宇，新造两层楼房，增设了高小部。1913年雷尊殿小学成为相当正规的7年制的“吴江市立第一初高等小学”。

1915年，4岁的沈同（沈叔明之子）成为雷尊殿小学堂里最年幼的学童，7岁时与费孝通成为同班同学，两人并排坐在教室的最前列。后来他俩都成了国之栋梁，一位成了中国生物化学界的权威，著名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家、教育家，历任西南联大教授、清华大学教授、北京大学教授；另一位成了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社会活动家，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奠基人之一。

深受维新思想影响的沈叔明校长治学开明，要求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他广招贤士，不仅招募了本地能人，还从外地引进了博物学、体育人才，开设了国文、算术、地理、修身、作文、理科、体操、乡土志、历史、图画等课程。很多年以后，著有《乡土中国》、《江村经济》等论文而驰名中外的费孝通仍念念不忘雷尊殿小学堂里沈老师所授的《乡土志》课程。雷尊殿小学不念“人之初，性本善”，而读“人手足刀尺”和其他“新学”。当年他非常喜欢听《乡土志》，费老曾说：“记得有一位姓沈的校长，家里很清苦，冬天棉衣总不够，但对我们学生非常好。他开了一门课程叫《乡土志》，自己编写，自己讲授，教育我们爱国、爱乡土、爱哺育我们成长的地方。他常说，每个地方有每个地方的历史风情，不要做一个没有故乡的人，到处流浪。后来，我立志研究中国社会，多少与这个有关系。”

一百年前的沈叔明校长在基础教育的实践中注重实效。他传播的是孩子们熟悉的地方和感兴趣的知识，比如他们常去玩耍的垂虹桥和鲈乡亭的景致和变迁，还有诸如范仲淹的诗《松江渔者》：“江上往来人，但爱鲈鱼美；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这些美好的启蒙在稚童心里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费老还深情地回忆：“每每想起‘但爱鲈鱼美’和‘松江鲈鱼肥’这些歌咏松陵的诗句，桥亭流水画面，悠然在目，令人心旷神怡；同时脑际浮现着沈老师摇头吟诵的神态，更引人乡思难收。”

当年，为了生动地上好一堂爱国主义课程，沈叔明校长特意到街市上买来一串带圆孔的饼，吴江人称为戚饼。他边讲述明代抗倭名将戚继光的故事，边分发给每个同学一个饼。他说，这些饼用绳子串联起来就是戚继光军中的干粮。在日军出兵侵入山东，对袁世凯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的时局背景下，沈校长的这堂课将爱国的种子深深植入孩子们的心中。

1918年，沈叔明染上了痢疾，不幸病故。一生清贫的他，将毕生精力投入到



"民国"时期的雷尊殿小学堂师生合影

教育救国的无私奉献中去，遗留给妻儿的只是那一大柜书籍。他平时将薪水大部分花费在书籍上，有经、书、史、集，还有许多他自己的手抄本。这些成了7岁幼子沈同后来取之不尽的精神食粮，也丰富了沈氏家族诸子侄的知识汲取。

如今，沈氏家族秉承“追求真理、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理念而热衷教育事业的后人也颇多，最贴近本土的是沈鲁老师。他历任实验小学、鲈乡小学的校长，在松陵可谓家喻户晓，从一名普通的国文教员成长为一名优秀的带头人，现在沈鲁已是资深的教育管理精英了。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每逢清明节，沈叔明校长会领着全体师生一起去植树，松陵公园七阳山上栽植的那些小松树已经长成参天大树。回望百年，回望松陵雷尊殿小学堂走出的一代代英杰，沈校长亲手启蒙的莘莘学子，除了长成栋梁的沈同、费孝通，更有北方交大教授钮泽全（步云）、北京天文馆顾问李鉴澄、邮电部总工钱家鳌等诸多“大树”。吴江实验小学沿着雷尊殿小学堂的轨迹稳健前进，大树的枝丫在蓝天下尽情舒展，后续的小树苗在百年积淀的沃土中一批批茁壮成长。

（云 巛）

# 沈同：我国生物化学的开拓者

沈同是沈叔明（又名沈天民）的儿子。沈叔明酷爱书籍，每次去苏州、无锡等地，必大捆大捆地带回，他陆续购置了大量经史子集和博物学、教育学丛书，由于家境愈渐清寒，也常常借来名典抄录。沈同从小看着父亲灯下埋头读书、写作，家中又时常有好学之客提着灯笼来书室夜读，耳濡目染，他也跟着学习写字，用柳公权的玄秘塔字帖临摹。四岁时，他进了江一小学（雷尊殿小学），成为该校最年幼的学童。六岁那年，他在学校家长会上表演写字，当场磨墨挥笔，“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八个大字赢得来宾们的赞许。沈同七岁时，沈叔明病故，但他的自小熏陶却极为深远，受父亲影响，乐教、勤研、重道、笃行的榜样精神在沈同幼小的心灵扎下了根，并伴其一生。



沈同像

失去父亲支柱的家庭异常拮据，沈同的母亲叶寿琴日夜为“衣装店”缝衣挣钱，还采桑育蚕，精打细算维持生计。沈宅里，叔伯同院落，伯父们也节衣缩食，尽力资助。懂事的沈同身为长子，深受勤俭、坚毅的母亲感染，他自幼勤奋好学，孝顺长辈，爱护弟妹，努力分担母亲的劳累。他每日起早煮粥，清扫庭院，读书习字，晚间陪同母亲一起做针线。他喜欢写毛笔字，练字用纸不是价钱最便宜的就是反复使用过的旧纸。有一次，学校举办作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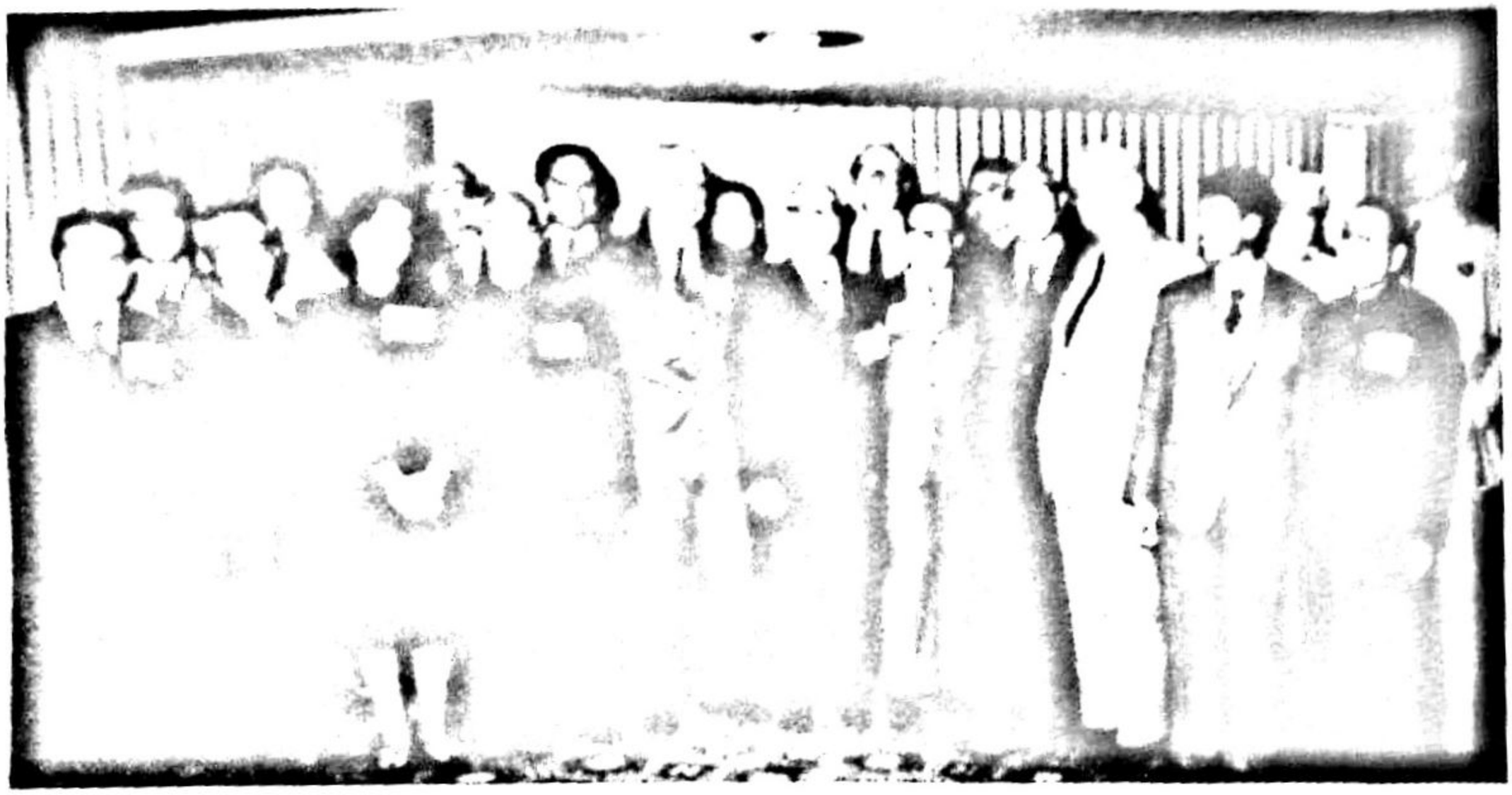
展览，要求学生购买统一规格的作文本，沈同不忍开口向母亲要钱去买，就请母亲按规定的大小自订了一本。第二天，高高兴兴交上去的本子被老师生气地扔在地上，沈同难过得流泪不止，他忍住内心的痛苦，说明原因，拾起本子递给老师。放学回家，他怕刺伤母亲的心，没有将发生的事告诉她。然而无情的现实更激励了稚童奋发进取的决心，他更刻苦地学习，十二岁那年考入吴江中学，后又顺利考入苏州高中，1929 年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清华大学生物系。

为了支持沈同的求学路，含辛茹苦的叶寿琴与亲朋好友一次次筹措学费。亲人的恩情，沈同看在眼里，记在心头，当奋发图强以回报。一双黑皮鞋磨穿了鞋底，剪块厚纸板衬垫在里面继续穿，艰苦的生活下不气馁，更坚强勤勉。二十一岁那年，他在自己的一帧小照上写下："孤儿阿同，父丧十有二载，一艺无成，却还炼得一身傲骨，愿今后：拓吾心胸，健吾体魄。庶几学术素志得所伸"。1936 年，他考取清华大学公费留学到美国康奈尔大学研究院学习，主修动物营养学及生理学，后获康奈尔大学哲学博士学位。

1939 年 8 月，时值抗战军兴，学成归来的沈同满怀抱负，辗转奔赴昆明西南联大。是年冬天，他被中国植物生理学奠基人之称的汤佩松教授推荐到贵阳红十字会救护总队担任营养指导员，跋山涉水，冒着战火深入湘赣山区考察前线士兵的膳食状况，提出改进营养的建议。1940 年起，任西南联大生物系副教授、教授。1946 年，任清华大学生物学系教授，同时在协和医学院、北京大学农学院兼职讲授生物化学和营养学等课程。1952 年全国院系调整后，来到北京大学生物系，历任生物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生物化学教研室主任。1956 年访问苏联，同时赴比利时参加国际生理学会。1961 年被聘为中国医学科学院实验医学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委员。1962 年赴广州中山大学、兰州大学讲学。1964 年出版《核酸的结构及其生物活性》，由刘培楠、梁植权、沈同主编。1965 年赴斯里兰卡访问。1978 年 12 月起，参加《英汉词典》的编译出版工作。1979 年 12 月，随中国科技代表团访美……他曾先后兼任中国生理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生物化学会常务理事、中国自然辩证法研



1944 年 10 月，沈同在西南联大南区生物系实验室



1980 年 1 月中国科技代表团访美时，参加 AAAS 年会时合影（前排左二为沈同）

究会生物学哲学委员会主任等职，也长期担任《营养学报》、《生物学通报》、《中国科学》、《科学通报》和《中国生物化学杂志》等权威报刊的编委。

沈同研究领域涉及面广，均为工作所需，具前瞻性。他带领同事率先在北大创建了生物化学专门组，早在 1953 年就开展生物化学的教学和研究，1956 年他主持组建了我国综合性大学首个生物化学专业和教研室，成为中国高校理科培养生物化学高级人才的最早和最大的基地之一。他曾担任国家科学规划委员会生物学专业小组副组长，教育部高校理科生物学教材编审委员，1980 年由他领衔主编的《生物化学》上下册教材，第一版荣获国家教委高校优秀教材一等奖，列入《中国优秀科技图书要览》。1992 年，他又同王镜岩主编出版了第二版，被各校广泛使用。

1992 年 11 月 7 日，沈同逝世，终年 81 岁。

（云 巛）

# 杨承宗：中国放射化学奠基人

2010年9月16日，在中国科技大学礼堂中，正隆重举行杨承宗先生百岁华诞及从事学术活动八十周年纪念座谈会，科教界专家学者和杨先生曾工作过的单位代表以及他的学生共四百多人齐聚一堂，温家宝同志专门寄来贺信。

这位百岁老人，通过视频向与会代表致以诚挚的谢意，他还写了书面发言稿，他说："回顾我走过的岁月，我经历了百年社会的大变迁，目睹军阀混战、外强凌辱、百姓生灵涂炭，为此立志科学救国。我首先要感谢我的启蒙老师郑大章先生，他不仅教我放射化学，而且身体力行，教我爱国的民族气节。我要感谢严济慈先生，是他把我推荐到居里实验室工作，我因此有机会认识约理奥·居里先生和居里夫人。"



杨承宗像

杨承宗（1911—2011），江苏省吴江县八坼人。杨家祖宅位于现在松陵镇八坼社区永宁桥下、中心街68号。他于21岁毕业于上海大同大学，后转入北京研究院镭学研究所工作。1936年，为应对日本帝国主义者在华北挑起的事端，杨承宗受严济慈先生之托，单枪匹马赴上海建立起一个实验室，为北京的研究所南迁作准备。

抗战胜利后，在严济慈的推荐下，钱三强向玛丽·居里夫人的长女、著名科学家伊莱娜·居里夫人介

绍了杨承宗的事迹，伊莱娜·居里深受感动，欣然接受杨承宗到居里实验室学习和工作。

50多年前，他婉拒了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年薪55万法郎，另加补贴”的聘任，毅然选择了回国。带着十几箱资料和器材，历经曲折，从香港回国。回国后，他的薪酬是“每月1000斤小米”。

他的很多同事、弟子蜚声国内外，其中不少人因“两弹一星”的特殊贡献戴上了共和国勋章，但他却什么都没有。对此，他总是付之一笑：“事情做出来就好，别的什么都不要去想。”

回国前，居里夫妇送给他10克珍贵的碳酸钡镭标准源。时任世界和平理事会主席的约里奥·居里还特地请他传话给毛主席。“反对原子弹，首先自己要拥有原子弹。”正是这句话，更加坚定了党中央和毛主席加快创造“两弹一星”的决心。杨承宗亲手将居里夫人实验室所赠予的10克碳酸钡镭标准源捐献给国家。



杨承宗（中）将居里夫人制作的碳酸钡镭标准源赠给中国计量科学院

杨承宗回国后先在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所（原子能研究所的前身）工作，所长钱三强请他担任该所第二研究大组的主任。他亲自编写放射化学方面的教材，开设“放射化学”和“铀化学”等专业课，为那些从来没有接触过放射化学的大学毕业生们系统讲授放射化学专业理论知识和实验技能，并筹建了全国第一个放射化学实验小楼。

身为“洋博士”的杨承宗不仅开创了中国的放射化学研究，在危险工作面前也身先士卒。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北京协和医院镭辐射源（美国人遗留下来，后遭日本人破坏）的修复中，杨承宗在当时毫无防护设备的情况下，挺身而出，连续奋战，终于以他精湛的技术将其修好，保护了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可这却导致了他后来一只眼睛失明，另一只眼睛的视力也大幅下降。

1978年，杨承宗被任命为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后来他又担任安徽省第六、七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科协主席，对安徽科技协会付出了重大心血。在此期间，他创办了新中国第一所自费走读大学，为中国大学体制改革走出第一步。


杨承宗故居

杨承宗侄女杨家琴女士，生活在八坼社区。在杨家琴的记忆里，杨承宗作为一位著名科学家，显得十分朴素。1983年，杨家琴到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去看望杨承宗，“他就穿了双布鞋，格子衣服，头上戴的是很普通的帽子。”杨家琴告诉记者，在科研方面，杨承宗很有钻劲，“他虽然不为名不为利，但很要面子，容不得自己失败、坍台，做一件事，一定要做成功了才会说。”杨家琴说，在科学实验中，有不少原料都是杨承宗自己花钱买的，为此，杨承宗曾经把自己家里的高档照相机卖掉，为这事老伴也曾经跟他拌嘴，“他就是不想花国家的钱。”

杨承宗一直惦记着家乡，尤其是家乡的小朋友。2009年1月28日，杨承宗还给吴江日报小记者团写过一封回信，鼓励小记者们立大志，为“新新吴江”和“新新中国”奋斗，并写下“自古英雄出少年”的赠词。

杨承宗，这位新中国放射化学奠基人、中国科大建校元勋、原副校长、放射化学和辐射化学系首任系主任，他开展的天然放射性元素的提取、纯化、分析、测定，铀化学及从矿石中提取铀的研究等，奠定了我国核化学研究的基础，为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立下汗马功劳。2011年5月27日，杨承宗在北京逝世，享年100岁。

（谈　燕）

# 赵安民："咸菜司令"

赵安民，祖籍河南，家住吴江松陵镇梅里村。他是苏州东吴大学的学生，早期就参加过共产党，1934年前后，他与党组织失去过联系，为此十分焦急和苦闷，千方百计寻找党组织的下落，甚至不顾自己的生命危险。1934年9月，赵安民来到了浙江安吉，想从已被捕牺牲的王熙烈士家属那里打听组织的线索，不料被原先就认识他的安吉县国民党书记长和梅溪镇自卫队队长出卖，关在安吉县监狱。任凭敌人刑讯拷打，始终不肯暴露身份。1935年3月，被押解到杭州陆军监狱。1937年7月，又被押解到南京中央陆海空监狱。西安事变结束后，赵安民才被释放回家。

赵安民获释后，由钱康民介绍，他去了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苏浙行动委员会组织的"太湖别动队"。1938年1月，他担任了该队的司令员。司令部设在长兴的和平镇。当时部队没有饷，赵安民为了维持大家的生活，卖掉了自己的田地，他又有严明的纪律，不许损害老百姓的利益，所以部队的生活艰苦。他与大家一起整天以稀饭咸菜充饥，所以有了"咸菜司令"的绰号。

不久钱康民也来到"太湖别动队"，担任了该队的政治部主任。赵与钱一起宣传、组织和发动群众，积极开展游击战争，有力地打击日寇。这支部队初建时有五百余人，三百多支枪，以后扩大到八千多人，

六千多支枪。同年8月，这支武装被编为三战区江南挺进总队独立三支队，赵安民又担任了司令，并兼双林警备司令。10月，由赵安民领导的独立三支队在双林与日寇遭遇，赵安民率军奋勇杀敌，血战三昼夜，终因弹尽粮绝，被迫突围到和平镇。此时，中共上海地下党得悉消息，即派在吴江争取抗日武装的中共党员丁秉成同志赴双林，找赵安民和钱康民联系，及时传达党的指示，并果断作出决定，抽出三、四十人枪组成一支小股部队，创立“江浙太湖抗日义勇军”，由钱康民任司令，丁秉成任副司令，到吴兴、吴江东太湖一带活动。

1939年3月，赵安民部队被改编为第三团，赵安民任团长。不久，赵安民率部队开回杭嘉湖地区，此时丁秉成、钱康民等同志在太湖地区被国民党军包围牺牲了。他含着悲愤的热泪，怀着满腔的仇恨，用自己的钱买了棺木，埋葬了两位朝夕相处的战友。从此，赵安民又一次失掉了同党组织的联系，孤军战斗在敌人心脏。1939年5月，赵安民所领导的部队开赴浙北桐庐受训，并配合友军攻打杭州、富阳、余杭等敌据点。他的团英勇善战，曾一度攻克余杭城。1945年3月，赵安民由处长逯建华保荐，任吴县县长。5月，赵接受忠救军淞沪区总指挥阮清源的委派，任太湖行动总队队长。

1947年11月，吴江中学地下党党员倪明同志从费因笃、费旭初那里了解到赵安民同志的经历，即介绍给中共苏州工委书记高山同志。高山不断与赵安民交往，并来梅里村赵安民家居住，进一步对赵安民的情况熟悉了解后经过组织审查批准，于1948年4月发展赵安民加入中国共产党。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夕，他才公开投入了党的怀抱。

1949年4月28日子夜，受党的委托，赵安民和金佩扬等人一起率领四百余人，武装进了吴江城。第二天清晨，先遣的解放大军在北城门与他胜利会师。吴江城解放了。

（谈　燕　李阿华）

# 轶事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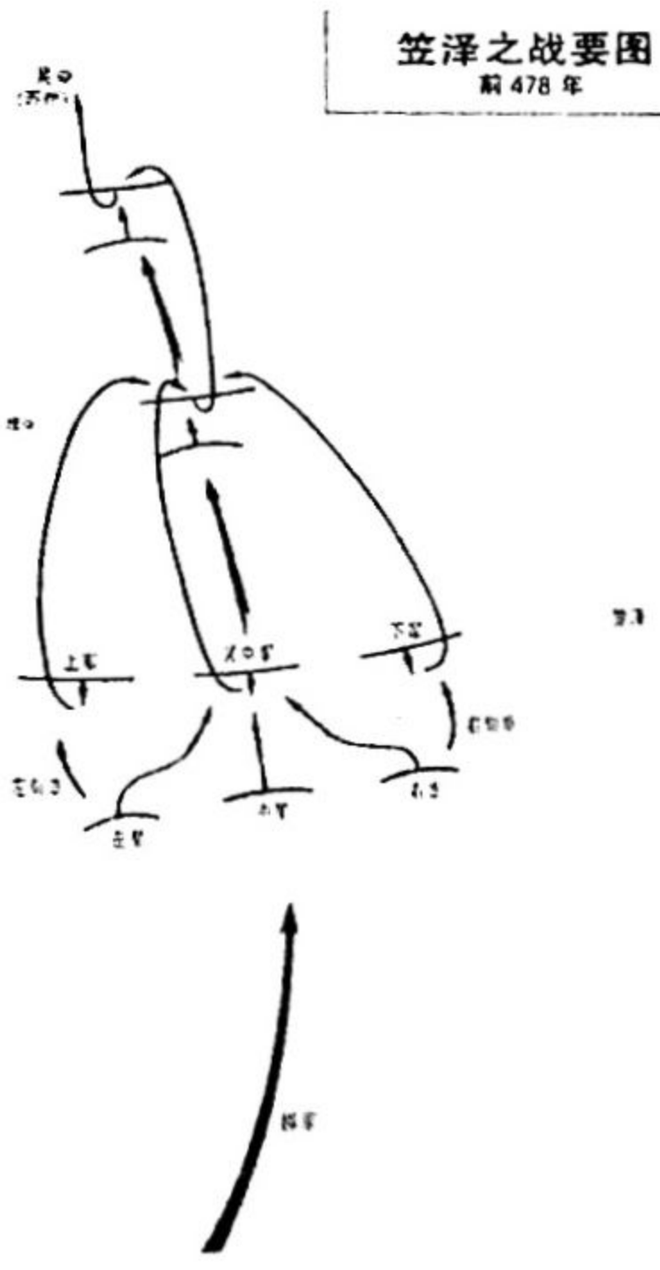
第四辑

Yi Shi Pian

# 吴越笠泽之战

公元前 478 年（周敬王四十二年），越国勾践第二次亲自带兵攻打吴国。勾践与范蠡领 5 万精兵功入吴国境内，吴王夫差闻报立即带 6 万人马抵御，两军在吴江松陵附近的笠泽（吴淞江的古河道）相遇，展开了决战，这是吴越两国之间的一次著名战役，是中国战争史上第一例较为成功的渡江进攻战。

吴越两军布阵于笠泽江两岸。勾践部署左右两军各派一部兵力，秘密移动到上下游各距主力五里的地方，在半夜的时候鸣鼓呐喊渡江佯攻，攻到江中心停了下来，给吴国军队造成错觉，认为越国军队乘夜渡江，就分兵两路前来堵击。越国军队侦察到了吴军分兵出击的情况，乘吴国军队移动，在黑夜的掩护下，勾践亲自带领主力部队在中间潜行渡江，向吴军要害——指挥部中军发动突然袭击。不鸣鼓，由 6000 人组成突击部队为先锋，秘密接近吴军大营，吴军仓促应战，处处挨打，崩溃四散。吴国分兵左右的两支军队，得到大本营被袭的消息，回军救援，越军左右两军立即渡江追击，将他们各个击破。吴军败退，越军步步紧逼。这时，范蠡所率舟师，通过太湖横山向吴军侧背包围，展开攻击。吴国上军将领胥门巢在战斗中阵亡，一下子引起了中下两军的动荡，吴王夫差见无力击退敌人挽回颓势，只得收兵，向苏州郊外撤退。




笠泽之战

吴国战败，都城姑苏（今苏州）被勾践举兵攻破，夫差被围困在吴都西面的姑苏山上，派人向勾践求和，范蠡坚决主张要灭掉



越王勾践

吴国。夫差逃到了苏州城西的姑苏山被越兵擒获。勾践怜悯他，就派人对吴王说："我安置您到甬东！统治一百家。"吴王推辞说："我已经老了，不能侍奉您了！"说完便自杀身亡，自尽时遮住自己的面孔说："我没脸面见到子胥（伍子胥）矣！"

越王安葬了吴王。

（俞　前）

# 周瑜与洗马池

东吴大将周瑜在吴江城内有官府，城北小园弄内，现总工会招待所西侧有一池塘，据老年人说，此乃三国时期，东吴大将周瑜的洗马池。此洗马池经东河头往南过佛教会通向庙前街的玉带河。

据传，周瑜的战马骑过后，由马卉负责冲刷，由于大将军的战马名贵，因而冲洗出来的水特肥，流入洗马池后，日积月累越发有营养，鱼儿吃了后，长膘长肉。养鱼的人都知道，一般养殖鳊鱼、鲢鱼是不大可能产卵的，特别是鲢鱼，根本不可能产卵。但在洗马池里鳊鱼养上两年会产卵，更让人奇的是鲢鱼竟然也会抱卵子。洗马池中还盛产乌背鲫鱼。由于池内水质特佳，池中鲫鱼背脊乌黑，味特鲜美。据说将两年以上的乌背鲫鱼熬成汤，其功效能抗癌症。当初笔者曾在洗马池所在的生产队，每当生产队将洗马池抽干捉鱼，城里人闻讯赶来，讨要乌背鲫鱼，说是给病人熬汤治病。



洗马池旧址，如今工人文化宫内

（沈文荣）

# 周瑜与红壳虾

有一日，周瑜前往友人处赴宴。友人知其特喜吃虾，因此宴会之上，葱姜炝虾、油爆大虾、清水煮虾……俨然是一场虾宴。周瑜是个武将，再说在友人家中，因而并不谦让，尽兴受用，吃得个酒醉虾饱。周大将军跌跌撞撞行至獬豸桥上，一阵冷风吹来，周瑜一个激灵，瘫倒在桥上，这时的大将军酒力渐渐不支，腹中翻江倒海，于是赶快紧爬几步，将所吃的食物统统吐了出来，其中包括那些虾子全部吐在獬豸桥下。说来也怪，周大将军吐出的这些虾儿一到河中，居然都活了过来。因为是煮熟的缘故，这些虾儿身上的壳颜色都呈红色。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中期，笔者儿时还曾在桥下的驳岸中看到过红壳虾，以后这条小河滨被填了，甚是可惜。也许那些传闻中的红壳虾，就是现在到处皆有的小龙虾，也是有可能的。



周瑜像

（沈文荣）

# 乌步陆氏，宰相世家

松陵历史上有个被今人疏忽遗漏的显赫家族，大唐宰相世家陆氏一门。父子二人俱为丞相，父亲陆元方相武后，儿子陆象先相睿宗、玄宗。他们既是济世治国的学者，也是勤廉奉公的好官。

陆元方（639—701），字希仲，吴郡松陵乌步村（今属江苏吴江松陵吴新村）人，其曾祖父陆琛在陈为黄门侍郎，伯父陆柬之善书名家。初唐时的陆元方以通经著称，后举八科皆中。他学识渊博，治国处事均有真知灼见，深得武则天赏识，官至宰相，因生性刚直，仕途几度起伏。

## 元方举知 清慎持正

《新唐书》文载，唐代陆元方，中举后累次升迁至监察御史。有次奉命出使岭南海外，起航即遇狂风骇浪，陆元方毫无惧色催促船夫道："吾受命不私，神岂害我？"前行中，风浪随即平息。回国后，他被来俊臣构陷，武则天未理诬告，直升为宰相，而后却因"附会李昭德"受牵连，被贬绥州刺史。之后被重用为天官侍郎，兼司卫卿，又遭人谗言"结党营私，推荐亲朋"，武后大怒，将其免官，布衣身份续职观后效。陆元方依旧荐人如初，并回应武后的批评："举臣所知，不暇问雠党。"武后信服他秉公无私，复拜为宰相，没多久又因出言耿直，惹恼了武后，被贬为太子右庶子。最终仍获器重，他升至文昌左丞。



陆元方像

## 元方卖宅 诚实可信

陆元方，曾于东都洛阳卖小宅。家人将受直矣，买者求见，元方告其人曰："此宅子甚好，但无出水处。"买者闻之，遽辞不置。子侄以为言，元方曰："汝太奇，岂可为钱而诳个人。"（故事出自《唐·封氏见闻》）

陆家当初建这处锦绣园，原准备世代居住。后来家道中落，生活窘迫，无奈卖房周转。这座宅院在洛阳非常有名，亭台楼榭，小桥流水，雅致幽静，是个难得的好居所，随即有两个商人闻讯前来商购。陆元方直言不讳道出卖房理由，并只按成本折七成出售。商人大喜，交付定金，约定三日后正式交易。外界传言：锦绣园贱价出售，定有不可告人的隐情。购房商人闻悉，心生疑虑，两人决定先去锦绣园实地勘察一番，却未见任何问题，遂立意买下。成交之日，陆元方一听他们准备开酒楼，立即提醒此宅院无出水口，不适宜。商人失望离去，未成交。正当全家人为一时没有卖出房子而埋怨烦恼时，商人回转，再次登门要求买下锦绣园。原来，陆元方的诚信令他们感动，并使他们坚信这宅院不会再有其他缺陷，于是执意买下，改开绸缎庄。

## 元方焚稿 积德庇后

元方两度执政，一向清廉谨慎，公正无私地为国选才。武后每到百官人事任命之际，必先秘密咨询陆元方，甚为看重他的意见。陆元方临终时，命人烧掉所有的奏折草稿，说："吾阴德在人，后当有兴者。"又言："吾当寿，但领选久，耗伤吾神。"可见他生前默默帮了不少人，良才择用，积了大德。逝后，他把这一切带走，不留话柄，无须任何人报恩。陆家后辈也无须倚此为照顾，让他们自己努力，自有阴德庇佑。陆元方，在其位，谋其职，一生光明磊落，精忠报国，因此，即使是像武则天那样强悍的女皇也能被他的诚意感动。

后来的事实果真如陆元方所言，他的后代子嗣兴旺，人才辈出，陆象先、陆景倩、陆景融尤其知名。陆景融，体长七尺，面容俊美，性情宽中而厚外，博学，工笔札。他以荫补千牛，转新郑令，政有风绩。陆景倩，任县令时，被小吏誉为："某某强为清廉，某某诈为清廉，只有陆景倩才是真正的清廉。"陆象先，更是闻名天下，一代良相。

陆象先（665—736），原名景初，唐睿宗认为他"能绍先构，是谓象贤"，赐

名象先，后提为宰相。他像其父，不揣察言观色，无心拉拢关系，却屡受他人提携。他为人“器识沉邃”，科举高中，仕途一路顺风，功成名就、坐拥富贵之时依然不骄不躁。陆象先素来为政仁恕，他曾反问杖惩刁民的劝谏者：“政在治之而已，必刑法以树威乎？”他做蒲州刺史时推行“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的自省主张，令所到之处的官吏百姓无不对他怀念不已，这句执政格言也流转为后来的传世成语。陆象先七十二岁过世后，睿宗的儿子玄宗在位，念其德高望重，皇帝又追赠尚书左丞相官职，谥号文贞。

（云 巛）

# 陈氏沙洚

沙洚，即现在松陵镇厍港村，地处横扇太浦河南岸。沙洚陈氏是厍港村上的大户，沙洚陈氏来自于西北甘州（今甘肃）。

说起陈姓，源自于西周武王建立的诸侯国虞国，周武王灭商后，又封虞国中的一旁支为陈国，后来陈国百姓都以陈为姓氏。经过年代变迁，陈国之陈氏纷纷向外迁移，散居于齐鲁秦晋之间，所以赵宋年间，张掖、青海、甘州等地也都有陈氏之后。

唐朝末年，天下大乱，各地诸侯专横跋扈，割地称王，战事频起，烽火连天，历史进入“五代十国”时期。为避这“五季之乱”，甘州（今甘肃）陈氏向东迁徙来到汴京（今河南开封）。赵匡胤一统天下，建立大宋王朝，大宋初国泰民安，从此陈氏正式定居汴京。

时光易逝，到了北宋末年，政治腐败，宋徽宗宠信奸佞贪恋女色，军力衰退，民怨鼎沸，国运急转直下。宣和五年北方女真族异军突起建立金国，宣和七年金太祖灭辽，厉兵秣马，挥师南下先后攻下太原、燕京（今北京），直逼东京（即汴京）。宋徽宗吓破了胆，慌忙把帝位传给儿子钦宗，狼狈南逃润州（今江苏镇江），大宋江山岌岌可危。



沙洚雪浪口

甘州陈氏后裔陈延昔年少气盛，看到大宋

江山屡遭金兵侵略，义愤填膺，决心投笔从戎杀敌报国。

靖康（钦宗）元年闰十一月，东京失守，已从镇江回京的徽宗及儿子钦宗以及后妃、宗室大臣俱被俘虏到金国作人质。

北宋已亡，南宋开始。

靖康二年五月，在南京（今河南商丘市）钦宗弟弟康王赵构称帝，建立南宋皇朝。高宗登坛受礼后，改年号为“建炎”。建炎三年金兵大举进犯南宋，高宗仓皇逃亡临安（今杭州），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高宗南渡”。韩世忠英勇善战屡退金兵，很受高宗器重，官至枢密使（执掌军政之官）。他与妻子梁红玉一起带领军队护驾南渡。陈延昔此时正是韩枢密麾下一位军官，平时他带兵五千跟随韩世忠南征北战。这一次他又在韩枢密的带领下扈跸南渡。他们先后从镇江到平江（今苏州），经吴江，直抵临安。护驾有功，韩世忠升任浙西制置使守镇江，夫人梁红玉被授安国夫人封诰，陈延昔被授予军职都统制。

宋高宗赵构自南渡临安以来，偷安一隅，完全忘却徽、钦二帝北狩之辱，生活荒淫，信任秦桧，诛戮忠良。韩世忠和岳飞是当时抗金名将，当岳飞父子被害后，韩世忠心灰意冷随即多次上书辞职，获准后退养在家，杜门谢客，绝言兵事，安享余生。

陈延昔借韩世忠告老之机，也力请朝廷解甲归田。陈延昔得到批准后，觉得北方老家是回不去了，在哪儿定居为好呢？他突然想到扈跸南渡时到过的吴江。吴江是个好地方，于是他决定全家定居吴江。

陈延昔为在吴江避迹寻幽，他要找一个能让自己隐居而且要让子子孙孙永远远离朝廷、不问政事的地方。他走遍吴江，避开热闹的市镇乡井，寻找幽静冷僻之地，准备在那里开荒种粮过上自给自足的田园生活。他们在吴江称遍太湖南岸各地的泥土，觉得雪浪漾边的沙泽，泥土不轻又不太重；既不是贫瘠的沙土，又不是泥泞不堪的黏土，这种土壤最适宜开垦种庄稼。况且沙泽南有天目之水滋养的雪浪（今雪绿漾），北接浩渺水丰的太湖，“朔天目之长流，揽太湖之形胜”沙泽是个最理想的地方。另外最使陈延昔留恋沙泽的是：沙泽不但土地肥沃物产丰富，而且俗简民淳老百姓勤劳节俭老实朴素。决定之后，他们又请了相士看了风水。一切就绪后就开始在沙泽面溪当阳营宅。房屋建好后，陈延昔站在草堂内看到大门前的一汪溪水，心满意足。从此，陈延昔一家正式定居沙泽。

现在，有许多沙泽（厍港）人，都还知道雪绿漾边有个地方叫秤泥湾，是当时他们的祖先在此秤泥，决定定居的地方。

看到朝廷腐败，权奸得势，忠良遭害，百姓生灵涂炭，所以定居后的陈延昔



沙洚远眺

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订立家训告诫子孙：安心读书练武，勤耕力作，不与户外事，甘为良农。他要求全族毋得以文乱法，以武犯禁。所以自南渡定居吴江以后的五百年里，陈氏子孙绳绳不尚文饰，不营仕进，不求显达。宋元之间，沙洚人皆衣冠甚伟，彬彬以礼让相守，与之言，多博洽能文之士。但他们始终遵祖训只读书不登科第，不求做官。明清以前沙洚人中虽然有为师儒者、牧民者；有穷经学古守先泽者；也有犁雨耕云务农者，但是绝没有应试登科做官者，深居松陵沙洚一直过着隐居生活。他们在村人面前不显耀不张扬，也不与外人交往，默默无闻，世人根本不知道他们的来历和往事。

雪浪滔滔碧波荡漾，默默地诉说着沙洚的历史。“称泥湾”的传说古老动人，在时时刻刻告诉着陈氏后代，他们的祖先曾经在这儿留下了第一个脚印。

元末，朱元璋带领农民军揭竿起义推翻元朝，平息各地诸侯起事后，统一全国，建立明朝。明初，国家政治清明崇文重道，百姓生活开始得以安定，沙洚陈氏以诗书为业者日益增多，他们开始修正祖训鼓励后辈，读书明理登科第，清白为吏，光祖宗祈不朽。明清时期沙洚陈氏各族，经各自努力登科第者渐多。

光阴易逝，大明万历年间，世居沙洚者纷纷外迁各地，留居沙洚者，都系甘州陈延昔的大房（大儿子）之后。据《陈氏家谱》陈延昔十七世孙江宁公陈格言原序记载：七世迁往吴县横泾的有万三公，十世迁往六都儒林里的为乐安公，其他有迁居东轑、八坼、震泽等地者不知其数。

“千枝万叶总归一本，千流万脉总归一源。”虽然沙洚陈氏现已散居各地，但是他们都是甘肃陈延昔都统制的后代。

（华玉龙）

# 平定苗、刘叛乱

建炎三年（1129）二月，金人攻扬州，宋高宗仓促南渡长江，逃至镇江。后又决意去杭州，留中书侍郎朱胜非驻守镇江。高宗到杭州后，苗傅和刘正彦俟渊入朝，伏兵杀之，并杀康履，然后宣布皇子旉即日嗣位，太后垂帘决事，尊高宗为睿圣仁孝皇帝，造成了“明受之变”。二月八日，张浚从驾渡江，佐朱胜非留吴门御贼。二十日，朱胜非召赴宋帝御前，张浚独自节制平江。三月九日，有人从杭州拿了苗傅、刘正彦檄文到了平江。这时，张浚又收到了江东制置使吕颐浩刚从江宁发来的书信，痛述现今国家艰难之状，并暗示请他与自己一同起兵勤王。张浚读了传檄和吕颐浩的来信，不由失声恸哭，马上决意举兵，他令御营前军统制张俊扼住吴江上流，一面自己也向赵构上复辟书，一面正式回复刘正彦，托辞说张俊即将带兵回来，自己应该留在平江以抚慰张俊的部队。



张浚像

张俊率所部八千人到达平江，来会张浚。这时平寇左将军韩世忠自盐城经海道将赴杭州，与张俊一起到平江去见张浚。于是他们三人组成勤王之师由平江出发，一路浩浩荡荡地向杭州赶奔而来。

兵至吴江，随即发生了一件对平叛起到关键作用的事。吕颐浩、刘光世、张浚、韩世忠与张俊等联合上疏，请赵构复辟：“建炎皇帝即位以来，恭俭忧勤，过失不闻。今天下多事之际，乃人主马上图治之时，深恐太母垂帘，嗣君尚幼，未能勘定祸乱。臣等今统诸路兵远诣行在，恭请建炎皇帝还即尊位，或太后、陛下同共听政，庶几人心厌服。”

眼见着勤王之师即将兵临城下，苗傅与刘正彦忧恐之极，不知如何应对。朱



张俊像

胜非乘机献言道："勤王之师并未急于进攻，意在促你们早日反正。而今别无他法，不如主动请建炎皇帝还宫复辟，否则等到勤王军队攻入城中时，你们处境就更为尴尬了。"苗傅仍迟疑难决，朱胜非便继续劝道："如能反正，可让太后先下诏，命不追究你们以前之过。"苗傅见大势已去，他们掌握的杭州兵力实难与几路勤王军队对抗，而自己也早已计穷，因此只好接纳朱胜非的建议。由于张浚等人起兵勤王，苗、刘的阴谋未能得逞。他们只得重新请赵构复位。四月戊申朔，太后下诏还政，百官赶往睿圣宫请赵构回禁中，赵构微微摆首未肯答应，朱胜非再三恳请，赵构最后才乘马回行宫。杭州城中百姓得知后都夹道焚香以庆，众情大悦。

赵构复位后立即升张浚为中大夫、知枢密院事。张俊升为知枢密院事。当时苗、刘二人仍拥有重兵，赵构亦隐而未发，未追究他们之罪，张浚升官后即分别任命两人为淮西制置正、副使。张浚对赵构之意心领神会，明白他是鼓励自己继续率兵攻城以打击两位叛臣，于是与吕颐浩、韩世忠等人一路过关斩将、迅速攻入了杭州，苗、傅等人落荒而逃。至建炎三年七月，苗傅与刘正彦先后就擒，被解送杭州斩首示众，一场叛乱至此告终。

（俞　前）

# 林升醉题垂虹词

南宋绍兴年间，有人在垂虹桥桥洞穹顶上发现了一首词：

飞梁压水，虹影澄清晓。橘里渔村半烟草。今来古往，物是人非，天地里，惟有江山不老。　雨巾风帽，四海谁知我？一剑横空几番过。按玉龙、嘶未断，月冷波寒，归去也、林屋洞天无锁。认云屏烟障是吾庐，任满地苍苔，年年不扫。

人们坐船从桥底下过的时候，发现了这首没有署名的词作，这首词笔走龙蛇，词意中竟没半丝烟火气，人们百思不得其解，这么高的地方怎么会有题词，这又是怎么写上去的？于是，有人就说是仙人吕洞宾所书。一时，仙人吕洞宾现身垂虹桥的消息传遍了苏州城里城外，并成为人们连日来茶余饭后的谈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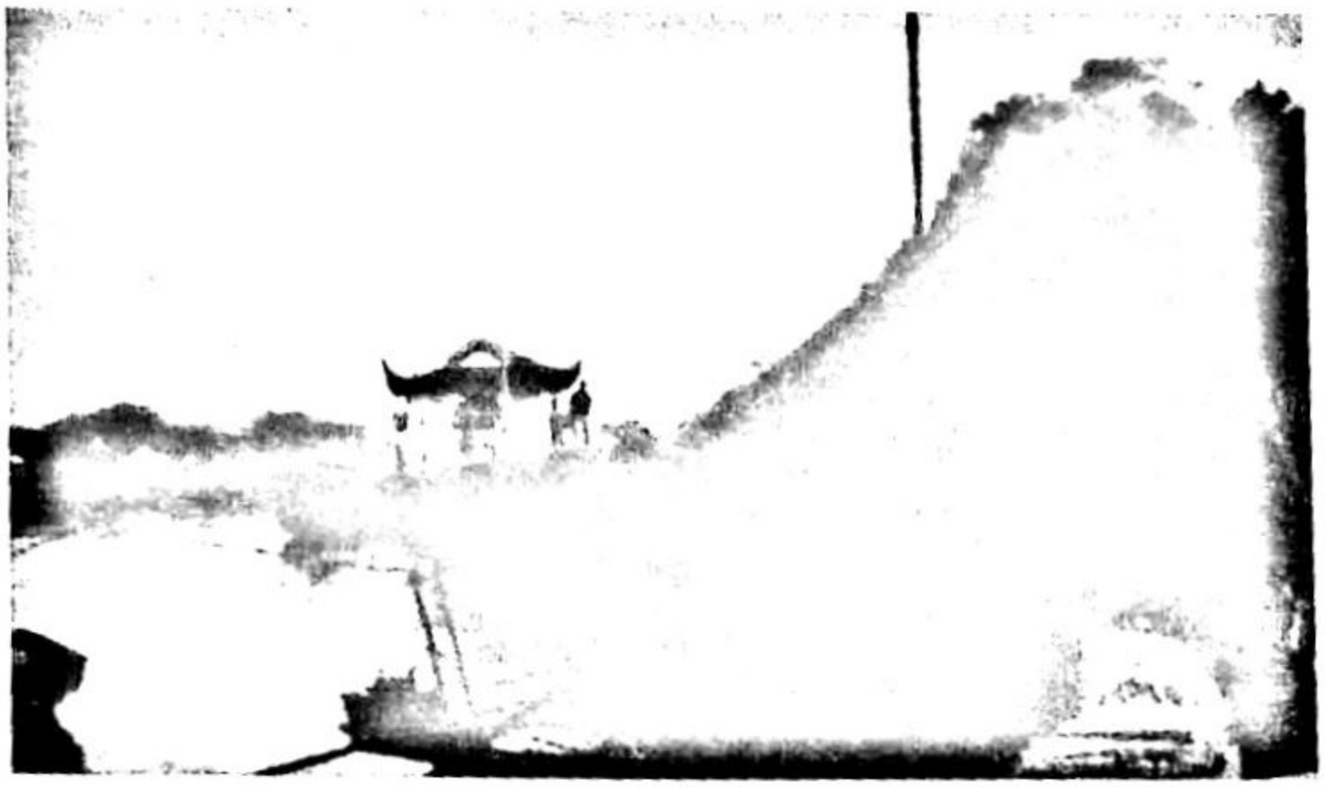
苏杭两地相隔并不远，这件蹊跷的事也传进了临安城内的南宋皇宫内府。当时的皇帝是宋高宗赵构。有人将“吕仙遗墨垂虹桥”一事禀上，并递上了从民间抄录到的这阕《洞仙歌》。



林升像

赵构谙熟诗词格律、音韵，读罢就说，这哪是什么神仙，分明是福建人所写的，原因是带有闽南乡韵。末字“晓”是“奥”韵，接下来韵脚还有如“草”、“老”、“帽”，但“锁”要用闽南话来读方能押韵，可见是位福建人所写的词。后来，赵构派人寻访，果然证实是晋江人林升所写。

林升（1106—1170），宋福建晋江马坪村人，为林知八世孙，字岂尘，号肇殷，他富有才华但科场之路很曲折，屡试不第，直到宋高宗绍兴三十年



垂虹桥

(1160)，已超过了知天命的年龄，才登进士，他受命为兴化县令，仕途也就此止步。他豪于酒，曾于杭州西湖酒肆饮酒斗余，复题诗壁间一首七绝。诗："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人皆惊异以为神。他年轻时曾游学苏、杭一带，因屡试不第，又耳闻目睹赵家王朝昏聩腐败，愤世嫉俗，常穿戴道士衣冠，放浪形骸，到处题诗作词，以宣泄胸中郁积。

那天林升喝醉了酒，诗兴大发。雇舟途经苏州城外的垂虹桥，林升见长桥气势雄伟，长虹卧波，一时兴起，就令船家将舟停稳，自己站到船舱顶，仰面朝天，把词题写在飞梁之上。写毕船去，水天无痕，也难怪《洞仙歌》会被世人惊为神仙所书了。

明代巡按应天府监察御史林一柱曾赞林升："刘饮李咏，惟公两称。风流活泼，骀荡妙令。垂虹一词，千古莫竞。诗中之豪，酒中之圣。黄甲播芳，列宿是应。"

（俞　前）

# 李问修建垂虹桥

垂虹桥的建造是一个意外。

江南一带，自南朝以来，佛教颇为兴盛，“南朝四百八十寺”便是一个明证，吴江概不例外，富户穷家，出资建庙，烧香拜佛，靡费钱财。

以大理寺丞知县吴江的李问，和县尉王庭坚商议，要改变这种民风，于北宋庆历七年（1047）冬，拟将县学的文庙进行改建，扩大校舍，吸收更多的学生。钱从哪里来，他们决定，以政府的名义发布通告，号召境内富户，求佛不如求学，把供佛的钱捐出来兴办学校，可以为家乡培养人才，造福一方，致富百姓。经过一番动员，共得到捐款百万缗（一缗合 1000 文），准备投入校舍改造工程。请记住这两个人，他们对吴江的发展功不可没，真正吴江籍的历代名人，宋和宋以前的屈指可数，而宋以后的明清时期，则灿若星河，这不能不说完全是教化之功，他们未必是兴县学的首创者，推动者却是无可置疑的，他们的贡献还在于建造垂虹桥。

第二年春天，县学校舍的设计等已完成，万事俱备，只等选个日子动工。恰在此时，朝廷发布诏令，禁止郡县新设学校，事已至此，学校不能建，收到的捐款就得有个妥善的处置，才能向捐款的民众有所交代。望着吴淞江的滔滔江水，何不在江上建座桥，以方便两岸居民。征得百姓的同意，造桥摆上了议事日程，



垂虹桥

可见，凡事谋划在先，失之东隅，犹能收之桑榆，县学不成，才有了千古垂虹桥。

计议已定，建造不是问题，动工不到两个月，到这年的六月，桥竣工落成，长千余尺，用木万计。桥之建成，居者利，行者便，取名利往桥，为方便路人休息，桥两堍分别建有“汇泽”、“底定”凉亭，桥中心更有一个大凉亭，取名“垂虹”，此名既形象又大气具诗意，垂虹桥就成了真正的桥名。

垂虹桥初建时为木桥，延续了二百七十余年，其间，经历了多次修和建，或毁于兵火战乱而重建，或因大水摧折而重修。

（何　笛）

# 苏东坡置酒垂虹亭

苏东坡、张先等游垂虹桥，成为千古佳话：

宋熙宁七年（1074）十二月，苏东坡由杭州转官山东高密特意经湖州，向已经告老回乡的张先辞别。张先，字子野，浙江湖州吴兴人，是北宋时期著名的词人，曾任安陆县的知县，因此人称“张安陆”。官至尚书都官郎中。晚年退居湖杭之间，以垂钓和创作诗词自娱。善作慢词，与柳永齐名。造语工巧，以三处善用“影”字，人称“张三影”。

张先见到苏东坡，很是高兴，就邀约湖州叙旧，伴同苏东坡一起到吴江，在垂虹桥亭宴游。张先在康定元年（1040）曾以秘书丞到吴江县当知县，他对吴江十分留恋，对吴江的垂虹景色十分赞美。据说，垂虹桥的名字也是他赋予的。

张先、苏东坡、陈令举、刘孝叔等人来到了吴江，共游吴淞江，夜半月出，置酒垂虹桥垂虹亭。明月之上，苏东坡与文朋诗友对酒当歌，沾醉欲眠，于朦胧恍惚之中诗情大发。当时，张先又是八十高龄，但兴致不输少年，当场作了《定风波令》。张先的词获得一片喝彩声。七年以后元丰四年，苏东坡在黄州临皇亭夜坐，回想此景，还感慨万千曾写有《记游松江》一文：吾昔自杭移高密，与杨元素同舟，而陈令举、张子野皆从余过李公择于湖，遂与刘孝叔俱至松江。夜半月出，置酒垂虹亭上。子野年八十五，以歌词闻于天下，作《定风波令》，其略云：“见说贤人聚吴分，试问，也应傍有老人星。”坐客懽甚，有醉倒者，此乐未尝忘也。今七年耳，子野、孝叔、令举皆为异物，而松江桥亭，今岁七月九日海风架潮，平地丈余，荡尽无复孑遗矣。追思曩时，真一梦耳。元丰四年十二月十二日，黄州临皐亭夜坐书。

（俞　前）

# 姜夔过垂虹

吴江垂虹桥也见证了一段瑰丽美好的爱情故事，才子佳人，琴瑟和谐。

宋绍熙二年冬（1091），天下着大雪，有一只小舟正向垂虹桥驶来，舟上有一对男女，男的在吹啸，女的在低唱，情起盎然，音调和谐。这男的不是别人，是当时的著名文学家姜夔。

姜夔（约1155—1221），字尧章，号白石道人，饶州鄱阳（今江西波阳）人，寓居在浙江德清县武康镇。年少时孤贫，成年后屡试不第，奔走四方，过着幕僚清客的生活，靠卖字和朋友接济为生。其有忧国忧民之心，支持辛弃疾抗击金朝统治者。淳熙三年（1176）游扬州、合肥，又客居在江淮一带。十年后游长沙结识了诗人萧德藻。萧德藻欣赏他的文才，把侄女嫁给他。姜夔多才多艺，精通音律，能自度曲，作品素以空灵含蓄著称。他后来在吴兴（现浙江湖州）寄居的时间较长。他与范成大的关系很好。范成大是南宋著名的诗人，晚年从政坛退出以后，长期住在苏州西南的石湖别墅，因此号称石湖居士。姜夔比他约小30岁，两人可算忘年之交。



姜夔像

姜夔在范成大家作客，他在那里住了一个多月，应范成大的请求，填了两首新词《疏影》、《暗香》，并配制了曲谱。《疏影》：苔枝缀玉，有翠禽小小，枝上同宿。客里相逢，篱角黄昏，无言自倚修竹。昭君不惯胡沙远，但暗忆、江南江北。想佩环、月夜归来，化作此花幽独。　犹记深宫旧事，那人

正睡里，飞近蛾绿。莫似春风，不管盈盈，早与安排金屋。还教一片随波去，又却怨、玉龙哀曲。等恁时、重觅幽香，已入小窗横幅。《暗香》：旧时月色，算几番照我，梅边吹笛？唤起玉人，不管清寒与攀摘。何逊而今渐老，都忘却春风词笔。但怪得竹外疏花，香冷入瑶席。江国，正寂寂，叹寄予路遥，夜雪初积。翠尊易泣，红萼无言耿相忆。长记曾携手处，千树压、西湖寒碧。又片片、吹尽也，几时见得？

姜夔在《暗香》、《疏影》两首长调前有小序说：辛亥之冬，余载雪诣石湖。止既月，授简索句，且征新声，作此两曲，石湖把玩不已，使二妓肆习之，音节谐婉，乃名之曰："暗香"、"疏影"。

姜夔将《暗香》、《疏影》两曲献给范成大。范成大看后非常赞赏，让二位歌妓反复练习弹唱。到了除夕那天，姜夔终于告别范成大，乘船返回吴兴。离开石湖前，范成大将将歌妓小红赠给了姜夔。

姜夔带小红泛舟归乡，小舟经过了吴江垂虹桥，姜夔对着垂虹桥旖旎风光情有独钟，曾有词云"垂虹西望，飘然引去，此兴平生难遇。"这天正下大雪，他兴致更浓，吟出了《过垂虹》：自琢新词韵最娇，小红低唱我吹箫；曲终过尽松陵路，回首烟波十四桥。

在冬夜的归途中，在浩渺的湖面上，在一叶扁舟中，吹箫人暂时忘却了烦恼，和歌唱之人，一唱一和，情投意合，情趣盎然，情韵悠长，在低回的箫声中穿过的一座座画桥，渐渐地消失在缥缈的烟波之中，蓦然回首，意犹未尽。

姜夔这次归乡途中，还写了《除夕自石湖归苕溪（即吴兴）十绝句》。其中有一首也写到了垂虹桥："笠泽茫茫雁影微，玉峰重叠护云衣。长桥寂寞春寒夜，只有诗人一舸归。"

这是第七首，描写诗人只身夜渡太湖的情景。"笠泽"指太湖，"长桥"指垂虹桥。这首诗又是另一番心情：诗人伫立船头，极目四望，只见太湖水浩渺茫茫，



垂虹桥

无边无际，北回的雁阵依稀可见，太湖群山峰峦叠嶂，被云雾所缭绕，若隐若现。近看垂虹桥上空无一人，在这寒凝大地、冷气袭人的除夕之夜，只有诗人乘坐的小船悄然孤寂地行驶在归家途中。

五年后的一个冬天，姜夔又与俞商卿、张平甫、铦朴翁等一起从湖州到无锡，经过吴江，酒后在星光下步上垂虹桥，心情荡漾写下了如下《庆宫春·双桨莼波》句：双桨莼波，一蓑松雨，暮愁渐满空阔。呼我盟鸥，翩翩欲下，背人还过木末。那回归去，荡云雪，孤舟夜发。伤心重见，依约眉山，黛痕低压。采香径里春寒，老子婆娑，自歌谁答。垂虹西望，飘然引去，此兴平生难遏。酒醒波远，政凝想、明珰素袜。如今安在，唯有栏杆，伴人一霎。在词前有一段小序：

绍熙辛亥除夕。余别石湖归吴兴，雪后夜过垂虹，尝赋诗云："笠泽茫茫雁影微。玉峰重叠护云衣；长桥寂寞春寒夜，只有诗人一舸归。"后五年冬，复与俞商卿、张平甫、铦朴翁自封禺同载，诣梁溪。道经吴淞。山寒天迥，云浪四合，中夕相呼步垂虹。星斗下垂。错杂渔火。朔吹凛凛。卮酒不能支。朴翁以衾自缠，犹相与行吟。因赋此阕，盖过旬，涂稿乃定。朴翁咎余无益，然意所耽，不能自已也。平甫、商卿、朴翁皆工于诗。所出奇诡；余亦强追逐之。此行既归。各得五十余解。

（俞　前）

# 东太湖之战

金兵北上时，宋高宗曾下诏，以工部侍郎汤东野为守，同知枢密院周望为淮浙宣抚使，陈思恭、巨师古、张俊、鲁珏、李贵等部都隶属周望，由周望统领指挥。周望派遣郭仲威领万众，自通州屯兵虎丘山，依靠郭仲威为腹心，张俊、鲁珏居城中，巨师古控扼吴江，李阎罗屯兵常熟，陈思恭驻军楞伽。建炎三年（1129）一月，周望派遣张俊、陈思恭等将统兵进入杭州，张俊、陈思恭等行涉十天左右，到秀州，见金兵大部队到来，急忙从小路退到湖州乌镇以避开金兵锋芒，静观时态变化。金兵过秀州后继续向平江进发。二月十八日，才有人向周望驰报，金兵进犯秀州、崇德。以前，胡舜申曾对周望说："枢密必欲守平江，不如移军吴江，据太湖之险，我军以中军在前面开路，使诸将用小舟从太湖旁围击，必定可以取胜。"周望十分赞赏胡舜申的提议，但还是召集诸将商议，诸将不从。只有统制官陈思恭，兵最少，但是听到这建议，一跃上前说："待制的话很对，思恭愿为先锋。"周望不同意。

十九日，金兵要过平江，周望征集乡兵进军太湖洞庭东西山，并有一千艘战船由甪头巡检统领前往吴江，在简村布开战阵阻击。当时，陈思恭也到了吴江，于是在东太湖展开了一场抗金之战。

金兵攻取秀州城后，金兀术继续北返，取道吴江直扑平江府。陈思恭没有禀报周望，私自出兵，率水军在吴江长桥伏兵，袭击金军后队船舶。金兵北返，应是水陆并行。以金兵船队在太湖支流北上，可以与步兵，骑兵协同作战。陈思恭只有舟师 3—4 千人，舟师虽优于金兵船队，但如金兵前军后援，是难以取胜的。

当时，陈思恭探得金兵分前军，中军和后军。而中军中还有被金兵掳掠的宋朝民众。陈思恭放过前军，中军，专打后军。当金兵经吴江太湖险狭时，陈思恭用兵袭击。这时，金军中许多被掳掠的南宋人民，一见宋朝军队来攻击金兵，便纵火烧了金兵的船只，十分及时地与陈思恭的袭击行动相呼应，致使金军内部陷入混乱。金兵后军招架不住，金兵的后军向大部队要救援。金兵统帅金国四太子

金兀术完颜宗弼，他一时没有准备，就退到岸边坚守，差点被陈思恭俘获。陈思恭打了一场胜仗。两个时辰后，金兵前军将至，陈思恭就主动撤军退出战场，进入了太湖之中，金兵也就无力追赶了。有人评价，这“太湖之役”的历史意义非常重大，与韩世忠的“黄天荡之役”为南宋抵御金国进攻，确立努力抗金的方向，即用水军优势，护卫南宋。

陈思恭虽然取胜了，周望责怪他的擅自行动，没有升他的官。胜仗也并没有改变战局，二十一日，金兵进犯吴江，巨师古的军队不战而溃败，由太湖民舟为向导归于西山。二十二日，郭仲威派遣一千多兵马在尹山拒守，但不久就退兵，后来，平江被金兵占领。

（俞　前）

# 吴昂义救袁杞山

明朝年间，松陵镇人吴昂在吴江北门发现一人跳入河中自杀。吴昂立即下河把人救了上来，并询问其自杀的原因。一问才知道这自杀的人叫袁杞山，不是一般的人物。

袁杞山是浙江嘉善人，他与明朝建文帝朱允炆手下的大学士黄子澄是好朋友。朱允炆的皇叔、明成祖朱棣篡了朱允炆的皇位。黄子澄忠于朱允炆，图谋匡复朱允炆的江山，这段时间两人往来密切。朱棣以诛杀齐泰、黄子澄为号召发动了“靖难之役”，黄子澄被杀，袁杞山只得外逃，躲避朱棣的追杀，逃到了吴江北门，感到人地生疏，走投无路，于是留下了《绝命辞》，吟咏了四遍，满心悲伤，跳入河中。

吴昂在了解了袁杞山的处境后，就伸出了援助之手，冒着被牵连可能家破人亡的危险，收留了袁杞山，吴昂还将这事告诉了他的从祖吴贵五，吴贵五说：“不要说破家，杀身也要救他。”袁杞山在吴昂家逗留了三个月。

袁杞山在吴江听说黄子澄有个儿子，冒称姓田而藏在家乡，就到了黄子澄的家乡找到了黄子澄的儿子，带着他逃奔到了湖广的咸宁。过了几年，朝廷有旨赦免了齐泰、黄子澄的后代的罪，才离开咸宁。袁杞山想到了吴昂的友情，又来到吴江，并在这里定居。他以开设学馆。教授徒弟为生，生了个儿子，取名袁灏。

明洪熙初（1425 后），袁杞山归嘉善家乡，袁灏做了芦墟徐家的女婿，入赘成为吴江人。他经常记住父亲的话，记住建文帝因宽仁而失国的事，他们认为明太祖实录，有许多地方被删改而有失其实，就撰述了《主德篇》传给了后人。

吴昂虽是个平民百姓，但有侠义心肠，他忠义一事永远留在了史册。

（俞 前）

# 陈尧弼扬善惩恶

陈尧弼，字秉钧，安徽太和人，明成化十七年（1481）来吴江担任知县。后官至太仆寺丞。

成化十八年，朝廷锦衣卫统领王臣与管理宫廷内部事务的太监到浙江采办珍宝。锦衣卫原是护卫皇宫的亲军，管皇帝出入仪仗。明太祖为加强专制统治，特令兼管刑狱，赋予巡察缉捕权力。他们依仗皇帝的信任，一路上气势威赫，到了吴江，就向地方上索取银两一千，并欲征用船夫数百人为他们运送珍宝，当地人不同意，王臣手下就亮出了武器，拔刀行凶，吴江衙门的官员见到这情景，甚是害怕，都退避三舍，不敢出头。

陈尧弼得知这情况，就亲自前往交涉。吴江百姓见知县官能主持公道，就有不少人跟着陈尧弼一起来到了王臣的面前，呐喊助威。陈尧弼对王臣讲道理，叫他们不要扰乱地方，王臣等人不肯罢休，这激起了陈尧弼和百姓的怒火，在陈尧弼的主持下，吴江军民一拥而上，把王臣和太监手下人的武器收缴一空。王臣等人败下阵来，只好抱头鼠窜，落荒而去。

这事情震动了朝野，国家掌管武官及兵籍、军械、军令的兵部尚书兼苏松巡抚王恕在南京听到这个消息后，坚决支持了陈尧弼，把王臣等人的罪行向朝廷作了禀报，并且当众销毁了王臣手下人的器械，吴江百姓无不拍手称快。陈尧弼也受到了鼓舞，他更理直气壮地为百姓做主，扬善惩恶。

不久，又有奉命去浙江取制衣梅的使者经过吴江，使者在吴江境内看到了一片梅树，就停下了脚步，发话说每一棵梅树征银一两，并在梅树上挨棵挂了红牌，表示这些树都被封了，不交银两不得处理，吴江的百姓诚惶诚恐，一时不知如何是好。

有人将这情景报告了陈尧弼，陈尧弼就下令清除树上的红牌。使者听到这情况，震怒万分，找到陈尧弼责问他为什么这么做。陈尧弼对强暴的使者，并不示

弱，他言正词严地回答："您是奉命前往浙江公干，吴江不是浙江地界。如果朝廷命令吴江办这事，应该有公文下来，你没有公文，怎么能私自悬牌封树扰百姓呢？"一番话说得使者无话可言，怏怏而退。

陈尧弼在吴江担任知县时间不长，但为吴江地方做了不少有益的事，他不仅敢于为民作主，而且对县城的建设也有业绩，他重建了县城城楼和城门，四座城门东门叫朝阳门，西门叫望山门，南门叫望湖门，北门叫望恩门。得到了吴江人的拥戴。

（俞　前）

# 垂虹别意图

明正德三年（1509）中秋之夜，吴门沈石田、祝枝山、文徵明、唐伯虎等为好友戴照送行。在垂虹桥畔，由祝枝山引首，写“垂虹别意”四字，唐伯虎作画，大家作诗，留下诗书画合璧。戴冠作序，众姑苏才子作诗三十六首。画卷用作画、题诗、题字的特殊方式忠实地记录了三十六位姑苏才子在吴江垂虹桥畔送别安徽青年戴昭的情景。那一场送别，演绎了五百年前的一段文化盛会。

戴昭年富质美，他的父亲戴思端与戴冠有同谱之好，情意甚笃。戴冠，字章甫，自号濯缨，苏州人。他很有学问，自经史外，象诸子百家、山经地志、阴阳历律与夫稗官小说，都很熟悉。但是八次应举不中。到了弘治四年（1491），四十九岁的时候，因为年纪和资历，经人向礼部推荐，担任了浙江绍兴府儒学训导，后来去职归苏州。因戴思端长期经商在外，不能在家顾及戴昭，所以将儿子带出来游学，到了苏州。戴昭留在了苏州，开始跟着唐伯虎学诗，后来向薛世奇学治《易经》，薛世奇离苏去当官后，戴昭又转而拜雷云东为师。由于戴昭的为人“言动谦密，亲贤好士”，深为苏州的文人欣赏，因而，沈石田（周）、杨君谦（循吉）、祝希哲（枝山）等吴中名士都和他成为忘年之交。戴昭慢慢地完成学业后，因离开家乡的时间久了，思家心切，就告别诸师友启程返回安徽故



唐寅像



祝允明像




垂虹别意

里。当时从苏州去休宁的主要交通为水路，故必经吴江松陵。为了使送别者能够在傍晚时来得及回到苏州，必须在垂虹桥畔作别。他们以他们的特殊方式——作画、题诗、题字来将他们之间的情感活动记录下来。

戴冠在《诸名贤垂虹别意诗序》中写道：

丈夫立身，莫先于学，不学，则纵富且贵，不过血肉之躯耳。富则败礼乱俗，贵则败政厉下，富贵将安用哉？死则人皆唾詈不已，其所过之地，如孤鸿雪泥，指爪易灭，人亦不齿也。惟人幼而能进于学，以明其理，以修其身，故能入孝出弟，行谨言信。穷则善家厚俗，出则忠君泽民，生则人化之，死则人思之。所历之地人皆称述而歌咏之，非私也，人心之公道也，古今之直道也。昭生来游吴中，而以明经讲学为务。吴之士夫，亦乐与游，及其去而送之诗，即昭他日所历，而使人思慕之权舆也。不然，则赠昭之言，岂徒然邪？昭归予言念诸暨父兄宗族，当必以予言为然。昭字明甫，同余出唐道国忠公胄之后，蓋徽之双溪世家云。正德戊辰中秋吉旦（即为 1508 年 9 月 9 日），浙江绍兴府儒学训导，长洲戴冠书。

在序言上有三个印章，一是序首有“灌賕子”白文长椭圆印。其他有“橡庵”白文方印和“戴冠章甫圖書”朱文方印。

当时送戴昭到垂虹桥的都是吴中名人。题诗作者依次为：沈周、谢表、祝允明、吴龙、文璧（徵明）、陈鍵、唐寅、杨循吉、顾福、仇復、练同德、陈仪、朱侗、陆稷、徐子立、黄纹、浦石肃、俞符、练全壁、鲁参、祝续（祝允明之子）、俞金、吴释德璇、邢参、戴冠、陈仪、周同人、朱存理、俞金、应祥、陆南、朱存理、顾桐、钦遵、王俸。其中应祥、俞金和朱存理各题二首。

吴中唐伯虎以画、祝枝山以字、徐祯卿以诗备受赞誉，这一长卷几经辗转，现由美国收藏家约翰 . M. 克劳斯特珍藏。序、跋及诗收录在汪珂玉的《珊瑚网》中。

（俞　前）

# 松陵特有的“中秋踏灯”

各地的灯会都是在农历正月十五举行，将正月十五全城空巷观灯的热闹事称为“闹元宵”。而松陵的灯会却独盛于八月十五中秋节，历代文人将中秋灯会称为“中秋踏灯”。在明嘉靖《吴江县志·风俗》中记载：“八月十五谓之中秋……登长桥垂虹之上，联袂踏歌无异白日。”这本志书成书于明嘉靖戊申年，即嘉靖二十七年(1548)，那时候“中秋踏灯”就已经成为了风俗。这种风俗在明末清初文人顾伟的《秋灯篇》中是这样记载的：“……昔日天家正太平，秋宵灯火彻江城。争连冶袂探花饮，共踏长桥玩月行。家家赌胜经营遍，插竹悬毬光彩现。制成彩胜出文鸳，剪就银花迴燕舞。还将百宝结流苏，绣户珠帘拟画图。灿灿游人齐眩服，盈盈艳女特当垆。豪门得赏鳌山景，深夜宁愁凉露冷。钓雪滩边火树新，垂虹亭下星桥整……”在清末民初费善庆的《垂虹识小录》中说：“秋灯会。元夕张灯各处皆然，而我邑独盛于中秋，且作龙船数十，俱笼灯，为鳞甲，蜿蜒垂虹、钓雪间。波光月色上下辉映，香舆夹路，画舫盈湖，箫歌管弦之声，达曙不辍。”可见松陵“中秋踏灯”，从明嘉靖到民国半个世纪中每到中秋都要进行的。“中秋踏灯”时：豪门大户在门前扎“鳌山灯海”，平常百姓家也都插竹悬彩灯，吴淞江上还有龙船数十，挂笼灯为鳞甲，蜿蜒游弋在垂虹、钓雪间的河面上，画舫盈湖，载酒中流，亲朋好友舟中聚会，赏月品酒，吟诗作画。老老少少穿戴整齐到垂虹桥畔看灯，妇女们也来赶热闹，乘坐的轿子摆满道路两边。人们还带了酒食在垂虹桥、钓雪滩野餐。垂虹桥畔火树灯花，人山人海，箫歌管弦之声悠扬动人，吴语侬语的歌声，婀娜多姿的舞踏，不怕深夜凉露，达曙不辍。真是好热闹的“中秋踏灯”。

这个特殊的民俗活动竟然有一个奇怪的起源。乾隆《震泽县志》卷三十八·旧事中有一篇杨廷麟的《中秋踏灯序》，说：“上元张灯所在，而松陵独盛于中秋。余同年周閣昭招饮垂虹舟中，闻鼓角喧鸣，见灯船糊纸为龙，五色彩烂戏于水次，亦异观也。坐中顾子茂伦谓余：此事肇于周君抑予，周少年不羁，中夜偕群少，

入石里村采紫竹枝，遍插城内外地。迨晓邑中惊相告，以此为大士显灵，遂举大士会，张灯设供以致礼敬，于今已数十年。此周君面语茂伦，邑人悉不知其由也。坐各多诗家，共赋‘中秋踏灯辞’如干首，不独志良宵文宴一时之胜，亦可备一邑之掌故矣。”来龙去脉清清楚楚。这个特殊的民俗活动一直延续到抗战胜利，即20世纪40年代。以后就逐渐淡化为中秋灯谜、中秋文艺演出。

（松　华）

# 杨芷抗倭

明朝嘉靖三十二年（1553）九月，日本倭寇进入了中国境内。“倭寇”是日本明治维新前，日本本土封建诸蕃为了到海外扩张而组织的一批封建主、没落武士、浪人和走私商人，经常到中国沿海地区进行武装劫掠。“倭”，是明代对日本人的蔑称；“寇”，指的是海匪。 第二年三月，倭寇由昆山直抵吴江青阳港，当时吴江知县是杨芷。

杨芷，字文植，湖北安陆人，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癸丑科进士。同年初到吴江任知县。倭寇骚扰吴郡，杨芷就捐俸加固城池。当地的老百姓在他的带领下也争相出资，于是在松陵甘泉桥、平望袅腰桥、长老桥等处建造敌楼。凡险阻要害之处均以木栅封锁，并征集教练、义勇数百人，督造战船百余艘，以备抗击倭寇。当时修筑的城高三丈一尺，厚一丈八尺，长一千零八十四丈五尺，修月城四座，堞2322个，敌楼二座，窝铺40个。



敌楼

倭寇由昆山青阳港进犯吴江，杨芷派飞舰截断上游，阻止倭寇西窜，以奇兵诱战，击杀倭寇18人。紧接澄湖一仗，生擒倭寇二酋。五月份，92名倭寇由乌镇沿烂溪窜至平望，想进逼县城。杨芷得讯后，下令沿运河塘堤举火。倭寇见有准备随即直奔钱田。杨芷带领水兵围困倭寇三日之久。这天夜里下了大雨，双方鸣金收兵，但倭寇乘机攻夺湖州，屠戮甚惨。杨芷写了书信射向倭寇营寨，谕以利害，倭寇遂由黎里退入泖湖。六月十一日，3000多倭寇抢掠苏州后，带领12艘满载赃物船只回柘林，在出石湖途径吴江时，杨芷及举人周大章驾小舟率兵出松陵瓜泾港阻击。当时湖水干枯，倭寇列队逆上，杨芷独自驾轻舟出瓜泾港激战，以钩攒搏，斩首16具，生擒36人。第二天，倭寇到了夹浦桥，又转至三里桥登岸焚掠，他们的船只停在顾公祠下，船上都是重载。逼近县城。当时杨芷正带领工匠在增筑城墙，兵夫蚁集，倭寇一看这阵势，感到不能攻城，就乃烧仓廒数处，掠民财而去。十三日至八坼，十四日至平望，所经过的地方均遭到焚烧掠夺。

（俞 前）

# 刘时俊为民做主

刘时俊，字恒甫，号勿所，又号梦胥，四川富顺人，万历二十六年（1598）进士，万历二十八年任安徽庐江县知县，二十九年（1601）任吴江县知县。

刘时俊到吴江后，为政力求明彻简便，管理严格，听讼断案不准请托，依法办事还十分重视教化的作用。表彰节义，礼贤下士，经常走访有声望的老人，了解民情。平望镇溪港人秦楷孝乐善好施，他专门上门表彰。黎里镇汝灿兄弟和睦，他送去了“一门元气”的匾额。有位辞职回家的官吏朱大经以教学为生不求报酬，他就送去了亲笔题词的匾额和丰厚的礼物。

征税太监陈增到杭州，一路上各地知县对他长跪不起，奉承的话讲得过了头。到吴江时，刘时俊不吃这一套，按正常的一般接待标准接待他。陈增本来想在吴江耍耍威风，而这时，正好碰上县里有结社活动，读书人在邮亭来来往往，他知道现在不能抓刘时俊的把柄，怕闹起来，在这么多读书人面前遭驱逐，只得怀着满腹愤恨匆匆离开吴江。但他把对吴江人的愤恨藏在了心里，一直想报复。不久，他想了恶毒的一招。陈增给苏州府衙行了一公函，说几年前某一天在苏州阊门丢失了一批准备献给朝廷的物品，价值几万，据盗贼交代，是某某人抢的，某某人窝藏的，一共53人，而提到的这些人都是吴江的大户人家。苏州知府朱燮元看了公函后十分惊愕，不知如何是好。

刘时俊得到了消息，他想这些大户人家共同盗抢贡品是不可能的事，一定有人栽赃。而这些人家又都是吴江支柱，如果事情搞大，吴江将会出现混乱，不可收拾。他经过调查，想好了对付的办法。他立即就去找朱燮元，讲明自己的想法，请求由自己出面解决这件事。

刘时俊知道不处理这件事，陈增必然不会罢休，他回到吴江，立即召集衙役和弓箭手二、三百人准备抵抗来犯之人。

果然，陈增派了8个下人到吴江兴师问罪。那些人进了县衙，刘时俊让人关

上仪门，把来人绑起来审问说："你们所称的事已经过去好几年，为什么现在才告发？况且事情发生的那天，押送贡品的队伍在徐州路上，这又怎么解释？"刘时俊先在气势上压倒对方，然后一声威喝："分明是无中生有，从实招来！"随后对来人动了刑，打了几十棒，来人痛得忍不住。承认是诬告。

刘时俊将来人的具状递交了上去，陈增见了没有话说了，就只得把事情隐了下去。

刘时俊在吴江为民主持公道，吴江人曾为他建"刘公祠"，在吴江任职五年后，升南京兵科给事中，后官至太仆寺卿。

（俞　前）

+

# 冯任酒议快风阁

万历三十五年，冯任到吴江任知县，刚上任时，吴江邑内有许多奸敝之事，冯任听之任之。有一年发大水，田地都淹没了，他也没有积极救灾，当地的绅士沈璜作了《勘灾歌》讽刺他，也感悟了他。沈璜又提出了救荒的十二条建议，冯任便采纳了，救活了不少百姓，他得知有乡民捐米千石，就亲自上门奖劳。自此他开始做了不少有益于地方的事。

一天，本地的一位乡绅邀请冯任一同泛舟庞山湖。在船上，宾主一边饱览湖上美景，一边饮酒助兴。

当他们移舟到南岸一港湾时，冯任忽然兴奋地对这位乡绅说："你看，这里平湖如镜、远山若黛，好一处风水宝地啊。如果在此地建造一个文昌阁，那么我们县里的读书人就会源源不断地科举及第啦。"于是，他就带头将俸禄捐献出来，倡议修建文昌阁。

不到半年时间，文昌阁拔地而起，起名却叫快风阁。传说曾有一副楹联："快哉风与庶民共，今夫山一拳石多。"

阁里供着文昌，阁的后面挖了一个池塘，池中种藕，塘上有桥，出入方便。阁的旁边有一块空地，不久造了三间官厅，供缙绅（古代称有官职的或做过官的人）宴请休息之用。

快风阁成了庞山村的一道风景线，登"快风阁"眺望碧波万顷的湖水，聆听远处飘出的阵阵渔歌，胸中感慨会油然而生。在快风阁上畅叙幽情，诗赋万千，更是别有一番情趣。

快风阁也是可以聚饮的地方，写《百城烟水》的文学家徐崧，登快风阁，回忆起幼时情景，一首《登快风阁因忆幼时随先大父屏石公聚饮于此》挥然而就：

年年祭扫返同川，子姓追随共一船。

淼淼庞湖光溢野，品品冯阁势参天。
缘滩葭荻遮溪密，傍岸桃花照水鲜。
每忆幼时先大父，酒肴齐列坐阶前。

（俞　前）

# 太湖义军

顺治二年（公元 1645）夏天，江南各地风起云涌，纷纷起兵抗清，先后有太湖、苏州、昆山、宜兴、金山卫、嘉兴、海宁、平湖、崇德、松江、嘉定等地相互响应。

在这些抵抗运动组织中，最重要的兵源是太湖地区的盗匪，而最有名的太湖领导人是赤脚张三和他的妻子。张三夫妻俩是著名的作战行家。他们主动和南明残余力量建立了同盟，但由于抗清队伍力量单薄，最后失败了。太湖抵抗运动的第二个组成部分，则大大不同于赤脚张三和他的太湖盗匪。这是有吴江地区的乡绅，特别是由陆世钥和吴易等人组成的抗金力量。陆世钥用自己的钱招募和装备了一支2000人的队伍，在太湖东段保卫他的家乡，抵抗水盗。吴易是吴江人，1643年的进士，是一名复社成员，他是抗清名将史可法在扬州时的幕府，后来被派回江南地区筹措军需，因此当史可法的总部在江北被清兵攻占时，他得以死里逃生。

陆世钥的部队主要来自东山的渔民。可能是受到陆世钥的鼓舞，当苏州的清军准备接管吴江时，精通兵法、水性过人的吴易开始联合当地乡绅中的朋友。并联络了当地举人孙兆奎等人，在几天之内集合起一支上千人的队伍，在太湖边上建立了一座军营。这支武装以白色布巾缠头而渐以“白头军”闻名。它吸纳了赤脚张三的一些匪众，人数增到3000人。第三股力量，则是由李姓将军领导下的前明军队。当李将军在太湖北部福山起兵时，正是这支乡绅领导的民兵和江湖土匪的联军以所谓“乡兵”的旗号奋起而响应。这三支军队汇集在一起，结成联盟，并于1645年六月初一。进攻盘踞在苏州的清军，并收复了吴江。而后命周耀带人驻扎在吴江城内，帮助新委任的县令林峒守城，和太湖义军遥相呼应。然而在六月四日，清兵援兵到了苏州，不久向吴江进攻，知县林峒弃职逃走，县丞朱廷佐开门投降做了吴江知县。这时，吴易和孙兆奎都在太湖里，兵力不足来不及救援，周耀孤掌难鸣，只好弃离县城，最后在抑郁中痛哭而死。

六月中旬，民间传说明朝将领黄蜚已经带兵到了无锡，要收复江南，吴易的侄子吴鉴听到这个消息，十分兴奋，就一个人空手跑到吴江县衙门，大骂朱廷佐。

朱廷佐就把吴鉴抓起来，监禁了几天以后在苏州的学士街杀了头。

吴易在太湖听到消息，立即潜行回到吴江。六月十一日夜间，他在城外振臂一呼，便有三十名好汉跟随着他冲击进城内，到县衙抓住了朱廷佐。

吴易把朱廷佐交给吴鉴的父亲处置，他在吴江城内招兵买马大干了起来。第二天从军的就有三百人，不久，就发展到了三千人。

后来，吴易领兵与清兵作战，在吴江地区发生过几次大规模的战役。有一次，吴易得到镇江方面的谍报，清兵二千要经过松陵，吴易率兵员和战船在沿途设伏，假装成农民和渔民。清军以北方人居多，不谙水性，一见船只就来抢掠，强迫他们驾船。这一来，正中义军下怀，他们把船摇到湖深水急之处，一声呐喊，掀翻船只，二千清兵就都被送到龙王爷的水晶宫去了。又有一次在八坼，义军用诸葛亮的草船借箭之计，阻击一支攻陷嘉兴后赶来的、由满洲贵族某贝勒亲领的清兵，大获全胜。

1646 年元宵节，吴易派部将陈继攻破了吴江城，把县官孔胤祖和清朝的新科举人统统抓来杀了。自此，吴易重振军威，在江浙一带招募义军，扩充实力。

三月，巡抚土国宝在苏州知道吴易的军队起事，便派手下副将汪茂功领了许多清兵来扫荡，吴易派大将周瑞率兵抵抗。清军是三月二十三日从苏州出发的，到了二十六日那一天，双方正式交兵接战。初战位于江浙两省交界的汾湖中间，那里是周瑞的老家，地势又熟，兵力又强，一仗就把清军击败了。清军退到吴江的梅墩，周军就追到梅墩，清军又退败庞山湖，前后追击共有四十里之遥。这次清军的损失，据满洲的官书上，说是八百人全军覆没。同时明遗民叶绍袁的《湖隐外史》却说："杀获两千人，斩其巨魁，遁去者二三十人而已。水流尽赤，草腥不绿。兵威褫其三韝，雄名振于七郡。"

吴易义军的再度发展，使他萌生一个大计划。他想邀约驻守舟山的、隆武帝所封的肃虏伯黄斌卿向海上进兵，以及大学士兼督师鲁监国熊汝霖从江上进兵，自己在苏州、吴江策反，一举收复南京。不幸的是，六月初，鲁监国江上兵溃，航海而去，浙东全部沦陷，形势逆转。六月九日，嘉善知县刘肃之向吴易下书，假装反正，请吴去会饮于嘉善城内。吴易信以为真，率部将孙璋、孙钜、倪抚、陈槐等从西塘轻舟简从而去，先在东门外孙璋家中开会，不料刘肃之串通总兵张国勋引兵猝至，将与会将领一网打尽。吴易械送到杭州，拒绝降清，被磔于草桥门。临刑前赋浪淘沙两阕，北面再拜说："今日微臣之事毕矣！"从容就刑，终年35岁。

（俞　前）

# 吴易屯兵长白荡

清顺治元年（1644），清军入关。消息传到吴江，吴江百姓十分惊恐。本地的文人雅士更是义愤填膺。吴易听说明朝兵部尚书史可法在扬州开馆礼士、招贤纳才的消息，决定前往扬州。吴易见到史可法，上呈《恢复中兴末议》。史可法十分高兴，当即任命吴易为职方主事，兼监军。1645 年 4 月初，史可法下令吴易率领一队水军赴江南筹集粮草。

吴易日夜兼程赶往江南。在半路上，却传来史可法阵亡扬州失守的噩耗。吴易悲痛万分，他只好率船队回家乡吴江，驻扎在三里桥一带。

1645 年 6 月初，苏州失守。吴易和好友孙兆奎将船队集聚到东太湖的简村、牛马墩一带宣布起兵抗清。隆重的仪式结束后，吴易将船队浩浩荡荡驶向大本营——长白荡。

长白荡，位于今天的八坼、同里和北厍的交界处。这里水波荡漾，野草芦苇，地形险要，水路错综复杂，进可攻退可守，堪为屯兵之所。难能可贵的是，吴易治军，纪律严明，秋毫无犯，深受乡人赞誉。因吴易军队用白布裹头，被当地人称为“白头军”。

清军攻下苏州，直奔吴江。吴易想协助明吴江县令保卫县城。但县令逃之夭夭，县丞朱庭佐打开城门降清。怒火万丈的吴易夜闯县衙将朱庭佐斩首，并拿下吴江城。不久，清兵夺回吴江城，吴易率部退守长白荡。



吴易像

清兵追到长白荡，吴易指挥几百艘船头挂着“大明督师监军兵部职方司主事吴”字样的旗幡的战船，半路截击，把清军打得落花流水。清廷不甘心失败，再派降将李成栋和松江提怀吴胜兆层层围剿。吴易寡不敌众，见父亲妻子女儿投河自尽，只身泅水逃脱。

1646年，乡人周瑞复聚众长白荡反清，吴易入营主事。他制旗铸印，设官分职，阵营为之一新，一时间，长白荡又成了反清复明的根据地。一些有志之士纷纷投奔长白荡。松江反清义士夏完淳把家产全变卖了，捐献给吴易做军饷，并在他身边当了参谋。

1646年元宵节，吴江城内热闹非凡，吴易趁机再度攻占县城，接着连克长兴、海盐、金山卫等城市。清嘉善知县刘肃闻风丧胆，他佯称归顺义军。吴易赶至嘉善与倪抚合营，不幸在孙璋家聚餐时被捕，当天解往杭州。清总督张存仁许以官职，劝剃发，吴易不从。6月5日，就义于杭州草桥门。临刑前，吴易面北而拜，说：“今日臣之志毕矣。”

（李阿华）

# 贝勒博洛败走八坼

1645年6月初，清军一路南下，攻克苏州、吴江。八坼集镇作为弹丸之地也遭到了清军的践踏。清军在八坼实施“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的暴行。当地百姓无不咬牙切齿，他们向附近抗清复明的“白头军”首领求救。

“白头军”首领叫吴易。松陵镇柳胥村人，明崇祯十六年（1643）进士。他见明朝处在生死存亡中，挺身而出，在东太湖简村、牛马墩一带的湖面上集合战船宣布起兵。而后，吴易将军队拉到八坼东部的长白荡安营扎寨，伺机而动。

机会终于来了。6月28日，有探子向吴易报告，有一支清军骑兵正从嘉兴沿着运河过来，气焰十分嚣张。

吴易决心狠狠教训一下清军。因吴易带领的军队常出没在长白荡和东太湖之间，八坼是必经之地，这里的地形他最熟悉了。小镇周边河荡密布，跨过运河就是芦苇丛生的太湖湖湾。吴易决定在太湖湖湾埋下伏兵。

下午时分，一支清军骑兵果真出现在运河和唐家湖交接的塘路上。旌旗招展，好不威风。为首的竟然是清军著名将领贝勒博洛（1613—1652）。他是清太祖努尔哈赤的孙子，饶余敏郡王阿巴泰第三子。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他率兵一路南下，攻克苏州，松江。在嘉兴，虽遭到当地百姓的顽强抵抗，但经过贝勒博洛亲自上阵，经过20多天的激战，嘉兴落到清军的手里。6月28日，贝勒博洛接到总部要他去南京的命令。他不敢怠慢，迅速起身。为加快速度，他决定带一支轻骑兵沿运河取道回南京。

这天，踌躇满志的贝勒博洛带领骑兵在运河塘路上奔走。炎炎夏日，不少清兵脱下厚厚的盔甲，打着赤膊骑在马上。到了八坼境内，贝勒博洛一行已是饥肠辘辘，他们正想下马停歇，突然，芦苇中敲起了激越的战鼓，接着，芦苇中飞来密集的箭和子弹。一个个清兵惨叫着滚下战马掉到运河里一命呜呼。有的清兵拔刀抵抗，但“白头军”的船藏匿在芦苇里，清兵近身不得。训练有素的清兵纷纷

跳下马，以运河大堤作屏障，张弓搭箭，射向芦苇中的“白头军”，但“白头军”早有准备，他们不慌不忙从船舱里取出稻草人抵挡。等稻草人插满箭，“白头军”拔箭飞向清军。

在盈尺宽的塘路上，清军骑兵无法施展身手，只能到了挨打的份上。正当贝勒博洛不知所措时，突然一支利箭飞来，直刺他的胳膊。贝勒博洛嚎叫着想反抗，突然，对岸的八坼集镇的市河里驶出几十条战船，直向清军扑来。贝勒博洛大惊，拉上一条战马，在几个随从的护卫下，拼死抵抗，杀开一条血路往北逃窜。

贝勒博洛想不到在八坼差点丢了性命，不禁恼羞成怒。7月28日，他带领清兵浩浩荡荡杀到八坼，但吴易的军队早已撤退到长白荡、太湖里。贝勒博洛不罢休，点火将八坼镇烧了。清军又想烧太湖湾里芦苇，但7月的芦苇碧绿稠密，长势旺盛。大火奈何不了它。贝勒博洛只好灰溜溜走了。

（李阿华）

# 沈自徵造战船

沈自徵，字君庸，沈珙子，戏曲“吴江派”领袖沈璟之侄，工诗文散曲，所作杂剧《霸亭秋》、《鞭歌妓》、《簪花髻》三种，合称《渔阳三弄》，被誉为明以来北曲第一。

沈自徵自幼高才自负，少喜谈兵，天启年间，北上燕京，游历于西北边塞，窥察地形，将山川陆原要害熟记于心，崇祯三年（1630）永平副使张椿延为幕府，为椿谋划颇周详。居京十年，为诸大臣筹划兵事，料事如神，名声大振。遂携数千金而归。

1645年（清顺治二年）吴易举起抗清大旗，有不少人响应。在平望烂溪，就屯集着一支义军，与吴易军遥相呼应。

烂溪抗清义军的首领是曾在史可法手下当过参谋的松陵镇人沈自炳。沈自炳有兄弟三人，哥哥沈自徵曾经在京城为一些大臣筹划兵事。

1634年（明崇祯七年）叶绍颙巡按广东省时，遇到海盗作乱，叶绍颙就用了沈自徵的计谋平定了两广。沈自徵预料天下将乱，吴江襟带江浙，湖荡密布，正是用兵的地方。用兵又非船不可，于是就造好了一千条船，说是捕鱼用的，实际上可以用来打仗。沈自徵去世后，这一千条船就转到了弟弟沈自炳和沈自駉手里。

吴易易举起了义旗，沈自炳就与沈自駉一起到了吴易的营帐，将1000条船送给了吴易。

送了战船后，沈自炳将兄弟沈自駉留在了吴易营中，而自己到了平望烂溪，开始监造箭艘。这箭艘是新式的小船，俗称枪船。这种船船尾只有一支橹，而船夹却有两支划桨，船身窄小，两支桨划起来快捷非凡，特别适合在湖荡中作战。沈自炳造好了五百只箭艘，屯扎在烂溪，与吴易的大本营呈掎角之势，做好了战斗的准备。

1645年农历八月的一天，清朝苏松提督吴胜兆打败了其他地方的义军，就率

引大批人马进攻吴易的部队。由总兵李遇春率领五十四艘船的先头部队，从平望镇北到盛泽白龙桥，列阵三十里，声势很大。吴易带兵扑击。沈自炳得知消息后，马上带领部队从烂溪出发，与吴易军队会师，对吴胜兆队伍纵横合击，把李遇春打了回去。

自此，沈自炳、沈自驷兄弟两人都成了吴易手下的虎将。后来苏州巡抚土国宝训练了一些奸细假装投效义军，混进了吴易的军队。一次战斗，敌人里应外合，吴易军大败，吴易只身走脱，吴易父亲吴承绪和夫人沈氏及女儿都投水殉节。就在这一次战役，沈自炳、沈自驷兄弟两人也力战而死。

沈氏兄弟一门忠烈，将才华献于大业，与吴易的名字一起受到了后人的敬重，为沈氏家族赢得了声誉。

（何　笛）

# 吴廷桢献诗康熙

1699年，康熙第三次南巡。他视察黄河、淮河水利设施后，越过长江，顺着运河，一路游览了苏州、嘉兴，最终到了杭州。康熙检阅了驻防的军队，还游览西湖，然后兴致勃勃地打道回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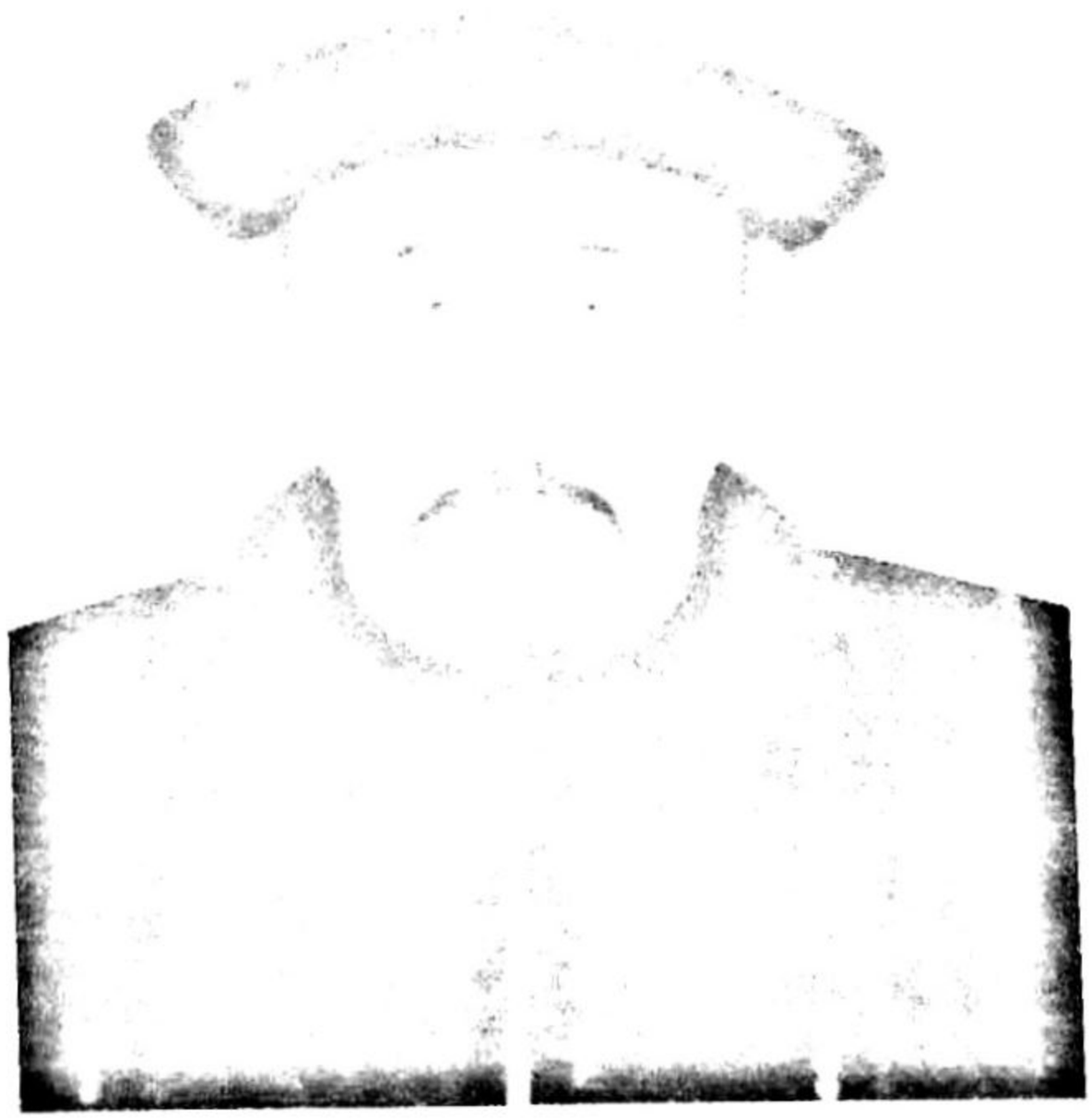
龙船到江苏境内平望，江苏巡抚宋荦早在运河边跪迎。康熙把宋荦叫上龙船，笑道："宋荦啊！我一直夸你，你是天下第一清廉巡抚。我到了江苏，你也不要对我特殊啊！"

宋荦连连点头："小人明白。到了吴江，我只请皇上品尝吴江的鲈鱼。鲈鱼是吴江的特产。"

康熙说道："好！吴江不错，上次我路过的时候还写过一首诗。"宋荦说："臣记得，是《晚过吴江》。好诗啊！"宋荦顿了顿，朗声吟诵起来："垂虹蜿蜒跨长波，画戟牙墙薄暮过。灯火千家明如昼，好风好雨祝时和。"

康熙龙颜大悦，他赞许道："宋荦，你的记性不错。晚上的垂虹桥好看，白天的垂虹桥不知怎样啊？"

一路谈笑间，龙船抵达松陵镇，长龙卧波般的垂虹桥出现在康熙的眼前。康熙走到船头上，突然一叶小舟在垂虹桥桥洞下穿过，径自往龙船而来。康熙几个随从大惊，跃到船头呵斥："来人何事？"小舟依然向龙舟靠



康熙像

近，小舟上站着一个气宇轩昂的年轻人。宋荦连忙告诉康熙皇帝："这个人叫吴廷桢，是我们江南的才子。他今天或许有好诗献给皇上呢！"

宋荦的话康熙当然相信，为啥？没有别的，宋荦除廉洁闻名，还是当朝诗坛盟主。宋荦介绍的吴廷桢自然不是普通人，他书画俱佳，尤其作诗称雄一方。宋荦出任江苏巡抚时，编印《江左十五子》诗集达十五卷，人均一卷。吴廷桢的诗词也编入其中。但吴廷桢命运不佳，他在康熙三十五年（1696）考中举人，却以北籍被黜。

剥夺功名的吴廷桢不甘心命运的嘲弄，他等待机会。宋荦告诉他："当朝皇上喜欢诗词，他又要南巡，你不妨献上好诗。皇上高兴了，你就有机会了。"吴廷桢记住了。今天终于付诸行动。

康熙制住随从，伸手招呼吴廷桢上船，说道："你是吴江才子啊！你既然是才子，我想考你一下。现在请你赋诗一首，要求只能使用江韵。"

吴廷桢的脑袋"嗡"的一下子就大了。他知道精心准备的几首诗用不上了。但康熙的要求难不倒他。吴廷桢略一思索，脱口而出："龙舟彩动旗影憧，圣主巡方至越邦……"刚刚吟了两句，康熙摆手制住，说道："不是到越邦，我已经到了吴江了……你接着来。"

吴廷桢心里"咯噔"一下，心想碰上高人了，而且是当今皇上。好个吴廷桢，此时出奇镇静，他张口就来，吟道："民瘼关心忘处所，侍臣传语到吴江。"四句诗一下子圆了回来，天衣无缝。

康熙连连称好，笑道："还真是江南才子啊，赏——"可赏什么，康熙犯难了。一旁的宋荦说道："皇上，吴廷桢3年前考中举人，却因北籍被黜。能否恢复他的功名？"康熙笑道："这样的人才，恢复举人应该。我还要带他到京城呢！"

吴廷桢真的进了京城武英殿，掌管刊印装潢书籍之事。4年后，他考中进士。但他淡于名利，一生专致力于书局。

（李阿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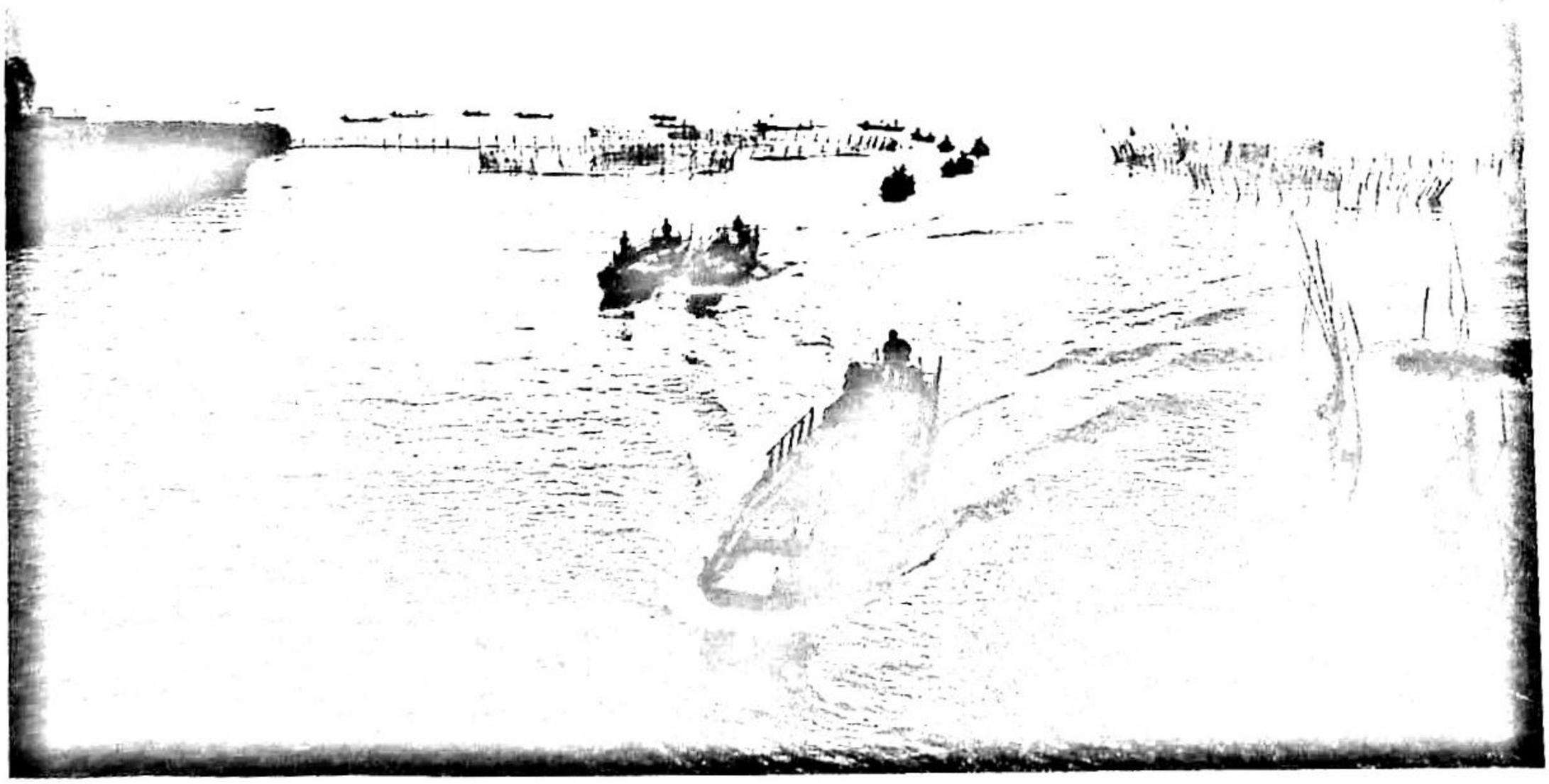
# 伍斯镔断案明了

雍正三年（1725），吴江县分为吴江、震泽两个县。伍斯镔，字非石，一作匪石，吴江西新建人，雍正五年（1727）任震泽县知县。

雍正六年时，伍斯镔与吴江知县徐永祐一起，疏通了八坼大浦桥至平望袞腰桥运河，为地方作了贡献。

伍斯镔在任震泽知县时，曾经判断过几桩疑案，惩处了凶犯。

有一次，伍斯镔在街上看到一个女乞丐，是个瘸子，年纪不大，讨饭的声音十分悲怜。他就拿了食物给这个乞丐吃，同时询问了她的情况，这一问，问出了一桩大案子。原来这女乞丐是被人逼着做乞丐的。当时在县内有王老八兄弟，一直来往于太湖之中，他们平时行踪诡秘，都干些害人的事情。他们常常潜入太湖



太湖

一带的人家。偷小孩，闹得地方上人心慌慌。他恶毒地把偷来的小孩的手、脚弄断，然后逼着这些小孩去当乞丐讨钱，讨来的钱用于自己挥霍。伍斯镔听后十分气愤，就布置衙吏搜捕这王老八兄弟，经过一番努力，终于将王老八兄弟逮捕归案，为地方除了一害。

他在任上还遇到这么一个案子，有个叫李独的人被杀害在百花漾，尸体旁有一把刀是厨师胡俊生的，前任知县从查刀的主人入手，断定是胡俊生犯的案，但胡俊生不认罪，证据不充分，一时没法将案子判定。伍斯镔接任后，翻阅了案卷就发现了疑点，他说："天底下哪有杀了人把刀留在现场让人来抓的道理。"于是他就微服私访，着手调查这个案子。伍斯镔到了一个地方，正好有不少人在谈论胡俊生的案子，他也就凑了上去，忽然发现其中一个人对胡俊生的遭遇幸灾乐祸，看到伍斯镔用眼睛盯着他，脸上立即变了颜色，讪讪地走了。伍斯镔把这一切看在眼里，就立即跟着将他擒获。一审问，果然是这个人作的案。这人外号叫赵大面平时在乡里横行不法，因为与胡俊生有矛盾，便偷了他的刀将同伙李独杀害在百花漾，想以此嫁祸胡俊生。

由于政绩上佳，伍斯镔升任海南儋州知州。

（俞　前）

# 蒋鹿潭自尽垂虹畔

清代词人蒋鹿潭自尽在垂虹桥畔，留下了一曲哀歌。

蒋鹿潭（1818—1868）名春霖，鹿潭是他的字，世人出于尊敬，多以鹿潭相称。他是清代咸同年间人，籍贯江苏江阴，一生落拓不得志，虽有才学，但只做过几年盐场的小官。丢掉官职后，靠着盐商和友人的接济，住在泰州溱潼镇的水云楼中读书、写作。中年过后不再写诗，专事填词，存世的 106 首词刊刻为《水云楼词》。

蒋鹿潭罢官，避地到了东台安丰镇，这里古称东淘，是苏北平原上一个千年的古镇。相遇了后来也成为晚清著名词家的杜小舫。杜小舫名杜文澜，字小舫，浙江今嘉兴人。官为两淮盐运使。著有《词律校勘记》、《古谣谚》等。杜小舫爱蒋鹿潭的才干，时常给他周济。杜小舫经常向他讨教诗词，不少诗都由他改定。蒋鹿潭素来不善治理生活，出入歌楼酒馆，将银两随手散尽。五十多岁时，一生漂泊伶仃凄苦的蒋鹿潭遇到了歌女黄婉君，黄婉君是南京人，因战乱从南京城逃出的时候，与家人失散成为一个歌妓。蒋鹿潭对她一见倾心。杜小舫尽朋友之谊，将黄婉君赎出，转赠于蒋鹿潭。



蒋春霖像

蒋鹿潭将黄婉君带回了泰州家中。回泰州那日，经过黄桥的时候，两人泛舟水上，蒋鹿潭写词，便令婉君歌唱，两人十分情投意合。后来因为家中贫故，黄婉君不安于室，蒋鹿潭十分气愤，就到苏州去拜访杜小舫，想找杜小舫接济点银两。当时，杜小舫刚当

代理署按察使，公务繁忙，未能顾及他，没有时间陪他。他心中不悦地离开了苏州。

到第二天，雪纷纷扬扬地又下了起来，船缓缓地离开了苏州城，到了松陵垂虹桥，船停泊了下来。雪轻轻地飘落，蒋鹿潭默默地立在船头，默默的，良久良久。然后，钻进船舱，从包袱里摸出纸墨，迅速写下了一首冤词，两行老泪缓缓的滴落。他吹灭蜡烛，重新钻出船舱，望着漫天飞雪，从怀里掏出那白天在苏州买的油纸包，轻轻地打开，然后将药末倒进嘴里，魂归了西天。

后来是船家找到了杜小舫，杜小舫将蒋鹿潭的灵柩送归泰州，黄婉君闻知了蒋鹿潭的死讯，后来用一根白绫将自己悬在了蒋春霖的灵柩旁。

（俞　前）

# 陈去病柳亚子相识松陵镇

1902年春天，同里人陈去病又来到吴江县城松陵，参加县试。

对于松陵镇，陈去病并不陌生。1895年，22岁的陈去病补了吴江县博士弟子员。这年，为了摆脱族中不肖之徒的纠扰，两位太夫人就带着陈去病离开了同里故居，迁到了松陵镇。在这里，陈去病领受了人文思想的熏陶。

两位太夫人对陈去病的教诲没有中止。一天，倪太夫人把陈去病叫到面前，语重心长地对他说："吾读'素衣将敝，豆粥难求'之语，知九重流离困苦如此，吾侪幸安居饱暖，若妄求非分，恐祸及之矣。""素衣将敝，豆粥难求"出自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时，慈禧、光绪等人西狩的事件。倪太夫人说的意思是：当她读到"素衣将敝，豆粥难求"的句子时，知道朝廷的人也有流离失所、穷困潦倒的时候。我们现在很幸福，能吃饱穿暖，安居乐业。如果还要有非分之想，恐怕就会有灾祸降临。这在陈去病的心灵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也就在这一年，陈去病奉两太夫人之命，与唐安霞完婚。唐安霞比陈去病小一岁。她的父亲唐仁甫与陈去病的父亲陈允升和叔叔陈允文都是患难之交。在1874年，陈去病3岁的时候，唐仁甫见陈去病聪明，又可怜他父亲早逝，临死前，就将遗女唐



陈去病像



柳亚子像

安度许配给了陈去病。倪太夫人当即允下了这门亲事。1881年，陈去病八岁的时候，唐安度就来到了陈去病家时，作待年媳，与陈去病是两小无猜，关系融洽。

1896年，陈去病参加了科举考试，因成绩优等而补了廪生，也就是由公家给以膳食的生员。1897年6月，同里镇退思园办了聚馆。退思园是同里镇上的一个私家名园，由任兰生在清光绪十一年至十三年（公元1885—1887）所建。任兰生去世后，儿子尚小，由任夫人主持家政。得知陈去病的学问，就请他担任塾师，陈去病从松陵回到了同里，开始了他的教书生涯。当时倪太夫人留在了松陵镇。

1898年9月21日，清朝廷发生了重大变故。西太后慈禧发动政变，光绪皇帝被囚，康有为逃往日本，谭嗣同等六君子死难。这突如其来的消息，给中国大地笼罩了阴影。赞同维新的人士，仿佛失去了主心骨。陈去病心情日益沉重。他游走于苏州、吴江、同里之间，用笔抒发了自己内心的苦楚。

那年冬季的一天，北风紧吹了一夜，大雪纷飞。落英缤纷洒满了郊野，雪色映照使大地清光一片。陈去病信步走出东门城墙，走上了垂虹亭，纵情远眺，胸怀为之一畅。

这垂虹桥，环如半月，长若垂虹，被誉为“三吴胜景”。然而，陈去病是在国之将亡的时代，是在冰天雪地之中独自一人步上垂虹亭的，映入他眼帘的，却是歪斜的充满着危机的华严塔。

从眼前的雪景，陈去病想到了曾居住在这里的清朝诗人顾雪滩。顾雪滩即顾有孝，字茂伦，江苏吴江人。康熙十七年（1678）举博学鸿儒，但没有去上任。他是“几社”领袖陈子龙的弟子。陈子龙太湖举义旗抗清死难后，他隐居在垂虹桥边的钓雪滩，以选诗为事。家贫，好客，负重名。所交的人都是高尚之士，与徐介白、俞无殊、周安节为莫逆之交。

陈去病追忆着顾雪滩的业绩。现在景色依旧，但钓雪人一去不回，一股悲愤之情油然而生，吟成《独步垂虹亭望积雪，并追怀顾雪滩诸先哲》诗：

雪拥雪滩叟，钓雪盈琼瑰。
于时良不远，兴衰遽递催。
遗献半沦丧，斯文余劫灰。
有如此颓景，一白无根荄。
归风发浩叹，悲壮声如雷。

陈去病沉浸在惆怅、悲伤的情绪中，但他依然没有改变对维新变法的初衷。

他坚持在家乡宣传维新思想，期望革命高潮的重新掀起。随着他思想的深化，对清政府的不满也日益高涨，开始主张反清革命。陈去病虽在退思园内教书，然而他的心却在外面的世界。

1901年6月26日，陈去病得到来信，说倪太夫人病危。他急忙赶到松陵，但等他与沈太夫人从同里赶到松陵时，倪太夫人已经去世。

倪太夫人的不幸去世，使陈去病痛心不已。陈去病是遗腹子，是在倪太夫人含辛茹苦的抚养、教导下长大的。后来他在《拜汲楼诗稿》的自跋中这样写道："余少时尝有贤母以鞠以育以教诲我，凡我所学皆母教也，故思母不忘。自母去殁而忧患疾苦如潮之来，以汩我学，学也竟日不进，故尤痛母不忘。然母亡而诗未俱亡，午夜沉吟，恍若悲母之来止……"后来，陈去病陪孙中山游浙江时，向孙中山介绍了倪太夫人，孙中山听了情况后，为倪太夫人写了墓志铭，这是后话。

1902年，陈去病又来到了松陵镇参加应试，而这次应试，对陈去病而言，最大的收获是认识了柳亚子。柳亚子是吴江北厍大胜村人，1887年出生。柳亚子的父亲柳念曾和叔叔柳慕曾都与陈去病同为诸杏庐的学生，又同是雪耻学会的社员。有关他们的相识，柳亚子后来有如下记述：

"这一次到吴江城内，影响可就大了。第一给我兴奋的是认识了亡友陈巢南先生。巢南是我太老师诸杏庐先生的高足弟子，讲行辈和我父亲及叔父同门，我应该称他为师叔的，但他和我一见如故，绝不摆师叔的架子，引我为小朋友。我和他真所谓'论交在群纪之间'的了。"

陈去病与柳亚子虽然辈分不同，但一见如故，结下了深深的友谊。他在后来写的自传《垂虹亭长传》中写道："生平交满天下，俱无少当意，而独与故人子柳弃疾善。每邮签往还，以论所学，间一晤对，辄听宵不寐，或歌或泣，人莫测其所耿耿也。"

不久，陈去病介绍柳亚子读梁启超的《饮冰室自由书》，接受革命思想。又介绍柳亚子加入了中国教育会。1909年，他们两人与金山高天梅一起发起成立了在中国近代史上有影响的革命团体南社。后来，两人都成了辛亥革命著名人物。

（俞　前）

# 颜文梁坐班船绘水彩画

颜文梁，美术教育家，苏州人，1916 年到吴江，在吴江中学担任了国画教员。

颜文梁曾在商务印书馆当艺徒，在日本画家岗正识指导下学习水彩画。1915 年，江苏省第二届运动会在苏州举行，当时，颜文梁是苏州振华女学的教员，在看运动会时，颜文梁当场将运动会的实境画下，并被陈列在苏州观前街镜框店内。当时金松岑在观前看作品，对颜文梁产生好感，就想认识颜文梁，后来，经振华女学舍监周女士介绍，金松岑与颜文梁相识，此后两人经常交往，颜文梁曾经根据金松岑游太湖东山题咏绘《太湖东山园景》四幅。

颜文梁与金松岑结识的第二年，就到了吴江任教。当时，吴江中学出版《鲈乡杂志》，颜文梁曾作《鲈乡亭》一幅作为杂志的封面。



颜文梁像

颜文梁对美术教育十分衷情，1917 年，他又担任了太仓省立第四中学国画教员，于是，经常往返于吴江太仓之间，来往坐的是轮船。

吴江到太仓，太仓到吴江轮班要行驶较长时间，在这段时间里，颜文梁没有让他白白浪费，而是，带着画具，不停地画画。

就在这年，上海来青阁书坊要找人画十六幅杭州、苏州、无锡的水彩风景画，由于颜文梁画技以水彩画见长，就把这事让颜文梁承接了下来。由于上课的紧张，坐班船的时间就成了他充分可以利用的时间，他就把船舱当成了画室，一笔一笔画

出了这十六幅画。这十六幅画交商务印书馆的三色版彩色印刷，四幅一组，发售后，得到人们的青睐，行销面广得出乎了商务印书馆的意料。

颜文梁把班船当做画室在当时被传为美谈。开始人们只知他的名字而不认识他的人，也不太在意，有一次，人们在船中议论吴江中学的画家颜文梁，说他的画画得好极了。颜文梁当时也在船中，就问这乘客："你认识颜文梁吗？"那人回答："不认识，只知道是吴江中学的老教师"。颜文梁不由笑了起来，当时，他只有 24 岁。就对那乘客说："颜文梁不是老教师，我就是颜文梁。"人们以惊奇的眼光看着他，疑惑重重。这时，颜文梁打开随身所带存放行李的藤箱，拿出了储稿和画具，乘客们赞叹不已。

颜文梁在吴江教书的时间很短。不久就离开了吴江。1922 年他就在苏州创办了苏州美术专科学校，担任了校长。1928 年，去了法国巴黎高等美术学院学习，在美术教育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成了我国美术教育的重要奠基人。

（俞　前）

# 创办友声蚕种场

吴江县濒临太湖，自然条件得天独厚，民风淳朴勤劳，深得地利人和之胜，素有“鱼米之乡、丝绸之府”之称。镇南太平桥桥联云：“千家城郭蚕桑地，万顷烟波鱼米乡。”确是生动写照。本世纪二十年代以来，由于以友声蚕种场为首的蚕种制造场的先后建立，科学养蚕事业在吴江县兴起，促使吴江县桑蚕丝绸生产得以蓬勃发展。这里即以友声蚕种制造场为主，概括叙述吴江县蚕种场的发展历史如下：



工作中的费达生

1924年，吴江新法养蚕事业之先驱者松陵人费达生、李权等老先生毕业于江苏省女子蚕桑学校。学校推广部看到吴江的自然条件优越，适宜推广科学养蚕、改良品种之新技术，就派费达生他们就来到了吴江。费达生、李权及郑蓉镜、张秀和、周漪琴等共五人，每人筹资一千两百元，共集资金六千元，在吴江南门外首创友声蚕种场，由李权任场长，费达生任经理，张秀和任技术指导，周漪琴负责事务工作。

友声蚕种场经营第一年，生产蚕种4000张，定名为五星牌。当时由无锡蚕业推广部经理代销，因品种优良，颇得信誉。后因业务扩大，于1930年在吴江南门外扩建场址，占地60多亩，逐步建造改良蚕室、催青室、冷藏库等房舍设备，并栽种桑地60亩，苦心经营，为吴江科学蚕桑生产事业之推广作出了贡献。

育蚕与蚕种息息相关，原来吴江蚕农均采用土制蚕种及浙江余杭种等土种，因质量低劣，影响蚕茧丝绸生产之发展至巨，致使我国徒有数千年蚕丝的生产历史，

反而落后于东邻日本。为求事业之振兴，友声蚕种场不但致力于提高技术，改良品种，更于1933年设立了技术培训班，招收学生黄亚民、蔡荣玉等十余人，传授蚕桑技术，培育骨干力量，为进一步发展蚕桑生产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深受吴江蚕农的欢迎。

友声场的五星牌蚕种，为在太湖之滨的庙港、横扇、七都、八都及吴江县南部桃源，铜罗（严墓）、青云，南麻诸地的蚕农纷纷采用，一时大有供不应求之势。在此兴盛发展的形势下，为了扩大蚕种之产量，友声场乃在北门设立分场，由李权负责经营。1933年由费彝锦、施文卿、沈培生等在西门外创办天元蚕种场，生产龙虎牌蚕种，质量不亚于友声蚕种场的五星牌。其后，蚕种专家宜兴人张志煌又在下塘街开办了永康蚕种场。当时，吴江的蚕桑生产事业真可谓极一时之盛了。

（佚　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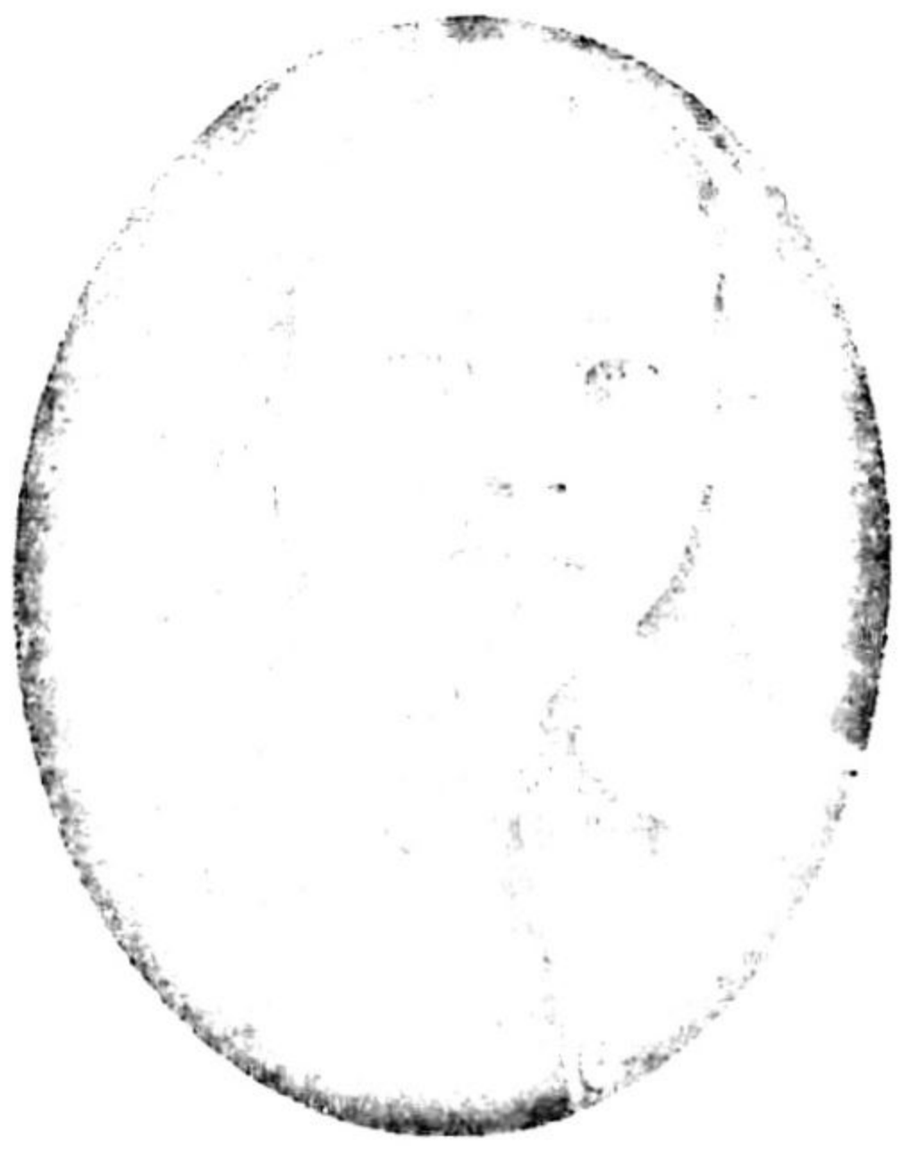
# 徐幼川退耕还湖

民国的县长如走马灯一般，更换勤快，唯徐幼川在任时间长（1934—1937），在吴江留下的印痕最深，吴江的百姓们也对徐幼川县长所作的贡献，铭记在心。

1934 年，徐幼川到吴江走马上任。当时吴江县的衙门前有一对石狮子伫立着，而衙门宽敞通道两侧则是班房。班房与通道等宽，像个走廊，有木栅栏，所谓“坐班房”就坐在那里的长凳上。被判“坐班房”的人，常常就低着头坐在那里。徐幼川觉得这样的做法实在太封建、太羞辱人了，便下令把班房栅栏拆掉了。

吴江公园的建设与得名，亦与徐幼川有关联。

1934 年 5 月县第六十七次党政会上，县长徐幼初再次提出了建造公园的建议，并得到了政府的认可和赞同。徐县长上任才一个月，即可把建公园之事提到了县党政会议上，可见这位县长是有着何等的亲民意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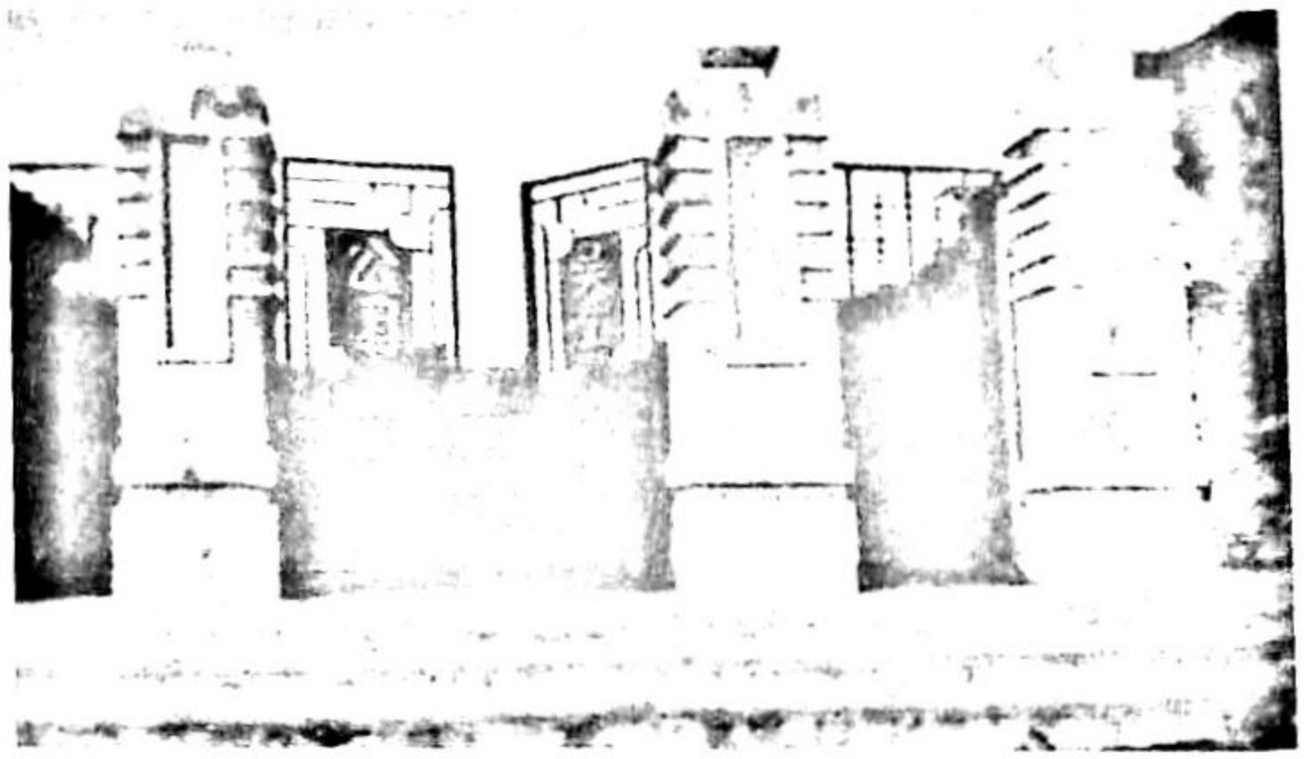


徐幼川像

吴江公园，此地原有一座被当地称为“松陵八景”之一的“七阳山”，清末期间，镇上的居民用碎砖瓦、垃圾及疏浚市河玉带河时所出的淤泥堆积而成。到 1918 年间，七阳山上还是光秃秃的，时由县知事李世由和知名士绅等人先后在山上遍植松树。1923 年，城中绅缙提议在此建造公园，后因经费不足而搁置。

1934 年，县长徐幼川决定将“七阳山”，及其周边共 28 亩土地辟为公园。他出钱带人在山上种植松树及修筑围墙，铺园路，绿化园地，建中山纪念堂，修四面厅，造“息楼”、亭构，以及在四面厅前凿池堆山、安置喷泉等工程，公园的格局规模开始形成，至 1935 年正式定名“吴

江公园”。从此七阳山上松林郁郁苍苍，生气勃勃，成了松陵人的一大休闲去处。但1937年第四期工程只完成部分设施后，因徐幼川县长的卸任，停止了建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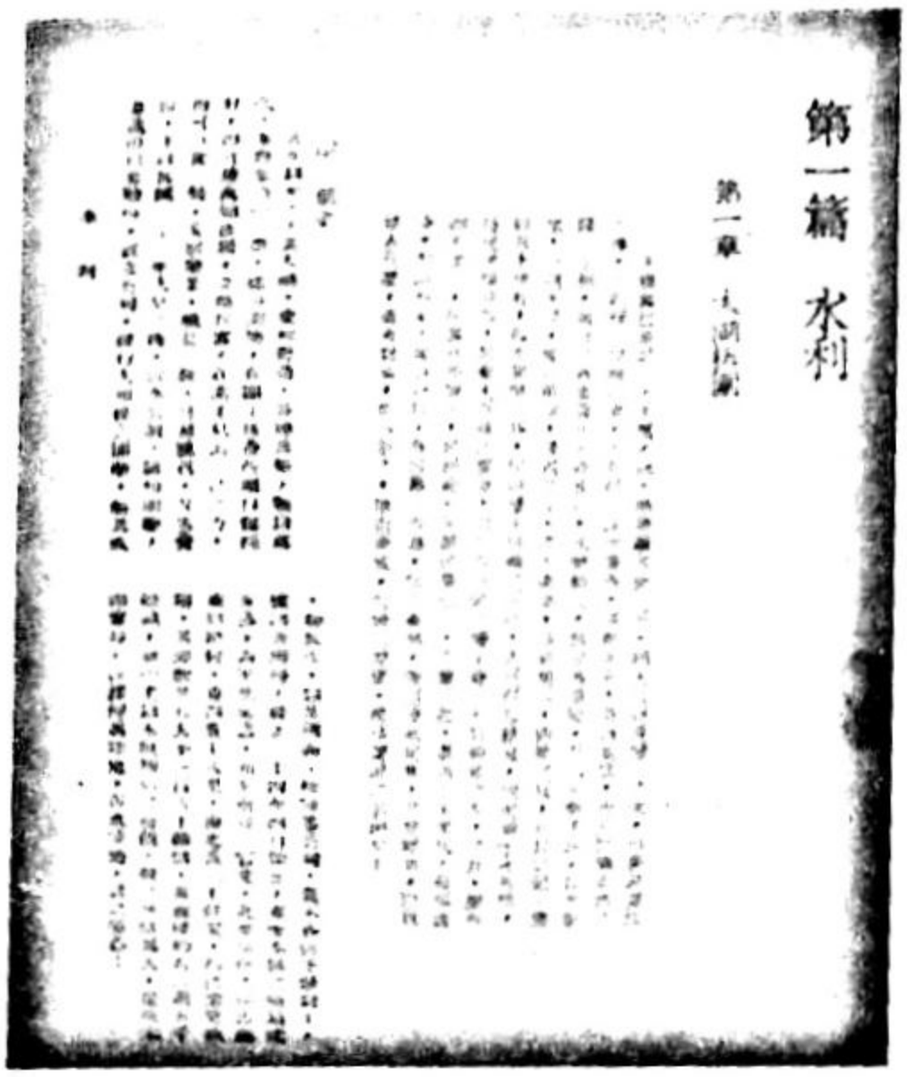
吴江公园（今松陵公园）

上任的第一年，徐幼川便坚持去各个乡镇视察，边视察，边认真做好调查报告。4月13日，县长徐幼川第一次巡视芦墟。“保卫团驻地为城隍行宫，居该镇东南端，适当要冲，建有钜厚之散兵濠墙，及瞭望台，颇足自固。”6月6日，徐县长第二次到芦墟，指出“最近芦墟镇发现鼠疫，死亡百余，实与该镇露天粪缸之到处罗列，秽气熏蒸，不无关系”。

他在视察盛泽绸业的报告中写道：“盛泽绸的年销售额达百万匹以上，三五年前，价值约近一千万元之谱，”具体销路为：长江一带汉口、长沙、四川，及福建、广东、平、津、沪、杭，远及南洋群岛。此后，他还在盛泽等地推行改良蚕农训练。在震泽开凿頔塘震泽新河，疏浚河路。

在保障江南水利事业，维护江南自然生态环境中，徐幼川也作了不少贡献。1934年江南大旱，太湖水位骤落，围田甚易，有一批客民首先树标筑圩围田。而这次围田面积之广、圩埂之坚、工程之速，绝非昔日一般农民围垦湖田可比，这些围垦侵占湖心，妨碍水道，对水利的危害非常明显。据记载，东太湖几乎全部被客民围筑成田，围堤横梗湖中，将太湖之水与下游完全隔绝，使吴淞江、娄江水源断绝，但吴县、吴江一带人民无法引水，下游昆山、嘉定、青浦、上海农田原依赖吴淞江、娄江以及其支流灌溉者，都缺水无法浇灌。受损害农田约700万亩左右，损失不可胜计。假如遇到涝年，上游天目山一带发生大水，奔腾而下，仅有淀山湖、柳湖可以蓄积，根本不足以供宣泄，势必决堤而出，滨湖低洼各县，将被灾受淹，成为水乡泽国。

1935年6月，扬子江水利委员会派代表金家凤、工程师刘衷鳞、江苏省建设厅工程师王师义、吴县县长吴企云、吴江县长徐幼川与地方人士张一鹏等，会同入湖勘察围田，决定强制拆圩。6月9日，吴县县政府执行省政府令派保安队前往横泾，会同第五区区长通知滨湖各乡保甲长，实行拆围。各地乡民，闻风响应，聚集3000余人，至新顾家圩拆除圩堤，后来将拆圩工作分成10余段，责成各保


第一篇 水利

第一章 太湖流域

徐幼川退耕还湖：吴江县政记录此事

拆除。当地农民因切身利益受至围田之损害，对拆圩积极参与，数日内即全部拆除。同时遣散客民，发给路费。总计此次拆围，前后10多天，征工14000余人，开掘缺口700多处，拆圩面积20950亩，是一项庞大的工程。自此以后，江苏省建设厅正式下令制止围垦太湖，以保障江南水利事业，维护江南自然生态环境。

在徐幼川县长任职期间，重建吴江的北门城楼。当时八百多米长、四米多宽的中山街，也由他指派修建成弹石路。此外，徐幼川还创办了《吴江县政》杂志，意义深远。在他任内，苏嘉湖公路，苏嘉铁路贯通，吴江市镇建设、盛泽丝绸工业、东太湖湿地保护、吴江社会治安均得以有效改观。

（谈　燕）

# 牺牲在舞台上的烈士

太湖新城八坼社区，长眠着一位特殊的英烈，他叫伍伦。伍伦是谁？他是如何牺牲在八坼的？

让时光倒流到 1950 年。那年，吴江大地欢歌笑语，广大群众沉浸在翻身得解放的喜悦之中。稻谷飘香的时节，中国人民解放军 23 军在军长陶勇的带领下来到吴江。他们稍作休息就一路向南进发，他们正接受使命——解放舟山群岛。部队的文工团留了下来，他们来到了八坼人民广场搭起舞台，他们不是为当地的群众演出，而是肩负着一项特殊的政治任务，那就是为驻扎在这里的国民党起义部队 16 兵团演出。通过演出，让那些思想模糊的士兵提高觉悟，融入革命的洪流之中。



《牺牲在舞台上的烈士》一文中的主人公伍伦的演出照

节目自然是精心安排的，这是一出和《白毛女》齐名、由著名诗人阮章竞创作的歌剧《赤叶河》。《赤叶河》讲述的是，30 年代的太行山区，年轻、美丽、纯洁的农村少妇喜燕被恶霸地主吕承书污辱，最后投河屈死，她的丈夫王禾子被迫逃生。14 年后，山村终于解放。翻身的王禾子扬眉吐气，他和赤水河的乡亲一起为屈死的喜燕报仇申冤。歌剧采用民间艺术形式，有说有唱，深受广大群众的欢迎。

那些起义的国民党士兵大多出身贫农家庭，以这样一出戏为他们演出，意义自然不同一般。

恶霸地主吕承书这一角色落到演员伍伦身上。反面角色一般没有人愿演，但伍伦不挑不拣，他愉快地接受了任务。伍伦，高高的个子、方正的脸庞。这位来自广东番禺的年轻人，那年只有26岁。他原是第7兵团兼浙江军区文工团话剧演员。1949年11月，一纸调令，他调到23军文工团，从话剧演员到歌剧演员，对30来岁的伍伦来说，是一个不小的转变。为演好歌剧，伍伦常常向团内的战友学习，苦练唱功，力求做到完美无瑕。为演好吕承书这一角色，伍伦认真琢磨，反复演练。为检验效果，他常常阴沉着脸，摆出一副“地主”的架子在战友间晃荡。惹得战友们气不是，打不成。战友们受不住了，伍伦就“哈哈”大笑，他恢复了和气的真面目。

演出自然是成功的，好的剧本，加上好的演员，《赤叶河》每演一场，场下那些被感化的起义士兵总是哭声一片。台上，伍伦面目狰狞，一副流氓相，是观众最痛恨的一个。台下，伍伦笑口常开，他乐于到起义官兵中，和他们谈心，和他们讲革命道理。渐渐的，那些起义官兵思想觉悟明显提高，把他当作了朋友。

中秋节前夕，文工团决定在八坼人民广场作最后一场演出。演出结束后，他们要接受新的使命。

八坼人民广场，坐落在小镇的北面，说是广场，其实是简陋的场地，周围搭满了茅棚。

那天夜里，金风送爽，月光皎皎。台下坐满了解放军官兵和起义的国民党士兵。他们焦急地等待演出开始。此时，伍伦换上淡青色绸布长衫，认真化好妆，他让负责剧务的张蕙检查一遍，轻轻说道：“今天是在这里的最后一场演出，我一定要演好！”伍伦信心十足地走向舞台。他转眼变成了“恶霸地主吕承书”。演出在进行，随着剧情的发展，台下观众泪水涟涟，不时响起抽泣声。剧情渐渐进入高潮：穷凶极恶的吕承书把王禾子赶出家门，他把喜燕拖进草屋进行污辱。见此情景，满腔怒火的王禾子举起石头砸向吕承书。吕承书慌忙拔出手枪对准王禾子……台下群情激愤，不少士兵振臂高呼“打到万恶地主”的口号。一声枪响，王禾子没有倒下，倒下的是吕承书，不，是伍伦。

枪声来自台下，是一名解放军战士开的枪。舞台大幕拉开，他就入了戏。剧中的王禾子和他有一样的悲惨遭遇。吕承书一出场，他就已双眼喷火，死死盯上了他。他不忍心自己的阶级兄弟遭受如此大罪。当吕承书拔枪对准王禾子时，他也端起了手中的卡宾枪，射出了仇恨的子弹。全场哗然。当那位战士明白自己打中的不是真正的敌人，而是自己文工团的同志，他扔掉枪悲呼一声，晕倒在地。

鲜血如注的伍伦被抬下舞台，人们在苏嘉公路上拦下一辆汽车直奔野战医院

而去。在送往医院的路上，他缓缓醒来，战友们急问他怎么样，伍伦说道："不要处分那个开枪的同志！"伍伦终因失血过多，停止了呼吸。

伍伦牺牲后，战友们把他的遗体安葬在八坼，他们挥泪奔赴前线。伍伦不久被军部追认为烈士，授予"二等功"荣誉称号。那位开枪的战士因有伍伦遗言交待，没有受到任何处分。在军部举行的追悼会上，伍伦遗像高悬。当《赤叶河》选曲在会场上一遍遍奏响，伍伦的战友们心都碎了，他们为失去一位演技高超的战友而痛惜。据说，部队不久下了死命令，以后战士看演出不许携带武器。

（李阿华）